# 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 第十九回　幽谷寒鸦添客恨　雪泥鸿爪惹人思

华天风此言一出，欧阳仲和也不禁吓了一跳，试一运气，只觉肋骨隐隐作痛，不禁大怒道，“华天风，你好不要脸，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手脚？”

华天风冷笑道：“对不起，我是以君子之道对待君子，以小人之道对待小人，你别以为我受了重伤，讲到点隐穴的功夫，也许我还比你那婆娘稍胜少许。你若还想活命的话，叫你的婆娘先说出来！”原来华天风在临放人的时候，在欧阳仲和背上那一拍，己是封了他肝脏的三处隐穴。

欧阳二娘道：“为什么要我先说出来？”华天风道：“你奸诈百出，我信不过你。这宗交易，你做不做，随你的便。你也知道我稍通医术，我纵不能解穴，我女儿最少不会送命，嘿，嘿！你的丈夫嘛，那可难说了！”

欧阳仲和被他一吓，只觉肋骨痛得越发厉害，连忙催她的妻子道：“快说！”欧阳二娘只得先说道：“我是点了她肺腑的明夷穴。”

华天风道：“江贤侄，你还能运用一指禅功吗？”江海天右手的中指肿痛不堪，苦着脸道：“我左手还能运用，只是恐怕最多只能使得出原来的五成功力了。”华天风道：“有五成功力，已足够了，你帮忙我替她解穴，在她胁下肋骨的第三节将内力输送进去。”原来华天风此时已是精疲力竭，无法再运用内功解穴了。

江海天大是踌躇，原来用这个办法解穴，非但要触及她的身体，还要贴着她的肌肤，但救人要紧，只得厚着面皮上去，轻轻拉开华云碧的外衣，将左手的中指按在她胁下的第三节肋骨上，肌肤相接，气息相闻，两人都禁不住面红过耳。

过了片刻，华云碧喉头“咯咯”作响，吐出了一口瘀血，华云碧花容失色，江海天说道：“这是应有之象，你不必惊慌！”将手指移开，华天风点点头道：“对，江贤侄，你很在行！”华云碧整好衣衫，一时羞愧，说不出话来。

华天风跟着也把他所点的那三处隐穴告诉了欧阳二娘，欧阳二娘依法解穴，果然欧阳仲和也吐出一口瘀血，随后，欧阳二娘就扶着丈夫走了。

江海天吁了口气，说道：“我还未见过如此阴毒的妇人，果然是比那阴老太婆还更狠辣。”

华夭风摇了摇头，道：“碧儿，我叫你不好出来，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华云碧道：“不是我不听你的话，只因……”话未说完，只见华天风己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华云碧惊道：“爹。你怎么啦？”华天风道：“没、没什么，你，你快扶我回去！”话虽如此，但见他脸上的黑气已越来越浓，一颗颗黄豆般粗大的汗珠从额上滴下来，华云碧替他揩汗，汗水竟是热得烫手，华云碧心头鹿撞，忐忑个安，有话也不敢再说下去。

江海天安慰她道：“姑娘放心，令尊医术通神，谅无大碍！”华云碧面色惨白、紧紧咬着嘴唇，摇了摇头，一句话也不说。原来华云碧家学渊源，颇通医理，知道她父亲正在运功抗毒，而看这情景，毒已深入脏腑，内功多好，也决不能将毒完全蒸发出来。心里想道：“要是没有刚才那件意外的事情发生还好，现在，哎……”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江海天见她如此神情，也着了慌，急急忙忙和她扶华天风回去。但奇怪得很，将近石洞，华云碧的脚步却反而慢了下来，神色也越发显得不安，竟

似是做了什么亏心之事似的。江海天不敢问她，但已隐隐感到了不祥之兆。

终于回到了他们住宿的那个石洞，这时已是黎明时分。华天风好在预先服了一颗小还丹，现在运了一会气功，药力展开，脸色略见好转，他一跨进洞口，便张开了眼睛，吁了口气，笑道：“不用怕了，哈哈，蒲卢虎，你枉称毒手天尊，也未必奈何得了我华山医隐，碧儿，快将我的药囊……”说到这里，笑容忽敛，话声也突然中断！

江海天一进洞门，已觉得情形不对，里面的东西七零八乱，而华天风则因受伤之后，目力不佳，从亮处走进暗处，现才方始察觉。

华天风呆了片刻，失声叫道：“是谁来过了，我的药囊呢？”华云碧颤声说道：“爹，女儿罪该万死，药囊给人抢去了！”华天风道：“是谁抢去的？”华云碧道：“是那妖女抢去的，女儿刺伤了她，却未能将她拦住！”她说话的时候，不敢望她的父亲，却望着江海天，江海天心头一震，连忙问道：“这妖女到底是谁？”华云碧咬着牙根说道：“就是你的好朋友欧阳婉！”

这刹那间，江海天像是受雷击一般，浑身颤抖，呆了片刻，颤声说道：“当真是她？”华云碧道：“难道我还会捏造不成，我眼睛未瞎，看得清清楚楚！”她既是羞惭，又是生气，对她的父亲羞惭，对江海天生气。心里想道：“你吃了她的大亏，如今她又来害我的父亲，你竟然仍护着她！”

江海天难过之极，心里只是想道：“当真是欧阳婉么？当真是欧阳婉么？”但这个问题，华云碧早已答复他了，她是说得那样分明，不容他不相信。

涉足江湖这个多月来，江海天已碰过许多意外，而且好几次都是与欧阳婉有关，但却以这一次最令他震骇！这刹那间，往事一幕幕的翻过心头，他心里想道：“欧阳婉倘若真的这么坏，她那次本来可以把我害死的，却为何反而给我解药？为何要痛哭流涕的忏悔？难道这种种都是做作？我今晚跌进网中，莫非也当真是她安排的陷阱？她后来对她父母的哭喊，难道也只仅仅是做给我看的？唉，想不到她竟是与她母亲一样，是个心肠恶毒到难以想象的女人！”

江海天突然转过了身，华天风道：“贤侄，你要去哪儿？”江海天道：“我要将药囊追回来，将那妖女……”他本想说句狠话，但却说不出来。

华天风道：“她们处心积虑来暗算我，怎能让你找得到她？再说，她们夫妻母女三人，你追上了也是孤掌难鸣，快回来吧，我有话说！”

江海天道：“华老前辈，我心里难过得很，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华天风笑道：“这与你何干？你今晚已经救了我了。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未曾将药囊带在身边，也未曾将它藏好。”他哪知道江海天复杂的心情，虽是欧阳婉做的事情，他却深深感到内疚。

华云碧这时才缓过气来，问道：“医书和珍贵的药品你都没带么？”华天风道：“医书我是不离身的，小还丹我也放在身上了。嗯，你不必这么着急，这几天内，我不会撇开你的！”江海天神智未清，对这话的意思还弄不清楚，还在庆幸，华云碧却已听出话中有话，不由得失声叫道：“爹，有了小还丹，仍然难以治好么？”因为华天风话中之意，无异说他只能再活几天。

华天风道：“死生有命，我是想活下去的。但也总得防备意外，所以我要趁这时候，和你们说几句话。碧儿，这是我的医书和流云剑谱，你要用功钻研，蒲卢虎已受了我的掌力所伤，只怕比我伤得更重，纵使不死也无能作恶了。欧阳仲和得了我的小还丹可以不死，但这番折磨也够他受了，所以倘

若我有三长两短，你不必为我报仇！我要你省医学剑是为了救人济世，不是为了报仇。我自愧空有一身武功医木，却为了避仇之故，藏在深山，很少用过这两种本领助人，所以望你比我做得更好。你明白么？嗯，你不要哭，你明白了就好！”他说得非常平静，简直不像交代后事，而是教他女儿怎样做人。

华云碧泪如雨下，抱着父亲哑声哭道：“爹，你，你，你不能抛开我呀！”华天风轻抚她的头发，柔声说道：“我也不想离开你，可是现在已不能由我作主了。孩子，你起来，听我的安排。江贤侄，你，你也请过来。”

江海天走到他的身边，只见他脸上露出笑容，说道：“我有件事情要拜托你，你答应吗？”

江海天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老伯只顾吩咐！”华天风道：“我恐怕不能陪你到金鹰宫赴会了，你愿意替我照顾云碧么？”

华天风这话，实在即是以女儿的终身相托，可是江海天却听不懂这个意思，他满怀激动，不假思索的便说道：“老伯，这是哪里话来，老伯对我这样好，我怎能不尽心照顾云碧。老伯，要是你不嫌弃的话，我，我想……”华天风双眼一张，说道：“好孩子，你想怎么，说吧！”

江海天道：“我想认你作义父，从今之后，我和云碧，就似姐弟一般！”华天风喘气说道：“哦，是这样吗？”忽地闭上眼睛，向后便倒，原来他早已心力交疲，只想等待江海天一句说话，可是江海天所说的，却并不是他所希望的说话，他一口真气走歪，便支持不住了。

这刹那间，华云碧惊得呆了。还未哭得出来，忽见江海天扑上前去，一把抱着华天风，左手拇指顶着他脊椎的“天柱穴”，蓦然张口对着肩头便咬！

华云碧叫道：“你，你干什么？”但她到底是个颇通医理的人，立即省悟，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叫道：“海哥，你怎好这样？这不连累了你么？”

原来江海天正以内功将华天风体内的毒血挤到肩头，替他吮毒，华云碧上去阻住他，却给他用护体神功弹了开去，过了半晌，只见江海天张口吐出一大摊黑色的血液，笑道：“不要紧，我不会中毒的，我还有碧灵丹。”他带笑说话，可是他的舌头亦已经麻木，说话也不清楚了。

原来江海天虽然不懂医术，但却从师父那儿听过这种急救的法子，他跟师父所练的内功与众不同，只要身上没有伤口，一吮即将毒血吐出，便不至于有性命之忧。当然，若是事后不能适当调治，仍然还会蒙受伤害，所以他在吮了毒血之后，便要口含用天山雪莲所泡制的碧灵丹来消除口腔中的秽毒。

金世遗曾送给他父亲江南三颗碧灵丹，江南离家之时，带走了一颗，留一颗在家中给他岳母以备不时之需，最后一颗则交给了儿子，叮嘱他非到救命之时，不可轻用。但现在，他不为救自己的命，而是为了救华天风的性命用上了。

过了一会，华天风悠悠醒转，见江海天嘴边的血渍，愕了一愕，叹口气道：“贤侄，你这是何苦呢？老夫已活了这一大把年纪，既死亦无足惜，你何必耗损功力，令我苟延残喘。”

原来华天风经他吮毒之后，性命虽然暂可无忧，但因失了药囊所贮备的药品，只仗小还丹之力，仍然无法清除脏腑中的余毒，而且在这荒山石窟，诸物欠缺，又非适宜于养病之地，他自忖纵能多活些时，也不过拖延时日而已，因此仍然是一片悲凉失望的情绪。

江海天忽地郑重说道：“老伯，你这话不对！”华天风怔了一怔道：“怎么不对？”

江海天道：“你刚才不是叹息空有一身武功医术，却未曾怎样用来济世救人吗？碧姐虽然得你所传，但要学到你如今这般本领，最少还得许多年，你可以活为什么不活下去？你能够做而又应该做的事，为什么要摆在女儿肩上？还不是推卸做人的责任吗？”

华天风给他说得呆了，华云碧柔声说道：“爹，你教女儿医术的时候说过，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希望，就要想法医好他，做医生的切不可畏难缩手，那么你为什么不想法子医好自己？”

华天风呆了片刻，两颗泪珠从眼角流了下来，但忧郁的神色已是一扫而空，笑着说道：“你们都这么说，那可迫得我非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不可了。要不然也辜负了江贤侄的一番好意。”

他眼光一瞥，见江海天的手指仍然红肿，又笑着道：“碧儿，针穴放血之法你是学过的了，你就替海天治一治吧。”说罢闭了双目，如有所思。

华云碧道：“到这边来，让爹爹静静用神。”她握着江海天红肿的中指，满脸又是感激又是怜惜的神情，江海天红了脸又不敢催她快治。半晌之后，华云碧悄声说道：“海哥，你对我们这样好，我真不知该怎样报答你？我不懂说话，刚才一时着急，迁怒于你，望你不要见怪。”

江海天道：“本来是我不好，怪不得你。我误交匪人悔已无及。日后要是碰见那个妖女，我一定要替老伯报仇。”华云碧本来是愁容满面的，这时却不禁展眉一笑，低声说道：“当真？只怕你见到她时又舍不得了！”

江海天涨红了脸，正待分辩，华云碧已堵着他的嘴道：“我是给你闹着玩的，江湖险恶，人心难测，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既识破了那妖女的本来面目，以后小心，这就好了。”江海天耳朵听她说话，脑海里却泛起了欧阳婉的影子，只觉一片茫然，不禁又在想道：“欧阳婉当真是这么坏么？”

华云碧取出一支银针，挑破江海天的中指，将毒血挤了出来，再针刺他手少阳经脉的三处穴道，施术之后，江海天只觉一片清凉，痛楚尽失，低声说道，“谢谢。”华云碧笑道：“你怎么老是和我客气，这点小事，也要多谢，那么我又该如何谢你呢？喂，你是几时生日？”这话问得甚是突兀，江海天怔了一怔，答道：“三月二十一午时。”华云碧道：“我是四月初八生日，这么说，你应该是我的哥哥。”江海天和她同是十六岁，这是她早已知道的了。

忽听得华天风轻声咳嗽，江海天回头一望，只见他已张开双眼，目光正向着这边投来，目光中似含喜气，好似解决了什么难题似的。

华云碧走过去道：“爹，我已替海哥治好伤了，你呢？”

华天风笑道：“我的伤可不能在这里治。刚才我偶然想起，这山西面大约百里左右，有个水云乡，乡中有个姓云的人家，你们将我送去，请他收留，我可以托他买药，在那里养伤。待恢复了几分，我再请他们送我回家。”

华云碧道：“那姓云的是什么人？”华天风道：“是个武林世家。据说他们的远祖乃是与张丹枫同时的前朝大侠云重，明亡之后，举家避难，在祁连山下，开辟了这水云乡。现在的庄主名叫云召，家传的大力金钢掌功夫，天下无双。”

华云碧道：“爹，他是你的好朋友么？怎么我从未听你说过？”华天风道：“我并不认识他。”华云碧迟疑道：“那么咱们请他收留，不嫌冒昧么？”

华天风笑道：“ 江湖义士，肝胆相照，彼此闻名，何须相识？那云召是个可以性命交托的人，无须拘泥俗礼，你们把我送去便是。 ”

江海天道：“ 我也曾听师父提起过云召的大名，说他的确是个古道热肠的君子，老伯，你在那里医伤，那是最好不过，我背你去。 ”华云碧道 :“ 咦，你刚才不是说要拜我爹爹作义父吗？怎么还是这个称呼？ ”江海天道：“ 就不知华老前辈肯不肯要我？ ”华天风哈哈笑道：“ 只怕我没有这个福气。 ”

江海天跪下磕头，叫了一声，“ 干爹。 ”华云碧道：“ 我已问过他的生日了，他比我大半个月。 ”江海天与她相互一拜，从此也改口以兄妹相称。华天风并非十分满意，却也欢喜。华云碧年纪还小，心无杂念，他只知道很喜欢江海天，根本未想到爱情，所以认了他作哥哥，便已心满意足。

江海天道：“ 事不宜迟，碧妹，你赶快收拾行李，咱们现在就走。 ”

江海天背着病人，不敢快跑，祁连山山势险峻，上山不易，下山更难，走了大半天，才将近出山的谷口。华天风忽道 :“ 有人来了，赶快躲起来。 ”

附近有一丛茅草，比人还高，江海天将华天风背进茅草丛中，过了一会，果然听得有脚步声远远传来，来得迅速之极，江海天心里暗道：“ 干爹虽在病中，耳目还是比我灵敏得多。听这步声，这两人的武功竟似不在欧阳仲和与蒲卢虎之下。 ”

转瞬之间，那两条人影已从茅草旁边掠过，华天风等三人都屏息了呼吸，幸喜没有给他们发现。从背影看来，可以分别出是一男一女，面目就看不清楚了。只听得那女的说道：“ 蒲卢虎说那老的己受了伤，谅他们走得不远，却怎的不见踪迹？ ”那男的道：“ 老的不见还无所谓，姓江那小子却是非抓着他不可！ ”江海天怒气暗生，但听他们的口气，倒似乎不是蒲卢虎的一党，而是冲着他来的。

远远听得那男子笑道：“ 穆大姐，你也忒辣手了，蒲卢虎给咱们捎来这样宝贵的消息，你却一刀将他剁了！ ”那女的也笑道 :“ 他反正已受了重伤，不杀他也活不成了，何必多留活口。 ”说了这几句话，那两人的背影已经不见，话声也听不到了。

江海天低声骂道：“ 又是一个狠毒的女人！我与他们无冤无仇，不知他们为何要加害于我？ ”华云碧道：“ 你就忍着点吧，提防他们回来寻找。 ”江海天心道：“ 倘若不是为了干爹，我倒要和你们见见高下，看你们能否将我抓着？ ”

华天风伏地听声，忽他说道：“ 他们两人已走到山谷了，咦，从那边又来了两个人，他们要碰头了。 ”

话声未了，忽所得那女的厉声喝道：“ 你们都给我站住，不许动！ ”江海天吃了一惊，但随即明白，这女人乃是向另外那两个人喝问。

只听得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 岂有此理，我们走我们的，与你何干？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在这里横行霸道。 ”她们想必都是动了肝火，女子的声音又特别尖锐，所以江海天都听得见。

随即听得“ 蓬 ”的一声，华天风悄声说道：“ 这少女身法好快，避过了一掌了。这一掌打中了岩石。 ”跟着一个少年的声音喝道：“ 贼婆娘，你敢打人？ ”那少女道：“ 碰到这样的恶人，还和她多说则甚？贼婆娘看掌！ ”

只听得谷底传来闷雷似的声响，江海天好生诧异，心中想道：“ 怎的这两个妇道人家，竟然都是用阳刚掌力！ ”要知女子体质较弱，很少以掌力见长，纵有习掌法的，也多是偏于阴柔一路，所以江海天觉得奇怪。

华天风笑道："那贼婆娘吃了点亏了，你听得出来么？"江海天道："不错，那少女只退了三步，而她的对手却退了五步，还似乎撞着了什么物体。"华天风道："谷底不是石头就是树木，这声音不是撞着木石的声音，想必是那男的扶着她。"

果然听得那男的说道："你们是惟，快说出来，以免自误。"刚才骂"贼婆娘"的那个少女的声音冷笑道："我偏不说，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那男的道："你别以为你的武功了得，我还不屑和你打架呢！好吧，你不报姓名也罢，我问你们，你们曾否见到这样的三个人：一个长胡子的老头，受了伤的，还有一对十六七岁左右的少男少女？"

那少女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那男的道："姑娘，你别多管闲事，你只说有没有见着他们，说了，我就放你过去。"

那少女冷笑道："我瞧你们就不是好人，是不是你打伤了那个老头，还想抢人家的闺女。哼，我知道也不会说给你听，让你去害人！"

那男的怒喝道："胡说八道，不瞧你是个黄毛丫头，我就打你嘴巴！"被骂作"贼婆娘"的那个女人尖声笑道："叶公子，你还真会怜香惜玉呀！"

猛听得一个少年的声音喝道："狗强盗，你敢侮辱我的妹妹，看刀！"这少年的声音还有几分童音，听来年纪最多也不过是十六七岁。但迅即传来的金刃劈风之声；却显得力道雄浑非常，还远在他的妹妹之上。

华天风低声赞道："好剑法，好刀法！"原来就在那瞬息之间，只听得叮叮　　一串连珠密响，江海天心中密数，双方的兵器已在那瞬息之间，接触了七下。

随即听得嚓嚓的刀剑刺击声，呼呼的掌风声，江海天伏地听声的本领未够火候，已分别不出是哪一方。

华天风凝神细听，过了一会，摇摇头道："糟糕，是那对年轻的兄妹落了下风了。"话犹未了，只听得少年暴雷似的大喝一声，但接着却是那"贼婆娘"的一声尖叫。跟着是那少年带着惊惶的声音问道："妹妹，你怎么啦？"

华云碧甚为奇怪，小声问她父亲道："咦，究竟是谁受了伤了？"华天风道："两个女的都受了伤了。这少年的妹妹伤得更重，所以连叫也叫不出来。那少年想是因见妹妹受伤才发狠将那贼婆娘打伤的。"

果然听得那男的大喝道："好小子，你把我穆大姐伤了还想走么？"随即听得"　　"的一声，接着又是闷雷似的一声声响，听得出这两人都是剑掌兼施，要取对方的性命。

华天风道："这男的厉害非常，那少年不是他的对手！"就在这时，忽听得那"贼婆娘"大声呻吟，似乎说了一句什么话，却听不清楚。

那男的道："来啦，来啦！"随即听得"蓬、蓬"两声，那男的喝道："好小子，让你多活两天，快与你妹妹回家等死吧！"

过了一会，只听得匆匆忙忙奔跑的脚步声，江海天道："那对兄妹已经跑了。"再过一会，那"贼婆娘"的呻吟声也渐去渐远，华天风道："这姓叶的贼人也背了他的那个穆大姐走啦！"

江海天道："那贼婆娘死了也不足惜，这对兄妹却是好人。华老前辈，听那姓叶的恶贼口气，这对兄妹似乎只有几天可活，可是真的么？"

华天风忽道："贤侄，你师父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另外收过徒弟？"江海天甚为奇怪道："没有呀！干爹，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华天风道："那姓叶的恶贼看他年纪不大，但掌力却是刚柔兼备，发出

的声音也甚为怪异，我怀疑这是乔北溟武功秘笈中的大乘般若掌，我虽然没有见过乔北溟的武功秘笈，但我却听说过，据说，孟神通当年在邙山以双掌分敌少林派的痛禅上人与峨嵋派的金光大师，用的就是这大乘般若掌！”

江海天恍然大悟，说道：“干爹，你也这么说，那一定是了。我刚才听这掌声，也觉得诧异，但我伏地听声的本领不够，所以还不敢立即断定就是大乘般若掌。唉，糟糕，糟糕！奇怪，奇怪！”

华云碧笑道：“糟糕什么？奇怪什么？你快点说出来呀！急煞我了！”

江海天道：“大乘般若掌是一种正邪合一的掌力，能伤对方的奇经八脉；乔北溟武功秘笈中有七种厉害的神掌功夫，这大乘般若掌仅次于修罗阴煞功！中掌之后，汗流不止，迟则七日，少则三日，定必形销骨立，身体干枯而亡。”

华云碧惊道：“这么说，这对兄妹岂非不能活了，当真是糟糕得很！”

江海天道：“奇怪的是，这恶贼怎会懂得这种功夫？据我所知，乔北溟的武功秘笈，除了厉胜男和我师父得窥全豹之外，还有天魔教的副教主也获得一鳞半爪，但他们都未曾练成大乘般若掌。甚至我师父亦只懂得这门功夫，他自己也没有练。”华云碧道：“为什么？”

江海天道：“我师父常说，武学之道，虽不妨采纳正邪各派之长，但总应以光明正大为主，太过阴毒的邪派功夫，练了不但会对本身有害，而且会使练的人心术不正，故此不宜多练。只要懂得应付就行了。”

华云碧道：“然则你可以应付得了大乘般若掌么？”江海天道：“似那姓叶的恶贼，他的大乘般若掌大约只有三成火候，估量我还可以应付。若他练到五成，我就不敢说了。”

华云碧道：“咱们可以走了吧？咦，爹爹你在想什么？”原来华天风正在闭目凝思，听了女儿的话，才张开眼睛说道：“我正在想，倘若是那对兄妹向我求医，我该如何医治？”华云碧道：“想出了没有？”

华天风摇头道：“奇经八脉受伤，非同小可，还未想出切实可行的疗法。”他说话之时，气喘吁吁，脸色又见灰白，疲态毕露，华云碧道：“爹，你就别再用心思了吧！何况咱们又不知道他们是何方人氏，你就是想出了法子，也无从去找他们。”

华天风道：“你所说的我何尝不知，但我的脾气却是一碰到医学的难题，就非得用心思索不可。正如学武的人，碰到了一招怪招，就必定要想出一个招来破它。”华云碧道：“那么，你就等精神好了一些再想吧。怕只怕你用心过度，对人无助，对自己的病体反而有损了。”华天风道：“你也说得是，那么咱们就走吧。那两个强盗，这时候大约也早已下了山了。”

华云碧虽然劝父亲别用心思，其实她对那对兄妹，却是十分惋惜与同情；江海天的心情也正和她一样。他们虽然不认识那对兄妹，但想到他们年纪轻轻，几天后就要离开人世，都觉得十分难过。

这时日影已渐向西移，谷底一片阴沉，江海天背着华天风走过刚才恶战的处所，只见遍地都是碎石，在几块凸出来岩石上，还可以看得出剑削掌劈的痕迹，地上有点点血渍，天上有几只不知名的猛禽飞来飞去，想是它们闻到了地上的血腥，以为有尸体可以供它们啄食，这景象触目惊心，可以想见刚才这一场恶战是何等激烈！

那几只食肉鸟盘旋低飞，几乎就要抓到他们头上，华云碧感到恶心，随手抬起几颗小石子想把它们赶走，哪知石子一捏到手心，便即碎成粉末，江

海天道：“ 这是被大乘般若掌震裂的碎石，不能用的了。 ” 华云碧不禁骇然说道：“ 这恶贼只有三成火候，已这般厉害，倘若被他练到功行圆满，那还了得？ ”

江海天脚尖一挑，将两颗石子踢起，恰恰落在他的手心，江海天道：“ 这大约是给大力金刚掌劈裂的，还可以用。 ” 果然石子发出，带着强劲的破空之声，将飞得最低的那只猛禽打得羽毛纷飞，另外那几只似是识得厉害，也都飞走了。

当江海天说到 “ 大力金刚掌 ” 这五个字的时候，华天风倏地张开眼睛，神色也似乎动了一下。但江海天是背负着他，却没有瞧见他的脸色。华云碧怕她父亲又用心思，不想与他再谈武学上或医学上的话题。因此也没有动问。

走了一会，华天风忽道：“ 贤侄，让碧儿背我吧。 ” 江海天道：“ 干爹，我不累。 ” 华云碧笑道，“ 海哥已拜你作义父，你还叫他贤侄？ ” 华天风笑道：“ 叫惯了一时改不了口。 ” 华云碧道：“ 海哥，你认了义父，爹还没有见面礼给你，就要你这般出力，说真的，你纵不累，我也不该偏劳你了。 ” 江海天既不惯客套，又不好和她争，只好将华天风交给她背。

华云碧道：“ 爹，你又在想什么了？ ” 华天风道：“ 没什么，这里是平地，你可以走快一些。 ”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个人大笑道：“ 决走慢走都没有用，反正是跑不了！喂，你是江海天吗？ ” 乱石丛中跳出一个人来，正是被那女贼称作 “ 叶公子 ” 的那个人。原来他将受伤的同伴安置好后，又回来了。

江海天刚才只见他的背影，只道他是个凶神恶煞的强盗，现在一打照面，却不由得吃了一惊，不是因为他相貌凶恶，恰恰相反，这人一表斯文，眉清目秀哪里像个强盗，竟是个浊世佳公子！这还不算奇怪，更奇怪的是江海天和他一打照面，便觉得这人似曾相识，在这刹那之间，江海天竟是莫名其妙的对他发生了好感。

可是当江海天一想起这人就是用阴狠掌力伤害那对兄妹的凶手，现在又要伤害他和华天风的时候，好感迅即消失，怒声答道：”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错，江海天就是我，我就是江海天，你待怎么？ ” 正是：

陌路相逢疑是梦，似曾相识是何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望门投止惊奇受　月现云开识诡谋

那“叶公子”道：“我现在没有功夫和你们多说，两件事情，你们仔细听着，第一件，江海天你现在马上得跟我走，你不必害怕，我愿将你当作客人。第二件，华天风，我知道你身上有小还丹，我只要你一颗，你快给我。”

华云碧生怕这人伤害她的父亲，根本就未曾将他的话语听进耳朵，转身便跑，一面跑一面叫道：“海哥，你还不亮剑！”

那“叶公子”冷笑道：“你们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么？”脚尖一点，身似离弦之箭，倏地追到了华云碧背后，江海天大怒喝道：“恶贼休得行凶！”展开八步赶蝉功夫，冲上去就是一掌！

那“叶公子”反手一拍，说道：“谁说我行凶了？我是诚心请客，诚心求药！”江海天怕他用大乘般若掌，一出手便是专破内家真气的一指禅功。

那“叶公子”面色陡变，喝道：“江海天，你好狠，你这才是行凶！”江海天刚发觉他的掌力不是大乘般若掌，对方已倏地变招，双掌齐发，第一掌来得无声无息，紧接着的第二掌却发出闷雷似的声响。第一掌是绵掌，第二掌才确实是大乘般若掌。

江海天全神贯注的是他的大乘般若掌，冷不防却先给他的绵掌击中，这绵掌用的是阴柔掌力，功夫深时，可以碎石如粉，幸亏江海天身穿宝甲，又有护体神功，不致受伤，但给他打了一掌，也得转了一圈，才消解了身受的那股力道。可是这少年也没便宜，饶是他变招得快，江海天那一指也沾着了他的皮肉，将他迫退了几步。

江海天身形未稳，那“叶公子”已然又到，冷笑说道：“江海天，你真是不知好歹，我请你不动，可就要抓你去了。”江海天大怒道：“你有本领就试试看，谁希罕做你的客人。”

这少年一个“盘龙绕步”，左足飞起踢江海天膝盖“环跳穴”，右掌劈他肋骨，左臂一弯，一个“肘锤”又撞他前心，这一招三式，有如奔雷骇电，迅猛绝伦。

江海天急用“天罗步法”闪避，但听得“蓬”的一声，前胸已给对方“肘锤”撞中，虽有护体神功，也觉肋骨隐隐作痛。

江海天心道：“我不出杀手，只怕对付不了这个恶贼。”唰的一声，宝剑出鞘，那少年冷冷说道：“我知道你有宝剑，宝剑又何足惧？”江海天使了一招“横云断峰”，横削过去，江海天究竟是心地纯厚，虽说决意施展杀手，但这一剑却还不想取他性命，只是想削断他的手腕。

那少年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看剑！”在这刹那之间，长剑亦已倏地出鞘，但见他一个拗步回身，不但避开了江海天那一招“横云断峰”，而且反圈到江海天背后，寒光闪处，一招“李广射石”，主客易位，径刺江海天肩后的“风府穴”！

华云碧禁不住失声惊叫，江海天反手一剑，那少年识得他这宝剑的厉害，一个“大弯腰，斜插柳”，又己移形换位，剑锋削到江海天的膝盖，江海天剑锋反展，用了一招“拨云见日”，将他的招数破了。两人动作都是快如闪电，一沾即分，一触即退，双方的剑招都未曾用实，但却又都是可虚可实，只要哪一方稍有疏神，便立即有血溅黄沙之险。就在这片刻之间，华云碧的叫声犹自余音未了，他们已交换了七八招上乘剑法，每一招都可取对方性命。

到了这时，江海天已使出浑身本领，但可惜他在起手第一剑之时，迫得

不紧，给敌人反制机先，再要扳成平手，就得大费气力。再加以这少年的临敌经验十分丰富，而江海天却还是第一次与人正式比剑，因此江海天虽有一柄宝剑，相形之下，仍是吃亏。

激战中忽听得“嗤”的一声，那少年的剑刃几乎是贴着江海天的剑脊“滑”将过来，江海天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冷不防给他削去了一段袖口，险险伤及皮肉。江海天一掌击下，那少年又早已料定他有此一着，反手戳他腕脉，“嚓”的一下，江海天虎口给他掌缘削中，比起刚才接那一招剑招，吃亏更大。

江海天忽忙叫道：“碧妹，你和爹爹快走！”却不料华云碧反而停下了脚步，就在这时，只听得华天风嚷道：“走无妄，进归容！”上乘武学中，讲到最复杂的身形，乃是用易经八八六十四卦的方位来排定的，无妄、归容都是六十四卦方位之一，江海天声入心通，不假思索，按照华天风所指点的方位走去，果然一剑刺出，剑锋便指到了那少年的肩头，幸而那少年屡经阵仗，临危不乱，急忙沉肩端背，琵琶骨才不至于被宝剑洞穿，可是如此一来，江海天又已反客为主，夺了先手。

华天风又叫道：“攻他下盘，再刺他阳白穴！”要知江海天学兼各派之长，华天风早已看出，他的剑法掌法都要胜过对方不止一筹而功力也不在对方之下，论理决不至于吃亏，吃亏的只在经验不足而已。所以华天风不须说出招数的名称，因为若论招数的变化，江海天所懂得的，华天风也还未必懂。只是教他如何打法，及如何走位便行。

江海天脚踏龙门，绕出震位，宝剑抖起了匹练似的一道寒光，一招“乘龙引凤”，径刺那叶公子的眉心，这一招是从天山剑法中变化出来的，尤其是从这个方位刺来，对方的上三路都已在剑光笼罩之下。

那“叶公子”霍地一个凤点头，向下一蹲，身躯陡然矮了尺许，挽剑便要刺江海天的脚背，这一招有个名堂，唤作“铁牛耕地”，已是在这样形势下，应付得最恰当的一招，哪知江海天得了华天风的指教，心领神会，向对方的上三路佯攻一剑，迅即便转过来攻击对方的下盘，一掌劈出，刚好劈中对方的臀部的盘骨，但听得咕咚一声，那“叶公子”跌出了三丈开外！

那“叶公子”也好生了得，听他跌得甚重，居然一跃便起，大怒骂道：“先杀了你这饶舌的老杀材！”旋风似的向华天风父女奔去，吓得华云碧面无人色，颤声尖叫。

华天风却是毫不慌张，微笑说道：“叶公子，须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叶公子”心中一凛，已听得背后的劈空掌声。江海天早就提防到他有此一着，这时已是如影随形的追了到来。

那“叶公子”反手一掌，江海天恨他要伤害病人，这一掌也用尽了全力，但听得“蓬”的一声，江海天上身晃了一晃，那“叶公子”却再度给他掌力震翻，在地上接连打了几个筋斗，一溜烟的跑了。江海天也不禁骇然，心里想道：“我用了大须弥掌力，他接连挨了我的两掌，居然还未受伤。”

江海天道：“干爹，累你受惊了，多谢你的指点。”华天风道：“客气的话，大家都别说了，赶快走吧。到了云家庄，咱们才有个安身之所。”

幸喜已到了平地，可以放开脚步，但那云家庄在祁连山西面还有百里，华云碧背着人，究竟不敢跑得太快，走了没有多久，天色已黑，好在有月光，他们便在月光下连夜赶路。路途中华天风发了两次高烧，有一次且昏迷过去，华云碧让他再服了一粒小还丹，才醒过来。

走到大约午夜时分，忽觉眼前一亮，但见一片湖水，在月光下分外晶莹，这个秀丽的人工湖是在山岗合抱之中开辟出来的，远处山峦起伏，湖滨柳树成行，月映湖心，云浮水面，山岗后面，隐隐看见人家。江海天赞道：“果然不愧这‘水云乡’三字。”

他们走过山岗，找到一间大屋，门前有对石狮子，朱漆大门，气派不凡，江海天喜道：“这定是云大侠的住宅了。”当下便上去敲门。

过了一会，里面仍无半点声息，江海天提高了声音叫道：“华山医隐华天风求见云庄主！”他一时情急，将那朱漆大门，拍得震天价响。华天风低声笑道：“云庄主义薄云天，其实你不必亮出我的名头，他也会收留的。这样一来，反而显得招摇了。”

又过了一会，那两扇大门才徐徐打开，只见火把通明，七八个佩戴着兵器的汉子，簇拥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面皮焦黄，身躯微偻，颇显得有点老态的怪模怪样的人出来，江海天颇觉意外，心中想道，“想不到英名远播的云召，却是这个模样，这些手执兵器的人，想必是他的弟子了？咦，他们为何摆出这个阵仗，竟似如临大敌？”

江海天虽是心有所疑，仍然不失礼数，当下便躬身说道：“晚辈江海天竭见云庄主。这位是我的义父华天风。”那老汉咳了一声，打量了他们三人一眼，徐徐说道：“江壮士误会了，我不是云庄主，我是这里的管家。”歇了一下，又道：“请问三位深夜到来，所为何事？”

江海天道：“我义父受了点伤，想借宝庄养病。”

那管家眉头一皱，说道：“真是不巧得很，敝庄主恰恰出门去了，我们不敢擅自留客。”

江海天听了这话，有如头顶打了一个焦雷，呆了片刻，讷讷说道：“素闻云家庄好客，我们才敢前来，我义父病重，庄主虽然不在，想来也可暂借一席之地安身？”

那管家道：“这位老先生就是华山医隐华天风么？”华天风道：“不敢，正是老朽。”他心力交疲，在路途上又未曾好好歇息，说话低沉，有气没力。

江海天道：“你们看他病得这个模样，怎能还到别处？实是急需歇下来调治的了。就请贵管家行个方便吧？”

那管家脾气极为冷漠，又再打量了华天风一眼，说道：“素闻华山医隐医术通神，若是有病，想必也能自行调治，决无妨碍。庄主不在，我们不敢收留杂人。这里有五十两的白银一锭，诸位倘若缺少盘缠，需要买药，便请收下。前面三十多里，便有一个小镇，客店药店都有，诸位请便。我力之所及，只能如此了，请诸位见谅。”言下之意，竟把他们当成是打秋风的。但见他把手一挥，立即有个壮汉捧上一个盘子，盘中端端正正的放着一锭大银。

华天风双眼倏张，愤然说道：“海天，不必强人所难了，走吧！”

江海天蓦地仰天大笑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似闻名！哈哈，云家庄好客之名，原来如此！多承厚赐，心领敬璧！”将那锭大银一捏，那半月形的元宝登时被捏成一团，“　”的一声，江海天将大银掷回盘子，头也不回的便和华天风父女走了。

朱漆人门关上，隐隐还听得那些人在门内谩骂之声，诸声纷杂之中，似听得一个粗豪的声音说道：“要不是师父早有吩咐，我真想把那小子痛打一顿。哼，咱们云家庄享誉江湖，谁不钦仰，他竟敢如此不敬！”

江海天心中一动，恨恨说道：“说话这人想必是云召的徒弟，哼，那云

庄主原来就在家中，却是故意砌辞逐客的。”

华云碧蕴泪道：“海哥，天下之大，难道除了云家庄就没有容身之处，别人既不肯收留，你还闹什么？”江海天道：“我只是气他不过。”

话虽如此，但黑夜茫茫，华天风的病又急需觅地静养，更可怕的是：随时还可能有敌人窥伺在旁，除了云家庄，的确难以找到安全的养病之所。江海天和华云碧的心头都感到十分沉重。

华天风一直默默不言，过了约有半个时辰，他们已走过了湖滨，想找个山间的猎户借宿，一时之间，尚未发现人家，华天风忽道：“这事看来有点蹊跷！”江海天诧道：“那云召明明避而不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话犹未了，忽见一条人影，如飞奔来，大声喝道：“你们还想逃吗？哼，云家庄是这么容易让你们要来便来，要去便去的吗？”

江海天勃然大怒，朗声说道：“云家庄不让我们借宿，那也罢了，难道你们还想乘人之难，趁火打劫不成？”

那苍老的声音喝道：“放屁！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华天风忙道：“有话慢讲！”

可是，就在这刹那之间，华天风的话声未了，那身材高大的老人已到了江海天的面前，他与江海天打了一个照面，蓦地双眼火红，骂道：“正是你这贼小子！”呼的一掌，就打下来！

江海天一掌拍出，只觉对方的劲力大得异常，饶是他有护体神功，接了他这一掌，也觉百骸欲裂，五脏翻腾，而且被他的掌风一迫，呼吸也几乎窒息！

华天风挣扎着用尽气力喊道：“来的可是云大侠吗？素闻云大侠以德服人，为何见面便打？”

那身材高大的老人道：“与你们还有何理可说？”呼呼两记连环掌又劈过来！

江海天一飘一闪，使出天罗步法，哪知云召的掌力端的厉害非常，他一掌打空，蓦地凌空跃起，双掌仍是连环击下，周围数丈方圆之地，全在他的掌力笼罩之下，饶是江海天身形巧快，亦已无法逃避！

但听得“蓬”的一声，江海天右掌拍出，与他碰个正着，左手骈指如戟，便点他的脉门，倏然间，但见两条人影一分，江海天接连的退出了六七步，可是却没有跌倒。

原来他这次是用上了大须弥掌力，且配合了一指禅功。江海天的内功已足够与第一流高手抗衡，这大须弥掌力更是最上乘的护身功夫，只守不攻，敌人纵然远胜于他，一时之间，也无法将他击破。

可是云召的大力金刚掌天下无双，而江海天的临敌经验又太欠缺，云召一掌击出，忽觉对方的抗力大得出奇，便蓦地将掌力一收，江海天却不晓临机应变，前面的阻力忽然消失，他不由得身向前倾，就在这第一掌的掌力用“老”，新力未发之际，云召闪电般的第二掌又已劈来，故此江海天才给他震得连退了六七步。这还是由于云召忌惮他同时并发的一指禅功，未敢连续劈出第三掌，要不然江海天早已受了重伤。

说时迟，那时快，云召又已如影随形，接踵而至！江海天怒道：“云召，我敬你是位侠义前辈，不愿与你拼命，你却这等蛮不讲理，当真要迫我与你一决死生么？”云召喝道：“小贼无谓多言，你有什么本领，尽管施展！老夫是决意将你毙于掌下的了。”

江海天适才与他硬对一掌，未至跌倒，心情已镇定了许多，可是云召一掌紧似一掌，江海天接连用了六七种师父秘传的上乘功夫，仍然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云召也不由得暗暗奇怪："这小子是哪里钻出来的？所学的武功竟是这样驳杂，但每一样功夫却又这样精纯！要是让他多活几年，那还了得？"除"恶"之念一起，掌力越发刚猛绝伦，打得江海天头筋暴涨，汗如雨下。

华云碧叫道："海哥，拔剑呀！你为什么还不拔剑？"江海天摇头道："他与蒲卢虎等辈不同，他赤手空拳，我为什么要用宝剑？"原来江海天自小便受父、师的薰陶，对于一个"侠"字最为着重，尽管他对云召今晚的无理攻击愤怒，但由于云召素著侠名，江海天便也要以"侠义"自持，不愿用宝剑来对付肉掌。

江海天说话分心，险险又中了云召的一掌，华云碧又是怜惜，又是生气，正想再行劝说……

华天风忽地叫道："海儿，把宝剑掷过来！"江海天以为他要宝剑防身，当下使了一招"脱袍解甲"，斜身发掌，挡了云召的一招，一个退步身，已解下腰间的佩剑，掷将过去。

华云碧早已把父亲放下，将宝剑接到了手，立即拔剑出鞘，便要奔上前去，华天风忽又叫道："碧儿，住步！你干什么？"华云碧诧道："爹，你要他把剑给我，是想我去助阵吗？"华天风道："不！我只要你显一显这宝剑的威力，让云庄主开开眼界！"

华云碧怔了一怔，但她究竟是个心窍玲珑的少女，一点便透，心中想道："对了。这姓云的对海哥如此蛮不讲理，其中必是有所误会。"

华云碧挽了一个剑花，随手削去，剑光触处，岩石应手而裂，石碎粉飞如雨，当真是无坚不摧，挡者立毁！

云召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了这宝剑的威力，也不禁暗暗心惊！要知双方的武功，若是太过悬殊，弱者纵有宝剑，也决非强者之敌，但若相差不远，有了宝剑，便可大占便宜。云召不由得心中想道："这小子倘若使用此剑，虽然未必便伤得了我，但最少亦已立于不败之地，他为什么不用宝剑呢？"他一直把江海天当作穷凶极恶之徒，这时不禁对自己的想法起了怀疑，掌力也就渐渐放松一些了。

江海天缓了口气，再次问道："云庄主，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你定要将我毙于掌下。"岂知这一问又撩起了云召的怒火，他双眼圆睁，大声喝道："小贼，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明白，还装什么佯？"声发掌到，猛若奔雷，登时又把江海天迫得透不过气来，难以辩解。

华天风忽又叫道："咦，海儿，你为什么不用大乘般若掌？"江海天已不能分神说话，华云碧代他答道："爹，海哥不是说过吗！他只懂得这门武功，却还未曾练过、你怎么忘记了？"她心里暗暗担忧，以为父亲已是病得糊里糊涂了。

果然华天风便自言自语："唔，是我糊涂了。不过，却有人比我更加糊涂！"华云碧怔了一怔，问道："爹，你说什么？"华天风道："这个人深通武学，想来当会知道大乘般若掌能伤奇经八脉，他不去缉捕真凶，却把一个不会使大乘般若掌的人当作真凶，这岂不是比我更糊涂么？"

云召猛地一怔，心中想道："不错，他给我迫得这般狼狈，要是会使大乘般若掌，早就该使出来了！"想至此处，不由得便收回双掌，跳出圈子，

大声说道：“ 好，你既说我糊涂，那我就先问个明白。 ”

江海天喘过口气，迫不及待的便把刚才想说的话先说了出来：“ 云老英雄，你说我自己做过的事情我该明白，可是我却实在不明白 ”！我们借住宝庄，未蒙容纳，我确是发了几句怨言，难道这就该死罪？ ”

云召睁大了眼睛，仔细的打量了江海天一会，说道：“ 我的管家拒不收容，你们也不该偷闯我云家庄，再施暗算呀？请问你们与我的儿女何冤何仇，为何要几次三番，赶尽杀绝？ ”

江海天大为诧异，连忙说道：“ 我们未蒙收容，立即头也不回地走了，几时再到过宝庄？再说，你的公子和小姐，我一个也不认得，这话从哪儿说起？ ”

云召皱了眉头，现出极其疑惑的神情，忽地朝着华天风道：“ 你是何人？你又怎知道我的儿女受伤？好，我姑且相信他们不是这小……这小子伤的；然则真凶又是哪个？ ” 显然听得出来，他本是想说 “ 小贼 ” 的，话到口边，却改成了 “ 小子 ” 虽然敌意未消，但已是和缓多了。

华天风缓缓说道：“ 小老头姓华，名唤天风。令郎令嫒，今日在祁连山遇难，我们恰巧藏在附近，未曾目睹，却也耳闻。只因老夫身受重伤，惭愧未曾援手。那真凶的来历，我也毫无所知。 ”

云召又吃一惊，忙道：“ 你当真是华山医隐华天风？ ” 华天风笑道：“ 那华天风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为什么要假冒他的名字？ ”

云召身形一起，忽地似兀鹰一般，向华天风扑去，华云碧大吃一惊，慌忙一剑刺出，华天风喝道：“ 碧儿，走开！海儿，你也休来！ ” 喝声甚是严厉，江海天给他喝住了，但华云碧那一剑却已收手不及。

云召衣袖一拂，但见剑光过处，云召的衣袖已给她削去一幅，随即听得 “　 ” 的一声，华云碧的宝剑脱手坠地。

说时迟，那时快，云召已一掌向着华天风前胸 “ 印 ” 下，江海天这一惊非同小可，但他刚喝得一声 “ 老匹夫…… ” 底下的骂语还未曾说出，却已见云召向华天风深深一揖，说道：“ 恕老夫无礼，你果然是受了重伤，也果然是华山医隐华天风！ ”

原来云召是个深通武学，且又老于世故的江湖大行家，就在他这掌力欲吐还收之际，已试出了华天风的真伪。第一，华天风若是坏人，决不会将江海天喝住，任由他掌印心胸，冒这生命之险。由此也可见华天风是英雄识英雄，对他完全信任；第二，他这一掌印下，已试出华天风确是功力已经消失，并非故意装病，云召的掌力已到了收发自如的境界，一有所觉，掌力立即全部撤回，故此对华天风毫无伤害；第三，他指头沾着华天风的肌肤，便感到烫手，他见多识广，立即了然于胸，知道这是受了蒲卢虎的毒掌所伤。由此，也就可以确定了这人便是华山医隐华天风，因为倘若换了别人，身中剧毒，决难活到现在，而且还可以谈笑自如！

但是，他虽然试出了华天风的真伪，对江海天却还有点怀疑，当下不由得问道：“ 华老先生，这两位端的是谁？ ” 华天风道：“ 这是我的小女云碧；他是金大侠金世遗的徒弟江海天，也是我的干儿。他们两人自昨晚至今，从未曾离开过我半步！ ”

云召 “ 啊呀 ” 一声叫了出来：“ 原来是金大侠的弟子！ ” 旋又自言自语道：“ 这就真的奇怪了，我自信老眼无花，那么我刚才所见的这人却又是谁？ ”

江海天大为诧异，正待问他，忽听得云召喝道：“ 是谁？ ” 就在这一瞬

间，只见一条人影，从林子里冲出来，猛地喝道：“好小子，我姓韩的与你拼啦！”呼呼声响，两件黑黝黝的东西向江海天倏地飞来。听这劲风，这人发暗器的功夫是第一流高手。

江海天正要用天罗步法闪开，云召已把这两件暗器接住，饶是他的大力金刚掌天下无对，接了这两件暗器，也不由得身躯连晃凡晃，低头一看，却原来是一对铁鸯鸳。

云召大叫道：“来的可是韩二爹么？”那人见是云召，又惊又喜，连忙说道：“不错，正是小弟韩璇，云庄主，你怎的与这小子一道？”云召道：“且慢动手，你与这位江小哥有何过节，说给我听听！”他对江海天的称呼从“小贼”“小子”而至“小哥”，敌意是越来越减了。

韩璇道：“一言难尽，我只说刚才之事，就在片刻之前，他刚刚打伤我的老伴，喏，还有这个女贼，也是和他一道。咦，奇怪——”云召连忙问道：“什么事奇怪？”

韩璇讷讷说道：“这，这位姑娘——”云召忽地接着说道：“这位姑娘和那个女贼不大相似，是么？”此言一出，韩璇固然是大感惊奇，江海天和华云碧也都觉得奇怪。

韩璇道：“不错，云庄主，你如何知道？”云召道：“你说片刻之前，这位江小哥曾和你们夫妇交手。请你说得更确切些，这个‘片刻’，可有半个时辰？”韩璇想了一想，说道：“我们和他动手不到三十招，他伤了我的老伴便逃了。算来不够半个时辰。”云召道：“这么说，你是看错人了！在这半个时辰之内，江小哥正在和我交手。他决不能分身再与你们对敌！”

说话之间，只见林于里又出来了一个人，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妇人，手抱铁琵琶，脚步踉跄，一跷一拐的气呼呼地道：“又碰上这个小贼啦，你怎么还不动手？”韩璇道：“你先别急，先来见过云庄主。”

那妇人道：“是云召，云老英雄吗？巧极了，我们正想到贵庄求援。我给这小贼打伤了。”这妇人正是韩璇的妻子，韩璇与云召是老朋友，她却是第一次见到云召。

云召道：“韩二嫂，这事情有点古怪！”韩二娘道：“有什么古怪，他伤了我，烧变了灰我也认得他。”云召道：“我刚才也自信老眼无花，但现在却不敢说了。一个时辰之前，有个相貌和这位江小哥一模一样的人，偷闯寒舍，想暗算我的琼儿、璧儿，我大约是追错了方向，追上了这位江小哥。在这半个时辰之内，我与他糊里糊涂的恶斗了一场。”

华天风一直在旁沉思，这时忽然说道：“这没有什么奇怪，改容易貌之术，老夫也会。那姓叶的小贼与我的干儿海天昨日曾经交手，想来他也聪明得很，预先料我们会到云家庄求医，故此变化面貌，假冒海天到云家庄闹事。可惜……”说到这里，他突然停止。

云召满面尴尬，连道了两声“惭愧！”然后说道：“不错，可惜我那管家有眼无珠，未曾将你们留下来。要不然就可演一出真李逵见假李逵的好戏了。不过，也不能全怪我那管家，这里面还有个缘故。嗯，还是请到寒舍再说吧！华老先生，我云召这厢给你赔礼了。务求你不要见怪，救救我的孩子！”华天风道：“云庄主言重了。老朽正要托庇贵庄，若有用到老朽之处，敢不尽力。”

韩璇吃了一惊，问道：“云庄主，令郎令嫒受了何人所伤？”云召道：“现在还未确切知道，但看来九成就是伤了你二嫂的那个贼人。”当下，华

天风和韩璇这两伙人都随着云召回家。

在路途中，云召才有功夫将他家的遭遇说出来，原来昨日在祁连山中与那“云公子”遭遇的那对少年男女，就是他的儿子云琼和女儿云璧。他们兄妹都受了大乘般若掌所伤，云琼功力较高，将妹妹背了回家，但一到家中亦已是支持不住，只说得两句半话便即昏迷了。那两句半话是：“爹爹给我报仇，仇人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还有个女子……”那女子年纪若何，相貌怎样，都未曾说出。

云召设尽法子救治，都无效果。正在云家阖家不安、人心惶惶的时候，江海天和华云碧背了华天风到来投靠，云家的人一来因为家中发生了这等大事，不想再去烦忧云召；二来江海天又正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那管家的心有所疑，便擅作主张，先拒绝了再行禀报；三来，那管家也不相信华天风真是“华山医隐”，只道他们是故意借着有病人而来“赚门”的。

云召听了那管家的禀报之后，也有点怀疑江海天便是他儿子所说的那个少年，特意来探听情形的。本来云召就要追出去的，但为了守护儿女，却还未便离开。想不到就在议论之间，一对少年男女忽地前来偷袭，男的在前，女的在后，那管家一见，便惊叫起来，原来那女的面貌未看得分明，那男的面貌，却是和江海天十分相似。那管家的一时间想不到有改容易貌之术，只道是刚才求宿的那对男女去而复来。

云召一记劈空掌打出，将那少年的一手三暗器全都荡开，那男的一击不中，还了一记劈空掌，立即便和那少女逃走了。云召也是自负过甚，只道凭着他的金刚掌力，一记劈空掌即可把那对男女打下来，哪知这少年的功力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正因云召一念轻敌，追出去时已迟了一步，那对少年男女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云召跟着地上的足印追去，便追上了江海天这一伙。

华云碧笑道：“云老英雄，当你与我海哥交手之时，是否己看出了我的面貌与那女贼有别。”

云召道：“正是因此，所以我刚才对江小哥已尽全力，对姑娘却未敢施展杀手。”

华云碧又笑道：“那女的是否瓜子脸儿，双眉入鬓，颇有点妖冶的样子。”

云召道：“不错，我虽然看不真她是否妖冶，但脸型却是瓜子脸儿。姑娘，听你这么说，你似乎已知道这女贼是谁了？”

华云碧道：“依我看来，这妖女必是欧阳婉无疑。”江海天也正自有此怀疑，听了之后；更是心乱如麻，十分难过。

云召道：“欧阳婉？可是终南山欧阳家的人么？”华大风道：“不错，这欧阳婉正是欧阳仲和的女儿。碧儿，你也将咱们的遭遇告诉云庄主吧。”

当下，华云碧从头说起，将蒲卢虎与欧阳仲和联手向她父亲寻仇，欧阳婉来盗药囊，以及后来怎样躲在茅草丛中，听得那对男女贼人与云琼云璧恶斗等等情节全都说了，然后还加上自己的推测道：“想必是后来那对贼男女碰见了欧阳二娘母女，那姓叶的恶贼便将受了伤的女贼交给欧阳二娘照料，而他却借了欧阳婉，叫欧阳婉扮成我的样子，他则扮成我海哥的样子，前来宝庄，施这一石二鸟、冒名害人的恶毒计谋！幸亏那妖女的面貌与我大不相同，扮得不像，要不然我就沉冤莫白了！”

云召沉吟半晌，说道：“欧阳二娘素来阴狠毒辣，有其母必有其女，这定然是他们干的了。幸亏遇到了你们，得到了这条线索。待我儿女伤好之后，

老夫亲自到终南山去，就着落在欧阳仲和的身上，总要追查出那姓叶的凶手来。”

韩璇忽地问道：“与那姓叶的一道的那个女贼相貌如何？是否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妇人，那姓叶的对她如何称呼？”

华云碧道：“相貌我们看不清楚，听她的声音，从背后看她的体态，的确像是个中年妇人。她叫那男的做‘叶公子’，那男的叫她做‘穆大姐’。”

韩璇双掌一拍，说道：“这就对了。刚才我们与这对贼男女交手之时，我已是有点怀疑，这女贼不该如此年轻，武功也似乎稍弱一些。”

云召问道：“韩二哥，你与他们又为了何事结仇。听你所说，你与他们似乎还是第一次交手，却又怎知道那女贼武功的深浅？”

韩璇道：“我本来在北京开着镇远镖局，去年我们镖局替鄂尔沁旗的土王护送一批药材到青海去，途中遇劫，我们的人除了陈留籍的两个镖师之外，其他的全部遭了毒手。镇远镖局因此只得关了大门。劫镖的人便是那姓穆的女贼，我们夫妻为了替镖局的兄弟报仇，追寻那女贼已有一年多了！”

云召惊道：“镇远镖局威名远振，想不到竟遇到这宗祸事！但我有一事不明，何以那两个陈留籍的镖师却能幸免？”

韩璇道：“这个我也弄不明白，他们被擒之后，那姓穆的女贼要他们搬运药材，送到一处山寨，这时候就来了那姓叶的小贼，他一听这两个镖师说的是陈留口音，就把他们放了。据这两个镖师说，那小贼也带点陈留的乡音，大约是看在同乡的面上，故此将他们放了。”

韩璇弄不明白，江海天听了，却是心头一震。这个故事，他是早就听得白英杰说过了的，心里不禁暗自想道：“十二年前，陈留县的叶君山突然暴毙，他收养的一个孤儿也离奇失踪。据白英杰的判断，这姓叶的少年可能便是那个孤儿，那两个镖师是叶君山的乡亲，他是看在叶君山的面上将他们放的。唉，糟糕，如此说来，我所碰见的这位‘叶公子’岂不正是谷中莲的孪生兄弟，怪不得看来似曾相识！”

要知谷中莲的身世虽未大白，但当年翼仲牟在丘岩手中将她接过来的时候，丘岩曾经说过她有个孪生兄弟受叶君山收养，这是丘岩临死之时所说的话，想来决不是胡乱捏造。

江海天又想道：“怪不得他一见我，就口口声声说是对我并无恶意，只是要盘问我一件事情。想来就是要探听他妹妹的消息了。可惜他太强横，而我又一直把他当作穷凶极恶的匪徒，以致一言不合，便即交手。”

江海天怀疑不定，心事如潮。但因这有关谷中莲身世之谜，谷之华曾叮嘱过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则叮嘱过他，决不可向外人泄漏的。而且这姓叶的既伤了云召子女，又伤了韩璇妻子，江海天也不敢将他的来历在他们面前说出来，只是为谷中莲有这样一个哥哥而感到难过。心中暗自道：“这事我终须查个水落石出，盼只盼这姓叶的不要真是莲妹的哥哥。要不然，倘若给莲妹知道，她一定比我更难过了！”

江海天的心事按下不表。且说云召听了，却微露诧意，说道：“这么说来，这姓叶的小贼虽然凶恶，却不是你们镖局的仇人啊！”

韩璇道：“不错，我们夫妻关了镖局之后。就来到西北到处访查，本来也只是想找那女贼报仇的，昨天我们得到这女贼在这条路上出现的消息，就赶忙追来，想不到没有碰到正点儿，却碰到了这姓叶的小贼。”正是：

陌路相逢龙虎斗，是仇是友尚难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忽闻情海生波浪　又见伊人送药来

韩璇接着说道：“那时月色昏暗，我们报仇心切，一碰上便即动手。后来我才发觉那女的年纪似乎有点不对。但那时双方都已不能罢手了。”

云召道：“一你们一直都未曾与对方答话么？”韩璇道：“那姓叶的小贼早已知道我们的来历，我们刚一现身，他便喝道：‘是铁鸳鸯韩家二老么？你们镇远镖局的三十四条命债向我讨吧，与她无关。’这小贼凶狠之极，口中说话，掌力已是排山倒海而来。我只道他是要庇护那个女的，他既然把命债揽在他自己的身上，把话说尽，把事做绝，我也只好与他拼命啦。”

韩璇的妻子道：“我没有你这样细心，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女的不是正点儿。当时我只怕那女的逃走，就在你发出铁鸳鸯的时候，我也发出了铁鸳鸯！”这铁鸳鸯是一种极霸道的暗器。形如飞鸟，头尖尾长，腹内中空，内藏梅花针。一物三用，尖削如同利啄的头部可穿敌人的琵琶骨；形如鸟翼的尾部可自动张开剪断敌人的筋脉；另外还有从腹中喷出专钻穴道的梅花针。韩璇夫妻都善于使用这种暗器，所以江湖上称他们夫妇作“铁鸳鸯”。

江海天曾听师父说过各家各派的厉害暗器，深知这铁鸳鸯的厉害。听到这里，不由得吃了一惊，问道：“那女贼可受伤了？”华云碧横了他一眼，心里想道：“你倒关心她啊！”

韩璇的妻子却没留意，接续说道：“没想到那姓叶的小贼武功好得出奇，他一记劈空掌将梅花针扫落，竟然把我当家的暗器按住，反手就向我打来，将我的暗器也碰落了。我这条右腿，就是给我自己的铁鸳鸯打伤的，幸而他不懂得运用铁鸳鸯，只是给他的力道反震回来，擦伤了一点皮肉。哼，哼，要不是那男的出手，那女贼岂止受伤？我早要了她的命了！”

华云碧问道：“那女贼伤得重么？”韩二娘颓然说道：“只是给铁鸳鸯的尾部削去了一小片耳朵，铁鸳鸯本来可以翻腾过来再穿她的琵琶骨的，但已给那男的反震回来了。”

韩璇笑道：“幸而你削去了她一小片耳朵，把她吓跑，那男的才跟着跑了。要不然咱们只怕还未必是那小贼的对手呢。”韩二娘道：“这女的虽然不是杀咱们镖局兄弟的仇人，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她也不是个好人，我打伤了她，也用不着内疚了。”他们一路说话，不知不觉已到了云家门口。

那者管家与云召的几个弟子，早已手执火把，在门前相候，见云召与他们一同回来，都是极为诧异。韩璇道：“老侯，你瞪着眼睛看我干什么，你不认得我吗？”云召哈哈笑道：“他是有眼无珠，认不得华老先生与江小侠。”笑声一收，接着对那管家道：“以后不论是什么人，只要是到云家庄来求助的，那就是人家信赖咱们，看得起咱们，你便该禀报于我，切不可擅作主张，拒人于千里之外！”

那老管家满面羞惭，连忙向华天风赔罪，华天风道，“你家少主人出了事，你自该多些小心，加意防范，这怪不得你。嗯，你家的公子小姐，现在如何了？”那老管家道：“还是昏迷未醒，冷汗出得很多。”

云召道：“韩二爹，咱们是老朋友了，你到我这里来，不必客气。我知道你们已是够累的了，二嫂又受了伤，上落不便，你们先安歇去吧。侯义，你好好招呼韩二爹。”韩璇本患去探望主人子女，但想到自己既不懂医术，人多了对病人反而不便，也就算了。

云召沉吟半晌，再道：“华老先生——”华天风早已知道他的心意，抢

着说道：“我自然要先去看看令郎令嫒。”云召歉然说道：“你身上也受了伤，我未能好好招呼，反而令你劳心，实在过意不去。”华天风笑道：“你这么说，那就是见外了。”江海天背着华天风，随云召上楼，进了一间房间，只见床上躺着一个少年，汗水不断地淌下来，脸色惨白如纸。

云召道：“这是小儿云琼，小女云璧在里间，情形也是一样，华老先生，你看你能救吗？”一个丫头搬了有靠背的长椅与锦垫过来，请华天风躺下。

华天风道：“云庄主不用惊慌，令郎虽是伤得不轻，但总可以救治。”云召虽然并非深通医理，却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他三指按在儿子的脉门上，禁不住仍是忧心忡忡地问道：“他的奇经八脉都几乎停止运行了，华老先生，你可要替他诊断一下么？”

华天风微笑道：“一奇经八脉受伤，在以前是个绝症，但从今以后就不是了。老朽早已想好医案。不用再诊断了。这里有两粒药丸，每人一粒，请你先给他们服下。”

华云碧一看，父亲拿来给云召的正是小还丹，不由得面色微变，轻轻的“噫”了一声。要知华天风总共不过制炼了七粒小还丹，被欧阳仲和要去了三粒，他自己受伤前后服了两粒，现在就只剩下了这最后的两粒了！

云召听得那一声轻噫，不由得蓦地一怔，心中想道：“素闻华山医隐独门秘制的小还丹功能续命，珍贵无比，莫非他给我的就是小还丹，他的女儿舍不得么？”华天风不待他发问，已先说道：“碧儿，你不用害怕，这输血疗伤之术并不难做，你按华陀神剖第十六解的图解，先封了明轮、秀实两处穴道，然后给他们接驳，再用推血过宫之法便可以大功告成了。你海哥身体壮健，流一点血并无妨碍。”

云召惊道：“要动用刀圭么？怎么叫做输血疗伤？”华天风笑道：“所以小女有点害怕，其实昔时华陀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曾献议要给曹操剖脑以治头风，这才真是神术骇人呢！输血疗伤只是把另一个的血液输到病人体中，这在华陀的‘神剖术’之中只是小焉者也。”华天风轻轻的替女儿掩饰过去，同时指点了女儿如何进行治疗，华云碧是个聪明人，立即心领神会，心想父亲将最后的两粒小还丹送出去，想必是有了两全之策，也就不那么担忧了。

云召道：“若要输血疗伤，何不就用老夫的呢？”华天风道：“你先把丸药给他服下，然后咱们再谈。”

云召并不知道这是华天风仅有的两粒小还丹，这时他既不怀疑华家父女有吝惜之心，他是个豪爽的人，便坦然受下了。

云召将两粒小还丹分别给子女服下之后，再与华天风商议，他仍然坚执不肯让江海天输血，华天风笑道：“云庄主，今后我们托庇贵庄，要倚仗你的日子多着呢！输血虽无大碍，但也得歇息几天，倘若又有对头前来，由云庄主出去应付总比他要胜一筹。咱们肝胆相交，不必拘论这些小节了。”

云召得他提醒，想起自己要负责护卫全庄，只好不再推辞，当下他向华天风和江海天作了一个长揖，说道：“大恩不言报，日后华老先生与江小侠若有要用到云某之处，赴汤蹈火，决不敢辞。”江海天连忙以小辈之礼答谢。

当下华云碧按照“华陀神剖术”的图解依法施为，将一条皮带缝成的管子接连二人的手臂，助江海天给云琼输血。输血的手术在现代的医学甚是平常，但在中国古代却几乎是一门“绝学”，这是华天风从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了华陀传下的秘本才学到的。当时除了他们父女二人之外，更无第三个人懂得这种手术，直把云召看得目瞪口呆！

大约过了一炷香的时刻，华天风道：“行了。你们再会给云姑娘施术吧。”云召道：“怕不怕流血过多，换一个人可以么？”华天风唤江海天过来，替他把了一下脉，说道：“他身体还可以受得起，他懂得封穴止血，换了别人，只怕流血更多。”

这“封穴止血”的本领，必须身有上乘内功的人才可以做得到，云召一想，除了他自己之外，云家庄里，无人有此能为，女儿的性命不能不救，因此心中虽然极为过意不去，也只好再次相烦。当下，他叫了一个丫鬟将江、华二人领入里间，他自己则留下来陪伴华天风。

江、华二人随那丫鬟进入云璧的闺房，云召的妻子早已得知此事，满怀感激的迎接他们。她见江海天少年英俊，华云碧也是花朵儿似的，更是喜欢，暗自想道：“听说他们是义兄妹，只不知订了亲没有？倘得他们一个做我的女婿，一个做我的媳妇，那就最好不过了！”

罗帐揭开，只见一个少女躺在床上，与她哥哥的情形一样，也是汗如雨下，浑身湿透，冰肌玉骨，隐约可见。江海天面嫩，连忙低下头来，不敢平视。但他这一低头，却恰好看见云璧腰间所系的一条手帕，手帕上绣有一朵莲花，鲜艳夺目。江海天好生诧异，心中想道：“原来她也是这样喜欢莲花的。这手帕和莲妹所用的那些手帕一模一样。”原来谷中莲因为名字中有个“莲”字，她的衣物自小就喜欢绣上莲花，江海天小时候曾和她相处过几个月，早已看惯了。

华云碧轻轻地捏了他一下，江海天面上一红，连忙伸出臂来。华云碧已有了一次经验，这次做的手术纯熟得多。

云璧的功力虽然不及哥哥，但她受的伤却较轻，而且她是在受伤之后，便得哥哥负着她跑的，体力的消耗也较少，因此在输血之后，反而比哥哥更快见效。

华云碧刚刚替江海天包扎好手臂，只听得“嘤”的一声，云璧已能够低声呻吟，云夫人喜道：“璧儿，你醒了么？幸亏这位江小侠和华姑娘，将你的性命救回来了。”云璧星眸微启，也不知她是否听得清楚了母亲的说话，眼光缓缓的向江海天这边移来。

云夫人本来还想留他们多坐一会，等女儿神智恢复之后，和江海天说上几句。但华云碧惦记着父亲，替江海天包扎好后，便即告退。云夫人这才想起华天风也是受了伤的，不便再留他们，于是只好又一次深深的向他们道谢，目送华云碧扶着江海天走了。

出了云璧的闺房，江海天低声说道：“我自己还能走路，你不用扶我了。”华云碧一笑说道：“那位老太太很疼你呢！刚才我若是不来扶你，她也一定会叫丫鬟扶你的。好，那你就自己走吧。”其实华云碧深通医理，她当然知道江海天能够走路，她是故意做给云璧的母亲看的。

回到了云琼的房间，只见云召守在病榻旁边，云琼依然未醒，但面色已暂转红润，云召说道：“多谢江小侠和华姑娘，小女怎么样？”华云碧道，“她受的伤较轻，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华天风一直躺在有靠背的长椅上，闭着双目，形如老僧入定，这时忽地双目倏张，哈哈笑道：“从今天之后，在我的医书上又可添上了一条新医案了。奇经八脉受伤，并非绝症！”那笑声起头响亮，越到后头，越是微弱。

华云碧听出不妙，忙道：“爹，你怎么啦？”只见华天风垂下头来，双目又再紧闭，华云碧上前一把他的脉搏，只觉他的脉息己是弱似游丝。原来

华天风在这两日之内，重伤过后，又接连遭遇意外，已是心力交疲，再加上禁不住的一时狂喜，就晕过去了。

华云碧手足无措，双目直视，呆若木鸡。云召道：“华姑娘，你把小还丹取出来给他服吧。”他只道华云碧是一时慌张，忘记了她父亲身上有小还丹，因此出言提醒。

江海天道：“我义父哪还有小还丹，刚才那两颗已是最后的两颗了！”他忘了顾忌，一时说了出来。云召吃了一惊，登时愕住。这刹那间，他对华天凤是感激到了极点，难过也到了极点。虎目蕴泪，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江海天道：“义父所中的毒不是已减轻了么？一时晕倒，不妨事吧？”华云碧道：“毒虽减轻，但他体力很弱，难以抵抗，你——”猛然想起江海天刚在输血之后，难以运用内功，话到口边，又收了回去。

云召略懂医理，一听之后，登时省悟，连忙将手掌贴着华天风的背心，一股内家真力输送进去，助他血脉流通，增强抗力，说道：“姑娘，你何不早说，老夫虽是功力浅薄，但总还可为他推血过宫。”

华云碧给父亲诊脉之后，已知推血过宫不过能暂时将他救醒，倘然余毒无法清除，性命终是难保。但她已不敢将真相说出来，只盼父亲醒后，再想办法了。

就在她忧心仲忡之际，忽然又听得外面有喧闹的声音。

过了片刻，那老管家和一个少年走进房来，见云召正在替华天风推血过宫，便垂手侍立两旁。脸上都露出焦急不安的神情。

云召加紧施为，大约过了一壶茶的时刻，华天风的额上冒出汗珠，脉息也稍稍粗壮，云召缓了口气，这才问道：“出了什么事情，说吧！”他说话之时，双掌仍然贴住华天风的背心，头也不抬。

那少年道。“禀师父，刚才有位蒙面的女子到来，我正在屋上守夜，问她来意，她却抛了一样东西给我。”原来这个少年乃是云召的三弟子宇文朗。云召的大弟子、二弟子已业满出师，只剩下他留侍师父。

云召道：“什么东西？”那少年取出一个高约五寸的银瓶，说道：“就是这个，她叫我拿给华老前辈。”华云碧听了大为诧异。

云召道：“她还说了什么？”那少年道：“我问她，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她只说你拿给华老先生看就知道了。她蒙着脸，但行动却显得甚是慌张，抛下了这个银瓶，扔下了那两句话，就立刻跑了。”

那老管家道：“禀庄主，那少女逃跑之时，我曾和她打了一个照面，面貌虽然看不清楚，但看那身材，却似是刚才那个少女。”

云召道：“就是冒充华姑娘那个少女么？”那管家道：“不错，我看九成是她！”云召皱了皱眉，道：“你们为什么不将她截下？”那少年道：“她身法太快，我追不上她。”那管家道：“我记住庄主刚才的吩咐，在未知底蕴之前，不敢得罪来人，待我心里起疑，已是来不及了。”云召道：“你把这瓶子给华姑娘。”

华云碧接过银瓶，只见瓶内有两片淡黄色的东西，江海天在她旁边，忽道：“咦，你看这瓶子上似刻有标记，呀，是一个掌印，这是什么意思？”华云碧细心一看，果然见到瓶子的一面刻有凹痕，痕迹很淡，但却可看出这是掌印。

华云碧冷笑道：“这是毒手天尊蒲卢虎的东西。”江海天心中一动，冲口说道，“敢情这里面乃是解药？那女子是送解药来了？”

华云碧瞪了他一眼，道：“ 怎么见得？ ”江海天喜孜孜地说道：“ 你还记得么？昨日咱们碰到那对男女贼人，他们不是说蒲卢虎已死在那女贼之手了么？倘若刚才来的那个女子果然是欧阳婉，她和他们是一伙人，不是很容易可以取得蒲卢虎留下来的解药么？ ”

华云碧冷笑道：“ 她对你或会如此，对我们哪有这等好心！埂是她今日果是来送解药，当初也不会抢我爹爹那个药囊了。分 明是送假药害人，哼，我们受她的害已受够了，只有你还相信她！ ”华云碧越说越气，“ 乓 ”的一声，就把那银瓶摔了下地！

华天风忽地张开双眼，说道：“ 奇怪，哪来的这股药味？ ”华云碧见父亲已经苏醒，又惊又喜，忙道：“ 爹，你不必管他，你先歇一歇，待你养好精神，女儿再说给你听。 ”华天风道：“ 不，我要你现在就说，你哪儿我来的这个药？ ”华云碧只得说道：“ 是欧阳婉送来的假药想害你的，可惜已给她跑了。 ”

华天风吃了惊，道：“ 你们看清楚了，当真是她么？不对！这里面定有蹊跷，你快把那药捡起来，待我再仔细一辨。 ”原来华天风深通药性，对任何药品的气味，一闻便知，他闻得的这股气味，正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解毒药草的气味，而且气味浓郁，显然是经过提炼的。

华云碧正要去拾那药瓶，云召忽地喝道：“ 是谁？ ”突然间只听得“ 乓、乓 ”两声窗门碎裂，从外面飞进个人，宇文朗站在窗边，见是个陌生女人窜了进来，慌忙使出了一招“ 双龙抢珠 ”的擒拿手法。要把那女人的双足拿往。

那女人好生了得，身子悬空，双足已是连环踢出，宇文朗拿不着她，反而给她踢了一个筋斗。云召大怒，一记劈空掌发出，但他为了要护卫华天风，不敢离开华天风的身边，距离远了一点，这一掌未能将那女子打翻。

那女子晃了一晃，华云碧剑已出鞘，一招“ 玉女穿针 ”向她胸口刺去，这时她才看清楚了，来的并不是欧阳婉，却是个从来未见过面的妖里妖气的中年妇人。

那妇人一个移形换位，用的竟然也是“ 天罗步法 ”，华云碧一剑刺空，那妇人衣袖一挥，便向她打下。说时迟，那时快，宇文朗也已跳了起来，拔刀向她所去，宇文朗己得了师父的三四成功夫，只因从未有过与强手搏斗的经验，所以才会给那妇人一照面便将他踢倒，现在他在羞怒交加之下，挥刀狂劈，那妇人倒不敢和他拼命了。

但那妇人的功夫到底是比他高得多，哪能给他斫中，只见她衣袖一挥，已把宇文朗的刀引出外门，身形一飘，又闪开了华云碧刺来的一剑。

云召叫道：“ 朗儿，退下！ ”就在这时，那妇人倒退三步，就似背后长着眼睛一般，长袖一卷，正好把那药瓶卷了起来。

云召大喝道：“ 放下！ ”他左掌仍然贴着华天风的背心，身形纹丝不动，只是左手的中指一弹，便听得“ 嗤 ”的一声，那妇人的虎口突然似给银针刺了一下似的，“ 　啷 ”声响，银瓶又复坠地。原来云召以最上乘的内功，施展出隔空点脉的金刚指力，烧是那妇人也有闭穴的功夫，亦自禁受不起。可是那妇人在银瓶被震得脱手之前，已运用了绵掌碎石的功夫。银瓶坠地，裂成片片。

华云碧心头一震，暗自想道：“ 莫非这真是解药？ ”急忙一跃而前，要拾那两片药片。江海天忽地叫道：“ 小心！ ”只听得“ 蓬 ”的一声，那妇人把手一扬，飞出了一个圆球，突然在空中爆裂，一团浓烟烈焰，向华云碧当

头罩下。浓烟烈焰之中，还有无数闪眼的金芒！

江海天后发先至，左肘一撞，用了个巧劲，将宇文朗撞过一边，右手一拉，将华云碧拖到了墙角，他刚在输血之后，体力疲弱，这时为了救华云碧和宇文朗脱险，用了浑身本领，累得喘不过气来，身躯摇晃，不知不觉，把华云碧揽到怀中去了。

云召又一记劈空掌发出，那妇人早已借着烟幕的隐蔽遁走，那团火光被掌风一刮，烧得更旺，华云碧面红耳热，挣脱身子，想去救火，云召已抢在她的前面，拿起了一床棉被，把那火焰扑灭了。

云召皱了皱眉，“咦”了一声道：“这妇人是谁？”她怎的竟会使用厉胜男当年所用的暗器？江小侠，你好似也认得这种暗 器？”江海天道：“这妖妇乃是天魔教主的姐姐，她的手下叫她做缪夫人。十多年前，曾在邙山闹事，也用过这个金针烈焰弹。当时，我与爹爹正好在邙山玄女观作客。”

云召把棉被移开，只见那两片药片已化为灰烬。华天风道：“幸亏她这烈焰弹还没有带着毒雾，与厉胜男当年所用的稍有不同。碧儿，你把那灰烬刮来让我看看。”

华云碧小心翼翼的刮起了薄薄一层灰烬铺在一张纸上，递给了父亲，华天风嗅了一嗅，说道：“一点不错，这正是毒手天尊蒲卢虎自制的解药！”华云碧又惊又喜又是后悔，失声说道：“这么说，那蒙面女子当真是给爹爹送解药来的了？这，这灰烬还能用么？”华天风轻轻地叹了口气。

华云碧心头一沉，只道药已不能再用，却听得华天风说道：“用是仍然有用，可惜烧成了灰烬，药力已经大减了。云庄主，我恐怕要在宝庄借住三两个月才行。”云召听他语气，性命己是无妨，只需多些时日调治而已，当下大喜说道：“华老先生当代高贤，倘若不是遇上此事，我是请也请下来的，莫说三两个月，我巴不得你在此住上十年。”

华云碧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问道：“这药如何用法？”华天风要过纸笔，另外开了几味药，说道，“将这几味药研碎与这些灰烬搅匀，用三碗水煎成一碗，便可服了。”云召一看，这几味药都甚普通，他的家里备有一些常用的药品，这几味药恰巧都有，当下立即吩咐管家到药库里去捡出来。

过了一会，云琼也发出了呻吟之声，开始醒来，他第一眼看见江海天，忽地“咦”了一声，手肘支床，似乎作势就要跳起来，江海天怔了一怔，正自莫名其妙，但云琼随即又躺下去，露出一点尴尬的神情，问道：“这位是谁？”云召道：“这位是金世遗大侠的衣钵传人——江海天江小侠，这位是华山医隐华老先生，他们两位乃是你的救命恩人，待你好了一些，我再和你细道其详。”

云琼低声说道：“惭愧，我刚才几乎认错了人。江小侠，请恕我不能起床道谢。”跟着对他父亲说道：“爹，伤害我和妹妹的那个小贼，身材与江小侠一般高矮，好在我还记得他的相貌，要不然真以为是他来了。”江海天这才省悟，原来是他刚才乍醒，把自己错看作是那“叶公子”了。

云召笑道：“那小贼已经来过了，我和江小侠还当真发生了一场误会呢。”云琼诧道：“他们身材相似，相貌却并不相同呀。”云召道：“那小贼是用上了易容丹，有心扮成江小侠的模样的。今晚发生的事情多着呢，待你养好了精神，我再一件一件和你说吧。”

不久，管家把药煎好端来，已是东方发白的时分。云召待华天风喝了药茶，笑道：“华姑娘、江小侠，累你们折腾了一夜，我这个做主人的真是过

意不去，现在可以请大家安歇了。”

华天风道：“且慢，待我再开两张药方，这一张是给令郎令媛服的，这一张是我自己用的。每天一剂，连服三天，然后再换。”云召将药方交给了管家，叫他看一看，哪一些是家里没有的赶快去买。

云召早已给他们准备好了房间，当下便要与宇文朗将华天风抬到客房去，华天风笑道：“待我走几步试试，叫碧儿扶着我便行。不敢劳烦云庄主了。”他走了几步，脚步虽然有点跄踉，但却是比刚才好得多了。

华云碧十分欢喜，扶着父亲，便随那管家下楼。云召给他们安排的客房便在这层楼下，并排的两间，华天风父女合住一间有套房的，江海天则住在邻房，这样的安排，楼上楼下，都好互相照应。

那管家走后，华天风笑道：“真是侥幸，送出了小还丹，却得来了解药，可见天无绝人之路，好心终有好报。只是大丈夫讲究恩怨分明，我这回却是糊里糊涂的受了人家的恩惠了。”原来这解药烧成了灰烬之后，功效恰好相当于两片小还丹，华天风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医治，但只因不知恩人是谁，故此耿耿于心。

江海天笑道：“碧妹，我说对了吧？我说那欧阳婉是送解药来的，你最初还不相信呢。”

华云碧冷冷说道：“你只说对了一半。”江海天道：“怎么只是对了一半？”华云碧道：“解药的确是解药了，但那送药的蒙面女子却未必就是欧阳婉！”江海天道：“那管家不也是说，这蒙面女子就是曾经来过这里的女贼吗？还不是欧阳婉？”华云碧道：“他只是说身材相似而已，而且冒充我的那个女贼到底是不是欧阳婉，也还未能确定呢。”

江海天笑道：“你忘记了你说过什么了，你不是自己也曾说过，那冒充你的女贼定是欧阳婉无疑吗？”华云碧嗔道：“总之，我绝不相信欧阳婉有这样好心！你也忘记了她曾诱你落网；忘记了她曾抢了我爹爹的药囊；忘记了你曾发过的誓么？”一连三个“忘记”，把江海天说得哑口无言，难以分辩。

华天风道：“不必争辩，事情总会水落石出。我只有两句话想劝告你们，碧儿，你不要把人看得永远不变，好的就永远是好，坏的就永远是坏；海儿，你也不要太过忠厚，毫无防人之心。好了，海儿，你输血过后，也应该歇息了。”他虽然也责备了女儿，但语气之中，显然也未相信那送药的女子便是欧阳婉。

从此之后，华云碧一直避免与江海天再提欧阳婉。过了几天，江海天的身体也渐渐复原，华天风和云家兄妹的病也日有起色。

这一日，江海天独自到花园散步，云家虽然不是豪富之家，但那花园也布置得颇为幽雅，花木竹石，假山荷池，经过了巧匠的安排，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这时正是莲花盛开的时节，江海天信步走到荷塘旁边，忽见荷塘边的假山前面，有个少女也正自独赏莲花。

那少女听得脚步声，回过头来，见是个陌生人，怔了一怔，江海天道：“云姑娘，你病好了？”那少女正是云壁，她“啊”了一声，问道：“是江小侠么？”江海天道：“侠字绝不敢当，我名叫海天，姑娘你别客气。”

云璧笑道：“不是我客气，是你大客气了。要是你还配不上一个侠字，那些江湖上的什么大侠小侠，可都要汗颜无地了。江相公，你为我一个不相干的人流了许多血，我实在过意不去。”

江海天道：“ 咱们都是武林的同道中人，患难相助，那是应该的。我义父托庇宇下，若然说到一个谢字，我就先该多谢你们。 ”

云璧道：“ 对了。我听父亲说你的义父华老先生也受了伤，我今日刚起床，还未曾去拜见过他呢。他的病体如何，还有一位华姑娘呢？你们是三个人一同来的，是么？ ”

江海天道：“ 我义父也好多了。他刚熟睡，华姑娘要看护他，所以我一个人到园子来。 ”

江海天不善辞令，对着一个初次相识的少女，不免有点儿腼腆，几句客气话说过，就感到无话可说。他目光一瞥，忽见云璧腰间所系的一方香罗汗帕，正是那日所见的绣有莲花的那条手帕。不觉多看了两眼。

云璧也感觉到了，面上一红，说道：“ 江相公，你欢喜这条手绢么？ ”江海天道：“ 手绢上绣的这朵莲花很好看。 ”云璧道：“ 你怎么知道？ ”江海天道：“ 那天我给姑娘治病，已见到了。 ”

云璧解下手帕，低头微笑道：“ 要是你欢喜的话，我照样绣一条给你。这条手绢不是我的东西，我不好送给你。 ”

原来云璧误会了江海天的意思，她情窦初开，平日读过一些弹辞小说之类的闲书，书中的才子佳人在后花园相会，总少不了要互赠“ 表记 ”，如汗巾荷包之类，她见江海天这样留意她的手帕，只以为江海天是要向她索赠“ 表记 ”，不觉心头鹿撞，忐忑不安，又惊又喜：江海天哪里知道她有这个心思，听得她这么说，冲口就叫出来道：“ 原来这条手帕不是你的么？ ”云璧诧道：“ 不错，是另一位姑娘送给我的。有什么不对吗？ ”江海天连忙问道：“ 那位姑娘是不是姓谷的，名叫谷中莲？ ”云璧道：“ 一点不错，你认得她？ ”江海天道：“ 我七岁的时候在邙山住过，现在已有相近十年未见过面了。 ”云璧抿嘴笑道：“ 原来你们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但心里却暗暗喜欢。

云璧心里暗自想道：“ 原来他们相识的时候，双方都还是未懂人事的孩子，何况现在又相隔多年，更不可能有什么男女私情了。 ”

江海天根本就没有留意她的神情，听说果然是谷中莲，就急忙问道：“ 你是几时见到她的，她将自己的汗巾送给你，你们的交情一定是很好了？ ”

云璧笑道：“ 她和我的交情确是不错，但她和我哥哥的交情更好，我得她送我这条手帕，其实是沾了我哥哥的光。 ”

江海天呆了一呆，强自笑道：“ 哦，原来这条手帕还有许多曲折？ ”云璧笑道：“ 这故事很有趣，你欢喜听，我就说给我听。 ”

云璧将手帕绕着指头，缓缓说道：“ 两个月前，邙山派的掌门谷女侠和她的女儿路过此地，在舍下住了几天。那几天我的哥哥失魂落魄似的，老是跟着谷姑娘，几天的功夫，他们的交情就打得热呼呼的，简直像是老朋友了。”

云璧是有意夸张，江海天听了，却满不是味儿，他定了定神，问道：“ 谷女侠要到什么地方去，你可知道吗？谷女侠是家师的好朋友，我正想探听她的消息。 ”

云璧察觉他的神色有异，心里暗笑：“ 只怕你要探听谷中莲的消息吧？ ”不知怎的，也突然有了酸溜溜的感觉。但她也知道江海天的确是要去寻师觅父，因此随即又自想道：“ 或者他真的是为了师父，才渴欲知道谷女侠的行踪。哎，不管他是关心母亲也好，女儿也好，与我又有什么相干？ ”想至此处，脸上不觉飞起了一片红晕。

江海天哪里懂得女孩儿这样曲折复杂的心事，见她无端端的脸红起来，

还吃了一惊，说道：“ 云姑娘，你刚刚病好，不宜太过劳神，是不是你又发烧了？你倘若要歇息的话，这故事留待明天再讲也不迟。 ”

云璧“ 噗嗤 ”一笑，说道：“ 你义父医术通神，你却一点本领也没学到么？我好端端的你怎么说我发烧？我知道你急于想知道她们母女的消息，留待明天再说，你不怕今晚睡不着觉么？ ”江海天不好意思问她为什么脸红，他又留神看了一看，见云璧并没露出疲倦的神态，放下了心，暗自想道：“ 她说得不错，要是她现在不说，我今晚只怕真的难以安眠。 ”

只听得云璧继续说道：“ 谷女侠说她要到马萨儿盟去，据说那是在阿尔泰山山脚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谷女侠知道我爹爹曾到过阿尔泰山一带，所以来向他探听那个地方的情形，另外她又要打听一个人。 ”

江海天道：“ 她打听的是什么人？ ”江海天本以为谷之华定然是查访他师父的消息，哪知云璧答道：“ 她打听的人没有名字。 ”江海天诧道：“ 怎么没有名字？ ”

云璧道：“ 她要打听的是北方武林中新出道的本领最强的少年豪杰。她因为我爹爹熟悉北道上的各路英雄，是以特地来向我爹爹查访的。 ”江海天道：“ 那是谁呢？ ”云璧道：“ 我爹爹说了好几个黑白两道的后起之秀，她一听都不是。 ”江海天道：“ 她怎么知道不是？ ”云璧道：“ 她说她所要查访的人乃是个十六八岁武功极好的少年，我爹爹所说的那几个人，最年轻的也过二十岁了。 ”

江海天“ 哦 ”了一声，心中顿然明白。想道：“ 原来她是要查访莲妹的哥哥。只因她不愿泄漏莲妹的身世之谜，所以对云老英雄也未曾详言。 ”

云璧继续说道：“ 谷女侠和我爹爹每天都在谈论塞外各地的风俗民情，山川地理，以及武林中的人物情形。做小辈的不便去打扰他们，我的哥哥便乐得寸步不离的陪着那位谷姑娘。 ”

说到这里，云璧又笑了一笑，再往下说道：“ 那一天，他们也正是在这荷塘旁边，谷姑娘腰上也是系着这条手绢，我的哥哥也是像你这样，赞手绢上的莲花绣得好看…… ”她一连说了三个“ 也是 ”，这才蓦然想起这岂不是把江海天比作她的哥哥，而自己则是那位“ 谷姑娘 ”了？她脸上的红晕本来已经褪了。这时不觉又红到了耳根。

江海天心道：“ 女孩儿家真是动不动就害羞，她说的是她哥哥的事情，也会面红。哎呀，难道莲妹和她的哥哥还有不堪言说之事？ ”江海天哪里知道云璧不是为了她哥哥的私情，而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而面红。

云璧轻咳一声，掩饰了她的窘态，往下说道：“ 谷姑娘倒很大方，她把手绢拿了出来，说道：‘ 这是我自己绣的，还好看吗？ ’我的哥哥可好笑了，他的脸红得就像熟透了的柿子，期期艾艾他说道：‘ 好看，好看……好香，好香……比池子的莲花还好看，还要香…… ’ ”她学着她哥哥那日说话的神情和语调，江海天也不觉给她逗笑了。心里却又想道：“ 你只知道说你的哥哥，你的脸虽然还不似熟透的柿子，大约也差不多了。 ”

云璧笑了一会，继续说道：“ 那时恰好我也在场，我便说道：‘ 谷姑娘，我哥哥很欢喜你这条手绢，你就送给他吧。哥哥，我替你开口讨东西，你不会怪我多事吧？ ’我哥哥既不敢承认，又不敢否认，更窘了。谷姑娘笑了一笑，却拿出两方手帕来。 ”

江海天道：“ 你哥哥只要一条，她送了两条么？ ”云璧“ 噗嗤 ”一笑，说道：“ 送东西只是一种意思，你当是当真拿来用的，多多益善么？ ”江海

天道：“哦，我明白了，有一条是送给你的。”云璧笑道：“不错，你终于明白了。”

江海天心想：“这有什么难猜，既然不是两条都送与你的哥哥，那当然是每人一条了。女孩儿总是欢喜把小事都说得十分紧张，十分郑重。”其实江海天是到了此际，还未明白云璧所说的那个“意思”，因为他听得出神，一直把心思放在谷中莲上，是以根本就忘记了刚刚云璧说要送手帕给他的事了。

只听得云璧带笑说道：“她拿出两方手帕，便向我笑道：‘一方手帕，值得什么。既然你们欢喜，便请收下吧。’你说，我是不是沾了哥哥的光？”江海天傻里傻气地问道：“她是望着你笑吗？”话出了口，才忽地感到问得“愚蠢”，问得“无聊”。但不知怎的，他听说谷中莲是向着云璧笑，心中便似安慰了一些。

他的问话，逗得云璧又是“噗嗤”一笑，说道：“她向我笑，即是向我的哥哥笑。我只是陪衬的，因为有我在场，她不好太着痕迹，所以也送了一方给我。你想，她肯把汗巾送给一个男子，而这个男子，又并非是像你对我一样，有救命之恩的，这样的交情岂不是很不寻常了么？”

其实正是云璧自己不愿“太着痕迹”，话中有话，意思是说：“如果是我送给你，你就别要误会。”当然，就是这暗示的说话，也只是一种掩饰，也不能完全从正面解释，信以为真。但江海天连第一重意思也未懂得，更不要说第二重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事总是极为曲折，既怕她欢喜的人知道，但同时却又怕他不懂。这种矛盾的心情，只有过来人才会明白。

另一方面，同样的事实，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就拿谷中莲送手帕与云璧的哥哥来说，云璧就是以自己心意来代替谷中莲解释，说成是谷中莲欢喜她的哥哥，而她不过是沾了哥哥的光而已。但倘若从另一方面解释，也可说是云琼沾了他妹妹的光，谷中莲为了怕他难为情，所以兄妹都送，这样处理正显得落落大方。当然，到底是哪一种意思，只有谷中莲自己方能够回答。

江海天听了这段“故事”，惘惘然如有所失，哪还能够平静下来仔细推敲谷中莲的心意。云璧笑道：“你在想些什么，我说得这样清楚了，你还不明白么？——我是说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

江海天傻里傻气地点了点头，说道：“明白了，明白了，你的哥哥很好。”这两句话说得甚为突兀，乍听似是连不起来。原来江海天心里在想：“云琼出身名门，武功又强，人又英俊。倘若他与莲妹成为爱侣，那也很好呵！”

云璧笑得有如花枝乱颤，就在这时，忽听得她母亲叫道：“璧儿，你该回来吃药了。”

云夫人听得她女儿的笑声。走了过来，正自心想：“她和谁说得那么高兴？”一抬头，就看见了江海天，心中很是欢喜，说道：“哦，原来是江小侠伴着你。”

江海天见过了礼，说道：“云姑娘好得很快，伯母，你可以安心了。”云夫人眉开眼笑，说道：“这都是你的功劳。江小侠，请到屋子里说话吧。”江海天道：“不了，我已经耗了云姑娘许多时间，现在我也该回去看看义父了。”云夫人笑道：“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未能陪你玩，过两天璧儿好了，你叫她陪你到各处走走，不必客气。”

云璧母女走后，江海天怅怅惘惘，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似有点伤心，

哪还有心情赏玩园子里的风光。他惘惘然地走了一会，经过一片竹林，忽然又听得一阵阵的女孩子的笑声。

江海天本是无心偷听，但那女孩子的话声已钻进他的耳朵，只听得她格格笑道：“老夫人这主意妙得紧啊！倘若真能成事，岂不是双喜临门了么？”另一个女孩子接着笑道：“老夫人的算盘是打得不错，但依我看来，这两桩喜事，只怕只能成就一桩。”先头那女子说道：“哦，你是小姐的心腹婢女，莫非你已经知道了小姐的心意，小姐不愿嫁那姓江的么？”原来是两个丫鬟在背后偷偷谈论小姐和公子的婚事。江海天一听，正是说到他的身上，不觉停下了脚步，心道：“这话从哪儿说起？这姓江的或者是另有其人吧？”

云璧那个贴身婢女道：“小姐倒没有透露过她的心意，不过，依我看来，她是千肯万肯的了。成问题是咱们的少爷，他一定不会答应。”先头那丫鬟道：“为什么，那位华姑娘不也是才貌双全么？”

云璧那贴身婢女笑道：“你的耳朵太不灵了，你不知道少爷早已有了心上人么？就是上个月来的那位谷姑娘。我听得服侍少爷的杏丫头说，那位谷姑娘走后，他失魂落魄的好几天呢，常常一个人在荷池边发呆，不过少爷脸皮嫩，不敢对他父母讲。”先头那丫鬟道：“原来如此。但你又怎道小姐这门亲事准成？”云璧的贴身丫鬟道：“这个呀，有两个理由！”

江海天心道：“我倒要听听是什么理由？”只听得那丫鬟说道：“第一个理由，咱们的小姐和那位江小侠已是血肉相连，不嫁他还能嫁谁？”另一个丫鬟道：“哦，原来这样。我也曾听说那晚江小侠救小姐的命，乃是将他的血输到小姐身体内的，我从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当初还不相信呢。现在听你说来，竟是真的了。”

云璧那贴身婢女道：“就是因为小姐的身体里，有了一个男子的血液呀。听那些老妈妈说，古时候的大家闺秀，只要给陌生男人看了一眼，就非得嫁那男人不成。云家虽说是武林人物，对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臭规矩看得不重，但江小侠的鲜血和小姐的混成一片，这到底不比寻常，再嫁别的男人总似乎有点不妥，你说是吗？”江海天听了，心里暗暗叫苦，他当日一意救人，哪想得到别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心道：“但愿云家父女不是这样想才好。”

先头那丫鬟道：“第二个理由呢？”云璧那贴身婢女道：“第二个理由，是老爷和夫人也非常欢喜那姓江的，这两晚，我老是听得他们在向小姐夸说那位江小侠，说他是后辈中的第一人物，武功好到不得了，人物又好到不得了。听这口气，当然是想把他招作女婿了。”

那丫鬟笑道：“小姐不比少爷已有了心上人，这么说，这桩婚事是必然成功的了。”在她们的心目中，云家是武林数一数二的人家，只要女方肯了，男方就决无拒绝之理，因此她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江海天肯是不肯？

那丫鬟又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提亲？”云璧那贴身婢女道：“这个嘛，也有两个理由。”那丫鬟笑道：“你的两个理由又来了。”原来云璧那贴身婢女，问她什么事情，她部总要凑够“两个理由”的，这已经成为口头禅了。

云璧那贴身婢女笑道：“你听着，这两个理由可不是凑的。第一、因为那位华老先生尚未病好，老爷和夫人商议，一待病好就提。”那丫鬟道：“你听得他们这样商议的？”云璧那贴身婢女道：“就因为我无意问听得他们商议，所以后来夫人就叫我单独进去，吩咐我不许将消息过早泄漏，因为怕小

姐知道了，小姐也许就会害羞，不敢陪江相公玩耍了。我知道夫人的用心，夫人是想在提亲之前，他们便成为了一对好朋友。”

江海天听到这里，一切都已明白，悄悄便走。他心中七上八落，有点欢喜，也有点心烦。正是：

只因重义甘输血，不料情丝已暗牵。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烛影摇红腾杀气　刀光如雪闹华堂

一般来说，女孩子总是比男孩子较为早熟，所以同样年龄，华云碧与云璧已是情窦初开，而江海天却还未曾考虑过婚姻的问题，对男女之情，也还是半懂不懂，尽管他也会时常思念谷中莲，但那只是由于青悔竹马之交，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最多只能说是一种“ 朦胧的恋慕 ”而已。因此现在他听得那两个丫鬟私语，说是云召准备将他招为女婿，便不觉意乱心烦，暗自想道：“ 倘若待他真的向义父提起婚事，可叫我怎生回答？哎呀，那不是难为情死了？ ”

江海天一路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已回到自己的房间，听得邻房华天风父女的谈话声，便推门进去。

华云碧笑道：“ 海哥，你到哪儿去了，爹刚才正提起你呢！ ”江海天含糊应道：“ 我到园子里走了一趟，莲花已在盛开了。 ”

华天风道：“ 海儿，你全好了？你试练过功夫没有？ ”江海天道：“ 今早已练过一趟，大致恢复了。干爹，你呢？ ”华天风笑道：“ 我最少还得个多月，所以我才想和你商量。 ”

江海天正想问他商量何事，华云碧却笑道：“ 海哥，难为你刚刚痊愈，就有这么好兴致去赏莲花。 ”江海天面上一红，说道：“ 我不是有心赏莲，我是在想，…… ”华云碧有点诧异，凝望着他，说道：“ 咦，你可是有什么心事？ ”

江海天讷讷说道：“ 我见莲花盛开，想起时光过得真快，我没有计算日子，不知是什么时节了？ ”华云碧道：“ 还有三天就是七巧节，怎么啦？你可有点像是失魂落魄的样子。 ”

华天风笑道：“ 海儿，我已经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了。 ”江海天心头一跳，只听得华天风接着说道：“ 时间是过得快，现在离开中秋节只有一个月零十一天了，你可是记挂着金鹰宫之会么？ ”

江海天松了口气说道：“ 正是。我已代谷女侠接下了请帖，不能失信于人，总得如期赶至才好。可是干爹你…… ”华无风道：“ 我在这里有云庄主照料，你尽可放心，我刚才就是想起这件事情，所以要与你商量，既然你已经痊愈，你就早日去赶约吧，可惜我不能陪你了。我本来想叫碧儿和你一道走的—— ”

江海天忙道：“ 干爹，你在病中总得有个亲近的人随身照料，我不能陪伴于你，已是心有不安，又要碧妹离开，那是万万不可。 ”华天风本是试探江海天的意思，要知孤男寡女同行，总得有个名份，才不至落人闲话，因此倘若江海天愿意他女儿同往，就可以顺理成章提起婚事。……

他听得江海天如此回答，有点失望，但随即想道：“ 孩子还小着呢，过几年再说也不迟。 ”“ 他虽然不明我的心意，但总是力我着想。 ”如此一想，心中也自欣慰，便道：“ 碧儿也想到这层，她也抛不下我，只好让你一人上路了。但你毫无江湖经验，一路之上，须得事事当心方好。碧儿，你去请云庄主过来，他在塞外交游极广，我再面托他照料你。 ”

云召听得江海天要赴金鹰宫的中秋之会，颇为诧异，问道：“ 金鹰宫主人怎会知道你的？ ”经江海天说明之后，云召笑道：“ 原来你代谷女侠接的请帖，又曾向金鹰宫的仆人显过武功，这就对了。 ”原来云召也曾收到一份请帖，他是知道金鹰宫的请帖只发给成名英雄的，是以有此一问。

云召道：“ 谷女侠月前曾经过此地，在舍下住了几天。那时，她还未知有金鹰宫之会，更不知道会有请帖给她。好在她要去的地方，就是金鹰宫主人所在的马萨儿盟。你到那儿，说不定就会遇见她。 ”

云召又道 :“ 你有事在身，我不便拦阻，但明天就走，未免太匆促了吧？ ”江海天道：“ 我还想在经过念青唐古拉山的时候，前往冰宫，拜见唐经天夫妇，探问我父、师的消息。 ”云召沉吟半晌，说道：“ 好吧，那么明天我给你饯行。 ”

一宿无话，第二天喝过了云召的饯行酒，江海天先去向华天风父女告辞，华云碧送他到房门口，便即止步，说道：“ 海哥，恕我不远送你了。 ”江海天道：“ 你要照料爹爹，不用客气。 ”华云碧低声说道，“ 我是怕在人前哭了出来，叫人笑话。 ”

江海天这才注意到她双眼红润，眼泪已是该然欲滴。不禁大为感动，握住她的手道：“ 我过了中秋之会，就会回来看你的。但盼我能找着爹爹，我爹爹知道了咱们的事，他也一定很欢喜的。 ”江海天之意，是指他们结为兄妹之事，华云碧听了，却别有会心，脸儿一红，秋波一转，轻轻道了一声：“ 珍重 ”，就回头走进房间。

江海天再去向云召告辞，云召道：“ 我和璧儿送你一程。 ”江海天推辞不得，只好由他。

云召送他到了湖滨，江海天再一次请他留步，云召这才说道：“ 江小侠，你对我家大恩大德，老夫无以为谢，只有秀才人情纸半张，你收下吧。 ”江海天一看，原来是幅地图，地图上绘有前往马萨儿盟的详细道路，在图中还用蝇头小楷，写有一些名字。

云召道：“ 这些人都是我在这条路上的好朋友，你若有事，可以就近去找他们。 ”

云璧笑道：“ 爹爹昨晚一晚未睡，给你绘这地图。 ”江侮天好生过意不去，连忙道谢。

云召道：“ 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作为凭信。 ”说罢拿出一块五寸见方的小金牌，金牌上有巧手匠人雕刻的一只张牙舞爪、神态生动的狮子。云召缓缓说道：“ 这是我云家的金狮令，我的老朋友都认得的。以你的武功而论，本来足够闯荡江湖，但总是有备无患的好。你收下吧。 ”

原来云家乃是武林世家，威镇北方，云家庄主，实际就等于北方的武林盟主，这面金狮令是他祖传之物，不但他的老朋友认得，在武林中有点名望的人，差不多都认得的。

江海天接过了金狮令，再拜谢道：“ 承蒙庄主如此厚爱，晚辈感激不尽，赴会归来，便当缴令。 ”云召掀胡笑道：“ 很好，但愿你在会上大显声名，我在舍下伫候佳音。本来我也接了请帖的，会上若是有人问起我，你就给我代说一声。 ”

云召将诸事交代完毕，眼光一望，见他女儿还站着不动，便笑道：“ 璧儿，你有什么话要和江小侠说么？ ”

云璧杏脸飞霞，低声说道：“ 我哥哥有几句话要我和江小侠说。 ”云召笑道：“ 好吧，那你就代表你哥哥说吧。 ”负手徘徊，故意走过一边。云召以为他的女儿是找个借口，其实也只猜中了一半。

云璧上前，小声说道：“ 江相公，我哥哥知道你是谷姑娘的青梅竹马之交，非常高兴。他拜托你一件事情，要是你见着了谷姑娘，别忘了替他问候。

他本应亲自向你说的，但他害羞，终于还是要我代说。你说可笑吗？”

江海天听了，说不出是个什么味儿，心里想道：“云琼对莲妹的思慕，原来已是如此之深！”当下说道：“我知道了。我一定替你哥哥把话带到。只恐我口笨辞拙，表达不出你哥哥的心意。”

云璧秋波一转，略显忸怩之态，过了半晌，这才说道：“我也有一样东西给你，这是你昨日向我要的，我赶着给你绣好了。”江海天一怔，只见她把一条手帕递了过来，手帕上绣的那朵莲花，折在外面，果然和谷中莲的那一方一模一样。

其实江海天昨天并没有向她要过手帕，可是云璧已经这么说了，江海天总不能说：“你错了，我并没有向你要过。”只好将手帕收下，道了一声：“谢谢。”江海天收了手帕，不由得想起云璧昨日和他说的那些话来，这时，纵使他是木头人儿，也已懂得了云璧对他实是别有一番情意。

云璧嫣然一笑，道：“时候不早，你上路吧，恕我不远送了。爹，江相公走啦，你还有话要说么？”云召这才回过头来，笑道：“我正担心你不知要说到什么时候，误了江小侠的行程呢！好啦，话总是说不完的，留待江小侠回来再说吧！”云璧红着脸儿回到爹爹身边，父女俩遂与江海天挥手道别。

这两个月来，江海天先后结交了华家云家两位姑娘，每日里都有人作伴，而今又恢复了原来的情况，一剑单身，长途跋涉，不免颇有寂寞之感。他虽然未解男女之情，但一路上也常常会想起这两位姑娘，华云碧的聪明伶俐、宜喜宜嗔；云璧的英气娇姿，婀娜刚健，两皆兼有，这种种风情，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想起这两位姑娘对他的好处，不觉惘然怅然，忽生怪想：“为什么一男一女，总不能像两个男子一样的好下去，到了后来，总是似乎非做夫妻不行？倘若世间根本没有这种俗礼，甚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之类的臭规矩都扔到大海里去，不拘是男是女，大家只要心性相投，就聚在一起，也没有谁会想到夫妻上头，那么我和莲妹、华姑娘、云姑娘都一样的好，这岂不是大家都快快乐乐么？”

江海天一人独行，路上没有耽搁，脚程倒是快了许多。不过几天，就到了甘肃的天水县。终南山从陕西西部婉蜒而来，到了天水县乃是终点，结脉而为秦岭。江海天这几天所走的路程，都是终南山脉婉蜒经过的地方。但因江海天记得欧阳二娘说过她家住在终南山，故此江海天总是避免从终南山脚经过的，有时候，宁可绕一个弯儿。到了天水县，这才稍稍消减了紧张的情绪。

欧阳二娘是他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狠毒的女人，但他避道而行，与其说是为了怕欧阳二娘，毋宁说是他为了避免再见欧阳婉。他曾向华云碧发过誓，倘若再碰见欧阳婉，就要给华天风报仇的。

可是他又怀疑后来送解药给华天风的那个蒙面少女是欧阳婉，“她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哎，是好人也罢，坏人也罢，总是以不见为佳！我为她而惹来的麻烦，也已经够了。”“即使她是好人，但华家都对她的一家人恨之入骨，难道我还可以和她交朋友吗？”“倘若她是坏人，但她给我的解药总是真的，难道我当真要应允华姑娘将她杀掉？”他为了欧阳婉之事，左思右想，心乱如麻，因此结论只能是“总以不见为佳”了！但虽然如此，江海天却也无法将她忘怀，有时还会突然起了好奇之念：“不知欧阳婉现在如何了？倘若那解药真是她偷来的，她父母能容得她吗？”

这一日江海天正在路上胡思乱想，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江小侠，幸会，幸会！请稍留片刻如何？”

江海天愕然四顾，见是个武士装束的少年，正自觉得好生面熟，那少年笑道：“江小侠记不得了么？小弟于少鲲，是欧阳婉姑娘的师兄。当日承蒙赐助，感激不尽。”江海天“哦”了一声，还他一礼，问道：“原来乃是于兄，不知何故孤身到此？”

原来这个于少跟就是从前向江海天通风报讯的那个人。当时欧阳婉因为偷送解药给江海天的缘故，被她的师父阴圣姑捆缚起来，要施毒刑，江海天全靠他的报讯，赶到阴圣姑的秘窟，欧阳婉才得幸免于难。

这时，江海天突然与他道上相逢，心里不禁暗暗嘀咕，只听得于少鲲说道：“江兄有所不知，小弟就是为了那件事情，不敢再留在恶师门下，是以私逃出来。言之羞愧，想江兄不会看轻我吧？”

江海天点点头道：“于兄的作为并无可议之处，小弟焉敢看轻？师尊、师尊，师父固然应当尊敬，但也当分辨邪正，弃邪归正，纵然背叛师问，也是光明磊落。”

于少鲲双眉舒展，向江海天一揖说道：“到底江兄是个有见识的人，说论名言，令我顿开茅塞。实不相瞒，我虽然不是出身名门，但家父也是武林中的正派人物，只因我求艺心切，误入歧途，错拜恶师，悔之无及！如今跳了出来，也还是无颜见江湖豪杰。”

江海天道：“这又何必，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何况于兄虽投恶师，本身却未曾作恶。”

江海天敷衍了他几句，正想告辞上路，那于少鲲忽道：“令尊大名，是否一个‘南’字？”江海天怔了一怔，道：“不错，正是家父。”随即想道：“我爹爹交游广阔，他知我爹爹的名字，也不足为奇。”

哪知于少鲲接着便道：“如此说来，我与江兄益发不是外人了。家父名叫于大鹏，本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和令尊也是相熟的朋友，不知令尊可曾提过？”

江海天知道父亲有许多少林派的朋友，但这个于大鹏的名字，他已记不清楚父亲曾否说过了，但对方既然如此说，他只好“宁可信其有”，当下说道：“这么说，令尊乃是我的父执，请兄台代我问候。日后有缘，当再拜见。”

于少鲲立即说道：“江兄不是忙着赶路吧？我的家就在这附近，可容我略尽地主之谊么？”

江海天踌躇未答，于少鳃继续说道：“当日我逃回家中，曾将兄台相助之事，禀告家父。家父听了兄台的名字，便哈哈笑道：‘原来是我故人的儿子！’他说他和令尊将近二十年的交情，当真说得上是个肝胆相照的朋友，三年前令尊路过此地，也曾到过寒舍的，只可惜我那时不在家中。家父听我说起你的绝世武功，高兴得不得了，很想见你一面。想不到今日如此凑巧，竟在路上相逢，要是江兄过门不入，家父一定要怪我不会招呼客人了。”

江海天心中一动，他急于寻父，正苦无处打听父亲的消息，如今听说父亲曾到过于家，心眼儿便有点活动，想去问个究竟。

可是江海天到底不敢完全相信这于少鲲，他想起以往好几次轻信别人，以致上当的事，不禁又迟疑起来，他转了好几次念头，终于说道：“多谢于兄好意，但实不相瞒，我确是有事在身，急于赶路，请在令尊跟前，代为告罪，容我回程之日，再来拜谒吧！”

于少眼面色倏变，神色愕然，忽地仰天大笑道，“江小侠，你心里头的话我代你说出来吧：‘哼，哼，你姓于的是个来历不明的邪派中人，妄想高攀，也不照照镜子？我岂能与你这等人结交？’哈，哈，江小侠，你说得好听，归根结柢，原来还是看不起我！”笑声凄惨，令人听了无限难过。

江海天忙道：“于兄休要误会……”只听得那于少鲲已是愤然说道：“江小侠，我妄想高攀，确是自取其辱！但我敢向天发誓，倘若我对江兄有半点坏心，有如此指！”忽地拔出佩刀，“嗖”的一刀，将小指头削下，苦笑道：“江兄可以信得过我了吧？”

江海天大吃一惊，他是个心地善良，容易受人感动的人，见此情形，心中内疚，大感不安，连忙说道：“于兄言重了，何苦如此？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情！好吧，为了免得于兄误会，小弟现在就去拜见令尊，只是恐怕不能久留，先此说明，还请见谅。”

于少鲲这才换上笑容，说道：“既然江兄有事在身，我当然也不敢久留大驾。好在寒舍就在这村子里，最多不过耽搁大驾个把时辰。”

于是于少鲲在前引路，走了一个村庄，远远看见前面山脚下有个人家，门前悬着大红灯笼，鼓乐之声，随风飘来，似是在办喜事。有些似是贺客模样的人，正三三五五，络绎不绝的向那家人家走去。就在此时，于少鲲忽然停下了脚步！

于少鲲一拍脑袋，说道：“你看我好糊涂，竟忘了今日是张大叔嫁女了。”江海天愕然问道，“这和咱们有何相干？”于少鲲道：“仁兄有所不知，这张大叔是我爹爹的好朋友，他家今日招婿上门，我爹爹怎能不去喝他一杯喜酒？”江海天道：“那么我先到府上等候令尊吧。”于少鲲道：“这张大叔和我爹爹最是要好，只怕要等到所有的客人都散了，他才放我爹爹回家。”江海天踌躇道：“那么——”他本想趁此告辞，但又怕于少鲲误会是瞧他不起，一时没有了主意。

于少鲲忽道：“江兄，你吃过午饭没有？”江海天老实回答道：“我一早赶路，还未用过午饭。”于少鲲道：“那么，不如这样吧。这位张大叔是个豪爽好客的人，不如你我就去叨扰他一杯喜酒，也好让我爹爹见你一面，你喝完了就走，也花不了多少时候。”江海天道：“这怎么使得？一来非亲非故，二来我也没备贺礼。”于少眼笑道：“江湖人物，哪里拘论这些小节？我们这里的风俗，喜庆的日子，倘有外路的客人来到，那就叫做‘喜神临门’，主人家高兴还来不及呢。何况这主人家素来又很好客。至于说没备贺礼，我给你补办一份好了。”

江海天世故不深，听于少鲲说得也颇有道理，心里盘算道：“我既不想多耽搁一天，但又想知道我爹爹的消息，那么只好做个不速之客了。喝不喝喜酒倒无所谓，只要碰见那于大鹏，和他谈上几句便行。看来这姓于的甚为诚恳，不似有什么恶意。”当下说道：“既然如此，我听你的便是。只是最好不要惊动主人，免得许多客套。”

于少鲲道：“行！我也不想多耽搁你的时间，这样吧，进去后，我就和知客说一声，叫我爹爹出来招呼你好了。然后我去和那张大叔说你有事在身，不能久留。你愿意喝喜酒嘛就喝，不愿意就向主人道个喜便走也行。”

江海天道：“好，这样安排最好！”便跟于少鲲向那家人家走去，起初他还只道是个普通人家，哪知越行越近，只见那家人家倚山修建，崇楼高阁，屋宇连云，朱漆大门，门前还有两对高过人的石狮子，看这气派，哪里是个

普通人家？江海天不觉有些起疑，问道：“这家人家是做官的吗？”于少鲲道：“官倒不是，不过，他是我们县里的首富，所以住宅比做官的还讲究。”

说话之间，已到了门前，有知客出来迎接，那人似是与于少鲲甚熟，一见了他，便笑道：“小于，你来迟了，现在只能看新人拜堂行札啦！”笑得颇为古怪，神色也似不大自然！于少鲲涩声说道：“好，好得很，我正是要来看新人拜堂。”江海天暗暗纳罕，心里想道：“这于少鲲也怪，他来喝人家的喜酒，怎的脸上却不带半点笑容？说话的神气，就像人家欠了他的债似的！”

江海天虽然感到有点不对，但在这贺客盈门之际，却不方便问他。不知下觉间已随着人群拥了进去，只听得八音齐奏，鞭炮也噼噼啪啪的响了起来，江海天夹在人丛之中，身不由已的已进了礼堂，回头一望，不知什么时候，于少鲲已不在他的身旁了。

江海天怔了一怔，心道：“莫非他是去知会他的父亲，却怎的不向我先说一声？”目光四下搜索，这才发觉于少鲲已挤到前面去。

江海天年纪虽轻，但在武学上却是个大行家，就在他目光搜索于少鲲的时候，发现了另一件可疑之处，那满堂宾客，竟似人人都有武功底子，而且其中还颇有几个具有上乘内功的人物。江海天不由得心里想道：“这姓张的究竟是什么来历？于少鲲说他是个大富豪，却怎么他的亲友全都是武林人物？”

江海天正要挤上前去问于少鲲，忽听得人丛中有人嚷道：“新郎来了，快来看呀！哈，一表人材，长得倒真不错呢！”“岂只人材不错，你们知不知道，他的叔叔是当今武林第一高手？听说金世遗也打不过他呢？这新郎家学渊源，听说己尽得了他叔叔的真传了！”江海天大吃一惊，定循看时，只觉那新郎似曾相识，旁边有人说道：“瞧，那人就是新郎的叔叔了，今天是他代男方主婚。”

江海天这才记起，原来这个男方的主婚人就是曾经害过他师父的那个文岛主、文廷璧，而那个新郎则是他的侄儿文道庄，也就是八年之前替和珅押运珠宝的那个少年。他们叔侄二人到了中土之后，都投入天魔教下，江海天在徂徕山天魔教总堂的时候，曾见过他们叔侄二人的。只因当时江海天还只是个小孩子，且又事隔多年，所以一时想不起来。

江海天心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这两个魔头！这姓文的真会吹牛，竟敢说我的师父打不过他！”

旁边又有人议论道：“这么说来，女家要结这门亲事，大约还是为了他叔叔的缘故，有了这个强手，他们就可以对付任何仇家了！”

听客人们的窃窃私议，这女家分明是在武林中大有来头，决非普通人物。江海天正自思疑，只听得身旁又有一个客人笑道：“新郎纵然文武全才，但听说人品却不怎么好，还是个采花淫贼呢！”他的同伴连忙小声说道：“噤声，叫那姓文的听见，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个客人“哼”了一声，冷冷说道：“你怕什么？你不敢说，我偏要说。我说呀，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姓文的固然臭名昭彰，终南山的欧阳家在江湖上也不见得便是口碑载道！”这人和女家似乎颇有嫌隙，看来也似个正派中人，但虽然如此，他那几句冷言冷语，也还不敢大声。

江海天听了“终南山欧阳家”这六个字，却禁不住心头一震，“糟糕，原来那于少鲲是骗我来的！”但处此境地，他虽然心中有气，却已不能发作。

好在那文廷璧叔侄，似乎还未曾发现他。

江海天正在着急，忽听得耳朵边有一个极为熟悉的声音说道：“江贤侄，不要怕，我在这儿，待我偷了几件东西，咱们俩一道走！”江海天听得这个声音，当真是惊喜交集，险些儿叫出声来！

原来这正是他父亲的把兄——妙手神偷姬晓风的声音!只因他用的是‘天遁传音”之术，除了江海天外，其他的人都听不见。

江海天游目四顾，找不着姬晓风，却见那于少鲲差不多已挤到最前面的一排了。江海天心想：“姬伯伯定然是用上了易容术。哼，这姓于的坏蛋，他想害我，我岂能轻易饶他？”他使出天罗步法，在人丛中左穿右插，滑似游鱼，片刻之间，就到了于少鲲背后，心中拿定了主意，倘若那于少鲲出声揭发，他便要立即将他毙于掌下！

于少鲲回头一望，惨然一笑，小声说道：“江兄，待会儿，你就明白，我这次骗你是事非得已，请你相信，无论如何，帮忙我这一次。”江海天心想：“你这坏蛋，还想我帮忙你？”

这时八音齐奏，闹得正欢，于少鲲凑在江海天的耳旁边说话，别人也没注意他们。江海天却注意了于少鲲的面色，只见他愁容满面，如有重忧，但却并不是惊慌，那几句话也说得诚挚之极。江海天心头一动，蓦然想起，当日于少鲲要他去救欧阳婉，向他报告欧阳婉将受毒刑的时候，脸上也出现过这样的神情。

就在这时，乐声一止，贺客纷纷嚷道：“看呀，新娘子来了！”

江海天心弦颤战，眼面前但见花团锦簇，耳边厢只听得环佩叮咚，一群丫鬟，俨如“众星捧月”一般，已把那新娘子“捧”了出来，扶着那新娘子的正是欧阳二娘！跟在后面的则是欧阳二娘的丈夫——欧阳仲和，他扶着拐杖，一跛一拐的，脸色枯黄，看来似是大病过后，尚未复原。

新娘子依照习俗，用红罗帕蒙过了头面，要待吃过了“交杯酒”，才能让新郎挑开。江海天虽然看不见新娘的面容，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新娘子是欧阳婉，那是绝无可疑的了！

尽管他与欧阳婉之间有许多恩恩怨怨，直到如今，是敌是友，也尚未分明；但他眼看着欧阳婉就要和文道庄拜堂成亲，却禁不住一片惘然，十分惋惜，心中暗想：“这文道庄是个奸邪淫恶的小魔头，欧阳婉嫁给他，当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欧阳仲和虽然犹带病容，但却是喜气洋洋，他与文廷璧互相贺喜之后，随着向一个老头子问道：“大哥，三弟还未回来吗？”原来欧阳仲和兄弟三人，他居当中，这老头子是老大欧阳伯和，还有一个弟弟是欧阳季和。刚才在欧阳仲和未出来之前，就是他的哥哥欧阳伯和代表女家招呼宾客的。

欧阳伯和道：“不必等他了，吉时已到，先行礼吧！”于是新郎新娘并肩而立，面朝着女家的祖先牌位，赞礼的开始唱道：“新人上堂，喜气洋祥，百年好合，五世其昌，奏乐。叩首忽听得“乓”的一声，宾客们还以为是鞭炮声响，哪知却是一团火光，突然间在新郎的背上爆炸开来！文道庄大叫一声，双臂一甩，那件崭新的长袍片片碎裂，就在这时，文廷璧与欧阳伯和不约而同一齐出手，文廷璧长袖一挥，将那团火光卷了过来，登时熄灭，他衣袖一抖，只见无数梅花针散了满地！欧阳伯和双指一弹，贺客中登时有个人大叫一声，仆倒地上。

欧阳二娘喝道：“于少鲲，你好大的胆子！”原来这个向新郎偷袭的人，

正是与江海天同来的那个于少鲲，只见他一个鲤鱼打挺，翻了起来，尖声叫道：“江少侠，我求你的就是这件事，我宁愿她嫁给你，你赶快带她走吧！”欧阳二娘飞扑过来，可是她还未曾抓着于少鲲，于少眼己拔出一柄匕首，“卜”的”声，插进自己的胸膛了！正是：

喜席未开红烛灭，不辞一死为殉情。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痴情未吐身先死　孽债难偿烛已灰

原来这于少鲲与欧阳婉同学三年，对她早已是私心恋慕。只因欧阳婉的武功既比他强，门第又比他高，他自惭形秽，这份爱意，就始终不敢表露出来。但也正是因此，爱慕日深，感情无从宣泄，便到了如痴如狂，难以自制的程度。

他知道欧阳婉的父母将她许配给文道庄之后，满怀悲愤，决意以死来阻挠她的婚事。因此预先准备了歹毒的暗器，才来赴宴，准备在暗杀了新郎之后，便即自尽。今日的一切，可说全都是按照他的计划而行。

无巧不巧，他在赴宴的途中，遇到了江海天，他是深知文家叔侄的厉害的，正恐暗杀不成，自身死了也阻挠不了婚事，难得遇见江海天，于是遂编了一套谎言，骗得江海天与他同行，把江海天卷入了这场纠纷之中。不过，他虽然是用了诡计，但却的确是为了爱他师妹的缘故，他也的确是宁愿欧阳婉嫁给江海天，而不愿她嫁给文道庄的。

书接前文，且说在这红烛高烧，新人拜堂之际，突然发生了这件意外，满堂宾客禁不住哗然惊呼，秩序登时大乱！

江海天正在发呆，欧阳二娘已经发觉，气得七窍生烟。一声喝道：“好呀，原来是你小贼前来捣鬼！”

江海天忙道：“这不关我的事，我是直到现在才知道是你出嫁女儿的。不过，于少鲲说得也有道理，这姓文的确实不是好人，你女儿不嫁他也罢！”

说时迟，那时快，欧阳二娘已振臂扑来，怒声骂道：“不嫁给他嫁给你么？胡说八道，看我先把你的嘴撕了！”

新娘子尖叫一声，推开丫鬟，往后堂便跑。文道庄跌倒地上，这时才爬起来，眼看好好一场婚事，给搅得一塌糊涂，也气得大骂，可是他才骂得两声，一口鲜血又喷了出来，登时晕了过去。原来他在拜堂行礼，毫无防备之际，中了于少鲲的歹毒暗器，虽得叔父及时相救，未至身死当场，但也受伤不少。

江海天叫道：“你别误会，我对你女儿并无别的念头，我……”话犹未了，欧阳二娘已是十指如钩，向他猛扑，江海天认得这是“蜈蚣剪”的恶毒手法，倘若内功稍弱，给她抓中，便难免开膛破腹之灾。心中也不禁暗暗生气。

礼堂上到处是人，根本就没有回旋之地，江海天一咬牙根，心中想道：“你既然定要把我置于死地，说不得我也只好得罪你了！”当下一个盘龙绕步，也立即反手向欧阳二娘抓去！

近身搏斗，倘若功力相差不远，讲究的便是身手矫捷，招数奇幻。欧阳二娘挟数十年功力，本来不至于输给江海天，但是江海天通晓正邪各派的家数，欧阳二娘一出手，他便知道对方将要如何攻击，甚至后着演变如何，也早已了然于胸。这一点，欧阳二娘就差得远了。

江海天脚踏九宫八卦方位，用的是天罗步法，双掌使的，则是“阴阳抓”的功夫。天罗步法，地方越窄，越见神妙；“阴阳抓”则是乔北溟秘笈中的一门绝学，双掌一阴一阳，虚实相生，变化莫测，而且双手一抓，立即便有刚柔两股力道，互相激荡，互相牵引，这种神妙的功夫，欧阳二娘更是连见也没有见过！

欧阳二娘出手在前，眼看这一抓对方决难躲避，哪知一抓之下，竟然连

江海天的衣角也没沾着，正自心中一凛，江海天已反手抓来！

欧阳二娘被江海天的掌力牵引，重心不稳，身向前倾，欧阳二娘情知不妙，急忙滴溜溜一个转身，但已经迟了！只听得“嗤”的一声，江海天双手抓下，把她新做的一件大红裙子，撕成两片！

这件裙子，是她为了新任丈母娘而做的，不料交手一招，就给江海天撕破，幸亏里面还有衬衫衬裙，但亦已经狼狈不堪了！

欧阳二娘虽是老面皮，也禁不住面红耳赤，她是个新丈母娘，在满堂宾客，众目睽睽之下，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方好！哪里还敢再打，急忙冲进后堂，到了后堂，才敢骂出声来。

其实江海天并不是有心撕破她的裙子的，只因欧阳二娘那一转身，恰好碰上，收手已来不及。江海天好生后悔，正自想道：“糟糕，我怎么会撕破她的裙子的？当着这么多人，别人一定以为我是个轻薄少年了。”

忽听得文廷璧的声音说道：“亲家母不必生气，待我来擒这小贼！”声到人到，轻飘飘的向江海天虚拍一掌。

这一掌表面看来，轻轻无力，其实却是用上了“三象归元”——神、气、形三者合一的最上乘内功，潜力从四面八方压来，有如暗流汹涌！

在江海天与欧阳二娘搏斗的时候，他们旁边的宾客毕竟年纪还轻，比起文廷璧来，总是要稍逊一筹。

文廷璧根本不理那些跌翻了的贺客，左掌未收，右掌又接着拍出，这一掌拍出，他已是与江海天面对着面，距离不到咫尺之地了。

江海天在他掌力笼罩之下，天罗步法亦难闪避，退无可退，只有奋起全力与他硬拼一掌！

只听得“蓬”的一声，江海天连晃几晃，登时额角上冒出一颗颗黄豆般粗大的汗珠，而文廷璧却还是神色自如！

说时迟，那时快，文廷璧跨前一步，已是欺到了江海天身前，哈哈笑道，“金世遗教出来的徒弟，原来也不过如此这般！我看你能接我几掌？”第三次发掌，双掌齐出，力道比前强了一倍！

江海天心道：“我败了不打紧，可不能让师父给人看轻！”此念一生，登时横起心肠，蓦地一咬舌尖，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大喝道：“你是我师父手下败将，我还怕你不成！”也是双掌并出，与文廷璧迎个正着，这回四掌相交，却是毫无声响。文廷璧只觉对方的内力，突然大得出奇，手掌竟然给对方胶着，不能摆脱，不禁不住上身晃了一晃，头上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气来！

江海天咬破舌尖之时，文廷璧还以为他是支持不住，以致口吐鲜血，哪料转瞬之间，江海天的内力反而平添一倍，不但守稳了门户，且有余力还击过来，饶是文廷璧在武学上有深湛的研究，这时也给他弄得惊疑不定，震骇莫名。

文廷璧哪会知道，江海天用的是乔北溟秘笈中一种最古怪的功夫，名为“天匿解体大法”，在自残身体的任何一部份之后，内力可以陡增一倍以上。当年，厉胜男在天山南高峰与唐晓澜比拼内功，就曾经用过这种邪法，反败为胜，几乎要了唐晓澜的性命。但“天魔解体大法”最为耗损元气，所以金世遗在传授这种功夫的时候，也曾经向江海天再三告诫，要他非在万不得已之时，决不可以轻用，如今江海天是因为文廷璧辱及他的师父，一怒之下，才不顾后果，决意与敌人两败俱伤的。

文廷璧虽然口出大言，似乎把金世遗都不放在眼内，其实，在江海天接

了他开头的连环二掌之后，他已是忌惮到极，他心里真正想的是：“金世遗的武学造诣真是深不可测，教出来的徒弟，不过十七八岁，也居然接得住我三象归元的绝顶内功，倘若再过几年，那还了得？今日如不把他除去，他们两师徒联手，金世遗更是如虎添翼了！”正是由于这一念头，他决心要把江海天毙于掌下！

哪知江海天不惜耗损元气，竟把“天魔解体大法”施展出来，文廷璧的功力虽然比江海天深厚得多，但也未能比他高出一倍，因此四掌相交之后，江海天反而占了上风，迫得文廷璧冷汗直流，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攻之力。

文廷璧心头大震，暗自想道：“莫非这小子刚才是故意示弱，诱我上当的么？”要知比拼内功，非同小可，力强则胜，力弱必败，决难侥幸。如今文廷璧的双掌已被胶着，内力正自源源泄出，倘若摆脱不开，再过一炷香的时刻，势必两人皆受重伤。

文廷璧究竟是个深通武学、老练非凡的人物，觉出不妙，立即强慑心神，镇定下来，细察对方的虚实。过了片刻，只觉对方的内力源源攻来，虽然雄厚非常，但却并非始终如一，亦即“节奏”并不平匀，忽强忽弱，就如潮水一般，一阵浪头过后，潮水就要退下去，然后再涌上来。原来这是因为江海天火候未到，他的内力突然间增强了一倍，急切间就不能随心运用，指挥如意，只好让那股骤然增强的内力，胡乱向敌人冲击。

文廷璧察觉到了这一点，立即将内力凝聚中指指尖，趁着对方“退潮”的时候，蓦地一弹，这一着暗合兵法上“避其朝锐，击其暮归”的道理，登时把江海天的内力化解，双掌从容的撤了回来。

也幸亏文廷璧见机得早，否则他固然难免重伤，江海天元气消耗过甚，只怕最少也得大病一场。

江海天的手少阳经脉被对方的阴劲一冲，身躯一震，不由自己退了三步，血脉未舒，内力的通路受阻，不能宣泄，登时血脉偾张，双眼火红。

文廷璧惊疑不定，哪敢再鲁莽进击？只好暗加戒备，凝神注意对方的变化，双方就似斗鸡一般，你盯着我，我盯着你，谁都不敢轻动。

忽地从贺客中间冲出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和尚，提着一根水磨禅杖，大声喝道：“姓文的，我是给欧阳二哥的面子，才来喝这一杯喜酒，你胆敢欺负我的徒儿？”手起杖落，“呼”的一声，就向文廷璧的背心击下。

原来这个胖和尚，就是刚才被文廷璧掌力震翻，跌得头破血流的那个小和尚的师父，他是雁荡山龙湫寺的方丈龙隐大师，一身横练的外家功夫已到了骈指可洞牛腹、横掌可毙虎豹的地步。他虽是个出家人，脾气却甚为暴躁，这次他带了徒弟，老远的到终南山欧阳家来作贺客，不料在满堂宾客之前，他的徒弟竟然突遭横祸，被文廷璧的掌力震翻，他自觉颜面无光，一时间浊气上涌，不顾一切，就要出来与文廷璧拼命。

以他的外家功夫，这一杖打下，就是一块大石头，也要被他打成粉碎。可是文廷璧却恍如不闻不见，根本就不理睬他。

只听得“蓬”的一声，这一杖已经打个正着，可是被打翻的不是文廷璧，反而是龙隐大师给震得抛了起来。

欧阳伯和连忙跑来，叫道：“龙隐大师，请看在我的面上，将这场过节揭开了吧！”他双臂一伸，将龙隐大师接着。幸亏有他这么一接，把龙隐大师身上的反弹之力移转到自己身上，龙隐大师才免于栽更大的筋斗。

原来文廷璧正在凝神运气，准备以最上乘的“三象归元”的内功，与江

海天相抗，龙隐大师的外家功力虽是不凡，却怎及得上文廷璧这奥妙神奇的内功，他拾起禅杖一看，只见那碗般粗大的禅杖，也已两端翘起，中间弯曲了！

龙隐大师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才知道以自己这点能为，绝对不是人家的对手！怒火虽还未熄，却己做声不得。

欧阳伯和道：“文先生误伤令徒，实非有意，请大师大度包涵，事情过后，老夫与文先生当再来向大师谢罪。”又唤了两个门人过来，吩咐他们道：“你们陪大师进后厅歇息，用上好的金创药替小师父治伤。”龙隐大师大袖一挥，叫道：“罢了，罢了，这都怪我们师徒俩本事不济，以致出乖露丑！金创药我还备有，不劳赐惠了。湛空，咱们回山去吧！”怒气冲冲，携了徒弟，便走出门。

欧阳伯和正要劝阻，忽听得文廷璧一声大叫，几乎与此同时，一股炙热的劲风，也突然向他袭来！

原来江海天因为内力平添一倍之后，通路突然被阻，这情形就像洪水涨了，势必要突围而出一般。江海天好不容易以正宗内功中“导气运行”之法，将内家真气也导到了指尖，一时收束不住，只好任凭它从中指端的“中陵穴”射出。

再说到文廷璧。文廷璧因为未明对方虚实，一直在蓄气运劲，不敢首先发难。他挨了龙隐大师一杖，虽未受伤，但在运气反震之时，元气也自不无损耗。就在这时，江海天那一股无形罡气，突然向他射来，其利如刀，其热如火，文廷璧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闪避，只听得“嗤”之声响，他的长袍已穿了几个小洞，他的内力已到了“三象归元”的境界，江海天又未能随心所欲，驾驭这股突然射出来的罡气，用以伤人，故此文廷璧幸未受伤，不过肌肤被这股罡气烫过，也似受过了火烙一般，不由得失声呼叫！

欧阳伯和侧身一闪，随着一掌拍出，他与江海天的距离比文廷璧远得多，这股无人驾驭的罡气射了到来，威力已减，但欧阳伯和应付得宜，他的门下弟子却抵挡不住，有个门人，正巧给那股罡气碰上，登时大叫一声，就像被利刀突然割了几刀，好几处皮破血流，衣裳都染红了。

欧阳伯和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起初以为由文廷璧出手来对付这个小子，还不是手到擒来，渐渐发觉不对，如今他弟子受伤，又听得文廷璧的叫喊，只以为连文廷璧也受了伤，当然更为震骇。本来按照他和文廷璧的身份，绝无两人联手，去欺负一个小辈的道理，但到了此时，他已是元暇再顾身份，当下大喝一声，立即施展霹雳掌与雷神指的功夫，抢进了文、江二人的中间，向江海天便展开了攻击！

江海天以前曾在欧阳仲和手底下吃过亏，识得这两种功夫的霸道：心想这老头子是欧阳仲和的哥哥，想必更为厉害，当下不敢怠慢，反手一点，也施展出了深奥的佛门武学——一指禅功。

只听得“噼啪”一声，两股气流在空中冲击，就似一件物体爆炸开来似的，但却只是听之有声，视之无形。这刹那间，欧阳伯和只觉胸口一紧，似被突然加了一道铁箍，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退后一步，暗运玄功，消除身上所受的压力。

这刹那间，江海天也是心头一凛，暗叫“不妙”，原来他的内力已泄去了一小半，突然起了一阵轻微的晕眩之感，这在常人，也许不会予以重视，但江海天自己明白，这乃是元气大伤的征象！

但也幸而他的内力泄去了一小半，这时，由于他用“ 天魔解体大法 ” 所增强的内力，虽然仍比他原有的内力为强，却已可以勉强驾驭得住，当下立即以“ 导气归元 ” 的上乘心法，把真气收敛，同时，再向欧阳伯和还了一掌，这一掌是防备他乘虚攻击的。但由于内力已经削弱，两人对了这一记劈空掌，欧阳伯和虽然仍要略处下风，蹬蹬蹬的向后再退了三步，而江海天也禁不住晃了两晃！

文廷璧深通武学，眼力何等高明，到了这时，江海天不能随心所欲运用本身的真气伤人，以及内力渐渐减弱，这两种迹象他早已看了出来！

文廷璧精神一振，哈哈笑道：“ 欧阳亲翁，这小子已是外强中干，不足为虑了。你看出了么，他用的乃是旁门左道之术，其实，本身的功力，远远不如咱们！ ”

欧阳伯和半信半疑，但他不想在文廷璧跟前输了面子，也 哈哈笑道 ：“ 这小子怎会放在我的眼内。我刚才不过稍试他的本领罢了。 ”

江海天怒道：“ 好，你就试吧！ ” 蓦然使出天罗步法，欺到了欧阳伯和身前，劈胸便是一掌。江海天知道在两人之中，欧阳伯和较弱，他是想在“ 天魔解体大法 ” 的功效未曾消失之前，先把这较弱的一环突破！

哪知文廷璧早已窥伺在旁，他有意逞能，江海天身形一起，他也立即扑了过来，替欧阳伯和挡了一掌。这一掌，文廷璧虽然仍未能把江海天击倒，但却已是半斤八两，两不输亏。

欧阳伯和看出了便宜，大喝一声，跟着抢过去发了一记霹雳掌。江海天在与文廷璧硬拼了一掌之后，内力又消耗了一些，结果对付这个较弱的欧阳伯和，反而给他迫退了一步，欧阳伯和得意洋洋，大声喝道：“ 你这小子知道厉害了么？ ” 紧接着发出了雷神指，点江海天的脉门。

忽听得人声如沸：“ 捉贼，捉贼！ ”“ 救人，救人！ ” 欧阳伯和又惊又怒，心想：“ 什么人这样大胆，敢到我家来偷盗，放火？ ” 他给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分了心神，雷神指失了准头，给江海天避开了。

就在这时，只听得欧阳二娘一叠声的大呼小叫道 ：“ 快截着他，截着他！”“ 姬老贼，你好大的胆子！ ”

从后堂里旋风似的冲出了两个人，前面这人身法太快，连面貌也看不清楚，只隐约可以分辨得出是个男子；后面这人则是欧阳二娘，她已经换过了一套衣裳，想是太过匆忙，有几颗钮扣还未曾扣上。

欧阳二娘叫道：“ 仲和，他偷、偷…… ” 话犹未了，只听得“ 呼 ” 的一声，那个汉子已从欧阳仲和的身边掠过。

欧阳仲和怒道：“ 岂有此理，姬晓风，你敢趁我受伤，前来欺我？ ” 举起拐杖便打，他虽尚未复原，这一杖打下，却也劲风呼呼，刚猛之极。

姬晓风根本不知道他是受伤未愈，也并非有意来袭击他，他倏地就从杖底下钻过，忽然又身子向后倒退，把手一扬，喝道：“ 贼婆娘，接暗器！ ” 欧阳二娘的武功比姬晓风要稍胜一筹，但身法却远远不及他的灵敏快捷，姬晓风突然倒退，就似把一件东西送到她的面前似的。

欧阳二娘劲贯双掌，使劲一拍，只觉掌上油腻腻酌，原来不是什么暗器，而是半边油鸡。鸡汁溅得她满面都是，有好些肉屑骨碎，径沾到了她的唇边。

欧阳二娘想起姬晓风那副肮脏模样，几乎要呕出来。姬晓风哈哈大笑，早已跑开。只见他撕下一条鸡腿，送到口中，笑道：“ 我姑且充当你们欧阳家的祖宗，哈哈，这只鸡的味道还当真不错呢。 ” 原来他刚才掠过欧阳仲和

的身后，乃是去攫取供桌上的肥鸡的，因为他还未曾吃过中饭，正饿得发慌。

姬晓风笑道：“欧阳伯和，你敢不敢分享你祖宗的东西？分一条鸡腿给你！”

欧阳伯和焉能给他打中，双指一弹，把那条鸡腿弹开，可是如此一来，他第三次向江海天攻出的一指又落空了。

文廷璧喝道：“好个姬晓风，当初侥幸给你从徂徕山逃脱了性命，今日却又来送死么？”回身一指，“嗤”的一声，一阵劲风射出，使出了隔空点穴的绝世神功。

姬晓风识得厉害，身形一晃，闪过一边，饶他身法快捷，小腿也突然感到一阵酸麻。幸而未点正穴道。

姬晓风虽然武功较弱，但他以闪电般的身法，在瞬息之间，遍袭两大高手，却给了江海天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他方始腾得出手来，一声喝道：“岂有此理，你敢欺负我的姬伯伯，看剑！”宝剑倏地出鞘，化成了一道长虹，便向文廷璧拦腰斩去！

裁云宝剑，威力之强，天下无敌，饶是文廷璧技高胆大，也不禁心中一凛，急忙一个盘龙绕步，用足了十成功力，反掌一拍，掌力震荡，剑光流散，俨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落下来，欧阳伯和功力稍逊，他虽然也同时使出了霹雳掌的功夫，但只能把宝剑的落点震歪，剑光过处，却把他的头发削去了一绺！

江海天展开了大须弥剑法，方圆一丈之内，剑光缭绕，泼水不进，将姬晓风护在光幢之内。姬晚风哈哈笑道：“贤侄，多承相护，我送你好东西吃。”

江海天心想：“姬伯伯欢喜开玩笑的脾气，至老不改，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情吃东西？”于是说道：“我不饿，你自己吃吧！”姬晓风道：“不成，你岂不闻：‘长者赐，少者不敢辞’么？我叫你吃，你就非吃不可！”话声未了，他已把一样东西，送到了江海天的口边。

江海天只道是条鸡腿，却不料忽闻得一股清香，他强用“天魔解体大法”，接了文廷璧数掌，正自感到胸口胀闷，嗅到了这股清香，登时精神抖擞，胀闷之感顿消。

欧阳二娘叫道：“不好，他偷吃了咱们的千年灵芝了！”欧阳仲和大吼道：“岂有此理，你别的不偷，单单偷我的千年灵芝！”他行动不便，一怒之下，将拐杖掷出，这枝拐杖，是用极坚硬的橡木做的，但却怎禁得起宝剑的锋芒，只一削便削断了。欧阳仲和身体尚未复原，用力过度，失了平衡，反而“咕咚”的一声跌倒了。

姬晓风大笑道，“欧阳老二，原来你是有病在身，要这支灵芝治病么？恕我不知，将它偷了。不过，我看你的脸色也还不坏，你好好保重吧，千万别要再生气，纵无灵芝，我也敢担保你在今年内绝死不去的！哈，你年纪也不小了，怎的这样糊涂，颠三倒四的问我为什么偷你的灵芝？你不想想，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妙手神偷姬晓风下手？”

这支灵芝是欧阳仲和费尽心力来回来的，准备在病后服用， 早些恢复元气，却不料被姬晓风偷了，还嬉皮笑脸的调侃他，当真把他气得个七窍生烟！

欧阳家的门人子弟连忙将他扶起，欧阳二娘劝道：“仲和，你不用心焦，你文亲家在此，谅这两个小贼插翼难逃，你进去歇歇吧。”欧阳仲和眼光一瞥，见文廷壁正在东躲西闪，遥遥发掌，看来他对江海天这口宝剑相当忌惮，因此只是采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打法。

欧阳仲和“哼”了一声，迁怒到门人子弟身上，气狠狠地骂道：“你们都是死人，都是瞎了眼睛的，这么多人，却给贼人混了进来，偷了东西还不知道！”欧阳二娘皱起眉头，劝道：“仲和，今天是喜庆日子，别说触霉头的说话。”欧阳仲和骂道：“闹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可喜可庆？女婿伤了，女儿跑了，连我保命的灵芝也给人偷了，咱们欧阳家的面子都丢尽了，哼，哼，我看你这丈母娘怎样收场？”

本来是喜气洋洋的礼堂，的确已是闹得不成个模样，就在此时，只听得“呼”的一声，堂上那两支高烧的红烛已给掌风灭掉，接着“乓”的一声，那陈列着礼物的“喜桌”也给打翻，江海大的宝剑盘旋飞舞，剑光四射，四壁挂着的喜幛也都给割得破破烂烂。那满堂宾客，胆小的早已逃回家去，胆大的也不敢留在礼堂之中，当真是有如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闹得个“卷堂大散”！欧阳二娘怕丈大受到误伤，连忙叫门人弟子扶他进去，欧阳仲和兀是一路骂声不绝！

江海天将灵芝分为两段，他吃了半支，将另一半交还给姬晓风，说道：“这半支你留下吧，我无需这许多。”姬晓风笑道：“滋味还不错吧？”江海天道：“的确不错，多谢姬伯伯。”姬晓风笑道：“我这只肥鸡的味道也很不错，咱们都该多谢主人。”那只肥鸡已给他吃得干干净净，他双掌一抹，霍地用了一招“童子拜观音”的招式，就向欧阳伯和打去，欧阳伯和料不到他突然走出剑光圈子，向自己攻来，百忙中用了一个“大弯腰，斜插柳”的解数，一面闪避，一面还击，姬晓风一击不中，倏地又退回来。笑道：“多谢主人家的好东西，你不必还礼了。”把欧阳伯和气得半死。

欧阳二娘又是心痛，又是气怒，忽觉脚下有物件绊住，原来是新郎身上所披的那两条彩绸，新郎受了伤，彩绸也弃于地上了。

欧阳二娘拾起了这两条彩绸，双手一抖，左手的彩绸卷向姬晓风，右手的彩绸卷向江海天，姬晓风哈哈笑道：“喂，你看错人啦，我不是新郎，你别给我披红挂彩！”

姬晓风手舞足蹈，随着那条红绸，忽而凌空斜掠，忽而贴地盘旋，旁人看来，就似他是有意与欧阳二娘配合，同作红绸舞一般。欧阳二娘接连用了十几种不同的手法，都未能将他卷住。

江海天恃着有宝剑在手，红绸卷来，他挥剑便削，却不料那红绸轻飘飘的，毫不受力，蓦然间给她卷住，欧阳二娘厉声喝道：“撒手！”便要把江海天的宝剑卷去。

幸而江海天的“天魔解体大法”，功效尚未完全消失，内力上要胜过欧阳二娘，欧阳二娘一运劲，红绸受力，登时给宝剑削去了一片。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江海天宝剑被卷的那一刹那，文廷壁已是一掌劈来，江海天迫得再与他硬拼一掌，“蓬”的一声，江海天退后三步，文廷壁正待追上去再补一掌，江海天的宝剑已经摆脱了红绸的缠绕，一招“横云断峰”，挡住了文廷壁的去路。

欧阳二娘暗暗叫了一声“可惜”，但她试出了江海天的功力之后，也立即更换了对策，不急于卷走宝剑，却使出了以柔克刚的功夫。

原来欧阳二娘的功力虽然远远不及文廷壁，甚至比不上欧阳伯和，但她却最擅长于“卸力化劲”的功夫，江海天的宝剑一给红绸沾上，就每每给她带过一边，如此一来，宝剑的威力就打了折扣，大大有利于文廷壁与欧阳伯和的进攻。

不消多久，江海天给迫到了一隅，情形岌岌可危，文廷壁冷笑道：“好小子，还不眼输吗？除非地底有缝，你变了蚂蚁钻出去，否则是决难逃了。念在你与我们教主有段渊源，我给你指一条生路吧。你把宝剑抛下，作为赔偿我欧阳亲家的灵芝，然后负荆请罪，或者我可以给你说情。”

姬晓风正自苦思无计，听了这话，忽地灵机一触，叫道：“贤侄，有了！咱们入地无门，但却还上天有术！”

江海天也真机灵，立即听懂了姬晓风的意见，蓦地大喝一声，唰唰两剑，把文廷壁迫退了一步，文廷壁只道他是“困兽犹斗”，怕他拼命，当真还有几分顾忌，哪知江梅天却是以进为退的战术，就在文廷壁退步的这一刹那，他蓦地纵身跃起，一剑刺穿了屋顶，随着一掌将裂洞震开，屋瓦的碎裂声坠地声响成一片。

欧阳伯和叫道：“不好，这小贼要逃！”话声未了，江海天已钻了出去！欧阳二娘忙把红绸抛来，意欲把姬晓风拖下。

姬晓风身法快极，但那洞口只能通过一人，他跟在江海天的后面，身法多快，也总得让江海天先钻出去才行。

欧阳二娘的红绸挥舞，夭矫如龙，只听得“呼”的一声，姬晓风上半身钻出外面，一只脚却还未来得及拔出，脚踝刚好被红绸卷住了。

欧阳二娘大喜，正要使劲拖他，忽觉那条绸带突然变得如同冰棒，一股奇寒之气直刺她的掌心。欧阳二娘不由得大吃一惊，叫声：“不妙！”急急忙忙撒手。

姬晓风哈哈大笑道：“你把新郎的彩绸，送给我做缠脚布，我可不领你这个情。”转瞬之间，那笑声已似在围墙之外。

原来姬晓风的修罗阴煞功已练到了第七重境界，可以隔物传功，只因使用这种极厉害的邪派功夫，最为耗损内力，故此姬晓风不肯轻易使用。

欧阳二娘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文廷壁忽然将她的手掌一握，轻轻的搓了几搓，欧阳伯和叫道：“文亲家，你干什么？”欧阳二娘面红耳赤，方自一怔，忽觉一股热气从文廷壁的掌心发出，这才知道是文廷壁用本身的功力替她驱除寒气。欧阳二娘本身的功力不弱，姬晓风又只是“隔物传功”，因此她所受的阴寒之气还不算重，得了文廷壁之助，很快就恢复了原状。

欧阳伯和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只因文廷壁在江湖上声名狼藉，故此适才有点误会，到了这时，当然也已明白了文廷壁并非调戏他的弟妇，连忙与欧阳二娘向他道谢。

文廷壁道：“不能再耽搁了！赶快追吧！”欧阳伯和道：“姬晓风的轻功妙绝天下，只怕追不上了。”文廷壁笑道：“亲家不必担心，我担保你追得上！”欧阳伯和见他说得极有把握，半信半疑，只好与文廷壁一同追去。

且说姬晓风出了欧阳家，立即拔脚飞奔，江海天用尽全力，紧紧追随，最初总是落后数丈，渐渐就可以与他并肩而行。江海天还以为他是故意放慢脚步，后来听得他的呼吸之声似甚沉重，才发觉有点不对。

这时他们已逃进秦岭的丛林中，江海天道：“姬伯伯，谅他们迫不上了，咱们歇歇吧。”话犹未了，忽听得文廷壁的声音叫道：“姬晓风，你还跑得到哪里去？留着点气力吧，免得自讨苦吃了！哼，你还要跑，站住，站住！”

江海天给吓了一跳，游目四顾，却不见文廷壁的影子，姬晓风笑道：“他是用传音入密的功夫，意图将咱们骗出来的。别上他的当。”其实江海天也学过这门功夫，只因临敌的经验不足，一时慌张，就没有察觉出来。

姬晓风道：“听这声音，他最少离开咱们还有三里，贤侄，你意欲如何，是跟他们拼呢，还是再逃？”江海天道：“伯伯，你，你是不是受了伤了？”姬晓风道：“伤倒没有，只是被他那厮用隔空点穴的功夫整了一下，还未能腾出时间来运气行血……”

江海天吃了一惊道：“那你怎么刚才还用修罗阴煞功？内力岂非更损耗了？”姬晓风道：“要是再逃的话，我大约还可支持半个时辰，但终须给他们追上，我看不如拼了吧？”江海天道：“怎么拼法？”姬晓风道：“我再用修罗阴煞功，纵然伤不了文廷壁，最少也可以击毙欧阳二娘，就是那欧阳伯和，谅他也要受伤。这么样，你有宝剑，就不难打赢文廷壁了。”

江海天热泪盈眶，道：“伯伯，多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赞同。”他知道以姬晓风现在的情况，倘若再用修罗阴煞功，纵然伤得敌人，自己也决难活命。姬晓风不过是想牺牲自己来保全他而已。

姬晓风苦笑道：“难道咱们就束手待毙吗？”江海天沉吟道：“最好咱们能找个地方暂时躲避一下，只需半个时辰，咱们就可以各自运功，恢复精神了。”原来江海天虽然得那半根灵芝，元气不至于怎样受伤，但也还急需运功调治。

姬晓风道：“临急临忙，哪里找得这样的好地方？要是随便找一块岩石或树木掩蔽，那就要完全讲运气了，倘若给他们发现，危险更大。”

江海天也自彷徨无计，忽地他想起了云召给他的那张地图，在地图上的许多地方，云召都加有附注，写上他好朋友的名字，叫江海天在急难之时，可以找他们相助的。

江海天拿出地图一看，“咦”了一声，道：“果然有一个于大鹏，那于少鲲没有骗我！这于大鹏大约当真是他的父亲！”姬晓风道：“于大鹏是少林派的俗家高手，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提起他来，这是怎么回事？”江海天道：“这事我慢慢和你再说，咱们现在赶快找这于大鹏去，他就住在附近。”

姬晓风道：“哦，于大鹏就住在这山中吗？坐落何方？”江海天看了看地图，说道：“在神女峰鸣琴涧边。”姬晓风道：你怎知他肯收容咱们？”江海天道：“我有云召的金狮令。”姬晓风沉吟片刻，苦笑道：“好，事到临头，我也只好不顾这老面皮了。姑且去一试吧。”

江海天听他口气，似乎不大想见这于大鹏，但已无暇问他缘故。只见姬晓风身形一起，从丛林中穿过，手拨繁枝密叶，身形过处，树叶铺了一地。江海天忙用天遁传音之术叫道，“姬伯伯，你错了，不是这个方向！”

姬晓风倏地折回，低声笑道：“这秦岭我曾进出数次，了如指掌，不必看图，我就可以带你到鸣琴涧。我这是故布疑阵。文廷壁见了这满地落叶，一定以为咱们是匆匆忙忙，从这边逃走。”江海天这才恍然大悟，心想：“姬伯伯真不愧是个老江湖，机智精细，确非常人可及。我可得跟他好好的学。”

姬晓风道：“你提一口气，用踏雪无痕的轻功，尽量避免在地上留下足迹。”江海天紧紧相随，不到一炷香的时刻，便到了鸣琴涧边。

一条瀑布从悬崖上泻下，汇到涧中，其声叮哆果然甚似琴声。姬晓风游目四顾，却不见人家。江海天道：“对了，这悬崖上果然有五棵松树。”他们二人施展绝顶轻功，避过瀑布的正面，攀上悬崖，但那瀑布飞珠溅玉，仍然不免湿了衣裳。

姬晓风笑道：“找着了，吃点苦头，也还值得。”只见那五棵松树，交抱如盖，占地甚广，松荫之中，露出一角短墙，果然有个小户人家。江海天

道：“幸亏云庄主在地图上的附注说得明白，倘若不然，还当真难以发现呢。”姬晓风道：“咱们正要旁人难以发现。”当下，就向那家人家走去。

江海天心里正自思量，“要不要将他儿子的死讯告诉他呢？”姬晓风已走到门前，忽地皱了皱眉，低声说道：“里面有人。”江海天道：“什么人？”姬晓风道：“是个女子。于大鹏的老伴早已死了，我只知道他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这个女子不知是什么人？”姬晓风是天下第一神偷，耳力目力，都超过常人十倍，江海天在这方面远不如他，听不到里面的话语。心想：“管她是什么人，敲门再说。”

江海天敲了几下门，姬晓风又隐约听得里面有个苍老而又惊惶急速的声音说道：“快，快躲起来！”姬晓风大为奇怪，就在这时，那两扇门“呀”的一声开了。

屋子里出来一个老人，脸带惊惶之色，盯着江海天厉声喝道：“你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

姬晓风从老松树后蓦地现出身形，笑道：“老于，还认得我么？”

于大鹏又是一惊，大怒喝道：“好呀，姬晓风，原来是你！你害得我好苦，又想来偷东西了吗？”声出掌随，一出手便是少林寺的铁砂掌功夫，横掌如刀，便向姬晓风削下。

姬晓风焉能给他削着，滴溜溜一个转身，早避了开去，笑道：“老于，我这回不是来作贼的，你试想，我若要来偷你的东西，还会敲门吗？”

于大鹏一想果有道理，但他仍是不敢放松戒备，气呼呼的盯着姬晓风，姬晓风又笑道：“老于，你大约这几年没有回过少林寺，我借贵寺的那两本武功秘笈，早已归还给大悲禅师啦。金世遗大侠为了这事，还特地上贵寺为我说情，承蒙贵寺的老方丈痛掸上人亲口答允，说是原物既然得回，过去的事情就不必追究了。老于，你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怎么还把我当作仇人。”

原来当年姬晓风在少林寺偷书的时候，于大鹏也正在少林寺执役，少林规矩，俗家弟子艺成之后，还要轮流给本寺执役三年。当时他正是看守经堂的十二名弟子之一，为了失书之事，他还受过监寺的责罚，所以他一见姬晓风，便骂姬晓风害得他好苦。

于大鹏听了姬晓风的话，半信半疑，姬晓风笑道：“你不相信我，有一个人你总该相信吧？水云乡的云庄主云召是不是你的老朋友？”

于大鹏呆了一呆，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江海天上前施了一礼，说道：“这是云老英雄的金狮令，请于老伯验看，云老英雄请我持此信物来拜见老伯的。”

于大鹏大惊道：“你是什么人，云召他怎肯把金狮令交给你？”江海天道：“晚辈的姓名来历，听说令郎曾向老伯提过，我就是——”于大鹏更是吃惊，连忙说道：“哦，原来你就是江南之子，金世遗之徒，名叫江海天的那位少年英雄么？”江海天道：“不敢。”

于大鹏沉吟道：“可惜小儿不在……嗯，你说你就是江海天，有何证据？”

原来于大鹏还是不敢相信，他心里在想：“金狮令确是不假，但焉知这不是姬晓风偷来的呢？”

古时候又没有“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江海天给他一问，不觉呆若木鸡，心里在想：“这可难了，我怎么能证明我就是我自己？”

姬晓风忽地把江海天那把宝剑拔了出来，于大鹏大惊，连忙后退，只听得姬晓风笑道：“老于，当年嵩山千障坪之会，你也曾经在场，总该认得金

大侠这把宝剑吧？”信手一挥，如同切豆腐一般把一块大石从中剖开，然后说道：“你想，倘若他不是金大侠的衣钵传人，焉能得有这把裁云宝剑？”

于大鹏心想：“云召的金狮令，或者姬晓风还敢去偷；金世遗的宝剑，他决没有胆量窃取，而且，就算他吃了狮于的心，豹子的胆，金世遗是何等人物，也决不能容他得手！”

江海天这时也想起了一件“信物”，把云召所绘的那张地图取了出来，双手捧上，说道：“老伯请看这张地图，地图上云老英雄还亲笔写有老伯的名字。”

于大鹏认得云召的笔迹，金狮令加上地图再加上那柄宝剑，已足够证明了江海天的身份。

于大鹏再无半点疑心，歉然说道：“江小侠，请恕老夫适才无礼，只因，只因……”姬晓风笑道：“只因有我妙手神偷在旁，所以你见了金狮令也还不敢相信，是么？”

于大鹏给他说中，尴尬一笑，说道：“姬晓风，你今天是沾了江小侠的光，我现在也只能相信你了。请两位进去吧。”

姬晓风笑道：“好，现在咱们交上了朋友，你不必再提防我偷你的东西了。”

进了客厅，姬晓凤便道：“你不必和我客套，我只想借你一间静室一用。”于大鹏这时刚刚看出姬晓风的面色有点不对，是恶战过后内力亏损的迹象，不禁又是疑云大起，姬晓风道：“等会儿江小侠会对你说个明白的，我可迫不及待了。”

于大鹏道：“好，那么就请姬先生到我书房暂歇。喂，书房在这一边！”原来姬晓风在跟他走向书房的时候，却忽然向另一间厢房探头探脑的张望，给于大鹏发觉了。江海天不明其中缘故，心里暗暗埋怨，“姬伯伯好不正经，怎么到了人家家里，还是这么贼头贼脑的？要是这房内有人家的内眷，那才难为情呢。”他哪知道姬晓风已察觉这厢房里有人埋伏，从那个人的呼吸气息听来，还是一个内功颇有点根底的人，而且这个人也似乎怕给外人发现，所以极力把呼吸的气息减轻，倘若不是姬晓风的听觉异于常人，也决难察觉。正是：

急难相投须谨慎，谁知旧侣又相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痛失爱儿拼老命　惊看情侣斗亲娘

于大鹏心里七上八落，对姬晓风的行动甚是惊疑，暗自想道：“这厮是个鬼精灵，莫非他已瞧出破绽来了？”随即又想：“江海天是拿了云召的金狮令来见我的，想不至于对我不利。只是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他呢？”

于大鹏安顿了姬晓风之后，怀着满腹疑团，便问江海天道：“请问江小侠此来，端的是为了何事？姬先生又是何以要运功疗伤？”

江海天道：“云庄主给我金狮令的时候，曾对我言道，若有急难之时，可求老伯相助，是以我不辞冒昧，登门拜访。”

于大鹏吃了一惊，道：“你们碰到了什么事情？”

江海天道：“我曾碰到了令郎。”

于大鹏道：“哦，不错，小儿也曾说过此事。”

江海天道：“不是在玄阴谷的那一次，我是说今日的事情。”

于大鹏心头一震，忙道：“什么？你是今天碰见他的吗？在什么地方？”

江海天正自心想，要不要将他儿子的噩耗告诉他，左边厢房的房门忽地打开，一个少女飞奔出来，叫道：“江相公，当真是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江海天这一惊比于大鹏更甚，定了眼睛，吓得呆了，面前这个少女，不是别人，正是欧阳婉！这刹那间，江海天心乱如麻，不知所措。

欧阳婉“噗嗤”一笑，说道：“你的神气为什么这样难看？哦，是了，你一定是当我偷你义父的药囊，所以恨死我了。我现在不妨告诉你了，偷你义父药囊的，以及和叶公子到云家庄的那个人都不是我，那是我的姐姐。后来送解药的那个人才是我。”

江海天心里藏了许久的闷葫芦这才打破，但他惊疑的神情却还未能消除，不假思索便即冲口而出，问道：“好！这两件事我明白了。但我刚才所见的那新娘子也不是你吗？”

欧阳婉也怔了一怔，叫道：“什么，你已经到过我的家里了？”心里甜丝丝的，想道：“原来他的心上也有我在，竟然不怕我的爹娘，冒了危险到我家里去探访我。”

欧阳婉格格笑道：“那新娘子也是我的姐姐。我们姐妹俩本来长得很相似，新娘子又一定要用红罗帕蒙过头面，怪不得你认错了人！”

江海天道：“这，这可奇怪了！你，你师兄……”他所奇怪的是：既然欧阳婉逃到于家，却为何于少鲲还要去找那新郎的晦气，而且也把那新娘子当作了欧阳婉呢？

欧阳婉却误会了江海天的意思，截断他的话头，便即说道：“这有什么奇怪？我不愿嫁那姓文的，私逃出来，在附近又没有相熟的人家，算来算去，只有于师兄这儿，可以暂时避难的。我们都是江湖儿女，事急相投，难道还要讲究什么忌避不成？比如你们，你们和于老伯素不相识，不是也躲到这里来么？我到师兄家中暂时借住，又有什么不可以？”原来她是误会江海天吃醋，话似连珠，简直不容江海天有辩白的余地。

江海天涨红了脸，他素来拙于言辞，明知欧阳婉误会，却又不好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决不会妒忌你的师兄。”只好低下了头，听她诉说。

欧阳婉笑了一笑，继续说道：“在我的同门之中，只有于师兄是个正直的人，他也曾劝过我，说那姓文的不是好人，叫我不要嫁他的。其实，就算那姓文的十全十美，我也不会嫁他。什么缘故，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

江海天心头一跳，怕她再说下去，更为露骨，连忙问道：“你事先没有和师兄商量过吗？你今天见过了他没有？”

欧阳婉道：“我是昨晚才和姐姐想出这个办法的，由姐姐代嫁，我才敢私逃出来。哪有时间去见于师兄商量。”

江海天禁不住问道：“既然你们知道那姓文的不是好人，为何你姐姐又肯嫁他？”

欧阳婉叹了口气，说道：“我姐姐最近有件失意的事情，不便对你言说：总之她是伤心透了，她的脾气又与我大大不同，她一来为了我的缘故，二来在失意之余，也想随便嫁个人算了。我姐姐说：那姓文的虽然不是好人，武功却还当真不错，我也不是什么正派出身，我嫁了他，任他胡为，我只打算偷学他的家传武功，将来，将来也好出一口气。”说到这里，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又叹了口气。

江海天正想说于少鲲的事情，但又怕于大鹏难过，一时踌躇未决。欧阳婉又继续说道：“我只盼望躲过了今天，就没事了。偏偏于师兄又不在家，也不知他去了哪里，找不到人打听我家中的消息，江相公，你来得正好！”

于大鹏道：“对啦，你刚才说碰见小儿，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是在你到欧阳家之前还是之后？”这几个问题，他早已想问的了，只因被欧阳婉出来一打岔，现在方有机会提出来。

到了此时，江海天自是不得不说：“我和令郎乃是在道上相逢，正是他邀我去喝欧阳姑娘的喜酒的。”

欧阳婉双眉微蹙，“咦”了一声道：“于师兄曾向我郑重说过，说是假若我不依所劝，嫁那姓文的话，他是决不会来喝我的喜酒的。怎么他又来了？”同时也有点失望，“原来江海天并不是专诚来探访我，而是于少鲲邀他的。”

于大鹏也皱起眉头，说道：“他今早出门的时候，也没有说是去喝喜酒，哼，他真是胡闹，他出门没多久，欧阳姑娘就来了。”

当下，江海天将碰见于少鲲的情形，说了一遍，问道：“于老伯可曾真是见过家父吗？”

于大鹏摇了摇头，说道：“我真不明白，这畜生为何要对你编造谎言。不错，我和令尊是曾有过数面之缘，不过自从那次在于障坪之会分手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江海天道：“那么老伯丝毫不知道家父的消息吗？”

于大鹏想了一想，说谊：“我记起来了，去年有一个朋友从青海回来，说是曾在白教教王的鄂克沁宫见过令尊，那时令尊正在教王的宫中作客。我的朋友是给教王运药材的，够不上和令尊同席，当时也没有仔细打听，我所知道的消息就是这么多了。小儿曾听我说过这件事，因此他才知道我与令尊是熟识的。江小侠，后来怎么样？你们去喝喜酒，可有闹出事来？”

欧阳婉也焦急地望着江海天，于大鹏不明白，她却是猜到了几分，心想：“莫非于师兄已识得了我的心事，知道我是喜欢江相公，所以他才引他前往。”可怜欧阳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直到如今，她还没知道于少鲲对她的厚爱深情！但更可怜的还是于少鲲，他为心上人送了性命，心上人却不知道！

江海天心里暗暗叹气，他一直在踌躇，一直在拖延着不忍说出于少鲲的死讯的，这时已无法再隐瞒了，他讷讷说道：“我们到了欧阳姑娘家中，欧

阳姑娘，不，欧阳姑娘的姐姐正在和新郎拜堂，于大哥使出烈焰弹，将那新郎打得重伤了！”

于大鹏本来已是一直提心吊胆，这时更是大吃一惊，猛地跳起来道：“这畜生，这畜生果然闯出大祸来了，怪不得，怪不得他给我留下了这样的信！”

欧阳婉道：“哦，他留下了书信？说些什么？啊，怪不得我到来的时候，看见你愁眉不展，我还以为你讨厌我来呢。敢情、敢情……”

于大鹏道：“他留下一封信，叫我赶快离家，到京城去投靠镇远镖局。我莫名其妙，却原来他是早已准备好要去闯祸的了！”

江海天道：“镇远镖局？那不是铁鸳鸯韩氏夫妇开的吗？”于大鹏道：“不错，小儿在镇远镖局里当镖师，我和韩氏夫妇也是有几十年交情的。”原来他还未知道镇远镖局已经倒闭。

江海天到底年纪太轻，阅历无多，思虑不周，这时方始猛地想起：“于少鲲伤了欧阳家的新女婿，欧阳二娘怎会放过他的父亲，迟早必会来找于家的麻烦，不过，他现在急于追捕自己，一时无暇顾及而已。”

江海天想到此处，连忙说道：“那么，事不宜迟，咱们赶快逃吧！哎呀，不知道我的姬伯伯好了没有，待我去看看！”

于大鹏越发惊慌，连忙一把扯住他道：“江小侠，且慢，且慢，小儿闯了大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你，你赶快说呀！”

江海天满头大汗，讷讷说道：“后来，后来……哎呀，说来话长，还是先逃吧！”

于大鹏颤声道：“你只说一句，小儿到底是死是活？”江海天咬紧牙根，说道：“这个，这个——后来，后来——他是，他是——”“死了”这两个字正在舌尖打滚，还未曾说得出来，忽听得猎犬“汪汪”的狂吠声，接着便听得文廷壁的声音叫道：“姬晓风和那姓江的小贼难道就躲在这附近？咦，这附近没有什么可以藏身之处呀！”

原来欧阳伯和养有两头吐鲁蕃出产的异种猎犬，嗅觉极灵，他们是带了猎犬来追踪的，猎犬从姬、江二人一路上所留下的气味，追到了这里，因为受阻于瀑布，跳不上悬岩，所以狂吠。

欧阳二娘叫道，“呀，对了！这上面有个人家，正是于大鹏父子的所居！”文廷壁道：“哪个于大鹏？”欧阳二娘道：“就是刚才伤了令侄的那个小贼的父亲！哼，哼！不用问了，他们一定是和于家早有勾结了的，现在也一定是躲在于家！你们跟我来吧，我认得路！”于大鹏、江海天的听觉虽比不上姬晓风，但他们武功深湛，到底比常人灵得多，欧阳二娘与文廷壁在悬岩下的话语，一句一句，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于大鹏低声说道：“你们暂且躲避，待我应付，瞒得过去最好，倘若应付不了，江小侠你再出来。”

文廷壁他们来得快极，不过片刻，只听得“轰隆”一声，那两扇大门已经震塌。欧阳二娘一马当先，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冲着于大鹏便喝道：“你的儿子在我家胡闹，你知道了没有？”

欧阳伯和道：“二嫂且慢动手。老于，我和你相识多年，好歹也算个朋友，你儿子的事情，我且暂不追究，我先问你，有一个姬晓风你是认识的，还有一个姓江的小子，他们二人是不是藏在你家，快快交出来，或者我还可以饶恕你纵子行凶之罪！”

于大鹏双眼火红，涩声说道：“欧阳老大，我那不肖的儿子呢？请你放

他回来，我给你负荆赔罪。”

欧阳二娘冷笑道：“你的儿子闯下这等大祸，还想活着回来吗？”

于大鹏双眼翻白，蹦地跳了起来，大叫道：“是你杀了他吗？”欧阳二娘笑道：“是我杀的，又怎么样？”其实于少鲲乃是受伤之后，用匕首自杀的。不过，欧阳二娘恨极了于少鲲搅坏了她女儿的婚事，有意气气他的父亲。

于大鹏大吼一声，“好个泼妇，我与你拼了！”呼的一拳捣出，于大鹏是少林派的俗家高手，使出了少林神拳，虎虎生风。

欧阳二娘单掌一带，冷笑道：“不知死活的老匹夫，居然还想拼命呀？”欧阳二娘自以为本领要胜过于大鹏，所以并未将他 放在心上。哪知于大鹏豁出了性命，这一拳乃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欧阳二娘的“卸力化劲”功夫，却未能将他的拳势完全化解，被他猛力一冲，跌了个四脚朝天。

文廷壁皱眉道：“亲家，他发疯了，何必还和他讲什么交情，毙了他，咱们自己搜人！”

欧阳伯和比较厚道一些，不忍亲下杀手，点点头道：“好吧，那就请亲家成全了他吧！”

文廷壁施展了“三象归元”的上乘内功，一掌拍出，拳掌相交，只听得“蓬”的一声巨响，于大鹏立足不稳，在地上打了十几个盘旋，有如风中之烛，摇摇欲坠。不过，文廷壁这一掌也还未能立即要了他的性命。

欧阳二娘一跃而起，冷笑道：“老贼，看你还敢逞强？”她的本领究竟要比于大鹏胜过一筹，何况现在是乘危进袭，只听得“喀喇”一声轻响，欧阳二娘以闪电般的手法，登时把于大鹏的一条手臂，拗脱了臼。

眼看于大鹏就要性命不保，欧阳婉忽地一声尖叫，冲了出来，叫道：“娘，住手，否则我死在你的跟前！”只见她鬓云蓬乱，泪珠晶莹，手中拿着一把匕首，匕首正指着自己的胸膛。

七阴教和天魔教素有往来，叙起班辈，七阴教主阴圣姑还是天魔教主的长辈，当欧阳婉还在阴圣姑门下习技之时，有一次文廷壁叔侄奉了天魔教主之命，送礼给七阴教主阴圣姑，就在那次，他们认得了欧阳婉，所以后来文廷壁代侄儿向欧阳伯和求亲，虽然知道他还有个大女儿，但求的仍然是次女欧阳婉。在今日拜堂成亲的时候，欧阳二娘一直就在提心吊胆，怕他们叔侄看破的了。

文廷壁果然大为奇怪，“咦”了一声，睁大了眼睛，望着欧阳婉，又望望欧阳二娘。这刹那间，欧阳二娘尴尬之极，又是气恼，又是惊惶，又是怜惜，但她最疼爱这个小女儿，虽是气恼，也不由得不放开了于大鹏。

欧阳二娘骂道：“你这野丫头气死我了，快快放下刀子，过来见过文伯伯。”欧阳婉道：“你们都退出，我跟你回家，到了家中，任凭你们处置，在未回家之前，我这刀子是决不放下的！”

文廷璧冷冷说道：“亲家母，这事情怎么办？”欧阳二娘顿足道：“我只当当初没有生这个女儿，这女儿我不想要了，随便你怎么办吧！”这当然是气愤之言。文廷壁缓缓说道：“亲家母，你无须着急，女儿还是由你领回去，然后咱们再好好商量。不过，请你恕我要稍微无礼了！”

欧阳婉听他说到“无礼”二字，心头一震，匕首便向胸膛插下，但文廷壁的动作比她更快，只听得“嗤”的一声，欧阳婉的手腕突然似给针刺了一下，匕首“ 啷”落地，身子也立即不能动弹。原来是给文廷壁以“隔空点穴”的超卓神功封闭了穴道，那刀尖划过，虽然未有插进胸膛，也划破了少

许皮肉，已有鲜血沁出来。

欧阳二娘不由得失声骇叫，连忙抢上前去，将女儿抱住，待见女儿只是略受伤损，这才吁了口气。

江海天忽地一声大喝。也冲了出来，骂道：“你还配做她的母亲吗？”宝剑一挥，左臂从掌底穿出，就要来拉欧阳婉。

欧阳二娘忌惮他的宝剑，慌不迭的连忙撤手后退，欧阳伯和大怒道：“贼小子，你敢碰我的侄女儿！”

江海天的本意原是替欧阳婉解开穴道的，给欧阳伯和这么陡然一喝，又羞又怒，不觉迟疑了一下，说时迟，那时快，欧阳伯和已是一声大喝，霹雳掌与雷神指兼施，猛地向江海天攻到。

江海天横剑一封，大叫道：“于老伯快跑！”欧阳伯和一掌拍出，将江海天的剑点震歪，欧阳二娘也已解下腰带，当作软鞭来使，来卷江海天的宝剑。江海天一声大喝，抖起一朵剑花，使出了“追风剑法”的绝招，当真是有如追风逐电，在剑光闪烁之下，欧阳伯和与欧阳二娘都似乎觉得剑尖已刺到了面门，但听得“嘶”的一声轻响，欧阳二娘的那条绸带已短了半截，两人都忙不迭的后退。

文廷壁冷笑道：“好小子，你还敢逞强！”一个移形换位，猛然间便掠到了江海天的背后，向江海天的后心发掌偷袭。

要知江海天的武功虽强，但与欧阳伯和最多也不过半斤八两，加上了一个欧阳二娘，他已是应付不易，他之所以能够震慑敌人，有一大半还是靠宝剑的威力，对方虽然给他迫退，但身法步法，丝毫不乱，仍是蓄势待攻。故此江海天仍要加意提防。如今文廷壁突从背后攻来，江海天倘若转身应付，定然要给欧阳伯和乘机攻击。这形势当真是背腹受敌，危险非常。

这刹那间，江海天已是无暇思索，正要拼着受欧阳伯和的“雷神指”所伤，回身来挡文廷壁这一掌。忽听得于大鹏一声大吼：“你们杀了我的儿子，我也不想活了！”话声未了，就和身向文廷壁撞去。

文廷壁料不到他竟是这样蛮打，只好将攻向江海天那一掌撤回来护身，只听得“蓬”的一声，两人已经撞上，文廷壁这一掌运足了十成功力，掌心一按，“喀喇喇”一片声响，于大鹏的胸骨肋骨全都折断，可是文廷壁给他这么拼死一撞，也登时跌了个四脚朝天。

江海天回身一剑刺下，文廷壁在地上打了几个大翻，“轰隆”一声，竟把姬晓风所在的那间厢房的房门撞破，就在这时，江海天的后心也已给欧阳伯和一指戳中，只觉得一阵热辣辣的，背心似给烧红的铁棒烙过一般，幸而他穿有护身宝甲，不致重伤，但欧阳伯和的“雷神指”，隔了一层宝甲，仍有这么威力，也确是厉害非常了！

说时迟，那时快，欧阳伯和与他的弟妇左右夹攻，已迫得江海天不能再追击文廷壁，而要转过身来，再应付他们了。

于大鹏忽地嘶声叫道：“江小侠，请恕老朽无能相助了，请你，清你到少林寺报讯……”声音低沉嘶哑，说到最后“为我报仇”那四个字，已是含糊不清！江海夭把回眼一看，只见地上 一滩鲜血，于大鹏躺在血泊之中，已是寂然不动。

江海天哀叫道：“于老伯，于老伯，我连累你了！”他既为于大鹏之死而悲愤，又担心姬晓风遭受文廷壁的毒手，悲愤加上焦急，化成了一股力量，蓦地大吼一声，唰唰唰一连几剑，全都是豁出了性命的进手招数，当真是有

如疯虎一般！

欧阳二娘和大伯联手，本是稳占上风，但突然间给江海天疯狂攻击，两人联手，亦是抵挡不住，激战中欧阳二娘忽觉头皮一片沁凉，一缕青丝，已是随着剑光飞散！

欧阳婉被点了穴道，不能动弹，看见江海天和她的母亲如此舍死忘生的恶斗，心里义急又怕，喉头“咯咯”作响，只是叫不出来。

忽听得“轰隆”一声，姬晓风所在的那间厢房，墙壁忽然裂开了一个大洞，姬晓风从洞里钻出来，跟着文廷壁大呼小叫，也追了出来，只见姬晓风衣衫破烂，满身都是泥土，文廷壁则满头满面都是痰涎，两人均是狼狈不堪！

原来文廷壁滚进厢房的时候，正巧姬晓风刚做完吐纳功夫，精神已恢复了七八分，姬晓风何等机灵，趁着他未能即时爬起之际，立即展开游身八卦掌的功夫，向他攻击，同时一大口一大口的浓痰向他吐去。这是他跟金世遗学的，痰涎虽然不能伤害身有内功的人，但却可以激怒敌人，使他心浮气躁，而巨，倘若给痰涎吐中双目，也有可能令对方变成瞎子。

文廷壁被于大鹏临死前的一撞，跟着又给江海天追击，一时间尚未有功夫化解身上所受的劲道！这时他在地上连翻带滚，既要应付姬晓风的攻击，痰涎就躲避不开，偏偏姬晓风刚吃过大半只肥鸡，满肚油腻，痰涎特别之多，吐得他满头满面。

文廷壁也是个老好巨猾之人，心知姬晓风是想激怒他，趁机逃走，他忍着了气，一面堵着门口，用劈空掌来对付姬晓风，一面默运玄功，消解身上所受的劲道，没多久就给他恢复了原来的功力，爬了起来。但正巧在他爬起来大骂姬晓风的时候，又给姬晓风一口浓痰粘了他的胡须，要不是闭嘴得快，几乎就要吞了他的痰涎，文廷壁再也按捺不住，使出“三象归元”的绝顶神功，扑将过去，向姬晓风猛的便是一掌，但姬晓风的轻功出神入化，明明已给文廷壁迫到墙根，退无可退，但仍然给他侧身滑开，文廷壁这一掌未曾打中姬晓风，却把墙给震裂了。

且说江海天见姬晓风钻了出来，虽然狼狈不堪，却喜安然无恙，心上的一块石头才放下来。

文廷壁却不由得暗暗吃惊，他本以为欧阳伯和与欧阳二娘联手，纵使一时之间胜不了江海天，也决不至于落败，哪知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却是：欧阳伯和与他的弟妇竟给江海天迫得步步后退。文廷壁惊疑不定，心想：“莫非这小子当真有什么邪法？”

这时双方又再由分而合，姬晓风上前助江海天，文廷壁也来助欧阳伯和，姬晓风先到一步，双指一弹，一缕冷风向欧阳二娘后脑射去，欧阳二娘只道他又使出修罗阴煞功，慌忙闪避，江海天身形一晃，倏地便从缺口冲出，再次到了欧阳婉身旁。

江海天再不迟疑，立即便给欧阳婉解了穴道，也幸亏是江海天，才解得文廷壁的独门点穴手法。

江海天叫道：“欧阳姑娘，你快走吧！这样的父母，你就是以后永远不见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惜了！”

欧阳二娘大怒道：“岂有此理，你竟敢离间我们母女！”挥掌奔上，江海天宝剑一封，一招“大漠黄砂”，但见剑气纵横，登时有如布下了一道剑幕，阻止了欧阳二娘的去路。欧阳婉尖声叫道：“江相公，娘，你们看在我的份上，别再动手了！”

文廷壁一掌迫开姬晓风，揉身急上，左手一记劈空掌，助欧阳二娘荡开江海天的宝剑，右手中指一戳，重施故技，使出“隔空点穴”的功夫，要点欧阳婉的穴道。

江海天早已提防，文廷壁掌力未发，他已先用天罗步法闪开，遮在欧阳婉的身前，双指一弹，也使出了一指禅功，但听得嗤嗤声响，两股气流碰个正着，江海天的功力虽然较弱，却也堪堪化解得了文廷壁那股“隔空点穴”的无形潜力。

说时迟，那时快，文廷壁扑了上来，江海天唰唰唰，连环三剑，将他挡住，顿足叫道:“欧阳姑娘，你还不走，要待他们将你捉回去，迫你嫁人么？”

欧阳婉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掩面疾奔，从窗口窜出。欧阳二娘冲不破剑幕，欧阳伯和也给姬晓风缠住，只有眼睁睁的看她逃去！

这一来，欧阳伯和这边的三个人更为恼怒，三人布成了犄角之势，步步进迫，不久，又把江海天困在核心。

江海天叫道：“姬伯伯，于老前辈临死之前，要我们到少林寺报讯，这个担子太重，小侄力有未逮，还是请你老人家担起来吧！”

江海天这时正在全力抢攻，以迅捷无伦的追风剑法紧紧的将文廷壁迫住，教他无法旁观。倘若姬晓风要逃，确是有机会可以逃出。这刹那间，他心里转了好几个念头，要是不逃，久战下去，只怕他们二人都要同归于尽，但倘若他先逃了出去，江海天却是必死无疑。

江海天见他踌躇不决，焦急叫道：“姬伯伯，你难道忍心眼睁睁看于老前辈枉死，不去给他报讯。”

姬晓风双眉一竖，心意已决，大声说道：“先顾生的，再顾死的！江贤侄，你忘了我与你的父亲是八拜之交么？今日我若然舍你而去，叫我以后有何面目见你父亲？”他非但不逃，反而扑上前去，双指一弹，再度施展“玄阴指”的功夫，向欧阳二娘袭击。

欧阳伯和怒道：“好，待我来领教你的修罗阴煞功！”他所练的雷神指，发出的乃是一股纯阳之气，正好是“玄阴指”的克星，两股气流一碰，但听得嗤嗤声响，冒出了白濛濛的水气，姬晓风只觉一股热风扑来，不由得退了两步。

欧阳伯和哈哈大笑道：“我只当修罗阴煞功是怎么样的了不得，却原来也是言过其实！”话犹未了，忽地一股狂飙卷地而来，姬晓风冷冷说道:“老匹夫，你有眼无珠，教你见识真正的修罗阴煞功！”

原来“玄阴指”的功夫乃是从修罗阴煞功变化出来的，同样能以阴煞之气伤人，不过一来因为练法略有不同，二来因为它是用指力发出，威力却是远远个如用掌力发出的修罗阴煞功，大约玄阴指练到最高的境界，也不过相当于第五重的修罗阴煞功。

姬晓风的身法迅如闪电，欧阳伯和无可闪避，但听得“蓬”的一声，双掌已然碰上，姬晓风的修罗阴煞功已练到了第七重，欧阳们和可以化解得了他的玄阴指，但却化解不了他七重的修罗阴煞功。

这一掌把欧阳伯和震得几乎站立不稳，直退到了墙边，而且牙关格格作响，就像害了严重的发冷病一般。

可是姬晓风元气刚复，又再施展这种最为耗损真力的修罗阴煞功，身子也自有点抵受不起，登时也气喘吁吁，冷汗直流。

文廷壁的功力到底比江海天胜过一筹，江海天一轮猛攻之后，后劲不继，

给他以“三象归元”的绝顶内功把宝剑荡开，脱出身来，立即一声冷笑道：“姬晓风，你的修罗阴煞功可惜还只是练到第七重！”

姬晓风咬实牙根，正要把全身功力凝聚掌心，再发一掌，江海天已经拦在他的面前，急忙叫道：“姬伯伯，你可不能再使用修罗阴煞功了！”

文廷壁双指一弹，“铮”的一声，把宝剑弹开，欺身直进，霍地一掌便横扫过去，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已不是用宝剑所能化解，江海天也只得一掌劈去，双掌相交，震得墙壁摇动，屋瓦碎裂，江海天一个筋斗倒翻出去，好不容易才稳得住身形。文廷壁也在地上打了两个盘旋，才收得住脚步。

原来江海天“天魔解体大法”的功效己失，但他幸亏吃了那半枝千年灵芝，保住了元气，所以功力虽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退，而文廷壁则因受于大鹏那一撞，功力减了两分，此消彼长，比对起来，文廷壁虽然还是上风，却也占不到很大的便宜了。

文廷壁占了上风，哈哈大笑，挥掌复上，双方又打作一团。欧阳伯和默运玄功，消了几分寒气，仍然上前相助，他受了修罗阴煞功的伤害，功力固然是大不如前，但姬晓风也已到了强弯之未，和欧阳伯和正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欧阳二娘恨极了江海夭，上前助文廷壁夹击，江海天只对付一个文廷壁，己是难免处于下风，加上了一个欧阳二娘，自是更难应付，不多一会，文廷壁越攻越猛，把姬、江二人，都笼罩在掌力之下，到了这时，姬晓风就是想逃，也不能够了！

激战中江海天又与文廷壁硬拼了一掌，这一次江海天用的是内家掌法中最奥妙的“须弥掌”，用以护身，可以抵挡得住功力胜过自己的强敌，文廷壁一掌劈去，见江海天动也不动，吃了一惊，正要收掌再发，却忽听得姬晓风尖叫一声，“哇”的一口鲜血喷出来。原来江海天这“须弥掌”力，用于护身，最妙不过，但却不能兼顾旁人，姬晓风被文廷壁的掌力波及，先受了伤。

江海天又愧又悔，心想：“我怎的这样糊涂，只知保护自己，却忘了保护姬伯伯了。”文廷壁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这时也看出了江海大的须弥掌力，只是能守而不能攻，便又哈哈大笑，一步一步的迫上来。

在他的大笑声中，忽地有一个陌生的笑声插了进来，虽然没有把他的笑声罩过，却是刺耳非常，文廷壁瞿然一惊，急忙喝道：“是谁？”

只见一个自衣少年走了进来，笑道：“三象归元的内功确是人间罕见，须弥掌力也大是不凡，我今日得见两种绝世神功，真是眼福不浅！”

欧阳二娘大喜道：“叶公子，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真是巧极了，你来得正是时候。”欧阳二娘大喜，江海天却不禁大惊，这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在祁连山中与他恶战过一场的那个“叶公子”。正是：

来意如何难测度，是仇是友未分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玉女有心随侠士　少年仗义斥奸邪

那白衣少年道：“是啊，真是巧遇，我有一事未明，正要找你。”欧阳二娘道：“有什么事，过后再说好吗？咱们先把这小子料理了，这小子也是你仇人啊！”

那白衣少年摇了摇头，说道：“不，我怀着这个闷葫芦，可得先打破了才成。否则，我可没有精神打架。”

欧阳二娘无奈，只得问道：“公子，你到底有何事闷在心中？”

那白衣少年道：“我刚才到过你家，想见你家的清姑娘，不知她何以不肯见我？你是她的母亲，想必知道其中缘故。”

欧阳二娘心跳耳热，暗自想道：“哎呀，莫非他当真是喜欢上我们的清丫头，如今是来责备我了，怪不得清丫头在睡梦里也曾念过他的名字。”

原来欧阳二娘的大女儿欧阳清，自从认识了这位“叶公子”之后，就把一缕情丝系在他的身上，但他却佯作不知，还故意对欧阳清冷冷淡淡，气得欧阳清几乎生出病来。

欧阳二娘也知道大女儿的心意，本来想在办了欧阳婉的婚事之后，就找媒人替他们撮合的，不料在吉日前夕，欧阳婉私逃，欧阳清却自愿顶替，欧阳二娘怕得罪文家叔侄，事起仓卒，别无他法可想，便只好用了这“李代桃僵”之计。

欧阳二娘顾着和那“叶公子”说话，自是不能全力出击。江海天这边的阵脚，又渐渐稳定下来。

姬晓风忽地哈哈笑道：“好笑呀好笑，姓叶的，你是装糊涂呢？还是特地来与人家争风吃醋？”欧阳二娘变了面色，喝道：“你胡说什么？”

姬晓风笑道：“你今天是嫁女儿不是，你的女儿出嫁，还怕我说么？哈哈，姓叶的，我告诉你吧，你那位清姑娘早已与人家拜了堂成了亲啦！这个姓文的就是那新郎的叔父。哈哈，你当着男女两家的尊长，来问人家的新娘，这未免太没有礼貌了吧？”

欧阳伯和大怒道：“老贼，你竟敢胡言乱语，挑拨是非，吃我一掌！”但他所受的伤比姬晓风更重，反被姬晓风一掌震退。

那“叶公子”道：“哦，原来如此，那就请恕我不知，莫要见怪。”欧阳二娘心想：“你已然到过我家，贺客料还未散，礼堂虽然打得落花流水，办喜事的布置也还看得出来，你岂有不知之理？”

欧阳二娘捉摸不透这“叶公子”的来意，心中忐忑不安，正自偷觑他的面色。那“叶公子”已接着说道：“这姓姬的话咱们当他放屁，可是二娘，我还是要怪你……”

欧阳二娘心道：“来了，来了，且听他说什么。”那“叶公子”顿了一顿，继续说道：“晚辈不才，上次在祁连山与水云庄两处，也曾为你家的事情，效过微劳，今日令嫒出阁之喜，却为何吝惜一杯喜酒，不请我喝呢？”

姬晓风又大笑道：“姓叶的，你的面皮也实在太厚了，你不在乎吃情人的喜酒，人家做丈母娘的，哈哈，却怎好意思把女儿的野男人请来？”

文廷壁喝道：”你再胡说，我就撕你的嘴！”一掌扫去，姬晓风滑步闪开，江海天又硬接了他一掌。

欧阳二娘道：“小女这次的婚事办得仓卒，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人送喜帖给公子，还望公子见谅。公子若肯赏面，我自当 请公子驾临寒舍，给你赔

罪、道谢。还望公子再帮这一次忙。”
　　那白衣少年笑了一笑，说道：”二娘，这一次是我要光请你帮忙！”欧阳二娘道：“公子有事，我们自当效劳，但眼前这两个贼子，总得光打发才行。”
　　那白衣少年又笑道：“不，我要你帮忙的事情就正是——”欧阳二娘心中一凛，道：“正是什么？”那白衣少年缓缓说道：“就正是要请你将他们放了！”
　　此言一出，江海天固然大感意外，欧阳二娘也是大吃一惊，连忙说道：“叶公子，你不是开玩笑吧？这姓江的小子不正是你的敌人吗？他又是金鹰宫所要捉拿的人。”
　　那白衣少年板起面孔道：“我从来不开玩笑，金鹰宫的命令也管不着我，我高兴帮谁就帮谁！”
　　欧阳二娘道：“别的事情可以答应公子，这件事么，请恕、请恕不能从命！”
　　那白衣少年冷笑道：“我头一次向你讨情，你就不肯答应么？好吧，那么咱们过往的交情就一笔勾销，我……”
　　欧阳二娘深知这“叶公子”的本领，心想：“大伯已然受伤，倘然他助对方，和江海天联起手来，只怕文亲家也绝难取胜。”她不敢等到那白衣少年把话说绝，连忙拦住道：“叶公子，非是我敢违命，今日之事，是文先生作主的。请你向文先生讨一句话。哦，你们还没有见过吧？这位是夭魔教的文副教主，这位是马萨儿国的王子叶冲霄。”
　　江海天听了欧阳二娘这样称呼那“叶公子”，大惑不解，心里想道：“倘若他是莲妹的兄弟，那就应该是马萨儿国前上的太子，现在的国王是篡位的，听说他自篡位之后，就广聘能人，派到四方，去追查前王那对儿女的下落。这姓叶的若然就是前王的太子，他怎敢表露身份？然则，这‘王子’的称呼又从何来？而且，还不止这一点可疑……”
　　江海天又再想道：“若然他已恢复了本来身份，变成了马萨儿国的王子，却为何还用汉人姓名，而旁人也只是称呼他作叶公子？”
　　不说江海天心中疑惑，且说文廷壁听了欧阳二娘的介绍后，心中也是惊疑不定，忽地哈哈笑道：“如此说来，这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了。我与贵国的国师宝象法王交情非浅，正拟待舍侄完婚之后，便与他同赴法王的金鹰宫之会的！”
　　叶冲霄踏上一步，淡淡说道：“久仰文先生是武林第一高手，金鹰宫之会，得文先生到场，生色不少。但不知文先生助哪一边？”文廷壁道，“我当然是助贵国的宝象法王，何须再问！”
　　叶冲霄道：“如此说来，我只怕在会中不能向文先生领教了。难得在此相逢——”
　　文廷壁双眼一翻，冷冷说道：“殿下是有意来试我的武功么？”
　　叶冲霄道：“不敢。只是我不知所谓‘武林第一高手’的武功究竟是怎么的深不可测，倘若文先生肯赐教的话，令我得开眼界，也是一大幸事！”
　　文廷壁平生自负惯了，听得叶冲霄公然向他挑战，不由得心中有气，暗自想道：“以我和宝象法王的交情，以我在武林中的身份，我到了马萨儿国，国王也当敬我三分，莫说你不是国王的亲生儿子，就算真是太子，见了我也当先行晚辈之礼！”

原来文廷壁之所以与宝象法王深相结纳，一来是奉了教主之命；二来也因为宝象法王天竺一派的武功，也确有特异的地方，二人结纳，对彼此的武功都有增益。

那宝象法王在马萨儿国被封为国师，国王给他盖了一座金鹰宫，近年来他广收徒众，势力日大，国王处处要倚仗他，对他是又敬又畏，言听计从。所以宝象法王在马萨儿国的地位，可以说几乎是超过了国王。文廷壁既不打算在一个小国求取富贵，同时又恃着自己和宝象法王的交情，因此也就不怕得罪被马萨儿国国王认作王子的叶冲霄。

欧阳二娘大惊失色。正想劝阻，文廷壁已自说道：“二娘，请你和大伯看着姬老贼，不要让他逃去。好吧，叶公子，你要试招，就请来吧！”这口气即是已把叶冲霄与江海大当作一伙，他要以双掌之力分敌二人。

叶冲霄道：“江兄，请你暂且退下，待我向文先生领教之后，倘若文先生还是不准我的人情，那时再请江兄相助。”江海天也不愿意以二敌一，稍为迟疑了一下，便道，“好，那就多谢叶兄了。”

文廷壁见江海天退下，更无顾忌，哈哈笑道：“叶公子果然是英雄气概，不肯稍占便宜，就请亮剑吧！”

叶冲霄道：“文先生，你用什么兵器？”文廷壁傲然说道：“我自到中土以来，和人交手，从来不用兵器！”叶冲霄微笑道：“听说文先生已经练成‘三象归元’的绝世神功，既然文先生不拟动用兵器，就请发掌吧！”

文廷壁不由得气往上冲，心道：“你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指定要我使用‘三象归元’的绝世神功！”当下，一堂推出，去势极慢，到了叶冲霄胸前半尺左右，便几乎停住不动，缓缓说道：“叶公子，倘若你感到气血翻涌，便请立即跃开，切不可强行运力，我自会给你调治！”

原来文廷壁虽然恼恨叶冲霄狂妄，但碍着宝象法王的情份，还不敢当真就伤了他的性命。所以他这一掌只用了七成功力，并且事先给他指点。

叶冲霄笑道：“多谢关照，只是这话说得早了一点吧！”笑声一收，便也一掌拍出。

他这一掌，看起来似乎轻飘飘的毫不着力，文廷壁还以为他有意蔑视，哪知双掌一交，只觉对方攻来的力道竟如巨斧开山、铁锤凿石，刚劲无比，闷雷似的一声过后，文廷壁竟禁不住上身摇晃，退了一步，面色大变，江海天心中暗笑：“这厮自封天下第一高手，却不识大乘般若掌的功夫！”

原来叶冲霄所甲的“大乘般若掌”乃是孟神通七种厉害的神掌功夫之一，霸道无比，能伤对方的奇经八脉，上次云琼兄妹，就是险些被他的“大乘般若掌”迭了性命的。

文廷壁的功力本来要胜过时冲霄一筹，但一来他受了于大鹏临死的拼命一击，二来他与江海天硬对了几掌，真力耗损不少，三来他又只用七成功力，此消彼长，结果竟然落在下风！

文廷壁面色大变，强自笑道：“好，好功夫！”双眼一瞪，闪电般的又再一掌劈下，这一掌他哪里还敢轻敌，竟然使出了十成本领！

但听得又是闷雷似的一声巨响，叶冲霄给震得抛了起来，文廷壁则不住的后退，嘴角沁出血丝，额角汗流如雨！原来他因一念轻敌，第一次接掌时未用全力，奇经八脉已受震荡，第二次虽然使出浑身本领，功力却已打了折扣了。所以这次比了下来，仍然只是半斤八两，彼此都没占到便宜。

叶冲霄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落了下来，冷冷说道，“文先生是否感

到内息不调，请回去静养吧！”

文廷壁这时正在默运玄功，果然感觉到有内息不调、经脉阻滞的现象，心内暗暗吃惊，冷笑说道：“好，好阴狠的掌力，但只怕你这次硬充好汉，对你也是有损无益，你也要小心调治了。下月十五金鹰宫之会，到时倘若公子无恙，我再来向公子讨教吧！”

文廷壁一走，欧阳伯和与欧阳二娘当然也就相继离开，欧阳二娘临走时还望了叶冲霄一眼，似乎有话要说，但碍着文廷壁在旁，却未曾开口。

江海天见叶冲霄面色灰白，连忙问道：“叶兄，不碍事吧？”叶冲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笑道：“这魔头果然好厉害，但也还未能要了我的性命。”

江海天欲以本身功力助他疗伤，正待启齿，叶冲霄忽地哈哈一笑，抢先说道：“江小侠，你现在还恨我么？我伤了云琼兄妹，累你输血救人。病了好几天，实在过意不去，我这厢给你赔礼了；哎，你皱着眉头，瞪着眼睛，敢情还是宿恨未消？好吧，倘若你愿意和我交个朋友，我就留下来，咱们再谈，否则就此别过！”

江海天心地宽厚，本来对他已是只有感激，忘了旧恨的了，但听他提起往事，却不由得想起他对云琼兄妹的阴狠手段，和冒充自己偷袭云家庄的种种劣迹恶行，不由得又生了几分恶感。他是个直心眼的人，想了一想，便即说道：“叶公子，今日蒙你相助，你我之间的旧帐一笔勾销，不必再提。但华家云家要找你算帐，我就管不着了!说话在前，事到其时，我决不会帮你！”

叶冲霄哈哈笑道：“江小侠果然是个爽快的人，你说得有理，各顾各的交情，各人管各人的事，我也决不会强人所难！”

江海天道：“好，那么你今日助我脱难，我先向你道谢！”

姬晓风也哈哈一笑，说道：“叶公子，你刚才骂我说话放屁，我也不怪你了。我不惯领人的情，这里有半支灵芝，咱们分食了吧。怎么，你睁大了眼睛看什么？”

叶冲霄道：“这不是欧阳伯和的东西？你把它偷来了。”姬晓风道：“不错，我是借花敬佛，顺便还你的人情。你别担心，你现在是我侄儿的朋友了，我下会偷你的东西。”

姬晓风将灵芝折为两段，叶冲霄接了过来，笑道：“好，那么咱们之间的帐一笔勾销，你不怪我，我也不怪你了。”

时冲霄吞食了那半段灵芝，精神一振，赞道：“果然是好东西！”他内功深厚，以气导引，灵芝的药力运行全身，自是易于见效。

姬晓风笑道：“我不但擅长偷东西，还拿手给人传书递简，穿针引线，你可要我效劳么？”

叶冲霄道：“多谢了，我现在用不着。到用得着的时候，我自会请你帮忙。”姬晓风道：“你不是欢喜欧阳家的大小姐吗？难道你当真愿意她做那姓文的新娘？”

要知姬晓风是个性情中人，他虽然一直没有结婚，也从未得过女人的青睐，但他却是生成了爱管闲事的性格，愿见“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他曾经为了想促使金世遗与谷之华的复合而奔波，而又为了他们的终于不能复合嗟叹不已。

叶冲霄大笑道：“我若想要欧阳家的大小姐，我不会乘着那新郎现在受伤的时候，一掌将他击毙吗？哈，欧阳清嫁给那姓文的，正合我的心意。”

姬晓风奇道：“那姓文的是个出了名的坏蛋，你即使不喜欢欧阳姑娘，

却怎倒愿意看见她嫁给坏蛋呢？”

叶冲霄道：“你上了年纪，这些男女的事你是不懂的了。她嫁了一个不喜欢的人，才会怀念我呀，而我呢，又乐得毫无拘束，摆脱了她的纠缠。”

姬晓风瞪起了眼睛，摇摇头道：“好古怪的念头，你们少年人的心意，我真是不懂，不懂！”江海天心道：“原来他不但心狠手辣，而且还是个轻薄的少年！”对他的恶意，又添了两分。

叶冲霄道：“姬先生，你是个热心人，我心领你的好意，将来我也许要求你帮忙。现在呢，我却要先请江兄帮忙我一件事情。”江海天道：“请说，只要是不违背我的良心，我都可以尽力。”

叶冲霄一笑说道：“这件事非但不违背你的良心，而且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心有不安的。请跟我来吧！”江海天见他笑得诡秘，颇有怀疑。

叶冲霄道：“放心，我决不会害你。我还有要紧之事和你商量呢。姬先生，劳驾你把这于大鹏的尸体埋了，然后到前山来会我们。”

姬晓风道：“对，我还没有给这位老朋友道谢！”他向于大鹏的尸体拜了三拜，说道：“老于，你对我的好处，我会永远记着。你交托的事，我一定会给你办到。你好好走吧。”他生性滑稽，但说这几句话时面容却甚为严肃，眼眶中充满了泪水。

江海天想起他父子双亡，更力伤感。也上去磕了三个头，心想：“他固然死得不值，他儿子更是可悲，于少鲲虽然是邪派中人，却具有至情至性，看来要比这叶公子胜过多多。”

叶冲霄一脸孔不耐烦的神气，将江海天拉了起来，说道：“人死不能复生，你们也不必这样婆婆妈妈了。”江海天颇为不满，但也不便反唇相稽，只好跟着他走。姬晓风找了一柄锄头，自到后园掘土，准备掩埋于大鹏，不提。

叶冲霄道：“有一个人在等着咱们，不可令她等得大过心焦。”江海天道：“是什么人？”叶冲霄道：“你见了自然知道。”迈开大步便走，江海天见他在受伤之后，仍然健步如飞，也不禁暗暗佩服。

江海天满腹疑团，急于想揭开他身世之谜，也迈开大步，与他并肩而行，问道：“听叶兄的口音，似乎是河南陈留人氏，不知是也不是？”叶冲霄道：“不错，我少小离家，乡音未改。”江海天道：“陈留有一位叶君山、叶老前辈，不知与叶兄怎样称呼？”

叶冲霄道：“正是家父。”

江海天心头一震，想道：“这么说来，只怕真的是莲妹的哥哥。”又问道：“刚才我听得他们称你做殿下……”

叶冲霄哈哈笑道：“说来真是奇遇，我自幼丧父，流浪塞外，得马萨儿国王收养，认为义子，目下我在马萨儿国官居‘执金吾’将军之职。国王本来赐我御姓，但我还是欢喜人家叫我做叶冲霄。”

江海天更是起疑，正待再问，叶冲霄忽地笑道：“到了，到了。你看她是谁？”

只见山坳里转出一个人来，在野花丛中，正自向这边望来。江海天又惊又喜，叫道：“欧阳婉，是你呀？你还没有走吗？”

叶冲霄笑道：“我就是叫她来的，她还没知道你的消息，怎会走呢？”

欧阳婉迎上前来，仔细打量了江海天一会，吁了口气，说道：“好，好，你没有受伤。”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叶冲霄笑道：“幸不辱命，将你的江

相公带来了。你可以放心了吧？”欧阳婉问道：“我娘呢？”叶冲霄道：“你娘也无损伤。我将那文廷壁打退，你娘和你大伯都回家了。”

欧阳婉道：“多谢叶公子，多谢江相公。刚才真是吓煞我了。”叶冲霄道：“只可惜你却是不能回家了。”欧阳婉低下了头，说道：“是呀，我现在正没主意。”叶冲霄哈哈笑道：“我就是给你找一个可以作主的人来了。江兄，你待将她如何处置？”

江海天怔了一怔，霎时间满面通红，讷讷说道：“这个，这个……欧阳姑娘比我聪明百倍，岂无自处之道？”

叶冲霄双眉一皱，大声说道：“江兄此言差矣！你们是自命侠义道的人物，岂不闻：救人就要救得彻底，送佛就要送上西天？何况欧阳姑娘是为了你的缘故，才和家里闹翻的！”

欧阳婉低垂粉颈，轻掠云鬓，幽幽怨怨他说道：“江相公，我的爹娘屡次要想害你，我实在又是羞愧，又是难过。我已经听从你的良言劝告，从此离开他们，今后是决不回家的了。只是四海茫茫，你叫我投奔何处。”

江海天猛地想起，刚才他在于家解开欧阳婉的穴道，催促她逃走的时候，由于一时激动，的确是曾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父母，你不认也罢，就是以后永不再见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惜了。”当时没有深思熟虑，现在想来，这话实在是说得很不妥当，轻率、冒昧，非但是“以疏间亲”，而且容易教人误会。

江海天本来就不擅言辞，这时当真是尴尬之极，心里暗道：“糟了，糟了！这真是自找麻烦了。想不到她竟然就抓着我这几句话，好似从今以后，她这个人，就得由我负责了，这却教我如何对付？”

叶冲霄又逼紧了一句，说道：“是呀，她听从了你的话，离开了父母，她一个孤身女子，难道你叫她流落江湖吗？你怎能撒手不管！”江海天满面通红，无可奈何的摊开双手说道：“叶兄，你叫我如何管法？我自己也正在四方流浪，寻找父师。”

叶冲霄微笑道：“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听说你要前往敝国，可是真的？”江海天最怕他锣对锣、鼓对鼓的当面提亲，现在听得他问的却是另一件事情，稍微松了口气，当下答道：“不错，我曾代岷山派的掌门谷女侠，接下了贵国金鹰宫主人的请帖。”

叶冲霄道：“这就最好不过了，我有点事情，还要到别的地方走一趟，说不定下月的金鹰宫之会，我还不能赶回来。江兄，不如你就带她同走，到了敝国，可以去见我的父王，住到皇宫里去，做他的客人。将来倘若你要离开敝国，愿意带欧阳姑娘同走固好，若是有所不便，也可以将她留下，随便她住到什么时候都成；这样她有了栖身之所，你也有了交代。她的父母就是知道，也决计不敢闯到皇宫里将她抓回去，这不是一举三得么？”

欧阳婉首先表示同意，说道：“这果然是个好主意。我就是怕一人上路，给我的父母抓回，而且我家的仇人又多，若是在路上碰着，我本领低微，也难以应付。有江相公护送，我就放心了。”

江海天性情朴厚，但却并非糊涂，尤其是在江湖上经过许多风浪之后，阅历大增，已渐渐懂得观人于微，遇事也肯用上心思了。当下想道：“看来他们是早已商量定当的了，只等我来。这主意是叶冲霄出的，他为什么要我自行投到马萨儿国的皇宫里去？”又想道：“过往的事，暂且不说，只从今日的几件小事看来，这叶冲霄就是个心术不正之人。莫非又是安排了什么陷

阱？”

叶冲霄笑道：“我辈江湖男女，不拘小节，欧阳姑娘已自答应了，你还顾虑什么？”

江海天道：“我正是有所顾虑！”叶冲霄道：“愿闻其详。”江海天道：“贵国的国师不知与我有何嫌隙，我代谷女侠接下请帖，准备去赴他的盛会，这事情有他的使者回报，想来他是早已知道的了。按道理说，我代表谷女侠赴会，就是他的客人，他应该以礼相待。却不知何故，我还未到贵国，他就已经要派人来捉我了。”

叶冲霄故作惊诧，道：“有这等事么？”江海天道：“你不相信，可以问欧阳姑娘，她以前的师父阴圣姑就曾亲口说出，她是奉了金鹰宫主人之命，要将我拿去作礼物的。”想了一想，又冷笑道：“叶兄，你也太善忘了。就是刚才在于家的时候，欧阳二娘不是也曾对你指出，说我是金鹰宫所要捉拿的人吗？她还要你帮忙呢，你怎么忘了？”

叶冲霄略显尴尬之色，但随即便哈哈笑道：“不错，我记起来了。这里面有个误会。据我所知，宝象法王曾与令师结下一点小小的梁子，他向来是佩服令师的，但令师却不肯见谅。他曾对我言道，他对令师决无敌意，只苦于无法让令师知道，若得一个令师亲近的或相信的人来替他调解，那就好了。因此，据我推测，他定然是要阴圣姑在会前将你‘接’去。以便进行调解的，可能是传话有误，阴圣姑拿了鸡毛当令箭，就以为是要将你‘捉’去了。至于欧阳二娘，她更是间接从阴圣姑那儿听来的命令，阴圣姑一搞错，她当然也跟着错了。”

欧阳婉忙道：“叶公子，你的推测，很有道理。我那师父一向就是很粗心大意的。”

江海天暗笑：“你敢情是把我当作小孩子了，这样的鬼话拿来骗我！”但这次他却忍着不先发作，问道：“我的师父和宝象法王结了什么梁子？”

叶冲霄含糊说道：“我只是听宝象法王这么说过，到底是何事情，经过怎样，我也不知其详。好在令师也是要赴会的。江兄，你到了敝国，宝象法王要你调解，当然会告诉你；即算不告诉你，到了其时，你们师徒会面，也就会知道了。”

江海天自从离家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关于师父的消息，心中甚是欢喜，暗自想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却原来师父也要参加金鹰宫之会，我可以无需再到别处去了。”他看了欧阳婉一眼，心内又道：“我当然是要到马萨儿国去的。但却不能与你同行，教人闲话。可是，我却怎样摆脱她呢？”想至此处，又不禁暗暗烦恼。

叶冲霄是个七巧玲珑、满肚心计的人，他在一旁监貌察色，见江海天忽喜忽忧，“早已知道他心思不定，当下又哈哈笑道：“江兄，你还是不放心么？告诉你吧，我早已给你写好了两封信了。”

江海天心思没有他转得这么快，问道：“你要我带信与谁？”叶冲霄道：“一封是给区师宝象法王的；一封是给我父王的。实不相瞒，我虽然不是国工的亲生骨肉，但却一向很得父王的宠爱，说得上是言听计从的。宝象法王对我，也有师徒的名份。你带了我的信去，他们定然对你优礼有加。我父王又是素来欢喜有本领的少年的，他近年正在千方百计招揽人才呢。哈哈，江兄，倘若你愿留在敝国，我敢保你有锦绣前程，说不定还可以做出一番事业呢。”

江海天忍住了气问道：“什么事业？”叶冲霄道：“我父王虽是小国之王，却有争雄天下之心，纵不能问鼎中原，也可统一西陲，扬威域外。这不是一番大事业么？男儿当志在四方，江兄亦有意在域外称王乎？”

江海天道：“我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福份。”叶冲霄见他无动于衷，笑道：“那么，这个以后再说，江兄，这两封信你拿去吧。”

江海天笼着双手，并不接信，冷冷说道：“叶兄，恕我冒昧，还想问你一件事情。”叶冲霄心道：“这小子好麻烦。”却和颜悦色地问道：“何事，请说！”江海天道：“叶兄，你对你的身世，是否已经明白了？”

叶冲霄面色一变，说道：“我自己的身世，我当然明白。江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江海天道:“没有什么意思，你既然明白，那我就不用说了。”

叶冲霄道：“想来江兄对小弟的身世或已略有所闻，既然如此，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正是为了一件事情烦恼，要请江兄帮忙。”

江悔天心道：“你还知道烦恼，那就好了。”当下说道：“小弟一定尽力而为。”叶冲霄道：“我知道令师和邙山派的掌门谷女侠本是一对情侣，令尊和谷女侠也甚有交情，谷之华有个弟子名叫谷中莲，想必江兄自小和她认得？”

江海天道：“不错，我小时候在邙山玄女观住过，和她算得是青梅竹马之交。”叶冲霄道：“听说她小时候是中牟县的丘岩抚养她的？江兄可知道得确实么？”

江海天道：“一点不错，丘岩临死，将她付托给南丐帮的帮主翼伯牟，翼伯牟是谷女侠的师兄，因而送给谷女侠做养女。”

叶冲霄道：“这就对了，实不相瞒，我和她乃是一母所生的同胞，而且本来都是马萨儿国的人氏，只因当年马萨儿国大乱，我得叶君山抚养，落籍陈留，她得丘岩抚养，落籍中牟，只不知她对自己的身世一可曾明白？”江海天道：“据我所知，谷女侠是知道了的。就不知是否曾告诉了她？”叶冲霄叹口气道：“可是我找到了她，她却不肯认我！”江海天又惊又喜，道：“你们兄妹业已相逢了？”

叶冲霄道，“我要认她作妹妹，她却不肯认我做哥哥！”江海天见他忧虑与焦急之情，现于辞色，顾不及问他是在何时何地，怎样见着谷中莲的，便先说道：“这也难怪，你大约没有向她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做了现在马萨儿国国王的干殿下吧？”

原来江海天心中是这样想的：“这叶冲霄既然对自己的身世完全明白，当然也应该知道了现在的国王是他的杀父仇人，他屈身事仇，想必是存着孤臣孽子之心，因而忍辱一时，伺机雪恨的。”要知江海天是个耿直的人，他绝不能想象一个人肯甘心服侍杀父的仇人。

不料叶冲霄却这样回答道：“我得国王认为儿子，身受大恩，我怎会不告诉自己的妹妹呢？我一见她，就原原本本的都告诉她了。而且我还告诉她，国王要聘她作太子妃，将她接入宫中，择日完婚呢。哪知她听了之后，二话不说，就将我赶了出来。江兄，我要你帮忙的就是这件事情，请你为我劝劝她。”

江海天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刹那间，他是又惊又怒，又替谷中莲伤心，整个人呆了，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叶冲霄大为奇怪，叫道：“江兄，你怎么啦？”欧阳婉也莫名其妙，忽地想道：“这事不妙，他与谷中莲是青梅竹马之交，莫非两小无猜，早已有

情？因此，他听说马萨儿国的太子要纳谷中莲为妃，他不乐意？”当下便用说话试探问江海天道：“这是成人之美，义所当为。江相公，你犹豫什么？哦，莫非你怕自己不会说话，难作媒人？若是如此，你可以让我认识这位谷姑娘，我们都是女孩儿家，方便说话。你看可好？”

江海天忽地大声叫道：“闭嘴！你们把我当作什么人了？我岂能同流合污，帮你做这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

叶冲霄气得浑身发抖，面色铁青，跨上一步，瞪起眼睛喝道：“姓江的，你说清楚了再走，我怎的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江海天道：“你任凭权奸窃国。置之不问，这就是不忠！你认贼作父，这就是不孝！你献妹求荣，这就是不仁！你要陷害朋友帮你做见不得人的丑事，这就是不义！哼，哼，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还算骂得轻了，你自己闻闻，你身上还有一丝人味么？”

叶冲霄大怒道：“岂有此理，你出口伤人！你骂我也还罢了，还竟敢诬毁我的父王。胡说八道，离间我们父子。我说你才是没有一丝人味，你恩将仇报，真悔不该救了你的性命！”

江海天道：“不错，你曾经救了我一次性命。以后我加倍奉还，倘若你有性命之忧，不论如何，我也答应救你两次。好，言尽于此，你要认贼作父，我也只好由你。告辞！”

叶冲霄冷笑道：“我何须要你救命，你还是当心你自己这条小命吧！”蓦地一声大喝：“我能救你的命也能取你的命！”猛的一掌劈下，江海天刚好转过了身，背向着叶冲霄，叶冲霄这一掌正是乘其不备。

欧阳婉尖声惊呼，只听得“蓬”的一声。江海天奔出几步，回头冷笑道：“好本领，好手段！我看在刚才你曾救我的份上，我不还手，但我只能忍你一次，你若再来，我就不客气了！”

原来江海天与他翻面之后，暗中早已提防，将真气凝聚背心，他又有宝甲护身，所以虽然受了一掌，却无大碍。

叶冲霄不知他有宝甲护身，只道他是全凭着内功接了他这一掌，心中大骇，想道：“想不到他功力这么深厚，怪不得文廷壁加上了欧阳伯和与欧阳二娘，也还是无奈他何！”因此，虽然怒气冲天，却是不敢再去追了。

欧阳婉大叫道：“江相公，你不理我了么？唉，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好端端地打起架来。”

江海天冷笑道：“你还怕没人理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别再来缠我！”他展开了绝顶轻功，欧阳婉如何追得上？何况她听了江海天这一番话，也是不由得又羞又气又是伤心，登时双足好像牢牢钉在地上一般，再也不能向前移动。

叶冲霄淡淡说道：“他不要你了，你还是跟我走吧。你别生气，只要你听我的话，我给你想法报仇。”转眼间江海天已去得远了，欧阳婉呆了一会，这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正是：

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只自流。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圣寺竟容宵小辈　高僧无语对良朋

且说江海天摆脱了欧阳婉，正在气呼呼的疾跑，忽觉背后微风飒然，江海天大怒，反手一抓，喝道：“你当真是冤魂不散，还要再缠？我可要对你不客气啦，哎呀，姬伯伯，是你？”

姬晓风诧道：“贤侄，你在生谁的气？我几乎给你捏坏了老骨头。”江海天连忙赔罪，说道：“对不住，我以为是那姓叶的贼子。”

姬晓风更是奇怪，问道：“你和叶冲霄闹翻了么？怎的这样骂他？这姓叶的我也不喜欢他，看来是像个儇薄少年，不过，今天他总算是帮了咱们呀。”

江海天气犹未息，说道：“岂只儇薄，姬伯伯，我说给你听，你可曾听过，世上竟有这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当下一五一十的，将叶冲霄和他的谈话都告诉了姬晓风。

姬晓风皱了眉头，说道：“依你说来，这姓叶的果然是没有一丝人味了。不过，我却有点怀疑。”江海天道：“事情摆得清清楚楚，他已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却还贪图富贵，屈身事仇，做马萨儿国的干殿下，而且还想献妹求荣，这还有什么怀疑？”

姬晓风道：“我就是怀疑他给那马萨儿国的国王骗了。”江海天道：“骗了？要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这还可以说得过去，但他却是分明知道了的呀！”

姬晓风道：“他有没有说，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马萨儿国前王的儿子？”江海天道：“这倒没有。不过其他的情节他都说对了。也许他是心中有愧，不敢提起前王。而且，他也知道我对他的身世已有所闻，也就用不着详说了。”

姬晓风摇了摇头，说道：“不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为何不提？还有，倘若他是心中有愧，你骂他的时候，他就不会那样的气愤，感到是受了你的侮辱了。”

江海天一想，叶冲霄刚才口口声声骂他“忘恩负义”，倒好像是他理直气壮，而对方反而理亏了的，不觉呆了一呆，问道：“姬伯伯，依你之见，又是如何？”

姬晓风道：“我也不过只是猜想。我猜是那马萨儿国的国王，将他的身世隐瞒了一些，或者是说了几分真的，又捏造几分假的，真真假假，混作一团。所以叶冲霄自己以为是明白了，其实却是糊里糊涂！”

江海天大惊道：“若当真如此，我就错怪了人了！但马萨儿国的国王为何要这样做，他知道了仇人的儿子，何以不将他一刀杀了，倒要收为义子呢？”

姬晓风道：“这我就不知道了。好在你不久就可以见到师父，总可以探得一点端倪。”江海天道：“可惜我刚才没有问他，谷女侠师徒在何方？嗯，莲妹不肯认他，想来也是与我一样，对他有所误会了。”

姬晓风笑道：“贤侄，你性情耿直，心地单纯，所以难免嫉恶如仇，但又容易相信别人，苛责自己；其实，你也不必为了这事难过，那姓叶的纵非认贼作父，他的人品还是甚差。”江海天道：“但我还未曾问得清楚，就不留余地的痛骂了他一顿，这总是我的不对。”

姬晓风道：“现在暂且不谈这姓叶的，你是否要赶着赴金鹰宫主人之会？”江海天道：“不错，会期是下月十五，只有一个月零两天了。姬伯伯，你是否也接了金鹰宫的请帖？”

姬晓风笑道：“ 我是一个小偷，上不得台盘的，哪里会有请贴。不过，我们做小偷的是不必主人请的，到时说不定我一时技痒，就去混水摸鱼！ ”

江海天喜道：“ 姬伯伯，你就和我一道去吧！金鹰宫此次盛会，遍请各方人物，值得你偷的好东西一定不少。 ”

姬晓风笑道：“ 去我是要去的。但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先走一趟，贤侄，咱们这次巧遇，真似有天意安排，你可想知道我是为了何事吗？ ”

江海天道：“ 小侄正是想问老伯。 ”姬晓风道：“ 你可曾打听到你父亲的消息？ ”江海天道：“ 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姬伯伯你这么说，莫非—— ”姬晓风笑道：“ 不久之前，我还和令尊在一起，这次也是要去与他相会。 ”

江海天大喜如狂，说道：“ 姬伯伯，你怎不早说？我爹爹现在什么地方？ ”姬晓风笑道：“ 刚才我这条老命还不知保不保得住呢，哪有工夫细说？现在好了，你别着急，且听我慢慢道来。这件事要从头说起。 ”

江海天心道：“ 姬伯伯上了一点年纪，说话也像我爹爹一样，拖泥带水，缠夹不清了。 ”说道：“ 好，那你就从头说起吧。 ”

姬晓风道：“ 你爹爹是为了他义兄陈天宇失踪，这才出门去寻他的。这事情你是知道的了？ ”江海天道：“ 知道了。我爹爹找到了陈伯伯没有？ ”

姬晓风道：“ 你又着急了，说到这里，我应该先讲一讲陈天宇为何失踪的事，然后才可以说到你父亲身上。 ”江海天无可奈何，再也不敢催他，只好听他先讲陈天宇的事。

姬晓风慢条斯理他说道：“ 你猜陈天宇为何失踪？原来是他的妻子给人劫去了。那一晚有两个贼人偷入他家，用一种神奇的迷香迷昏了他的全家，陈天宇内功已有根底，当时迷迷糊糊，但还没有完全失去了知觉。 ”

姬晓风续道：“ 陈天宇眼睁睁的看着贼人劫走他的妻子，毫无办法，但他毕竟是个读书人，有点聪明，在无可奈何之中，忽地灵机一触，一下狠劲，便咬破了舌尖。 ”江海天听得紧张，问道：“ 这有何用？难道他也懂得天魔解体大法么？ ”

姬晓风道：“ 他并非懂得天魔解体大法，他咬破舌尖，是为了要使自己感到疼痛，这才能提起精禅，尽管身体不能动弹，但仍保持着知觉，不至昏迷。后来他对我说，他当时只有一个心思，就是要牢牢的记着那两个贼人的形貌，倘若神智昏迷，那就做不到了。

“ 那迷香的效力本来可以保持一日一夜，而且若是昏迷了两个时辰以上，尚未得到解救的话，将来醒了，也会变成白痴。幸亏陈天宇内功已有根底，当时又咬破了舌尖，保持着知觉，贼人走后。他挣扎着起来，打开了窗户，默运玄功。终于在半个时辰之后，渐渐恢复了体力。

“ 他少年时候，曾服过冰宫中的异果，身轻如燕,论到轻功，当今之世，大约除了你的师父、冰川天女与及我之外，他可以数到第四位，当时他还希望可以追上敌人，夺回妻子，可惜终是迟了半个时辰，他不眠不食，迫了一天一夜，兀是未能发现贼人的踪影。可见那两个贼人也确实有点本领，并非全靠迷香。 ”

姬晓风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后来的事，你是知道的了，陈天宇从此就没有再回过老家，在别人眼中，是离奇的失踪了。他的两个老家人，吸了迷香，一个中毒而死，另一个则成了白痴，那就是咱们当年在陈家墓园所见的那个杨老大了。 ”

江海天道：“ 你是什么时候遇见陈伯伯的？ ”姬晓风道：“ 后来你的爹

爹和我相继出去寻找他，你的爹爹直到现在还没碰见他的义兄，我却幸运得很，三年前我到西藏一间喇嘛寺去，想偷他们庙中的一尊檀香古佛，不料却正碰见陈天宇在那里拜佛，哈哈，也许是那寺庙的古佛有点神灵，知道我要偷它，就教我与陈天宇巧遇，这么一来，他在拜佛，我当然就不好意思再把佛像偷走了。”

江海天诧道：“我爹爹和陈伯伯素来是不信佛的，难道是陈伯伯自己没了主意，就只好指望菩萨保佑么？”

姬晓风笑道：“这倒不是，这里面有个原因。我刚才不是说陈天宇已把那两个贼人的面貌牢牢地记住了么？他也真好本事，凭着记忆，就把那两个贼人的相貌画了出来，画得像极了，简直和真人一模一样！”江海天道：“你怎么知道？”姬晓风道：“我当然知道，因为后来我就凭这张画像，找到了那两个贼人！

哈，这才真叫奇怪呢！”

江海天道：“是什么样的人？”姬晓风道：“是两个喇嘛僧装束的西域人。”江海天奇怪道：“他们既是西域僧人，为何远来中土，掳掠一个妇人。”姬晓风道：“是呀，我和陈天宇也是百思莫得其解。若说是陈天宇无意中结下的仇家，当晚陈天宇中了迷香之后，他们要杀陈天宇易如反掌，但他们却又没有伤害陈天宇的性命。”

姬晓风歇了片刻，继续说道：“若说他们是为了劫色，这也不像。陈天宇的妻子少年之时确是相当美丽，但比她好看的女人也还多着，何况她在被动之时，也已是徐娘半老了。他们何必用尽心机，不辞劳累，远来中土，劫一个半老徐娘？”

姬晓风续道：“虽然情理难通，但事实已经如此，陈天宇既认定贼人是西域喇嘛。便到各处喇嘛庙明查暗访。他又认得当晚所闻到的迷香，带有阿修罗花的香气，这阿修罗花是只生长在喜马拉雅山顶的一种奇花，汉名叫魔鬼花，吸了此花的香气，就如喝醉了酒一般，所以西域的邪派中人，多采用此花来配制迷香。陈天宇由于认得这种迷香，是以对于西藏的喇嘛僧人又特别注意。

“喇嘛教盛行于西域西藏、蒙古、青海各地，及与蒙藏毗连的中亚细亚若干地方，单只西藏一地，就有喇嘛庙数千间，喇嘛僧不下十万之众，要从数千间寺庙、十万僧人之中，找出这两个人来？谈何容易？

“陈天宇拿那画图给我看了，便请我帮忙，我义不容辞，当然答应。于是分头行事。我是做惯偷儿的，日走千家。夜走百户，习已为常，但走遍了西藏各处寺庙，也整整花了我一年时间，结果毫无发现。

“我离开西藏，再往其他地方暗访明查。前年春天到了青海，我存着姑且一试的念头，在一天晚上，偷进了白教法王的鄂克沁宫，偷看他宫中每个喇嘛的相貌。”

江海天吃了一惊道：“伯伯，你好大胆！竟敢偷进白教法王的官殿。我听师父说，这白教法王身怀绝世武功，当年我师父曾与他较量过一次，彼此不分胜负。”

姬晓风得意扬扬他说道：“你说得不错，我的确是胆大了一些，那一晚也的确好险。可是出乎意外，我竟然在白教法王的宫中，见着了陈天宇画图中那两个喇嘛！但在我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发现了我！登时敲响了警钟，阖寺的喇嘛都跑来追捕我了。”

江海天道：“ 法王有没有出来？ ” 姬晓风笑道：“ 若是法王也出来了，我还能活到今天和你说话么？ ” 江海天道：“ 哦，那我就不用替你担忧了。法王没有出来，那些喇嘛决计跑不过你，当然是给你一走了之。 ”

姬晓风笑道：“ 最后当然是给我跑了，可是却没有你说得这么轻松容易。法王没有出来，他座下的四大护法弟子可都来了，你瞧—— ” 他揭起上衣指给江海天看，只见腰胁一道长长的疤痕，凹陷数分。姬晓风叫他用手指轻按，只觉手指所触都是一片柔嫩的肌肉，原来应有的肋骨却不见了。姬晓风道：“ 我算是跑得快了，但还是给法王的首座护法弟子，打了一记九环锡杖，这条肋骨，就是给他打断了的。幸亏我以前偷的崆峒派齐老头子的补天膏还剩下了一些，这才不至于落个残废。 ” 江海天听了不觉骇然。

姬晓风道：“ 我逃出来之后，也是惊骇之极。不过，我却并非惊骇于白教喇嘛的武功犀利，而是惊骇于我所发现的这件事情：那两个贼人竟是鄂克沁宫的喇嘛，若非眼见，真是不敢想象！ ”

江海大道：“ 这却为何？ ” 姬晓风道：“ 贤侄，你有所不知。喇嘛教现有三支，红教、黄教和白教，以白教的势力最小，但戒律却最为精严。那白教法王确是个世出的奇才，道德武功都是喇嘛三教中的第一人物。在他亲自主持下的鄂克沁宫，那些喇嘛更都是经常要受他考核的，没有他的法旨，决不能私自出宫。那两个贼喇嘛远到江南劫走陈天宇的妻子，最少要离开本寺半年，他们是怎样瞒过了法王的？你说奇不奇怪呢？ ”

江海天道：“ 你既然心有所疑，何不光明正大的去求见法王，揭发此事，也好助他肃清败类，整顿门风。 ”

姬晓风笑道：“ 论理应该如此，但我却不能这么做。你要知道，你姬伯伯是个偷儿出身的，直到现在，倘若见到心爱的东西，也还是忍不着要偷的。总而言之，我的坏名声是早已传遍天下了，白教法王何等尊荣，岂能纡尊降贵接见一个偷儿？固然我也可以无须请人通报，偷偷的便去见他，但他又怎肯相信我的说话。 ”

姬晓风续道：“ 为了计出万全，我只有请比我有身份、与他有交情的人去见他，调查此事。我心目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冰川天女，一个是你的师父。冰川天女是尼泊尔国的公主，她有佛教的宝物——贝叶灵符，又曾受天竺雷音寺封为佛教的女“ 护法 ”（详见《冰川天女传》），且与白教法王甚有交情，自是最适当的人选；其次是你的师父，你的师父和白教法王正是所谓‘ 不打不成相识 ’，经过了那次较量之后，打出了深厚的交情，彼此互相敬重。 ”

江海天道：“ 我师父行踪无定，他的脾气又是：只有他想见你的时候，他自然会来找你；你去找他，却是很不容易。冰川天女到底是居有定址，虽说她的冰宫高处念青唐古拉山之巅，那也难不倒姬伯伯，姬伯伯，想来你是先去请冰川天女吧？ ”

姬晓风笑道：“ 我当年未曾改邪归正的时候，曾与冰川天女的丈夫唐经天打过一架，当时是在天下英雄之前，众目睽睽之下交手，结果虽然是我输了，但唐经天也吃了一点亏，这过节一直未有机会揭开，所以我不好意思去找他们。 ”

江海天道：“ 这有什么关系？唐经天有大侠之称，想来也不至于气量狭窄，而且他和我的陈伯伯又是很要好的朋友。 ”

姬晓风道：“ 正是因此，所以我觉得不如由陈天宇去请他们夫妇较好，我宁愿到处去碰运气，希望碰见你的师父。 ”

原来姬晓风因为是小偷出身，又曾经是过大魔头孟神通的弟子，所以虽然改邪归正之后，也仍然难免有点自卑心理，由于自卑，也就自尊，所以他只愿意和出身差不多的人如金世遗、江南等人结为莫逆之交，却不大愿意和名门正派、地位崇高的人往来。

江海天道：“ 这也好。你和陈伯伯分道扬镳，双管齐下，总有一方有个着落。 ”

姬晓风笑道：“ 可是现在却还没有一个着落呢。陈天宇前往冰宫，不料去年恰巧是天山派门下弟子十年一大会之期，唐经天夫妇都到天山南高峰他父亲那里去了。陈天宇只好再到天山去，约定以一年为期，在白教法王鄂克沁宫所在地的圣喀伦山与我相会。在这一年中，我到各方寻觅你的师父，没有见着，却先碰见了你的父亲。 ”

江海天大喜道：“ 在什么地方？ ”姬晓风道：“ 在西藏的萨迦。我懂得你父亲的脾气，他是最念旧情的，他曾在萨迦住过十年，有不少熟人，我猜想他一定会到萨迦拜访故旧，就先到萨迦等他，果然给我等着了。 ”

姬晓风续道：“ 你父亲在萨迦也有点不平常的遭遇，不过与本题无关，事情也不很重要，我知道你急于知道你父亲的近况，我暂且把他在萨迦的事情搁后再谈吧。 ”

江海天听说萨迦之事，无关重要，便道：“ 对，还是先说我爹爹和陈伯伯的事吧。 ”

姬晓风道：“ 你爹爹知道了他义兄的消息之后，极是关怀，自告奋勇，到鄂克沁宫求见白教法王，探访义嫂的下落。他当年曾与你师父一道见过白教法王的，所以有点交情。 ”江海天道“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适才于老前辈说去年曾有人在鄂克沁宫见过家父。 ”

江海天道：“ 我爹爹见了白教法王，结果如何？ ”

姬晓风道：“ 他们二人多年未见，所以初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白教法王并不因为你父亲出身低微——贤侄，你爹爹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低微，我也就直言了，请勿见怪。稍有怠慢，而是对他殷勤招待、敬如上宾。 ”

“ 可是，一到你爹爹提起这件事情，说他的鄂克沁宫里藏有两个为非作歹的坏人的时候。法王的态度便马上变了，神色难看之极！ ”

江海天道：“ 这也难怪，这是大大有损他颜面的事情，他焉得不为之震怒？想来那两个喇嘛，必定要受他重重的惩罚了。 ”

姬晓风道：“ 不，他并没有动怒。据你爹爹说，法王当时的神情似乎有点尴尬，他呆了一会，显得颇为颓丧的样子，许久都没有说话。你爹爹以为他是在伤心，正想用‘ 寺大僧众，难免有良莠不齐 ’之类的说话去劝慰他，却不料他忽然表示出不相信的态度，问你爹爹有何凭据？

“ 我是早已防备法王会有此一问的，所以我事前已给你爹爹准备好了。陈天宇那幅画在我手中，你爹爹去谒见法王的时候，我就把那幅画给你爹爹随身带去。

“ 法王看了那幅画，你猜他怎么说？—— ”

江海天道：“ 以法王的身份地位，认出了是他寺中的喇嘛，他总不好意思抵赖吧？ ”

姬晓风愤然道：“ 他就是抵赖！他看了之后。竟敢说道：‘ 这两个人是谁？我的鄂克沁宫并没有这两个人！ ’

“ 这两个人是我亲眼见到的，是他宫中的喇嘛，决不会错。可是法王这

么说，你爹爹还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叫法王将宫中的喇嘛都召集起来，让他按图指认。

“法王又问你爹爹这消息的来源，你爹爹是个直心眼儿的人，从不说谎的。他一着急，便把我供了出来，说这是‘神偷姬晓风’亲眼在贵寺看见的。

“法王沉下了面，说：‘这事情我的护法弟子早有禀报，神偷姬晓风那次偷进本寺，意图盗宝，挨了他一记九环锡杖。想必是姬晓风因此含恨，捏造出一派胡言！’他又说：‘你回去告诉姬晓风，叫他从今之后，在鄂克沁宫周围百里之内，千万个可踏进来。否则若给本寺弟子发现，性命难保！’你瞧，他不但反咬我一口，而且还对我施加恫吓。哈哈，我姬晓风岂是怕人吓的？白教法王虽有绝世武功，但我姬晓风却有一条烂命，我就偏偏不怕他！”

江海天道：“也许他是受了弟子的蒙骗吧？他是我师父敬重的人，总不至于这样卑鄙吧？”

江海天又道：“姬伯伯，请你也恕我直言，你是天下知名的妙手神偷，设若法王有几个弟子和那两个贼人是同党的，在他面前扯谎，异口同声说是发现你偷入寺中，意图盗宝，法王并不深知你的为人，那也难怪他会相信的。”

姬晓风道：“不错，法王对我的恶感，也可能受了些弟子的蒙骗，你这样的说法也未尝不说得通。但那两个贼人，分明是他寺中的喇嘛，按他自己所定的规矩，他寺中的喇嘛，每三个月要受一次小考核，年终有一次大考核，他怎会不能认得自己手下的喇嘛？但他在你爹爹面前却推得干干净净，竟敢说他的鄂克沁宫里没有这两个人！这总不能说是受了弟子的蒙骗吧？”

江海天道：“这件事情的确是有点令人莫名其妙。好在陈伯伯已赶往天山邀请唐经天夫妇，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日子。”

姬晓风接着说道：“现在再说你的爹爹。白教法王起初对他殷勤招待，敬如上宾，后来你爹爹提起了那件事情，双方话不投机，法王的态度就变得冷冷淡淡了。你爹爹对人随和，脾气极好，但他也是个有骨气的硬汉子，当下就立即告辞。

“法王也并不挽留，但在送你爹爹出宫的时候，却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说话。他说：‘你下次来最好与金大侠同来，事先不必经我门下弟子通报，金大侠他会知道怎样与我见面的。除了是金大侠，其他的人，你切不可冒昧的带领他们前来。’”

江海天道：“咦，这几句话确是有点古怪。似乎法王很想见我的师父，而且是想瞒住弟子来和我师父见面的。”

姬晓风道：“就可惜找不着你的师父，否则这个哑迷可以早些打破。”

江海天道：“刚才那叶冲霄说，我的师父他也要参加金鹰宫之会。”

姬晓风道：“金鹰宫的会期是下月十五，但我已约好了你的爹爹在本月月底相会。因为陈天宇在前往天山之时，与我定下了一年之后，在鄂克沁宫的所在地圣喀伦山相见，时间正是本月月底。你爹爹还未曾与陈天宇见过面，因此我就将与陈天宇约好的时间地点告诉他，他说他准备早两三天先到圣喀伦山等候我们呢。”

姬晓风又道：“本来等到见着了你的师父之后，一同前往最好。可是我又怕你爹爹独自一人等得心焦。而且老实说，我对白教法王也信不过了，我担心你爹爹一人会闹出事来。”

江海天道：“那么只好先见我的爹爹了，好在以咱们的脚程，时间大约

**还来得及。”两人计议己定，便即动身，向青海进发。正是：**

**风云变幻殊难测，谁挽天河洗甲兵？**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迷途大漠遭奇险　识路神偷遇敌人

白教法王的鄂克沁宫在青海的伊克昭盟，北面有圣喀伦山挡柱从西北高原吹来的寒风，南面有圣昆布河从盘地流过，因此在那方圆百里的盘地上，水草肥美，牛羊繁殖，像西藏的拉萨一样，有“塞上江南”之称。但在圣喀伦山外边，离开鄂克沁宫约百里之地的一大片地方，却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名为呼汗邪戈壁，面积约有三百平方公里，是青海的第三大沙漠。

这一日，姬晓风与江海天进入了呼汗邪戈壁，江海天还是第一次踏进沙漠，远远望去，只见漠漠黄沙，遥接天际，有时一脚踏着浮沙，要费很大的气力才拔得出来，不禁有点心悸，姬晓风笑道：“你未走过沙漠，很不习惯吧？其实这个呼汗邪戈壁，尚是沙漠中的小焉者也，我当年走过回疆的大戈壁，那才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呢。我也要走三天三夜才走得出来。每年因为迷失方向而被埋在沙漠中的不知多少！那次我幸亏没有遇着刮风，又雇有骆驼。”

江海天道：“姬伯伯，你经验丰富，本领又高，沙漠当然难不倒你。小侄从未走过，每一步都得小心，不瞒你说，却是有点心怯呢？”

姬晓风笑道：“贤侄，你也学会给人戴高帽子了。论本领，你现在已比我高明得多；说到经验，那固然是需要日子历练出来的，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我可以将几点重要的经验

传授给你。”当下说了几点，例如遇见隆起的地方那就是底下中空的，不可踏上去，天未刮风，而沙土有移动迹象的那就是浮沙，不可挨近，等等。江海天依言而行，果然走得顺利许多。

姬晓风又道：“其实以你的本领，还可以用一个妙法，你可以施展登萍度水的轻功，从这里走，大约再走四五十里就是圣喀伦山山脚，那儿便是草地了。四五十里路在你用不了一个时辰。登萍度水的功夫要驭气而行，我没有这个本领可以支持一个时辰，你大约可以，不妨试试。”

说话之间，忽然天色大变，姬晓风道：“不好，这是刮风的预兆。”果然没有多久，狂风大作，黄沙漫天，如烟如雾，眼前的景物一片模糊。姬晓风叫道：“贤侄小心，跟着我走。”

风力越来越大，呼呼轰轰，大地都似乎要震动起来，饶是姬、江二人使出绝顶轻功，浑身本领，也被吹得东歪西倒，上前三步，后退两步。江海天想跑上去拉着姬晓风，彼此扶持，同抗风暴，眼看还有几步就可走到，忽地面前冒起一股沙柱，上冲霄汉，姬晓风大叫道：“决背春风向跑，这是龙卷风！”话犹未了，那股沙柱突然横卷过来，江海天立足不稳，急忙和身扑地，背着风向，使用“燕青十八翻”的功夫直滚出去。黄沙如天河倾泻，倒在他的身上！

这一瞬间江海天几乎感到窒息，幸亏这股龙卷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江海天又是背着风向，倾泻在他身上的黄沙，刚刚把他的身体盖过，这股风也就过去了。江海天内功深厚，闭住了气，也还勉强可以支持，待觉风力稍弱，便钻出来。这时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尽是黄灰色的沙雾。视力本来就受到了障碍，江海天游目四顾，竟没发现姬晓风的影子，不由得大为恐惧，叠声叫道：“姬伯伯，姬伯伯！”

过了一会，忽听得姬晓风哈哈笑道：“好险，好险，险些就要被活埋啦！”江海天循声注目，只见姬晓风从一个土堆里爬出来，原来他与江海天同一遭

遇，却比江海天更为狼狈。

那股龙卷风虽然散了，但飓风还未停止。漫天沙雾，像数十百重厚厚的黄幕，遮天蔽地，十步之内的景物，只见一团影子，走路呼吸都很困难。

姬晓风走南闯北，一生之中，不知遇过多少危险，但却从未遇过这样的飓风，而且是沙漠上的飓风，他痛定思痛，不由得自己责备自己道：“这都是我的过错，我本来应该雇两匹骆驼的，我却小觑了这个沙漠，以为最多两个时辰就可穿过，哪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在回疆的大戈壁我安然过了，在这个小小的沙漠里，却遇上了风灾。”“我若丧身沙漠，这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怨不得谁，可是拖累了海天贤侄，我却怎对得住江南贤弟？”

心念未已，忽听得叮叮　　的驼铃，夹在风声之中，自远而近，姬晓风大喜道：“天无绝人之路，贤侄快来！”

沙雾迷漫之中，已经隐约可以看见两匹骆驼的影子，姬晓风提了一口气，以“陆地飞腾”的轻功疾跑过去，大声叫道：“救命，救命！”

那两匹骆驼来到了他的面前，骑在驼背上的那两个人身材高大，面貌看不真切，似乎不像汉人，姬晓风怕他们听不懂自己的话，正要再打手势，那两个汉子忽然各自举起了一柄大铁锤，一言不发，就向姬晓风打下来！

这真是绝对意想不到的事情，姬晓风大惊之下，侧身一闪，闪过了左边的一锤，但他心慌意乱，本来应该向后倒纵，才可避开双锤的，他却闪向右方，右边的一锤正好朝着他的后脑击下。

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四溅，铁锤并没有打中姬晓风，却原来是江海天及时赶至，一剑削去，将那柄铁锤削去了一块。

那两个汉子料不到江海天的宝剑如此厉害，大吃一惊，不敢再打，急忙一拍驼峰，催骆驼疾跑。骆驼虽是庞然大物，但在沙漠上跑起来，却比骏马还快，转瞬之间，就没入黄沙漠漠之中，远远望去，只见两个黑点。

姬晓风大怒道：“岂有此理，你不加援手也还罢了，却反而害我！好呀，你既不仁，我也不义！”身形一起，展开了绝顶轻功，就在沙漠上追那两匹骆驼。

要知姬晓风自尊心重，平生从没有低声下气的求过人，这次是为了要救江海天脱险，这才向那两个人叫救命的，岂知所指望的救命恩人，反而成了催命判官，险些要了他的性命，他焉能不越想越气。因此他打算劫那两匹骆驼，将那两个汉子摔下沙漠。让他们自生自灭。

江海天心地纯厚，连忙叫道：“人家不肯救助，那也不必勉强人家。姬伯伯，回来吧，咱们另想办法。”姬晓风哪里肯依，跑得更快了。江海天一来怕他有失；二来也怕他一时动怒，当真就将那两个人杀掉，因此也只好施展轻功，，跑去追他。

忽地一股旋风刮来，江海天毫无经验，不识辨别风向，正巧撞进风力的中心，饶是他用尽了浑身本领，也不能再向前行进一步，被那股旋风吹得在原地上团团打转，头晕眼花。江海天暗叫“不妙”，一时无暇思索，竟使出了“千斤坠”的重身法来，想稳住身形。“千斤坠”的重身法只宜在平地上使用，在沙漠里哪可施为？不用倒还罢了，一用出来，登时陷进了浮沙之中。

武功再强，陷进了浮沙也是毫无办法。因为浮沙乘不着一个人的体重，倘要用力跳起，那只有越陷越深，必须要有外力将他拉起来才行。这道理就等于天下最大力气的人也举不起自己的身体一样，因为无所凭借，气力就使不出来。幸而江海天还算机伶，一发觉跳不起来，就张开两臂，撑着沙壁，

虽然仍是下陷，但下陷的速度已是大减。

再说姬晓风去追那两匹骆驼，他识得辨别风向，只要不是碰着龙卷风，便不至于有大危险，他使出了绝顶轻功，当真是有如风驰电逐，追了一会，与那两匹骆驼的距离越来越近。

那两个汉子忽地一声叱咤，把手一扬，飞出一蓬暗器。姬晓风大笑道："你们的暗器功夫还得再练十年！"原来他们所发的暗器准头甚差，姬晓风不用费什么气力就避开了。但在沙雾迷漫之中却看不真切那些暗器是什么东西，姬晓风技高胆大，也不放在心上，仍然奋力追赶。

不料一脚踏下，痛如刀插，原来那两个汉子撒出的暗器乃是两头锋利的尖钉，有百数十枚之多，所以根本无须讲究什么准头。若在平时，以姬晓风的目力和身法，自是知所趋避，决无上当之理，但在这沙雾迷漫、日月无光的情况下，加以他一念轻敌，结果便难免大大吃亏。

姬晓风被尖钉插入足跟，痛彻心肺，险些跌倒，气得破口大骂，那两个汉子哈哈大笑，笑得有如枭鸟夜鸣，难听之极。就在笑声中飞出了两条铁抓，向姬晓风抓来。

姬晓风咬紧牙龈，双指捏着铁钉，用力一拔，鲜血随着汩汩流出，他脚跟受伤，轻功打了折扣，那两条铁抓，一左一右，恍如双龙探爪，他还未跑出几步，只听得嗤嗤声响，两条衣袖，都已给铁抓撕破。

就在铁抓触着他琵琶骨的时候，忽听得一声长啸，沙雾中忽见白光一道，破空飞来，原来是一柄飞刀，"■嚓"一声，就把那条铁抓当中斩断。姬晓风翻了一个筋斗，另一条铁抓抓了个空，也缩回去了。

只见又一匹骆驼大步跑来，驼背上是个黑衣汉子，用藏语大喝道："谁敢在此为非作歹，休怪我手下无情！格鲁巴洪克亥那鲁奇！"姬晓风足迹遍天下，懂得各地方言，那两句藏语他也听懂了，但后面那一句他却不懂是什么意思。

前头那两个汉子似乎颇为忌惮，一声不发，催赶骆驼便走，转瞬之间，便在沙雾之中没了踪迹。后面那匹骆驼，不久也就赶到了。

那黑衣汉子道："你爬得上来吗？"姬晓风心想："这个人大约不会再害我了吧？"当下，忍着疼痛，飞身一跃，跳上驼背。他受过一次教训，这回特别小心，坐在那个人的背后，这样，就只有他可以暗算前面的人，别人是决计暗算不到他了。

那黑衣汉子竟似全无机心，既不问他，也不回头望他，便径自转了一个方向走去，姬晓风道："我还有一个侄儿……"话犹未了，只听得江海天的声音叫道："姬伯伯，姬伯伯……"

那黑衣汉子叫道："抓住！"抛出一条软索，江海天这时全身都已陷进沙中，只露出头部，软索抛到他的面前，他只能用牙齿咬住。那汉子喝一声"起！"将江海天扯了起来，软索一挥， 江海天身子凌空飞起，在半空中翻过身来，轻轻巧巧的便落在驼背上。这一手双方都露出了高明的武功，姬晓风又惊又喜又是佩服。

喜者是江海天并未受伤；惊者是此人武功超卓，不知是何路道？但他既然出手救人，想来当无恶意，因此紧张的心情也就放松了。

沙土飞扬，风声呼啸之中不便交谈，姬、江二人只得一声"多谢"，那黑衣汉子也应了一声，便无言语。姬晓风心想："且待脱险之后，再问他的姓名来历，徐图报答吧。"他身上还藏有小半瓶"补天膏"，那是他从崆峒

派名宿齐天乐那儿偷来的，功能接骨止血，灵效无比，他挑了一点补天膏，敷上伤口，痛楚立减。

骆驼之力，可负千斤，虽然是驼了三个人，在沙漠上仍然是健步如飞，走了大约一个时辰，风已静止，漫天的黄沙也渐渐澄清，再过一会，只见前面已是一片草地，草地的那一边，已是圣喀伦山脚下了。

骆驼停了下来，那黑衣汉子回过头来，说道：“你们不可再向前行了，狂风已过，看这天色，明天天气很好。你们是来此寻访朋友的吧？倘若见着友人，最好明天便立即回去，不要越过这圣喀伦山！”

姬晓风大吃一惊，这时风沙静止，天色已恢复晴明，只见那黑衣汉子的黑色罩袍之内，露出喇嘛装束的白色飘带，姬晓风一惊之下，连忙拉了江海天跳下骆驼，问道：“你是鄂克沁宫的喇嘛吗？你怎么知道我来此访寻朋友？”

那喇嘛笑道：“我认得你是神偷姬晓风，可惜你没有和金大侠同来，所以只好请你回去了。”

姬晓风道：“你传的可是法王的意旨？”

那喇嘛道：“不错，我和几位同门，奉了师尊之命，这个月来，每天都轮流在此巡查，为的就是怕你不知好歹，忘记了我们师尊当年的吩咐。那是我们师尊请江南先生转告你的，难道他没有告诉你吗？”

姬晓风疑云大起，想了一想，说道：“多谢你的救命之恩……”那喇嘛插口道：“不要多谢我，你应该多谢我的师尊，不是他老人家嘱咐我们在此巡查，我就不会遇上你，也不会救你的命了。”

姬晓风续道：“好，那就请你代我向你的师尊道谢，同时请你代为禀告，说我姬晓风并没有忘记他的吩咐，他不许我踏进鄂克沁宫周围百里之内，我也知道，过了圣喀伦山，就是违背他的禁令了。”那喇嘛道：“不错，你既然知道，就不宜再向前行了。”姬晓风道：“可是我实在不明白法王的意思，倘若他认定我是个坏人，你今天就不应救我；倘若是另有原因，我就非得问个明白不可！”

那喇嘛道：“本门的事情，姬先生你是外人，似乎不宜多问，我们的师尊也不会接见你。而且，你再向前行，便是违背了我们师尊的禁令，本寺僧众，只怕也不会对你客气了。我言尽于此，你倘若要任性而为，那也只好由你！”

姬晓风很不服气，心想：“你师尊的禁令，与我有关，怎能推说是本门的事情不许我问，这不是有点强辞夺理吗？”但是这喇嘛的神情已似甚为着恼，心想，他到底是自己的恩人，也就只好忍住了。

那喇嘛正与姬晓风分手，忽见有几匹马疾驰而来，那喇嘛神色大变。姬晓风一看，那几个骑士都是穿着白袍的喇嘛，姬晓风认得其中一人乃是白教法王座下四大护法弟子之一。

姬晓风正自奇怪：“这喇嘛见了本寺的僧侣，却为何竟有惊惧的神情？”心念未已，那几骑健马已如飞而至，将那个助姬晓风脱险的喇嘛团团围住了。

那护法弟子面挟寒霜，冷冷的向那喇嘛问道：“哈凡提，你在做什么？”那喇嘛道：“我在山上采药，适遇大风，听得沙漠中有人呼喊救命，是以来此。”姬晓风不禁又是大为奇怪，想道：“他是奉了教主之命来的，却为何要向自己人撒起谎来？”

那护法弟子向姬晓风扫了一眼，又向那喇嘛道：“这两个人是你救的

吗？”那喇嘛道：“不错，是我救的。”

那护法弟子大怒喝道：“哈凡提，你干的好事，我罚你自打四十下耳光，然后把袈裟脱下，随我回去领罪。”袈裟是喇嘛的法衣，那护法弟子要他把袈裟脱下，就等于是革除他的喇嘛身份，宣判他是本教的叛徒。

那喇嘛面色铁青，颤声说道：“师兄，我犯了什么罪？要受如此重罚？”

那护法弟子冷笑道：“你这是明知故问，这个人是谁，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勾结敌人，该当何罪！”

那喇嘛亢声说道：“我佛慈悲，普渡众生，我今日救人，正是奉行佛祖的道理！而且教主的禁令，也只是不许此人在本寺百里之内停留，并无命令咱们在百里之外杀他！此地恰好是在本寺百里之外，他在此地遇险，与一般人遇险并无分别，我何以不可救他？”

那护法弟子道：“在百里之外，也还是本寺的敌人，怎能与一般人相提并论？狡辩无益，从速认罪，刑罚或者还可减轻！”

那喇嘛道：“佛祖割肉喂鹰，舍身救虎，鸷鹰猛虎，难道不是人类之敌？佛祖还要普渡它们，何况我是救人？我不认罪！”

那护法弟子怒道：“强辞夺理，我不屑与你辩驳。不管你认罪也好，不认罪也好，总之你是难逃刑罚的了！”

那护法弟子蓦地提高声音，喝道：“剥掉他的袈裟，押回本寺！”命令一下，立即有两个喇嘛跑来，将哈凡提拉下骆驼，反绑了他的双手，跟着就要剥他的袈裟。

江海天激于义愤，大怒喝道：“你们怎可如此蛮不讲理？”那护法弟子把手一挥，喝道：“将这两人也一并拿了！”江海天不待他们过来，飞身一掠，已先扑了过去。

哈凡提连忙叫道：“这是我本门的事情，你千万别管，我也不要你为我分辩！小檀越，请你还是顾你自己吧！”江海天一怔，原来他正是想和那护法弟子理论，但听这哈凡提的话时，却分明是向他暗示，请他不要把真相说出来。

那两个押解哈凡提的喇嘛，一人拉着哈凡提的一条臂膊，就在江海天即将追到之时，蓦地把哈凡提高高举起。打了一个圈圈，呼的一声，疾抛出去。随着便转过身来，与江海天相斗。

那护法弟子一手将哈凡提接下，另一只手便噼噼啪啪的乱打他的耳光，骂道：“我叫你自打耳光，你竟敢抗命，如今加倍处罚，打你八十耳光！”

可是他还未打到十下，忽觉劲风扑面，原来是姬晓风来了。

那护法弟子在鄂克沁宫是名列第五的高手，一觉劲风扑面， 立即一掌拍出，姬晓风使出阴阳掌力，想把他摔倒，哪知他的掌力有如金刚猛扑，竟把姬晓风两股互相牵引的掌力一举破开，姬晓风反而险些给他的掌力震倒。

姬晓风轻功超卓，一觉不妙，身形平地拔起，避开正面，迅即使出“玄阴指”的功夫，凌空一指戳下。

那护法弟子笑道：“好呀，哈凡提，你果然是和敌人勾结！”抓着哈凡提的背心，风车般的一转，姬晓风一指戳下，没有戳中那护法弟子，却戳中了哈凡提。哈凡提被打了七八下耳光，早已头如针刺，耳似雷鸣，再被“玄阴指”一戳，那股奇寒之气，从他的背心大穴侵进，他焉能抵受得起，登时全身颤抖，汗如雨下。那护法弟子冷笑道：“你和敌人勾结，就让你先尝敌人的苦头！”

姬晓风大为恼怒，喝道：“天下竟有你这等狠心的师兄。”使出天罗步法，身形一闪，立即欺到他身前，双掌齐出，拍打他的穴道。那护法弟子一个斜身滑步，仍然把哈凡提当作盾牌，只听得“卜”的一声，姬晓风左掌打在哈凡提身上，右掌却和那护法弟子碰个正着。

姬晓风早已料到那护法弟子会把哈凡提当作盾牌，也早已想到了对付之策……

原来姬晓风的武功虽然因为幼时的根基没有扎好，始终练不到最上乘的境界，但若论到武学之博，当今之世，除了金世遗之外，却就要数到他了。

他一生之中，不知曾偷阅了多少武学典籍，对各家各派的武功差不多都曾涉猎，而且可以运用自如。他打在哈凡提身上那一掌，用的是终南派“回春掌”的功夫，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功夫，乃是终南派的第六代祖师——清初大儒兼名医傅青主所创，这种功夫不是用来伤人的，恰恰相反，乃是用本身的功力来助人疗伤的。别派虽然也有类似的功夫，但总得花一段时间，绝不能如“回春掌”的一掌见效。哈凡提受的奇寒之气，被他的一掌便尽都化解了，免去大病一场。

他和那护法弟子相碰的一掌，这才是最能伤人、阴毒霸道的修罗阴煞功，不过，因为他同时要运功救人，他本来具有的第七重功力，却只能发挥五六成，但饶是如此，那护法弟子也禁不住浑身颤抖，接连打了几个寒噤。

那护法弟子大怒，把哈凡提再抛给一个同门师弟，说道：“速把他押回去交给执法师兄。我是非把这邪魔外道收拾了不可！”一转过身，立即向姬晓风展开了疾风暴雨的攻击。

姬晓风刚才只以一半的功夫，和那护法弟子硬对了一掌，真力也消耗了不少。他的“修罗阴煞功”又未练到最高的境界，不能连续不断地使用，那护法弟子的功力在他之上，攻击展开不过片刻，便把姬晓风笼罩在掌力之下。

那两个最初押解哈凡提的喇嘛，却不是江海天的对手。江海天本来可以在十招之内将他们打败的，但因为他不肯用杀手伤人，这才容得那两个喇嘛拼到二十余招，待到他们筋疲力竭之后，这才知难而退。

可是江海天一念之慈，却错过了救哈凡提的机会。他击退了那两个喇嘛之后，只见哈凡提已给人飞马带走了。

江海天叫道：“姬伯伯，不要打了。咱们以后再与法王理论吧，这一场架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姬晓风笑道：“我不打人家，人家却要打我呢！”江海天眼光一瞥，这才瞧出姬晓风已在对方掌力笼罩之下，虽然轻功超卓，也脱不了身。

江海天眉头一皱，说道：“好，待我来给你化解吧！”飞身掠起，声到人到，朗声说道：“快快撤掌，否则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那护法弟子哪里将他放在眼内，闻言大怒，分出一掌，便向他打来。

那护法弟子哪里知道，江海天年纪虽轻，功力却远在姬晓风之上，他即算以全力应付，还未必胜得过江海天，何况只是分出一掌？

但听得“蓬”的一声，那护法弟子给江海天的掌力震得摇摇晃晃。原来江海天听说他是白教护法弟子，又见姬晓风给他的掌力罩着，只道他果然了得，因而使出了轻易不肯一用的“须弥神掌”来，“须弥神掌”是天山派的镇山掌法，那护法弟子焉能禁受？

那护法弟子接连打了十几个圈圈，才稳得住身形，这一惊非同小可，再不敢多说一句，飞身上马，立即回寺，那几个喇嘛也跟着他走了。

江海天道：“同是白教的弟子，那哈凡提对咱们何等友善，这几个喇嘛却是如此可恶！”姬晓风沉吟道：“这事情有点蹊跷，我看他们不是一路的。”江海天道：“是呀，我也正在奇怪，那哈凡提为何不肯把法王交给他的命令说出来，却另外编了一套谎话？”

姬晓风道：“据我推测，鄂克沁宫的僧众可能已分成了两派。因此，他们对付咱们的态度也就大有不同，法王的本意其实并不想把我置于死地，他要哈凡提来阻拦咱们前进，很可能还是一番好意！至于后来的那几个喇嘛，却完全是把咱们当作敌人看待了。”

江海天大骇道：“如此说来，法王岂不是已不能驾驭本派弟子？甚至对那一部份不肯服从他的弟子还颇有顾忌？这真是不可想象之事！”

姬晓风道：“事情越来越是古怪，以法王的威望，他手下的僧众怎敢不服从他，这我也想不明白。但从今日之事看来，又确是如此。我看，只好待见了你父亲之后，再商量了。”

江海天道：“法王的禁令呢？咱们还理不理会？”姬晓风道：“我现在怀疑，甚至法王的禁令，也有另外的意思……”江海天道：“哦，他是怕另一派的弟子对你施加毒手？”姬晓风笑道：“即算是法王的真意，我也不怕，何况现在我已有怀疑，更要查个水落石出了。”江海天笑道：“好，伯伯既然不怕，咱们就不必理会他的禁令了。”

两人续向前行，不久就深入了圣喀伦山，忽听得上面似有吵闹之声，姬晓风侧耳一听，叫道：“咦，似乎是你的父亲在和别人争吵！对方大约有四五个人。”江海天又惊又喜，急忙施展轻功，飞步上山，到了上面的一个山峰，果然发现有五个喇嘛围着他的父亲。有的喇嘛在向他父亲合什施礼，有的喇嘛却又与他的父亲拉拉扯扯。江海天见了，十分奇怪。

姬晓风悄声说道：“你听，他们似乎是在请你的父亲去做客人呢！”话犹未了，果然听得一个喇嘛大声说道：“江檀越，你是咱们教主的好朋友，既然到此，岂可过门不入？你不给我们面子事小，我们请不到你，回去要受教主责罚，事情可就大了。”

江南叫道：“哎呀，你们别拉拉扯扯了，我怕痒呀，你们触着我的痒处了，还不缩手！”姬晓风几乎忍不住笑了出来，低声说道：“你听，你爹爹还是当年的爱玩爱闹的脾气，你是他的儿子，却反而比他老成得多。”

另一个喇嘛道：“好，只要檀越肯去就成。”江南问道：“是你们教主要你们来请我的么？”头一个喇嘛道：“我们怎敢撒谎，教主听说你这几天要到，早就吩咐我们恭候了。”

江南叫道：“呵哟，我不去了！”那个喇嘛道：“这却为何？”江南笑嘻嘻地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最怕受拘束的，你们教主这样隆重的来接待我，那一定是如待上宾，礼仪周全的了，他是一教之主，对我礼遇有加，我又怎可放肆，当然也要规行矩步了。哎呀，我不愿受这个活罪！”

那几个喇嘛面面相觑，半晌说道：“檀越说笑话了。”江南道：“不，我有时会说大话，笑话却是从来不会说的。”

姬晓风笑道：“咱们应该给他解围了。”两人现出身形，疾奔过去。江南喜得大叫道：“老哥哥，你先来了！天儿，你也来了！”

那几个喇嘛认得姬晓风，大吃一惊，有两个喇嘛迎了上来，提着九环锡杖，似乎就想动手，可是他们看看江南，又看看姬晓风，却又似乎打不定主意，神情甚是尴尬。

江南忽又笑嘻嘻他说道：“有了，有了，我找到替身了。我这位哥哥最是馋嘴，你们寺里有许多好东西吃，不如请他去吧！”那为首的喇嘛甚是恼怒，说道：“江檀越别开玩笑了。这位姬先生我们是要请他的，不过不能和你一般看待。实不相瞒，他就是本寺所要捉拿的贼人。”此言一出，那两个喇嘛立即举起九环锡杖来打姬晓风。

江南大叫道：“你们要拿我的哥哥，我更不能作你们的客人了。”那为首的喇嘛道：“你不去也不成！”动手便拉江南。

江海天刚才看了那两个提着九环锡杖的喇嘛的步法和眼神，已知他们的武功深浅，姬晓风应付他们那是绰有余裕的，不必自己帮忙。当下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便把那为首的喇嘛推开。

江海天用了三分劲力，随手一推，将那喇嘛推开了数步，冷冷说道：“哪有这样请客的道理？我爹爹好说话，你就欺负他了？”

江南笑道：“不管他们怎样请客，总是一番好意，天儿，你不可无礼，给这几位大师赔个不是吧。”

那为首的喇嘛给他推得几乎跌倒，心中恼怒，强笑说道：“原来是江檀越的公子，不敢当，不敢当！咱们亲近亲近！”他笑里藏刀，自恃有金钢指的功夫，便伸出手来拉江海天，佯作是阻止江海天行礼。

江海天道：“好，咱们亲近亲近！”出手与那喇嘛一握，那喇嘛有如触电，陡然一震，慌不迭的缩手，五只指头都向后拗曲，弯不过来。

江海天道：“这是你先使坏，怪不得我，嗯，还有两位大师，咱们也亲近来近。”

那两个喇嘛连忙退后，说道：“你们不去也罢，何必生气，何必生气。”

忽听得姬晓风哈哈笑道：“这一支锡杖给了我做扒火棍吧。”“哈，这一支锡杖做打狗棒也正好！”原来他已把那两个举杖打他的喇嘛制伏，将他们的九环锡杖都夺了过来。

九环锡仗是他们的兵器，也是他们的法器，怎甘被夺，两人气得哇哇大叫，一面呼援，一面发掌，要把他们的九环锡杖夺回。

江南道：“两个人打一个已经不合规矩，还要再来几个，那就简直是不要脸了。我是法王的朋友，可不愿意我的朋友有不要脸的弟子。谁还要来，我就要替法工管教他了。”

江海天道：“爹爹，有事应该小辈效劳。”他挺身一站，说道：“我爹爹说的，最多准你们两个打一个，还有哪个要来，就请和我交手吧！爹，是不是这个意思？”江南笑道：“正是这个意思。好儿子，你现在懂事多了，很识得为父的心意。”他们两父子一吹一唱，另外的那三个喇嘛哪敢上来。

姬晓风手舞足蹈，将两支九环锡杖乱舞，十八个铜环唧唧作响，笑道：“真是最好不过的打狗棒，碰到恶狗，不必打他，这唧唧的铃声，就可将狗吓跑，妙极，妙极！好听，好听！你们也听听呀！”他身形一飘一晃，在那两个喇嘛的耳边乱摇，随手一挑，把一个喇嘛的僧帽挑下，反手一扯，又把一个喇嘛的袈裟扯脱。

那为首的喇嘛气得面色铁青，大喝道：“别在这里丢人现世啦，都给我滚回去！”转瞬之间，这几个喇嘛都走得干干净净。

姬晓风道：“江兄弟，你还是旧日的脾气。”江南道：“姬大哥，你的性情也犹是当年！”两个结拜兄弟相互拥抱，哈哈大笑。

姬晓风忽然伸长脖子，仰起头来，江南奇道：“姬大哥，这树上有什么

好东西，你看得这样出神？”姬晓风道：“这树上似乎有人！”话犹未了，树上果然有人哈哈大笑，说道：“姬大哥，你真好眼力，我服了你了。”随即跳了下来，众人一看，正是陈天宇。

江南喜上加喜，叫道：“宇哥，你怎么躲在这里？这几年我想得你好苦。”陈天宇笑道：“我藏在树上看你们戏耍这班喇嘛，却真是乐得几乎忍不住笑出来。嗯，侄儿也这般大了，刚才他露的那两手武功，更是令我看得高兴。”

江南携子上前，与陈天宇见过了礼，问道：“唐大侠夫妇未曾来么？”

陈天宇道：“去年我到天山，他们天山派的聚会已经散了。我渴见唐老掌门，始知唐经天夫妇又已去了别处，他们行踪无定，也未说好什么时候回来。

“我只好将你嫂子离奇失踪之事告知唐老掌门，承蒙唐老掌门答应，派出门下弟子，去找他的儿子回来。我因为与你们有约，不能在天山久候，便匆匆告别了唐老掌门。

“我是今日中午时分，踏进这圣喀伦山的，在树林里忽然遇着一伙喇嘛，在那里窃窃私议，我隐约听得他们提起我们三人的名字。

“其时正刮大风，在树林里有树木挡风，危险不大，但断枝残叶，随风飞舞，加以天色沉暗，十步之外，也是一片模糊。

“好在有这场风，我跟在他们的后面，侥幸未给发现。听得其中有个喇嘛叮嘱他的师弟道：‘你记着了，倘若遇到江南，咱们要以客礼相待，假托师尊之命，请他到本寺去；倘若遇到姬晓风，那就不必客气，围而攻之，捉住先揍他一顿；倘若是遇到陈天宇，则只许活擒，不许伤害。’他师弟问道：‘倘若是遇到他们都在一起，或者是江南和其中一人在一起呢？’那喇嘛答道：‘那就看我的眼色行事。’这个喇嘛就是刚才给江贤侄吓退的那个为首喇嘛了。”

姬晓风笑道：“原来他们最恨的是我。可惜我刚才未曾将他们揍一顿。”陈天宇道：“他们恨你，那是因为你闯过他们的鄂克沁宫，他们出动了阖寺之众，仍然给你逃脱，是觉得大失体面。但他们要骗江兄弟，又要将我活擒，其中却不知有何诡计，更令我要加倍提防。我就一直跟着他们，不久他们就与江兄弟相遇，演出了一出霸王请客的好戏，我知道江兄弟没有危险，暂时不想现身，便藏在树上静观其变。”

江南笑道：“我早就知道那几个喇嘛是说谎的了。”陈天宇道：“你怎么知道？”江南道：“上一次我与法王分手之时，法王曾对我言道，下次你倘若要来本寺，最好与金大侠同来，否则就不必来了。当时没有第三个人，法王说话的神情庄重而又诚恳，还似乎怕我对他有所不谅似的。他为何要这样吩咐我，我至今未得其解。不过，我已把他的话牢牢记了下来。刚才那几一个喇嘛却说是奉了法王之命请我去的，这岂不是前言不对后语，分明是假传师命，向我说谎吗？”陈天宇道：“白教法王的戒律最严，他的门下弟子竟敢假传师命，这又是一件不可解之事。”

姬晓风沉吟半晌，说道：“这两件事也不难索解，不过，我还未想透内里的原因。”陈天宇道：“依你之见如何？你就把你想到的先说说吧。”

姬晓风先把他与江海天刚才的遭遇说了一遍，陈天宇默默沉思，忽地拍掌说道：“对了！”江南诧道：“什么对了？”陈大宇道：“我猜姬大哥是怀疑白教喇嘛已分成了两派。”

姬晓风道：“正是如此，而且暗中反对法王的这一派，大约后面还有能

人撑腰。否则他们不敢如此，法王之所以要江贤弟和金大侠同往，那是因为他管束不了另一派的人，怕他们对江贤弟有所不利，有金大侠同行，那就无须顾虑了；另一方面，也许他也正想仰仗金大侠的助力。”

江南吃了一惊，说道：“如此说来，法王的处境岂非也甚危险？我看事不宜迟，咱们今晚就偷偷到鄂克沁宫去看个究竟吧。”陈天宇道：“我也急于要把妻子被劫之事查个水落石出。可是咱们得想个法子，只要单独见到法王，否则和那些喇嘛又大打一场也没有什么意思。”江南道：“以姬大哥的轻功，上次也给他们发觉了。现在咱们有四人之多，要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去，只怕甚难。说不得只好硬闯了。”

姬晓风忽地笑道：“我早已想好了妙法。”江南喜道：“姬大哥，你何不早说？”姬晓风笑道：“现在还欠几件道具，我葫芦里的哑谜还得等一下才揭晓呢。江兄弟，你愿意让海天和我去一趟吗？”江南道：“你要去什么地方，办什么事情？”

姬晓风笑道：“不能说与你知道。不过你不必担心，这事情是很容易办的。只要海天一人就够了。”江南笑道：“只要你不是教他做贼就行。”姬晓风哈哈笑道：“我正是要教他做贼！”大笑声中，拉了江海天便跑。

陈天宇叹道：“这位姬大哥计智过人，难得他又是一副热心肠，只要与你投缘，就不惜赴汤蹈火。这次我得他的帮忙可还真不小呢。那两个贼人藏在鄂克沁宫就是他查出的。想当年，我们都把他当作邪派妖人看待，却不知他其实是个好人，说来真是惭愧。”

江南笑道：“且看这次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两人坐了下来，各诉别后情况，只过了大约一顿饭光景，姬晓风与江海天便已回来。

只见他们各抱着两套袈裟，头上还戴着僧帽，嘻嘻哈哈，口讲指划地走过来。江南笑道：“啊，原来你当真是教海天去做贼。”

姬晓风笑道：“我还没有传授他看家本领呢。这次只是拦路打劫，根本就用不到上乘的偷盗功夫。”

江海天道：“我们还未走到山下，就追上了刚才那伙喇嘛，他们以为我们是要赶尽杀绝，害怕得了不得。姬伯伯本来要把他们揍一顿的，是我拦阻住了。”姬晓风笑道：“谁叫他们在背后吹牛，说要把我捉住就先揍一顿。不过，这次虽没有揍他们，这口气却也出了。我用乔祖秘笈上的‘点隐穴’的独门手法，点了他们的穴道，一个个放在树窿里面，要过十二个时辰，方能自解。”

陈天宇道：“姬大哥之意莫非是要扮作喇嘛，混进鄂克沁宫么？计是好计，但还有一样破绽。”姬晓风道：“有何破绽？”陈天宇道：“白教喇嘛十九是西域人，咱们的脸型体态都不像。”

姬晓风道：“这个我早已准备好了。”拿出了四张极薄的人皮面具，说道：“西藏大安达森林里有个猎头族，杀了人就把头皮剥下来，制成头像和面具。西藏人很尊敬喇嘛，只有这个猎头族敢杀他们。这几张人皮面具就是我从大安达森林的猎头族偷来的，你们戴上试试。至于体态，我教你们假扮。”

陈天宇等人穿上袈裟，带上面具，在山涧边临流自照，果然活脱脱是个喇嘛。姬晓风又将喇嘛的举止、习惯，和一些简单的青海土语教给他们，操练了一番，虽不敢说毫无破绽，但假如不是被人仔细盘问，估量也可以应付得过去了。

陈天宇带有干粮，姬晓风又去捉了两只野兔，烤熟了饱餐一顿，待到天

色入黑，便一齐前往鄂克沁宫。

这四个人都有一身上乘的轻功，过了二更时分，便到了鄂克沁宫外围的禁地，陈天宇和江南都很小心戒惧，但奇怪得很，却并没有碰到什么高手，有几个巡夜的喇嘛本领很是平常，姬晓风等人从他们身边掠过，他们也没有发现。

将近寺门，忽听得钟声　　，姬晓风心中默数，共敲了二十一下，不禁吃了一惊。他识得白教的规矩，鸣钟聚会，普通是只敲七下，遇到重要的事情，那就加倍敲十四下。若然连敲二十一下，那就是有关本教荣辱存亡的大事，要阖寺僧众来公议的了。一个白教喇嘛，一生之中也未必有机会能听到塔顶的大钟连敲二十一下的。

鄂克沁宫虽比不上两藏布达拉宫的雄伟壮丽，但大大小小的建筑物，星罗棋布，也有数百幢之多，钟声一响，喇嘛们便从四面八方赶来，汇成了一股人流，向中间一座高大的殿宇涌去。姬晓风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今晚有极其重要的聚会，职位高武功好的喇嘛当然都留在寺中，派出去巡夜的那只能是本领低微、无关重要之辈了。怪不得我们能够如此顺利通过禁区。”

姬晓风等一行四人混在喇嘛群中，更没人注意他们，大钟敲完了二十一下，他们也已随着人流，涌进了那座殿宇。

殿中有座神龛，供奉着他们教祖的金身，座下有张涂金交椅，想必是白教法王的座位。两旁另有四张椅子，是四个护法弟子的座位，也都在空着。姬晓风心道：“原来首脑的人物都还未出来。”这时又有人端一张椅子出来，放在法王座位的对面，看来这把交椅的主人，地位显然在那四个护法弟子之上，却不 知是谁坐的。其他的喇嘛，都没有座位，只按着职位高低，一排一排的站立，职位高的在前，低的在后。姬晓风等人混在中间的行列。

忽听得有一群人高声欢呼，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喇嘛，在许多人簇拥之下走进来，背后紧紧跟随着的是三个护法弟子，躬腰哈背，对那喇嘛的态度甚为恭谨，姬晓风不禁又是一惊，暗自想道：“在护法弟子与法王同时出现的场合，护法弟子总是随侍着法王的，这人是谁，如此僭越？这三个护法弟子又为何随侍着他？还有一个呢，却又为何未见出现？”他向那喇嘛打量了一下，只见他两边太阳穴微微鼓起，双目神光湛然，姬晓风是武学行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喇嘛的内功极为高深，当今之世，只怕只有唐晓澜、金世遗、痛禅上人、白教法王、金光大师等有限几人，可以与之匹敌。

这喇嘛出来，殿中有一群人在欢呼，另一群人则木然毫无表情。姬晓风从欢呼声音中，知道这个喇嘛的法号是“孔雀明伦王”。孔雀是佛教圣鸟，法号中又有一个“王”字，可想而知，地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正是：

只因富贵荣华念，竟致高僧起内争。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又见穷边腾剑气　忽闻域外起风雷

姬晓风后面一个喇嘛说道：“ 师弟，你还没有见过这位师叔吧？他出外云游了十多年，回来也还没几天呢。现在是第一次公开露面。 ”他右侧一个小喇嘛道：“ 听说师叔与师父为了一件大事争执，所以才召集这次大会的。但那几位师兄却不肯告诉我是什么事情，我只听得他们在争吵，有人拥护师叔，有人拥护师父，师兄你可知道详情，到底是谁对呢？ ”

那年纪较老的喇嘛低低嘘了一声，说道：“ 这不是咱们可以私下谈论的，你也不用心急，等会儿师尊自会当众宣布。 ”姬晓风这才知道，这位“ 孔雀明伦王 ”原来就是法王的师弟，心里明白了几分。他又注意到“ 孔雀明伦王 ”的随从之中，有两个人正是日间在沙漠上用铁锤打他的那两个汉子，不过现在已换上了喇嘛的装束。

只见那孔雀明伦王走到了法王座位对面的那张椅子旁边，那三个护法弟子已给他扶好椅子，但他却并不坐下。那三个护法弟子大约因他没有就座，因此他们虽有座位，也不敢去坐，仍然随侍在孔雀明伦王的身后。

众喇嘛正在窃窃私议，忽听得九环锡杖摇动的声音，登时诸声静止，只见白教法王已在十六个仪仗僧随侍之下出来。他后面只跟着一个护法弟子，不过却是首座护法弟子。

首座护法弟子在教祖的神龛前点上了三炷香，白教法王合什祷告，姬晓风听觉最为灵敏，只听他说的是：“ 本教面临重大抉择，请教祖赐与弟子定力，免受邪魔外道所诱。 ”当法王诚心祷告之时，他师弟的嘴角却露出一丝冷笑。

法王祷告之后，向孔雀明伦王和那几个护法弟子挥手道：“ 你们坐下来说吧。 ”孔雀明伦王淡淡说道：“ 待大事决定了再坐也还不迟。 ”言下之意，似乎法王的座位也得取决于这件大事，若不圆满解决，法王的座位也不安稳。爱护法王的这派喇嘛，心中愤怒之极，但因为法王没有说话，谁也不敢开声。

法王丝毫没有怒声，面向僧众，缓缓说道：“ 本教现在有件大事，有关本教的气运兴衰。孔雀明伦王就是为这件事奔跑的人，现在先请他和你们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

孔雀明伦王冷冷说道：“ 这件事情已进行了好几年了，原来你一直在瞒着他们，现在才要我宣布吗？ ”

法王神情肃穆，沉声说道：“ 我忝为本教之主，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倘若我措施不当，等下可付诸公论。 ”

孔雀明伦王被他师兄这么一说，面色甚为难看，但也只得收起飞扬跋扈之态，过了半晌，讪讪说道：“ 也好，那就由我来宣布，付诸公决吧。 ”

众喇嘛凝神静气，只听得那孔雀明伦王言道：“ 这事说来话长，但也简单得很，那就是尼泊尔王决意奉咱们的白教为国教，邀请咱们鄂克沁宫所有的僧众，都迁到它的京城加德满都去！ ”

这件事情职位较高的僧侣差不多都已知道，但也有许多小喇嘛还未知道的，因此孔雀明伦王此言一出，全场登时哄动。

孔雀明伦王停了一会，待众人的情绪稍稍平静，再接下去说道：“ 这件事是由我代表本教和尼泊尔王商谈的，现在我再从头报告事情的经过。

“ 大约七年之前，我路过尼泊尔，国王对我非常尊敬，邀我到他的皇宫里住了几天，他深悉本教的情形。对本教的被迫困处青海一隅，十分同情，

对教主师兄的德望武功，也极为钦仰。我们商谈之后，他就有意请教主师兄前往加德满都与他会面，然后再谈合作的细节。

“那一年，尼泊尔王就派遣了使者，并带了我的书信，到过本寺见过教主师兄，但师兄却一味推延，迟迟不肯答复，也没有到加德满都回拜国王。

“这几年来据我所知，尼泊尔王已派过三次使者来了，条件一次比一次优厚。但是师兄还没有确实的答复，因此我只好亲自回来，传达尼泊尔王的意旨，并请阖寺僧众作出公决。

“国王叫我带回来的意旨，除了上述的建议之外，还添了一样，那是专为教主师兄而设的。咱们白教倘若迁移该国，他愿意拥戴教主晋位‘活佛’，与达赖班禅在西藏的地位相同。

“尼泊尔国是佛教古国，是释迎佛祖诞生的圣地（按尼泊尔旧属印度，释迦牟尼诞生于该国的兰毗尼园），咱们白教若得国王尊为国教，那真是极难得的机遇了。

“好了，我所要报告的就是这么多了。总而言之，尼泊尔王对咱们白教与教主的尊崇，那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至于他的好意，你们愿不愿意接受，那就要请你们作出决定了。”

报告之后，群情耸动，议论纷纷，但过了几乎半个时辰，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首座护法弟子环顾全场，过了一会，徐徐说道：“兹事体大，还是请教主给我们拿定主意吧。”登时有十几个高级僧侣同声附和：“对，对！教主高瞻远瞩，见识当然比咱们高明得多，我们都愿服从教主的决定。”

孔雀明伦王本来已联络了许多人，但见拥护他师兄的依然不少，心里甚不高兴，无可奈何，只得冷冷说道：“师兄，你的主意拿定了没有？”

白教法王说道：“师弟，我想先听听你的意思。”

孔雀明伦王朗声说道：“我是主张接受尼泊尔王的好意的。此事对咱们有百利而无一害，何用犹疑？”

护法弟子之一的迦毗罗起立说道：“本教本来是在西藏创教，与红教黄教鼎足而三，后来黄教兴起，将咱们逐出西藏，百余年来，咱们僻处青海一隅，郁郁难伸，现在难得有此机遇，可以发扬本教，宏法利生，焉可错过？”

又一个护法弟子叶渡起立说道：“孔雀王与迦毗罗师兄之言良是，试想以咱们现在的境遇，决难恢复祖业，黄教在西藏已是根深蒂固，又有清廷颁给金本巴瓶，确立了‘活佛转生’的制度，那还有咱们插足的余地吗？既不能重回故土，何如异地求存？图谋发展！”

这两个护法弟子慷慨陈辞，说到本身利害，声泪俱下，确实打动了许多人心，场中气氛，显然对孔雀明伦王大大有利。

首座护法弟子忽地也起立说道：“孔雀工说此事对咱们有百利而无一害，弟子不敏，对此实感怀疑！”

孔雀明伦王圆睁双眼，冷冷说道：“你怀疑什么？尼泊尔王已为咱们在他的京城修建了一座大宫殿了，这是我亲自督工修建的，你还能怀疑他的诚意么？”

首座护法弟子冷静说道：“我并非怀疑尼泊尔王言而无信，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真是为了尊崇本教吗？怕不见得，我怀疑他别有企图！”孔雀明伦王大声说道：“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之子腹！”白教法王挥了挥手，说道：“师弟，你不要先指责他，今日之事，既是付之公议，也该让他把心里的怀疑说出来。”

首座护法弟子继续说道：“我怀疑尼泊尔王是想挑拨咱们与黄教作鹬蚌之争，他好渔人得利。各位长老大约还未曾忘记，距今约二十年前，尼泊尔王曾有一次出兵西藏，险些兵连祸结，后来幸得朝廷的大军赶至，又有唐经天夫妇出来调解，方始化干戈而为玉帛。当时尼泊尔王也曾以利相诱，答允扶助咱们重返西藏，幸亏师尊不为所动，方始免了一场大祸。（事详《冰川天女传》前车之鉴，岂可不慎！”

孔雀明伦王道：“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是请咱们迁移到他的国土，奉本教为国教，又不是要咱们助他进侵西藏，你多疑作甚？”

首座护法弟子道：“非是弟子多疑，尼泊尔现在这位国王就是从前挥兵入藏的那位国王，当年他格于形势，勉强退兵，你又怎保得住他没有卷土重来的打算？还有一层，咱们世世代代都是生于斯，长于斯，好坏都是在本乡本上，一旦远适异国，寄人篱下，纵然尊贵，也总是无根的浮萍！”

孔雀明伦王冷笑道：“依你所说，佛门中那些离乡别井、远适异国的古圣前贤，都是不足效法的了？法显远航求法、玄奘白马传经，这两位高僧是从中国往天竺去的；鸠摩罗什来华，后秦王姚兴待以国师之礼，佛教乃大行于中土；达摩祖师一苇渡江，至嵩山面壁三年，中国始有少林派的武功。这两位高僧是从天竺来华的。请问如法显、玄奘、鸠摩罗什、达摩祖师等人，若都似你这般鼠目寸光，他们焉能名垂千古？”

孔雀明伦王博学多才，能言善辩，他举的这几个例子，又都是佛门弟子人人熟知的故事，首座护法弟子被他锐利的辞锋驳倒，心中虽然不服，一时间却还想不出如何反驳过去。

法王忽地也站立起来，缓声说道：“师弟，你所举的这几位高僧，都是佛门的大德高贤。谁不钦敬？可是这些例子却不能与今日之事相提并论！

“法显、玄奘、鸠摩罗什和达摩祖师，他们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到别的国家或是取经或是传法的，他们除了只知宏扬佛法外，不知其他。即如鸠摩罗什，他虽然做了后秦的国师，但他毕生致力的乃是迻释经典，译出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等三百余卷，因而名垂不朽。倘若他只是贪慕‘国师’的虚荣，决不能有此成就。

“如今尼泊尔王却是要咱们全部僧众迁移该国，在他那儿开宗立教，这不是分明摆出与西藏黄教对立的形势吗？不是我偏袒须菩提（首座弟子之名），他的话的确是值得三思。咱们不要给人利用了。咱们现在与黄教同处一国，纵有不和，无伤大雅，倘若各依一国，分道扬镳，彼此都是至高无上的‘活佛’，那就容易给野心者所乘，制造混乱了。

“而且据我所知，尼泊尔王恐怕还不是着重在要咱们传教，而是看中了本派的武功，希望咱们一去，增强他的实力。师弟，听说你在尼泊尔这么多年，就没有讲过一次经，却给尼泊尔王训练了三百名武士，这是真的吗？”

孔雀明伦王面上一红，说道：“尼泊尔王以国师之礼待我，我为他做些事情，也不过是投桃报李而已，师兄，你要责备我么？”

法王说道：“我并非责备你，不过是作为一个例子，防范未来可能发生之事而已。试想，假如咱们都迁移到加德满都，在那里开宗立教，接受尼泊尔王的供养，万一他要进犯西藏，咱们如何自处？若然袖手旁观，那是有负于他；若然助他进犯，那是与黄教自相残杀，更属万万不可，因此与其异日为难，何如今日安份守己？”

法王歇了一歇，再接续说道：“而且据我所知，尼泊尔王与马萨儿国王

亦已订了盟约，本月十五日的金鹰宫之会，尼泊尔的高手亦将有大批前来。马萨儿国王野心勃勃，图谋称霸西域，这是人尽皆知的了。尼泊尔王与他深相结纳，用意何在，不能无疑！

“佛门弟子，最忌为名利所动，何况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呢？因此我的意思是一动不如一静，他要拥戴我晋位‘活佛’的‘好意’，我也只好敬谢不敏了！”

法王这番话剖析利害，说得有理有情，会场的空气又为之一变。可是好高骛远之心，出家人也在所难免，对于这一些未能忘怀名利之人，尼泊尔王所应许的条件——奉白教为国教，奉法王为活佛一的确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因而拥护孔雀明伦王的人也依然不少。僧众们分成了两派，议论纷纷，整个会场，就像一锅沸腾了的开水。

孔雀明伦王面色铁青，忽地大声说道：“师兄，你是一教之主，我们应当尊重你的意思，但是有一件祸事，目前就要发作，你又如何应付呢？”

此言一出，众喇嘛登时停止了议论，人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孔雀明伦王，目光中都含有这样的疑问：“有什么祸事，为什么我们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

孔雀明伦王缓缓说道：“师兄，我看此事不该再隐瞒了，请让我都说出来吧。”法王木然毫无表情，淡淡说道：“你说出来也好。”

孔雀明伦王面向僧众，继续说道：“尼泊尔王在今日之前，曾派过三次使者到此，除了给他们的国王送信与师兄之外，还做了一些秘密的事情。本来我是不该说的，但刚好这件秘密就在今日闹穿，是以我也不怕说了。

“想必你们已有许多人知道，尼泊尔王乃是冰川天女的表兄，他即位之后，曾有好几次想请冰川天女回国，冰川天女没有答应。因此他只得另外设法，先把冰川天女之子与她一个心腹侍女，亦即陈天宇之妻，请到尼泊尔去。这两件事情，尼泊尔王派来的使者都已做到了。他们在进行这秘密勾当的时候，也即是他们在鄂克沁宫作客的时候。换而言之，他们是借用本寺作为掩护的了。”

孔雀明伦王将这秘密揭开，陈天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妻子是给尼泊尔王的使者掳去的，怪不得江南那次来问法王，法王也不敢直说出来。”又想道：“原来他们还掳去了唐经天的儿子，这我可还未曾知道。奇怪，我到天山，见了天山派的掌门唐晓澜，唐晓澜也没有说。”

这件秘密，在鄂克沁宫，也只是那四个护法弟子和几个职位最高的喇嘛方始知道，其他的人，都是不明底蕴，听了之后，不觉又是诧异，又是惊恐。

孔雀明伦王接着说道：“陈天宇失了妻子，当然到处寻访。他有个好朋友，就是那天下知名的神偷姬晓风。这厮是个鬼灵精，不知怎的得了风声，竟到本寺偷查，和那两个使者朝了相。不久之后，陈天宇的另一个好友江南便来问教主师兄要人，当时师兄是掩饰过去了，可是对方却并不相信。

“就是他们，今天又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少年，现在已经查知是金世遗的徒弟。本寺喇嘛，已有五个人伤在他的手下。迦毗罗，你当时在场，你把这事的经过说一说吧。”

迦毗罗就是附从孔雀明伦下的那三个护法弟子之一，也即是在沙漠上要将姬晓风活擒的那个喇嘛。他站了出来，将经过说了一遍，姬晓风这才知道，原来孔雀明伦王早已得知他们要来的消息，派出了心腹弟子，在鄂克沁宫百里之内巡查了。那迦毗罗就是奉了孔雀明伦王之命来拿他的。

姬晓风又是得意，又觉惊奇。得意的是孔雀明伦王也得知他的大名；惊奇的是这孔雀明伦王刚自尼泊尔回来，消息竟然如此灵通，姬晓风哪里知道，他和江海天的行踪，一直在金鹰宫主人的注意之中，而孔雀明伦王在回到本寺之前，已先到金鹰宫和马萨儿国的国师见过面了。

姬晓风正自心想：“原来是他们俩师兄弟在斗法，却险令我道了殃。”只听得迦毗罗又道：“本寺弟子哈凡提私通敌人，请恕我未曾禀明，已把他拿下来了。请教主发落。”

法王眉头一皱，说道：“姬晓风也不能算是本寺的敌人，哈凡提是奉了我的命令，要他去劝姬晓风离开的，你休得横生枝节，快去通知掌刑弟子将他放了吧！”迦毗罗讪讪退下，满面通红。

孔雀明伦王大声道：“师兄，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咱们现在己是卷入漩涡，决不能置身事外了！你倘若不把姬晓风当作敌人，那就是要把尼泊尔王当作敌人了！”

法王低首沉思，似乎他也正在为此事伤神，委决不下。

孔雀明伦王得意洋洋，继续说道：“姬晓风这厮无足轻重，也还罢了。但消息传播出去，岂不有损本教声名，甚至给本教招来大祸？

“不是我危言耸听，只怕大祸已经迫近眉睫了！全世遗的弟子已经出现，金世遗迟早也一定会来。金世遗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的魔头，他又不明底蕴，只道他好友的妻子是给本教弟子抢去的，他岂能与本教干休？

“何况这件事情还牵涉了天山派，天山派掌门唐晓澜是武林领袖，比金世遗更难应付！他若听到消息，当然也会怀疑他的孙子是给本教所掳。那时，他若率领了武林人物，大举而来，向本教寻仇，师兄，请问你又如何应付？”

法王双眉一轩，蓦地起立说道：“我的主意已经打定，倘若唐晓澜与金世遗前来，我就向他们认错，即使他们不来，我也要找到陈天宇，向他说明真相。”

孔雀明伦王大叫道：“认错？你是本教教主的身份，你是与达赖班禅同等地位的人，岂能认错？一认了错，本教更要给黄教压下去了。你纵不爱惜自己，也该爱护本教啊！”

法王沉声说道：“这本来是我的锗，当时我一念之差，念在那两个使者乃是尼泊尔王派来的贵客，他们又是奉了本国国王之命而为，外人不便干涉，所以我也就没有及时制止。以致大错铸成！我倘若再加隐瞒，那就是错上加错！”

首座护法弟子道：“师尊，这其实也不是你错。冰川天女是尼泊尔王的表妹，尼泊尔王将她的儿子和侍女‘请’去，为的是要冰川天女回国。不论他做得对与不对，那总是他们国家的事，正如师尊刚才所说，咱们是外人，不便干预。不过不幸的是，咱们适逢其会，被卷入了漩涡。所以我也赞同师尊的主意，将真相说出来，但却不是认错。”

法王缓缓说道：“你不必维护我了，要知那两个使者寄寓本寺之中，他们所做的事情，就该由我负责。我德薄能鲜，决不敢以‘活佛’自居，错了就是错了，何以不认？”

法王说到这里，转过一个方向，望着他的师弟说道：“至于你说到要爱护本教的声名，这确是应当。我做了这件错事，累及本教，心实不安。所以我己决意辞了教主之位，事情解决之后，我愿以待罪之身，留在本教执役。总之，错在我一人身上，与本教无关。这样大约可以保全本教的声名了吧。”

法王素来得人爱戴，虽说这次他为了要不要迁移尼泊尔之事，与师弟有所分歧，在他的门下弟子中，也有许多人是赞成孔雀王意见的，但说到不要他做教主，阖寺喇嘛，绝大多数都是连想也不敢这样想的。所以法工此言一出，登时全场骚动起来！

有不少喇嘛叫道：“弟子都愿与师尊共同患难，请师尊切不可存了退位之心。”法王连连挥手，好不容易才把骚动平静下来。

孔雀明伦王说道：“师兄，你是众望所归，退位之说，那是不必提了。还是让咱们再从长计议吧。”他以退为进，殷殷挽留师兄留任，法王这一派人，本来对他有反感的，也大大减轻了。

孔雀明伦王继续说道：“依我之见，师兄，你即算勇于认错，此事只怕也不能作了。一来对方在怒火上头，未必肯就此罢手，尤其金世遗是个出了名的不讲理的魔头。二来你虽然说是一人作事一人当，别人却未必这样想法，总之，你一认了错，本教威望便定然大减。倘非另图良策，只怕在青海也无立足之地。三来最重要的，你一揭露了尼泊尔王的秘密，那就是与他作对了。你可以薄‘活佛’而不为，但本教中兴的希望，也从此绝了，师兄，这是百世难逢的机遇，请你以本教为重，再思三思！”

法王沉默片刻，缓缓说道：“我心意已决，一不去尼泊尔，二将真相揭明。但这是有关本教兴衰的大事，我也不能强制你们服从我的主张，现在双方的理由都已说出来了，请你们慎重思量，待这住香熄灭，便即付之公决。”

闹哄哄的气氛立即归于沉寂，千多人挤满的大殿，听不到一点声音。每个人的心里都在利害交战！法王的话固然是义正辞严，但尼泊尔王的条件，对于衰落已久的白教，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有不少喇嘛均是如此想道：“教主怕尼泊尔王利用本教，那只是一种顾虑；接受了尼泊尔王的邀请，那却有无尽的尊荣！”

神座上香烟镣绕，人人的眼睛都望着那一炷香，在这一炷香的时刻中，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经过了无数次的变化。

这炷香一寸一寸的缩短，终于烧成了灰烬。法王举手说道：“赞成去尼泊尔的，请站在一边。赞成留在本寺的，留在原位不动。”孔雀明伦王首先站了出来，一个一个喇嘛默默无言的接着跟上。也有好几个喇嘛走到半途，又折回原位。

过了一会，两边的人都已分开，没有人再移动了。法王叫首座护法弟子点数，赞成去尼泊尔的有五百零八人，赞成留在本寺的有五百零三人，孔雀明伦王胜利了，他们这边多了五人，禁不起名利诱惑的人究竟是多数！

法王神色黯然，离座而起。说道：“师弟，请你就座吧。我决意传位于你，从此刻起，你就是本教的教主了！”

孔雀明伦王内心欢喜，表面却不得不谦辞道：“小弟何德何能，焉敢接此大位，请师兄收回成命。”

法王郑重说道：“你的主张得到多数拥护，你和尼泊尔王又早已有了十年宾主之谊，今后本教迁移该国，教上的职责，自是以你执掌为宜。师弟，事已如斯，请你依从众议，不必再推辞了。”

喇嘛们在表示去留的态度时，早已想到了这事情要牵涉到教主的废立，他们衡量利害，虽然对旧教主之去，心存惋惜，似也无可奈何了，所以，法王让位师弟，可说是“意料中之事”，因此众人的情绪，便反而不如刚才的激动，虽然也仍是行一些人低声饮泣，黯黯神伤。

孔雀明伦王作出一副诚惶诚恐的神情，最后似乎迫不得已，这才说道："既然师兄执意如此，小弟也只好勉为其难了。"当下，他在迦毗罗等护法弟于扶持之下，坐上了教主的宝座。

法王领头，向新教主行了大礼，说道："我措施不当，请教主降罪。"孔雀明伦王道："本教大计已定，今后就是尼泊尔的国教了。师兄，你曾协助该国的使者执行了国王的命令，正是大大的功劳，何罪之有？此事揭过，从此休提。"

法王难过之极，望了师弟一眼，再缓缓说道："谢教主免罪。但请教主准我以负罪之身离开本教。"首座护法弟子也道："我也不想到尼泊尔去，请教主准我奉侍师尊。"

孔雀明伦王皱了皱眉，说道："好吧，师兄，你既决意离开，我也不便强你所难，就准你带须菩提去吧。其他的人，不可为例。"

孔雀明伦王续道："迦毗罗，你去请尼泊尔王那几位使者出来，与大家见见面吧。嗯，师兄，你还想见见他们么？"许多喇嘛这才知道，原来尼泊尔的使者还藏在寺中，而且不止一人。

法王道："不必了。"与须菩提二人正要离开，孔雀明伦王忽道："师兄，且慢！"

法王道："教主有何吩咐。"孔雀明伦王道："本寺僧众，总数若干？"法王道："有名册可查。"孔雀明伦王道："不，我现在就想知道，师兄，你记得么？"法王想了一下，说道："连你我在内，共是一千零三十一个人。"

孔雀明伦王道："今日不到会的有几人？"离职的首座护法弟子须菩提道："派出的守卫和因病未能到来的共是二十四人。这二十四人我都已问过他们的主意了，愿去尼泊尔的与不愿去尼泊尔的恰好是一半对一半。所以并不影响刚才的决定。"须菩提为人公正，虽然拥护师尊，仍然如实说出。孔雀明伦王忽道："这么说，怎么多出四个人来了？"

首座护法弟子吃了一惊，道："怎么多了四人？"孔雀明伦王道："你自己算一算数，本寺僧众共是一千零三十一人，不到会的二十四人，那么在此地的是不是应该有一千零七个人？"首座护法弟子心中默数了一下，说道："不错。"孔雀明伦王道："但刚才你点过了数，在这里的僧众，愿去尼泊尔的是五百零八人，不愿去的是五百零三人，合起来就是一千零十一个了，这不是多出了四个人吗？"

首座护法弟子大叫道："快查奸细！"姬晓风心头一震，方自想道："这孔雀王果然是精明厉害！"心念未已，忽见那迦毗罗身形一晃，倏然间就到了他的面前，大声喝道："这里有一个奸细！是黄教中人冒充本教弟子！"

你道迦毗罗何以能够如此迅速发现？原来姬晓风所戴的那张人皮面具，正是达赖座下的一个"行香"弟子，黄教有个规矩，每逢教中有大典举行之时，例如佛祖诞辰或每年一度的汗光典礼之类，就要派出许多"行香弟子"到各地喇嘛寺去监礼，并代表活佛上第一炷香。有一年，这一个行香弟子到大安达森林附近的一个喇嘛寺去，被森林中的猎头族捉获，剥下头皮，制成面具，猎头族制面具的秘法极为巧妙，经过许多年月，仍是栩栩如生。达赖座下这个"行香弟子"，迦毗罗是见过的，但却不知他已经被大安达森林的猎头族害了，因此就把戴了这张人皮面具的姬晓风认了出来，认为是那个弟子。

迦毗罗身为法王座下的四大护法弟子之一，武功上的造诣自是不凡，姬

晓风一惊之下，险险给他抓着，江南见状不妙，无暇思索，他正站在姬晓风的身边，一指便戳过去。

江南用的是金世遗所授的独门点穴手法，迦毗罗被他一指戳中，登时半边身子麻木，伸出去的那条手臂，垂在半空，不能动弹，形状甚是古怪。

这么一来，江南也暴露了目标，喇嘛纷纷叫嚷:“捉奸细啊，捉奸细啊！”四面八方涌上，将他们围在核心。

姬晓风与江南背向着背，各自踏出天罗步法，左行三步，右行两步，前行三步，后退两步，忽而又脚跟着地，打了一个盘旋，这种古怪的步法使了出来，当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引得一群喇嘛跟着他们团团乱转。喇嘛们互相碰撞，“哎哟哟”的呼痛之声此起彼落，乱得一塌糊涂。

姬晓风左穿右插，正要从人丛之中溜走出去，忽觉一股大力迎面抓来，姬晓风双掌推出，竟然抵挡不住，被那人一把抓了起来，随手就点了他的穴道。

抓着姬晓风的正是那孔雀明伦王，他把姬晓风一摔，迅即又是一把向江南抓来！

这时，那一大群喇嘛已似潮水般的向两边退下，孔雀明伦王距离江南也还有丈许之遥，但他那虚空一抓，竟比近身肉搏力道还强，江南被那股暗力所牵，竟似陷身在激流急湍之中，身不由己的直打了几个盘旋，似是被人牵着似的，向着孔雀明伦王的方向转过去。

孔雀明伦王哈哈笑道：“我只道你有什么本领，竟敢混进来做奸细！”话犹未了，忽听得“蓬”的一声，江海天大喝道：“休得伤害我爹！”他人未到，掌先发。用的是须弥掌力，掌风震荡，“蓬”然有声。登时把孔雀明伦王的那股暗力解了。

孔雀明伦王吃了一惊，叫道：“好，第三个奸细也发现了！”改抓为劈，一掌横扫过去，江海天翻掌一迎，碰个正着，只觉如同触着一块烧红的铁块一般，身不由己的倒退三步，全身气血翻腾，极之难受，不禁大惊，心道：“怪不得他的师兄当年能够与我的师父打成平手，原来他已经这么厉害，今日只怕难以脱身了。”

孔雀明伦王上身也晃了一晃，心中更是惊奇，暗自想道：“黄教从哪里请来的这个高手？听他的说话还带童音，竟然敢硬接了我的一掌！奇怪，他的相貌要比声音苍老得多，又叫这个人做爹爹，真是邪门！”

法王也把姬晓风误认为达赖座下的那个“行香弟子”，只道混进来的这几个人，果然是黄教派来的奸细，不禁也是大惊。心中想道：“此事稍一处置不当，就要弄成两教之争。”一时着急，忘记了自己已经不在教主之位，叫道：“师弟，住手！不可伤人！”

孔雀明伦王冷冷说道：“师兄，你已离开本教，本教之事，就请你不必再操心了！”他口中说话，手底毫不放松，跨上一步，“左弓右箭”，双掌一齐拍出。

江海天默运玄功，左掌右指，以须弥掌力和一指禅功再接了孔雀明伦王的一招，这一次他早有准备，只守不攻，虽然仍是给孔雀明伦王的掌力震退，但已不似刚才的难受。

法王暗暗叹气，首座护法弟子道：“师尊，走了吧？”法王摇了摇头，默默无言。要知他当了几十年的教主，与白教实已是血肉相连，在这紧要关

头，哪忍得下心飘然离去。可是他也想起了现在己不是教主了，白教之规，上下尊卑之份极严，他又不能干涉他的师弟，不由得心乱如麻，进退维谷。

这时另外的两个护法弟子，一个扶着迦毗罗，一个拿着姬晓风，双双走到法王面前。

原来这两个护法弟子解不开迦毗罗的穴道，故此来向法王求救。

法王望了一眼，露出诧异神色，随即伸出三指，替迦毗罗把了把脉，他武学深湛，可以从伤者的脉息探测出是哪一处穴道被封。

只觉迦毗罗的脉息忽粗忽细，凌乱无章，法王这一惊更甚，心中想道：“奇怪，这是哪一家的点穴手法，我竟然察觉不出？”

他沉吟片刻，索性施展上乘内功，以掌心贴着迦毗罗的“天枢穴”，将一股真力输送进去，这“天枢穴”是奇经八脉交汇之点，迦毗罗本身的功力不弱，再加上法王以上乘内功相助，登时浑身通泰，不必用解穴法，而穴道已自解了。

法王忽地失声微噫，迦毗罗以为是自己受了内伤，怔怔地望着法王，法王道：“你没事了，退下去歇息吧。”

原来法王此际正想起一个人来，心中想道：“难道是金世遗来了？”他曾和金世遗交过手，深知金世遗的点穴手法神妙莫测。他当年也曾吃过苦头。

法王又惊又喜，把眼望去，只见与他师弟交手的那两个人，正在被迫得步步后退，法王又不禁呆了一呆，心道：“不对。这两个人决不是金大侠。”

就在这时，尼泊尔的四个使者在孔雀王的心腹弟子带引之下，走了进来。

陈天宇一看，其中二人正就是那一晚偷人他家，掳走幽萍的那两个人，这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陈天宇不由得怒从心起，倏地撕下了面具，大叫道：“陈天宇在此，你们还我的妻子来！”

那两个使者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陈天宇已是运剑如风，一招“双龙出海”，一招之间，连袭二人。

陈天宇之所以撕下面具，一来是因为自己占着理，索性摆明了和他们理论；二来他已知道法王是愿意帮他的，那更犯不着给人当作奸细了。他打算一举制伏那两个使者，只要能够拿着一人，就可以令得孔雀王投鼠忌器，不敢胡来。自教不乏明理之人，只要孔雀王不敢胡来，他就有希望引起白教的内争，说不定可以令得孔雀明伦卫刚坐上教主之位，立即义被推倒。

不料那两个使者武功大是不弱，陈天宇疾攻两剑，都给他们避开，第三个使者举起了一个金钵，“　”的一声挡了陈天宇的一剑，第四个使者脱下袈裟，俨如一朵红云，向陈天宇当头罩下，这人武功最强，陈天宇的长剑被他的袈裟擒住，施展不开，先头那两个使者这时也缓过气来，一左一右，向陈天宇的两胁抓去。

眼看陈天宇就要被擒，法王忽地喝道：“请各位住手，听我一言！”他的佛门狮子吼功，已练到了最高的境界，可以伤人或不伤人，这时他一念和平，用的是狮子吼功中的“当头棒喝”，人人听了，都不觉心头一震，尤其是心中存有恶念的人，由于浊气上涌，心绪本就不宁，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当头棒喝”，震恐得更为厉害，但却不会受到损伤。

那两个尼泊尔使者心头一震，脚步跄踉，双手抓空，不由得大为惊愕，连忙问道：“法王有何见教？”

法王缓缓说道：“陈檀越，老衲刚才在这里所说的，想来你都已听到了，我光向你认错！”陈天宇急忙回礼道：“不敢，还望法王主持公道。”

法王道：“请恕老衲无能为力。你的妻子早已不在本寺，你要见她，除非是到尼泊尔去了。”

法王又向那四个使者说道：“贵国国王要把冰川天女及其从人接回国去，这是贵国的事情，老衲不敢干预。但这位陈檀越失了妻子，急于找回，这也是人之常情。他不是贵国子民，贵国国王也没有命令要你们捉他，就请你们看在老衲份上，让他走吧。我并不想帮哪一方，只想请你们双方息争。”

陈天宇一想，这件事的确是只能向尼泊尔王理论，向尼泊尔王要人，这两个使者不过是奉命而为，作不了主，因此就是杀了他们，也没有用，他如此一想，对那两个使者的恨意便减了许多。

那四个尼泊尔使者，听了法王的这番话，却都是木然毫无表情，并不表示可否，只是把眼睛朝着孔雀明伦王看去，似乎要听孔雀王的主意。

法王道：“陈檀越，这几位是和你一道来的吧？”陈天宇道：“不错，他们都是给我帮忙的好朋友。”

法王面向师弟说道，“师弟，这几个人并非奸细，请你让他们都走了吧。”

孔雀明伦王沉声说道：“不行，我现在已受聘为尼泊尔国师，不管他们是不是奸细，我都要拿去给尼泊尔国王发落！”

法王道：“师弟，这是不是做得有点过份了？请你再听我一言……”

孔雀明伦王冷然一笑，满脸不耐烦的神气，淡淡说道：“今日之事，是你作主还是我作主？”法王甚是尴尬，只得答道：“当然是由教主作主。”孔雀明伦王大声说道：“好，那你就不必多言。我自有主意！你已离开本教，倘不愿意听我号令，尽管袖手旁观，但却不能帮助敌人，否则就是犯了叛教之罪！”说至此处，把手一挥，叫道：“将今日混进来的奸细都拿下了，天大的事，有我担当！”

那四个尼泊尔使者向法王施了一礼，说道：“请恕我们只能听从贵教教主的命令。”随即又向陈天宇展开攻击。

法王气得面色铁青，心里想道：“我已经做错了事情，再让他们把陈天宇擒去，岂不是错上加错？”但随即想到：“我要出手制止不难，但那样一来，势将闹得更难收拾，只怕本教马上就要分裂。但我既然让了教主之位给师弟，又怎好马上拆他的台？”一时心意踌躇，进退维谷。

江南父子，这时也把面具扯了下来。江南叫道：“法王，你是个好人，你别难过，我不怪你。只要你袖手旁观，我们已感激不尽。”法王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更是难过。

江南又叫道：“喂，求你们别要为难我的姬大哥，行不行？”原来这时正有一个护法弟子要将姬晓风提去刑堂。但他却还未知道这人就是姬晓风。

法王心中一动，猜到了几分，使出了隔空解穴的绝顶神功，中指虚空一点，一股气流，射到了姬晓风背上天枢穴的部位，姬晓风手足登时能够活动，猛地跳了起来，手肘一撞，反而把那护法弟子撞翻了。

姬晓风冲上前去，“呸”的一声，一口浓痰，就向孔雀明伦王吐去，孔雀明伦王挥袖一拂，将姬晓风拂得倒退三步，但孔雀明伦王这时面临大敌，已不能全力来对付姬晓风，姬晓风摸到了他的弱点，有意报被擒之仇，趁着江海天发掌的时候，猛地又欺身直进。

孔雀明伦王已然将他拂退，怎也料不到他还敢如此大胆，冷不及防，姬晓风已扑到面前，一掌拍下。

孔雀明伦王忽觉一股奇寒袭到，他的掌力已发了出去与江海天的掌力正

面相抗，一时之间，难以撤回，连忙沉肩一撞，姬晓风何等溜滑。闪电般的一扯，扯脱了他的一撮胡子，哈哈大笑，身形一晃，己脱出了他掌力的范围。倒是孔雀明伦王受了他的修罗阻煞功的阴煞之气，虽然仗着内功深厚，不至重伤，但也要默运玄功，将攻进体内的阴煞之气排除出去。也幸亏姬晓风敢于这样的冒险一击，无形中等于帮了江海天一个大忙，孔雀明伦王为了要分用真气，对付江海天的功力就削弱了两三分，竟给江海天扳成了平手。

江海天叫道：“ 姬伯伯，你去帮忙陈伯伯吧！ ” 陈天宇力敌那四个尼泊尔使者，正自支持不住，得姬晓风帮忙，精神大振。暂时稳住了阵脚。

江海天叫道：“ 好，你们苦苦相迫，请恕我也不客气了。 ” 孔雀明伦王这时还在运功排除阴煞之气，掌力罩他不住，江海天趁此机会，立即把宝剑拔了出来。

剑光一起，天矫如龙，在方圆数丈之内站立的喇嘛，都觉冷气森森，寒光耀目，慌不迭的后退。孔雀明伦王展袖一拂，只听得“ 嗤 ” 的一声，一条衣袖已随着剑光飞去。

江海天霍地一个晃身，剑诀一领，捷如飞鸟般的直向那四个使者冲去，武功最高的那个使者举起金钵一挡，哪知江海天这柄宝剑竟有断金切玉之能，但听得“ 　 ” 的一声，他那个纯金的盂钵也给宝剑穿过了！

孔雀明伦王大怒，夺过了一个护法弟子的九环锡杖，一招“ 大漠孤烟 ”，向江海天的手腕疾点。江海人横剑一削，把杖头削去了一段，可是他的宝剑也给孔雀工用了一个“ 粘 ” 字诀粘开，说时迟，那时快，孔雀王的第二招又已发出。这一招名为“ 长河落日 ”，九环锡杖舞成了一道圆圈，把江海天连人带剑圈住。

江海天还了一招“ 八方风雨 ”，剑光向四面八方散开，但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原来在那瞬息之间，孔雀明伦王的锡杖已与江海天的宝剑碰击了数十下，只因双方动作都快到了极点，宝剑虽然碰到了锡杖，却等于滑过一般，孔雀明伦王以最上乘的卸力，卸去了江海天的七八分力道，故此他的九环锡杖虽是伤痕斑驳，但却并没有给江海天的宝剑削断。

孔雀明伦王这时己把体内的阴煞之气排除净尽，可用全副精神来对付江海天。在兵器上他虽然大大吃亏，但他的内功深厚之极，比江海天实不止胜过一筹，每次剑杖相交，江海天都被他的内力震撼，恍如在惊涛骇浪之中颠簸的小船。

孔雀明伦王腾出左手，呼呼两掌，把陈天宇震退，姬晓风也不得不闪过一边，这么一来，江海天与他们的联络登时又被切断。孔雀明伦王认定了江海天乃是最强的敌人，立心要以全副精神，先打倒了这个最大的强敌。

江南却抽出身来，助陈、姬二人合战那四个尼泊尔使者，武功最高的那个使者金钵已被戳穿，虽然还可以使用，但威力已是大减，此消彼长，双方恰恰打成平手。

时间稍长，江海天已渐处下风，孔雀明伦王使出最上乘的“ 隔物传功 ” 本领，宝剑只要碰到他的锡杖，江海天的虎口便是一阵酸麻，渐渐力不从心，剑招也就迟缓了许多。

法王正在忧心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忽见一个喇嘛飞跑进来，慌慌张张地禀告道：“ 冰川天女求见师尊！ ” 法王大喜道：“ 快请她进来！ ” 那弟子把眼斜溜孔雀明伦王，孔雀明伦王大怒道：“ 师兄，你怎么可以擅自作主？ ” 法王平心静气说道：“ 我虽然不在教主之位，但有朋友来访，我总可以接见

吧？”话犹未了，只见唐经天夫妇已踏进大门，在他们背后，还跟着四个侍女。

其中一个侍女急步上前，颤声叫道：“天宇，天宇！”声音中充满惊喜之情。

陈天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回头一看，可不正是自己的妻子是谁？他大叫道：“萍妹，这不是做梦了吧！”各自向对方奔去，紧紧抱在一起。

那四个尼泊尔使者见了冰川天女，已是发慌，再见幽萍也在此处现身，料想国内有变，惊惶更甚，哪里还敢阻拦。

为首的那个使者率领同伴，上前行礼道：“不知公主莲驾到来，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冰川大女“哼”了一声，冷冷问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为首的使者道：“我们是奉了国王之命，到此迎接国师的。”第二个使者道：“国王请公主回国，我们准备在接了国师之后、就上冰宫促驾的，不想公主今日到来，那是最好也没有了。请公主示下，是否与国师同行。”

冰川天女道：“我自己的国家，我几时欢喜回去就几时回去，用不着你们来请。你们快给我滚出去！”

那四个使者面面相觑，望一望孔雀明伦王又望一望冰川天女，他们似乎意欲动手，但为冰川天女的威严震慑，却又不敢上前。

冰川天女柳眉一竖，斥道：“你们敢不听我的吩咐？好，幽萍，你把他们都缚起来，押回本国，听候新王发落！”

那四个使者听得“新王”二字，吓得都跳了起来。这四个使者都有高深的武功，在本国地位也甚高，他们虽然听说过冰川天女的厉害，但因冰川天女自幼离开本国，究竟本领如何，他们却是未曾见过。他们一来恃有国王的命令，二来恃着一身武功，哪肯束手受擒，不约而同的个个举起了兵器。

冰川天女斥道，“大胆！”把手一扬，冰魄神弹连珠发出，她的冰弹乃天下最神奇的暗器，再经过她在冰宫多年的苦练，手法更为奥妙，那几枚冰魄神弹不是钻进耳孔，就是打入鼻孔，一个使者正想呼吸，那枚冰魄神弹就飞入他的口中，总之无一落空、四个使者，都“尝”了冰魄神弹的滋味。

以他们四人的功力，倘若冰弹只是在他们面前炸裂，他们也许还可以忍受那股奇寒之气，但现在冰弹进入他们的体内，登时令得他们的血液都几乎凝结起来，人人足手僵硬，麻木不灵，丝毫没有抵抗之力。幽萍指挥那几个侍女，不消片刻，就把这四个尼泊尔使者尽都缚了。幽萍当年曾被他们所擒，这时方始出了口气。正是：

不道风云多变换，多行不义必遭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法王复位奸谋破　小侠遭殃魔女来

孔雀明伦王忽地将袈裟一展，拦住了那四个侍女，喝道：“谁敢在此捕人？快快放下！”

冰川天女道：“我自拘捕我本国之人，与你何干？他们四人作奸犯科，国法佛法，俱不能容，匿身佛寺，污及佛门，罪更不小。我曾受封佛教护法，因此即算不是他们的公主，也可以拿得他们，你知道么？我还未曾问你包庇之罪呢，你敢出头阻拦？”

孔雀明伦王道：“我知道你是尼泊尔国的公主，但你是否已，经知道我乃是你国的国师？”冰川天女道：“哦，原来他们说要迎接国师，这国师就是你么？失敬，失敬！”

孔雀明伦三洋洋得意他说道：“你现在知道也还不迟。他们是国王派来的使者，所作所为，都是奉了国王之命的。你纵然是公主，公主总不能大过国王吧？”

孔雀明伦王冷冷一笑，接着又道：“还有呢，国王的命令要你也从速回国，我恰好也正要动身，我看你还是释放了他们，和我一道走吧。你若还有什么理论，我和你见了国王再说！”

冰川天女道：“这么说，你反而要拿我了？”孔雀明伦王道：“不敢，我是请你。”冰川天女道：“请不动呢？”孔雀明伦王冷笑道：“公主若是不遵国王之命，又不肯赏面给我的话，那就恐怕只好得罪公主了。”

你道孔雀明伦王何以如此大胆？原来他在尼泊尔多年，早已知道尼泊尔王的意图，尼泊尔王并非怀念亲人才要接冰川天女回国的，他实是想并吞西藏，却怕冰川天女从中阻梗，甚至动摇他的王位，故此要设法诱她回国，去掉祸根。另外他也想取得冰川天女那把冰魄寒光剑作为镇国之宝。

除了这两个原因，他还垂涎冰川天女的美色，他从阿拉伯请来了高明的药师，将采自喜马拉雅山的魔鬼花，秘制成一种迷香，就是准备用来对付冰川天女的。不过他也深知冰川天女的厉害，这邪念未必可以从心所欲，因此他也抱定了主意，倘若冰川天女有威胁到他王位的危险时，他是宁愿放弃美色，而把冰川天女杀掉的。

孔雀明伦王正是因为已深悉尼泊尔王的企图，所以不怕与冰川天女为敌。

这时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孔雀明伦王与冰川天女的身上，法王更是忧心如焚，正待不顾一切，出去阻止师弟，却见冰川天女摆了摆手，脸上毫无愠怒之色，只是淡淡说道：“你离开加德满都，将近半年了吧？有一件事情，你大约未曾知道，我国旧王已被百姓推翻，新王也已经即位了。你的国师也没有啦！我正是受新王之托，要把这四个人押解回去的。”

冰川天女这几句话轻描淡写的道来，却似青天打了个霹雳。平地响起了焦雷，不但震得孔雀明伦王失魂落魄，而且也震破了拥护他的那一大群喇嘛的美梦！

孔雀明伦王呆了一呆，忽地喝道：“我不相信！”身形疾起，张开蒲扇般的大手，猛地就向冰川天女抓去！其实与其说是他不相信，无宁说他是发了狂。他是怀着极大的希望，突然宣告幻灭，却硬不肯承认事实，还想紧紧抓着那破碎的希望！

冰川天女轻功卓绝，哪能让他抓着。她一飘一闪，早已退出三丈开外，

玉手一扬，接连飞出了七枚冰魄神弹。

孔雀明伦王的武功端的是非同小可，只见他双掌拍出，热风呼呼，冰魄神弹未曾触着他的身体，便都溶化，化作了一团寒雾，大殿上人人都觉得冷气沁肌！

孔雀明伦王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忽地大吼一声，从寒雾之中冲出，唐经天冷笑道：“ 你不相信？就让你到尼泊尔自己去看吧！ ” 身形一晃，拦住了孔雀明伦王的去路，一招“ 弯弓射雕 ”，双掌齐发，左掌是大擒拿手法，右掌则发出了须弥掌力。

唐经天的内功早已到了上乘境界，须弥掌力出神入化，孔雀明伦王一掌拍出，只觉对方的掌力似有还无，自己这一掌，竟似打在棉花堆中，纵有千万斤气力，也使不出劲来。

孔雀明伦王到底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虽在疯狂状态之中，却也知道不妙，瞿然一惊，立即默运神功，把掌力硬撤回来，同时脚下“ 倒踩七星步 ”，忙不迭的后退。

唐经天怎肯让他全身而退，就在这刹那间，他的须弥掌力已一发无遗，左掌以大擒拿手法，也抓着了孔雀明伦王的琵琶骨！

只听得“ 蓬 ”的一声，孔雀明伦王的身躯飞了起来，箭一般地向前撞去，面前是一根石柱，眼看他就要撞得头破血流，只听得又是“ 蓬 ”的一声巨响，他一掌按在柱上，定下了身形，石屑纷飞，石柱上登时现出一团掌印。

唐经天见孔雀明伦王如此凶猛，自己已经抓着了他的琵琶骨，仍然给他脱身而去，而且他在接了须弥掌力之后，仍然能够使出这等上乘功夫，也好生骇异！正想再去抓他，法王已在合什说道：“ 唐大侠，请看在老衲份上，由他去吧！ ”

孔雀明伦王初时还自恃武功，要想活擒冰川天女，如今接连领教了冰魂神弹和须弥掌力的厉害，情知只是唐经天一人，自己就未必打得过他，何况还有冰川天女与江海天在旁，任他如何疯狂，这时也不敢逞强作恶。就在法王的“ 去吧 ”声中，孔雀明伦王怒气冲冲地走了。

孔雀明伦王一走，原先拥护他的那一班人，个个心中愧悔，一齐俯伏地上，向法王请罪，并求法王复位。那三个最初跟从孔雀明伦王的护法弟子，更是诚惶诚恐，声泪俱下地向法王禀告道：“ 弟子辈道力未坚，为魔所诱，一念之差，几乎铸成大错，毁坏本教基业。罪孽深重，愿受师尊任何处分。只求师尊重执教主法杖，免得吾等再入歧途。 ”

法王叹了口气，说道：“ 佛祖昔年抛弃王子之尊，趺坐菩提树下，七七四十九天，方始妙悟佛法，得证大道。这富贵尊荣的欲念，本来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割舍得了的。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你们都起来吧！ ”当下雨过天晴，皆大欢喜，法王接了法杖，重登教主之位。

是晚法王设下素筵，款待宾客。唐经天夫妇、陈天宇夫妇、江南父子与姬晓风等人，都成了法王的贵宾。陈天宇的妻子幽萍这时也才有余暇，说出在尼泊尔的经过。

原来幽萍被擒之后，尼泊尔王倒也不敢怎样将她难为，只是将她囚入冷宫，同时将她身上所藏的一瓶冰魄神弹搜去，交给一位从印度聘来的高手，让他研究这种冰弹的性能，好准备将来用以对付冰川天女。

幽萍中了魔鬼花的毒，武功虽然还在，但已失掉劲力，使不出来。连吃饭穿衣，都要别人帮她动手。尼泊尔王派了四个宫女服侍她，同时向她探问

冰川天女在中国的种种情形，幽萍只是闭口不说。日子久了，那四个宫女也就不追问她了。其中有一个宫女还和她交上了朋友。

这个宫女原来是有一个情人的，被选入宫之后，对情人仍是非常怀念，幽萍得知她的心事，便教她一个法子，其时尼泊尔王正在考选武士，幽萍的法子便是要那个宫女的情人应考，倘若得到国王的信任，派到宫中来当侍卫，就可以有机会和她见面了。却不料那宫女的情人只是一个农家子弟，完全不懂武艺的。

陈天宇听到这里，笑道：“我知道你的用心，你是希望那个宫女的情人进宫，你也可以有机会和外面暗通消息了。但他不会武艺，你这计划岂不是落空了？”

幽萍道：“我想了一个晚上，终于还是给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我将学武的入门功夫写在纸上，让那宫女设法送给她的情人，虽说是入门的粗浅功夫，但学会之后，也已胜过尼泊尔王的一般武士了。后来那宫女的情人果然考取，当上了尼泊尔王的卫士。其时我被囚在冷宫，亦已有了三年之久，尼泊尔王也渐渐不注意我了。那宫女还曾经带过她的情人来偷偷和我见面，向我道谢。”

幽萍接着说道：“这个宫女的情人名叫巴勃，虽是农家子弟，却颇明事理，而且是一个爱国心重的热血少年。

“我和巴勃会面之后，才知道尼泊尔王很不得民心，他为了图谋吞并西藏，养了许多军队，连年来横征暴敛，早已弄得民怨沸腾，老百姓们都很思念公主，盼望公主有日回国，做他们的女王。我听了心里暗笑，虽然想法不同，但国王和百姓却都是同样的盼望公主你回国呢。

“大约过了半年，巳勃第二次和我会面，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是加源蒙珠也已被国王擒来，关在宫中，这消息外面亦已有人知道了。”

江南问道：“谁是加源蒙珠？”

冰川天女笑道：“幽萍，我和你早已是姐妹相称，你怎么还是给我母子加上头衔？公主啦，蒙珠啦，叫个不停，听起来怪令人不好意思。”随着解释道：“加源是我儿子的名字，取其源流出于加德满都之意。‘蒙珠’是尼泊尔对于公主之子的尊称。”

幽萍笑道：“冰娥姐姐，你别怪我。尼泊尔的百姓谈起你们母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称呼的。我转述他们的话，总不能随便给他们更改呀。”

江南正自听得津津有味，笑道：“别打断话柄，这些小节，且不必管它，你说下去吧。”

幽萍接着说道：“老百姓知道这个消息的，都很为加源、加源贤侄担心，他们想救加源贤侄出来，而且想拥立他为王。

“巴勃又告诉我说，加源贤侄的遭遇与我相同，也是中了魔鬼花之毒，全身劲力消失，使不出武功。

“老百姓虽有推翻暴君之心，但一来无人带头，二来国王的武士如云，又从外国聘请了许多能人相助，老百姓要想举事，谈何容易？

“巴勃这次偷偷和我会面，原来就是要和我商量怎样帮助百姓起事的。我想不出什么好法子，但他却有了一套周密的计划，后来我们就按照他这套计划行事，唉，这计划好是好，但巴勃的牺牲却太大了。”

江南道：“你又卖关子了，究竟是什么计划？”

幽萍道：“巴勃的情人，也就是和我很要好的那个宫女，人长得很漂亮。

尼泊尔王早想收她作妃子了，只因她是一向服侍王后的，王后很喜欢她，问过她的意思，她坚不应允，王后也不愿有人分宠，就替她拒绝了国王的要求，王后出身名门大族，国王对她也有几分害怕，这事情就搁下来了。……”

江南道：“哦，我明白了，巴勃要他的情人答应国王，做他的妃子，好相机行刺？”幽萍道：“不是，若要行刺，巴勃不会自己下手吗？而且国王的势力早已根深柢固，若然不是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只杀掉他一个人，那也还是不能解除苛政的。何况国王孔武有力，又多高手护卫，要行刺他也并不是容易的呢。”江南问道：“那么巴勃是为了什么？”

幽萍道：“不错，巴勃是要他的情人答应国王，牺牲自己，做国王的妃子。但却不是为了行刺，而是为了给我们盗取解药。”

幽萍叹了口气，接下去说道：“巴勃的计划分三方面进行，一是由他的情人盗取解药；好让我和加源贤侄恢复武功；二是由他约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他教他们武艺，一有机会，就援引他们进宫来当卫士，同时也联络原有的卫士，在王官里结合成一股力量；第三再设法与外面的义军领袖联络，时机一到，便里应外合，推翻国王，铲除奸党。”

陈天宇道：“为了推翻暴君，巴勃宁愿牺牲自己的情人，当真是令人又同情、又起敬，但那宫女肯答应么？”幽萍道：“他们两人曾经山盟海誓，矢志不移的。那宫女想不到情人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起先不肯答应，后来经过巴勃的劝说，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那宫女终于答应了。”

众人都不禁暗暗叹息。幽萍继续说道：“巴勃这几个计划同时进行。到了今年五月，国王不知怎的，将他的第一流高手，派出了一大半，据巴勃探听所得，听说是派去参加一个什么小国国王所召开的武士大会的。是哪一个小国，在什么地方，巴勃都不知道。”

姬晓风道：“想来定是本月十五的那个金鹰宫之会了。那是马萨儿国的国师召开的，不是国王。”

法王点点头道：“不错，这事情我也听得师弟说过，他自己本来准备也和那几个使者在回国之前，先去参加那个大会的。”

幽萍继续说道：“他们到什么国家，参加什么大会，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最适当的时机，趁国王力量减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起事。

“于是巴勃便与义军暗通消息，约好了一个日期，到时里应外合，一举将暴君推翻。同时他又催促他的情人，务必要在约好的日期之前，将解药盗到手中。好让我和加源贤侄恢复武功，这样就不但可以帮忙他们，而且可以给老百姓一个他们所愿意爱戴的领袖，这意义就更大了。”

幽萍说到这里，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结果解药是盗到了，但那个宫女，唉，也因此牺牲了。”

陈天宇吃了一惊，问道：“你们恢复了武功，何以还不能救她？”幽萍道：“她是甘愿舍弃性命。向国王自首的，等我们知道，已经迟了。”江南睁大了眼睛，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笨？”

幽萍含泪说道：“她不是愚笨，她是为了救人。国王发觉解药被盗，震怒非常，却还没有疑心到她。她本来可以逃出来的，但国王声言，若然查不出盗药之人，就要把当晚在寝宫值夜的十二个宫女活活打死，她眼见同伴受到非刑拷打，呻吟呼号，于心不忍，就站出去自首啦！国王一怒之下，毫不顾念恩情，就一剑将她杀了！”

众人无不唏嘘叹息，法王合什说道：“这真是大仁大勇的菩萨德行，比割肉喂鹰、舍身救虎尤为可佩。佛祖常云：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此女德行，庶几近矣。”

幽萍继续说道：“国王杀了她之后，立即派人来捉我们，幸而我们得了已勃之助，早已另外找了个秘密地方躲藏起来。同时迅速向外面的义军递送消息，当晚三更，义军就打了进来，那时我们服下解药也已过了十二个时辰，武功业已恢复了。

“于是里应外合，将国王的武士打得落花流水，可惜功亏一篑，最后给他从秘道中逃出去。

“他根深柢固，”羽翼众多，有一部份军队，依然听命于他。

另外还有一些受过他好处的贵族，也带领家兵、号称‘勤王’，前来助他‘平乱’。

“义军本来要拥护加源贤侄为王，加源贤侄坚辞不允，只肯与巴勃分任左右大将军，辅佐新王。后来义军在匆匆忙忙之中，只好找了一位前王的近支子孙，推他坐上宝座。

“旧王四处散播谣言，指加源贤侄乃是汉人，这次叛乱是他煽动的，意图侵并尼泊尔。幸亏加源贤侄有识见，早就推辞了王位，要不然这谣言就更易令人入信了。

“当然也有许多老百姓知道加源贤侄的血统来历，他们怀念公主，爱屋及乌，都起来拥护他。而且旧王的暴虐，早已大失人心，因此义军的势力还是比他们的‘讨乱军’大得多。

“经过了几场恶战，旧王的军队节节败退，退到了西北的山区，但还未曾消灭，尚是隐忧。而且风闻他已与印度的喀林邦勾结，只怕他还会引进外兵，酿成内乱。

“巴勃忧心如焚，筹思再三，决定叫我回来，请公主回国，收拾人心，以公主和护法的两重身份，正式策立新王，平定内乱。”

幽萍的故事，至此才告一个段落。陈天宇听罢，不觉泪光莹然，紧握着她的手道：“萍妹，这几年来你吃尽了苦了。”

姬晓风笑道：“弟嫂吃了苦但也立了功，要不是她和那个宫女设谋定计，将巴勃引进王宫，尼泊尔的暴君还不会这样被推翻呢，这岂不是大功一件？好，咱们都为他们夫妻俩团圆干一杯。”

唐经天喝过了酒，说道：“天宇，抱歉得很，你们夫妻只怕不能团聚几天，又要分开一些时候了。我们就要动身到尼泊尔去了……”他话未说完，冰川天女忽地笑道：“何必要他夫妻分手，就请天宇同去，不很好么？”

唐经天敲了敲脑袋，笑道：“这不是我脑袋糊涂，我正是要你出面邀请他啊，你是主人，我可不能代你请客呢。”冰川天女笑道：“你忘了萍妹也是主人么？何须邀请，这叫做——”江南接旧说道：“这叫做娶鸡随鸡，娶狗随狗，妇唱夫随！”幽萍佯怒道：“南弟，你倒会说话，绕着弯儿骂人了。”

彼此开了一会玩笑，将陈天宇夫妻的伤感冲淡了不少。冰川天女忽道：“别开玩笑了，还有正经的事呢。姬先生，你刚才所说的那个马萨儿国是否在阿尔泰山山脚的一个小国家？他们的国师是不是一个从印度来的僧人名叫宝象法师的？他召开的金鹰宫之会会期是哪一天？”

姬晓风道：“不错，原来你早已知道那金鹰宫主人的来历了。会期是本月十五，哎，距今只有五天了。”

冰川天女向陈天宇说道：“你去年上天山的时候，我们正在寻找小儿，曾远到中印交界的大吉岭，碰见了龙灵矫夫妻，他们正游罢天竺回来，向我说起那主象法师的来历，他们曾到过那烂陀寺谒见龙叶上人，龙叶上人已过百岁，但因他们远道而来，所以还是亲身接见。

“龙叶上人对他提及有这么一个弟子，受聘为马萨儿国的国师，请他们代为查考他这个弟子在马萨儿国的行为如何。因为有人告诉龙叶上人，说他这个弟子连年来邀请了许多印度的武学高手前往马萨儿国，甚至一向与佛教为敌的婆罗门教中的三大高手也接受了他的邀请。龙叶上人不知他的弟子干些什么，是以动问。

“龙灵矫夫妇并不知道宝象其人，只好答应回国后再行查访。他们当时还奉承了龙叶上人一番，说既然是你大师的高足，料想不会作出什么坏事。龙叶上人默然不语，似乎对这个弟子很不放心。

“龙灵矫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正是自身有事，当时只是放在心上，无暇到马萨儿国去探个究竟。可是现在听了法王和姬先生所说，敢情我国好王所派出的一批高手，就是来参加他的什么金鹰宫之会的，这事情就不同了！”

冰川天女喝了口茶，接着说道：“我回来之后，公公说与我知，我才知道天宇来过，天宇带来的消息令我一喜一忧，忧者是幽萍妹子也莫名其妙的失了踪，不知是什么人掳去？喜者是到底得到了一点线索。”

冰川天女说到此处，向法王笑了一笑，说道：“一喜一忧之外还要加上一奇，当我听说掳走幽萍的那两个贼人竟是藏在你的鄂克沁宫，我简直不敢相信。谁知是这么一回事，与你完全无关。”

法王合什说道：“惭愧，惭愧！此事的罪魁祸首虽是老衲那不肖师弟，但老衲未能制止，也是酿成大错之因。”

冰川天女笑道：“这事撇过不谈。若说到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我国国王，我也应该惭愧呢。”

冰川天女继续说道：“不久幽萍妹子也脱险归来了，云雾拨开，水落石出，只有一点还未明白的是：奸王派出的那一批高手，到底是去什么地方？

“当时照幽萍妹子的意思，本来是要我立刻启程，前往加德满都的。但我一想，那件事情未弄清楚，究竟不能放心。说实在的，我是十分担忧奸王派出的那批高手，要在西藏兴风作浪呢。

“我把天宇到过天山，以及他带来的消息也告诉了幽萍妹于，幽萍妹子听说丈夫这些年来，四方奔跑、费尽心力去找寻她，十分感动，大哭了一场，当下也就不坚持立即回国了。”

幽萍满面通红，尴尬说道：“谁说我大哭一场，掉了几颗眼泪，那是有的。”

冰川天女笑着续道：“大哭也罢，小哭也罢，总之你是哭了。不过，现在好了，你们夫妻团圆，事情也都完全清楚了。

“奸王派出的这批高手，既然是要去参加什么金鹰宫之会，那么我们也似乎要先到马萨儿国走一趟了。一来将奸王的这批党羽打发掉，免得他们再回去相助奸王。二来也不负龙灵矫的转托。龙叶上人当年授我贝叶灵符，封我为女护法。现在他门下出了不肖弟子，有玷他的声誉，他老人家既为此事挂心，我也该为他老人家尽点力才对。”

江南大喜道：“好呀，咱们都到金鹰宫做个闯客，这可真热闹了，海儿，

你现在可以放心啦，有这么多叔叔伯伯婶婶和你一同去，你再也不用怕势孤力弱啦。”

幽萍诧道：“侄儿本来是到金鹰宫赴宴的吗？”江海天道：“不错，我是代邙山的谷掌门收下请帖的。你们可有谁知道我师父的消息吗？”当下江海天也把他的遭遇说了出来，听得众人无不诧异，但金世遗的消息却仍是无人知道，冰川天女听说金世遗始终不能与谷之华成为佳偶，也不觉惘然。

这一晚众人相聚，乃是父子、夫妻、兄弟、良朋的久别重逢，端的是有说不完的、叙不尽的情，直谈到月过中天，方始散席。

第二日一早起来，冰川天女率领众人向法王告别，法王说道：“我有两匹宝马，赠各位。这是康居国王到本寺进香时所奉献的御马，放开脚程，可以日行千里。可惜只有两匹，其他凡马，都是配不上各位。薄礼不恭，还望恕过。”姬晓风笑：”有两匹已足够了。”

原来此去马萨儿国，有千多里路程，而距离金鹰宫之会的会期，则只有五天。法王知姬晓风与冰川天女的轻功卓绝，尽可在会期前赶到，但其他各人的功夫深浅，他却不尽知晓，是以赠送宝马，准备给他们之中轻功较弱的人用作代步的。

众人出了鄂克沁宫之后，冰川天女道：“江南，你两父子各乘一匹吧。”江南笑道，“我的脚程决计赶不上你们，为了避免耽误大事，我就不客气了。海儿年轻力壮，该让他多走走路，另一匹请二嫂骑吧。”幽萍笑道：“我还可以走得。”陈天宇体贴妻子，说道：“你连日奔波，暂且用上一天代步吧。”江南道：“对，要是海天明日走不动了，再换给他不迟。”

冰川天女笑道：“姬先生，久仰你轻功卓绝，我与你比试一下。”姬晓风豪兴大起，说：“正想向天女领教。”唐经天道：“反正咱们都要赶路，大家都来竞走，正是一举两得。”

姬晓风心道：“听说冰川天女当年曾在喜马拉雅山施展轻功，压倒了阿拉伯第一高手提摩达多，震惊了当时屯兵在山谷的中尼两国十万大军。不知比我如何？”他争胜之念一起，施展出平生本领，当真是追风逐电，赛过奔马。冰川天女不即不离的与他并肩而行，过了一会，赶过了他，姬晓风一加劲，再赶过她，两人忽而你在我前，忽而我在你前，端的是难分高下。

陈天宇曾服食过冰宫异果，身轻如燕，轻轻一跃，就是数丈之遥；唐经天仗着内功深湛，起初稍稍落后，随即就赶上了他。两人也是难分高下，虽然迫不上姬晓风与冰川天女，但也落后不远。

江海天起初颇为自信，以为自己纵然争不到第一，也绝不至于落后，哪知一跑起来，最初还勉强可以跟得上唐经天，渐渐就给他抛在后面，竟然落了个倒数第一。心中想道：“怪不得师父常说学无止境，天外有天。我只道我已尽得师父真传，功夫已过得去。哪知只是这轻功一门，这几位伯伯，就个个远胜于我！”

江海天自感惭愧，唐、陈二人却是大大的惊奇，他们最初还担心江海天会落后太远，耽误行程，哪知一口气跑了两个时辰，江海天虽然落后，但亦不过落后十数丈之遥。唐经天心想：“真难为了金世遗，不知他是怎样调教出来的？不但轻功了得，内力更是悠长。不消几年，第一流高手之中，就应补上他的名字了。”

幸亏江南骑的乃是宝马，但在最初的十里路程之内，冰川天女和姬晓风还是赶过了他。走出了三十里外，他和幽萍这两匹坐骑才一直领前。江南心

想：“倘若是换了一匹寻常的坐骑，当真是要走路的等骑马的了。”

走到天黑，一算路程，整整跑了八百里有多。最后的结果是冰川天女跑了个第一，姬晓风吃亏在内力不如，反而落在唐经天之后，得了个第三。江海天则赶上了陈天宇，相差不过几步。虽然仍是最后，但人人都不住口的夸赞他。

不过江海天为了少年好胜，这一口长跑，也差不多用尽了气力，疲倦不堪了。睡觉的时候，骨头都隐隐作痛，一觉就睡到了大天光，直到他父亲唤他才醒。

陈天宇笑道：“昨天咱们已跑了八百里有多，今天就是慢一些也不紧要了。江贤侄，等下你和婶婶换一换吧，你和你爹爹一同骑马路上也好说话。”江海天道：“我已经养好精神了，再跑不怕。”冰川天女笑道：“不是说你怕跑路，你该为你的陈伯伯设想，他和你的婶婶分别多年，不知有多少话儿要说，也该让他们在路上叙叙了。”冰川天女这么一说，江海天这才依从了。

幽萍的轻功要比江海天略逊一筹，好在他们头一天多跑了路，一算路程，就是慢些，最多第四天也可到达马萨儿国，用不了五天。因此这一天大家部不竞走，冰川天女和姬晓风也稍微放慢了脚走，使幽萍可以跟得上他们，一路上谈谈笑笑。

江南与儿子也隔别了几年，见儿子长得这么高大，功夫又是远胜自己，心中亦是有说不出的高兴，两父子并马而行，江南不住的向儿子发问，问他这几年来练了些什么武功，一路上碰到了哪些人，遇到了哪些事，其中有一些事情，江海天在法王席上已经说过了的，他仍是不厌求详，问了再问。尤其对华天风父女的事情，问得更是仔细。他们两父子只顾谈话，任凭胯下的骏马自行，不知不觉就与后头步行的人离得远了。

不久，走进了一条在两峰夹峙之中开辟出来的山路，极是崎岖，好在这两匹主马登山涉险，如履平地，也不觉得怎样难行，正行走间，忽听得两声野兽的吼声，只见有两只金光闪闪的怪兽如飞奔来。

江海天大吃一惊，叫道：“爹爹留神，是金毛狻来了！”话犹未了，只听得金毛狻又是一声大吼，那两匹骏马吓得跳了起来，江南父子连忙下马，那两匹马自顾逃命，回头便跑。

金毛狻其行如风，比千里马更快得多，转眼便已来到，只见两只金毛狻的背上都有人骑着，一男一女，女的正是天魔教主，男的则是那长发垂肩的少年厉复生。

天魔教主跃下了金毛狻，笑道：“小哥儿，还认得我吗？几年不见，你长得这么高了。”江海天小时候被她派侍女强行掳去，关在魔窟里三个多月，本是有仇，但念在她对自己还算不错，不愿与她生事，便回了一礼，说道：“教主，你好？”

天魔教主笑道：“好，好！亏你还记得我。上次我叫他请你调你为什么不来？”江海天道：“我有我的事情，无暇去拜见教主。”

天魔教主道：“过去的就算了，我也不怪你，现在你随我走吧。”江海天道：“现在我也有要事在身。”天魔教主道：“你有什么紧要的事？”江海天动了气，冷冷说道，“你少管闲事好不好？”

天魔教主侧目斜脱，冷笑道：“你在向我发脾气么？你焉知我是在管闲事，也许正是为了你好呢。我问你，你是不是往赴金鹰宫之会？”江海天道：“是又怎样？”天鹰教主道：“那就正好一路了。我带你走。”江海天道：

“我自己会走！各走各的，何必你带。”

天魔教主笑道：“我知道你自己会走，但你自己前往，却未必找得到你所要找的人。”江海天道：“你说什么？你知道我要找谁？”天魔教主道：“你第一个要找的是你的师父金世遗；第二个要找的是谷之华的养女谷中莲。是也不是？”江海天道：“你知道他们所在？”天魔教主道：“不错，我是知道，但不能告诉你，你要见这两个人，就跟我来。”

江南叫道：“海儿，别上她的当。金大侠若在前面，自会来见咱们。”天魔教主道：“这却不见得。”江南心里也有了气，向天魔教主打恭作揖道：“我的好姑奶奶，咱俩父子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的两次三番老是向我们找麻烦？”

天魔教主道：“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姑且念在你的嘴乖，也看在你的儿子的份上，免了你的打吧。”接着又回过头向江海天道：“还有一层，你自己一个人走危险得很啊，还是让我把你带走要好得多。”

江海天恼她出言不逊，侮辱自己的父亲，禁不住勃然大怒，喝道：“走开，你再不走开，我可要不客气啦！”正是：

历尽艰难来赴会，途中忽又起风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不意桃源逢玉女　谁知王子是奸徒

天魔教主怔了一怔，纵声笑道：“你现在是羽毛丰满，自己会飞啦！好，我倒要看你怎么样对我不客气。”身形一晃，倏然间衣袖拂到了江海天的面门。

她这一招古怪之极，双手笼在衣袖之中，衣袖未褪，招数已发。对方根本不知道她要攻击哪个方位。

江海天虽然早有防备，究竟经验无多，而且他又是本就无意伤害天魔教主，只准备她一出手，就破了她的招数，令她知难而退的。哪知天魔教主突如其来，用上了这样古怪的打法。

江海天方自心念一动，还未想好如何应付，天魔教主已是出手如电，倏地就抓住了他肩上的琵琶骨，笑道：“乖乖的跟我走吧！”

琵琶骨乃是功夫最难练到的地方，武功多好的人，一旦给人抓着了琵琶骨，也是不能动弹，只能任人宰割。所以天魔教主才这样洋洋得意。

哪知江海天所练的内功与众不同，天魔教主捏着他的琵琶骨，只觉如同捏着一团棉花一般。江海天冷笑道：“你还当我作小孩子欺侮么？”口中说话，护体神功已是生出反应，一团棉花倏然问变成了一块钢铁，天魔教主的指头都几乎给碰得折断。

说时迟，那时快，江海天已是反手拍出，只听得“　”的一声，天魔教主的衣袖反而给他撕破了。

天魔教主笑道：“好，你的武功已是练得出类拔萃了，可喜，可贺！只是要在我的面前逞强，那还不够！”

就在这几句话当中，天魔教主已接连向江海天攻出了八招，每一招江海天都是识得的，但由于她出手太快，变招极速，江海天竟然给她迫得手忙脚乱。

江海天大怒道：“我当真要不客气了！”双手合抱，划了一道圆圈，这一招名为“须弥六合”，乃是须弥掌法中的精华所在，天魔教主的闪电手法竟是攻不进这个圆圈。而且还感到一股非常强烈的力道，从圆曰中发了出来，向自己冲击，教自己不能向前移动。这有形的圆圈，却似筑起了无形的铁壁。

天魔教主又笑道：“你的内功也不错了，那咱们就再比一比内功吧。”依样划葫芦的也划了一道圆圈，江海天只觉自己攻出去的力道受阻，但却并不感到对方内力的威胁，心里想道：“你至多只是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我何须惧你。”哪知不过片刻，他忽地有懒洋洋的感觉，好像想去睡觉一般。力不从心。想发出十成力道，至多只能发出七成。

江海天心中一凛，暗道：“不好，这天魔教主善于使毒，莫要着了她的道儿。”当下用出闭息换气的功夫，这是一种特殊的吐纳方法，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不必吸进外间的空气，只凭体内的真气自然流转。印度有一种魔术师，可以躺在铜棺之内，严密封闭，让人沉入海中，过了几个时辰，再捞起来，仍然可以生存，就是懂得使用这种闭息换气的功夫。但这必须长期练习，习惯了才能持久。江海天未曾习惯，只能支持半炷香的时刻，过了这个时刻，仍然要深深呼吸。

但他只要闭了呼吸，虽然不能持久，情形已是好转得多。原来天魔教主的指甲内藏有一种秘制的迷魂粉，弹指发出，随着掌风吹去，化为氤氲之气，便能伤人于不知不觉之中。现在江海天用了闭息换气的功夫，减少了呼吸，

所受的伤害也就随之减轻了。

天魔教主连发三掌，都给江海天挡开，大为惊诧，不知他的内力何以又突然增强，当下也就不敢强取攻势，两人一来一往，又成了相持之局。

江南插不进手，却在一旁给儿子呐喊助威，天魔教主忽地叫道：“复生，你把他的老子也捉了，捉了老子，再捉儿子！”

江南大叫道：“岂有此理，老子也捉得的吗？”厉复生怔了一怔，方始省悟他是骂人，怒道：“你才是岂有此理，胆敢讨我的便宜。”

江南见他戟指而骂，心中大乐，正想再和他开几句玩笑，忽觉一股无形的罡气径袭过来，直取他胁下的“愈气穴”，麻痒痒的好不难受。原来厉复生也有隔空点穴的本领，不过尚未练到上乘境界，只能在三丈之内伤人。

江南尖叫一声：“卜通”便倒，厉复生冷笑道：“看你还骂不骂人？”一跃过来，伸手便抓，江南叫道：“你当真要捉老子吗？”贴地一个盘旋，突然纵身飞腿，踢厉复生膝盖下三寸的“白市穴”。厉复生不知道江南有颠倒穴道的功大，险险给他踢中。

但厉复生的武功究竟比江南高出许多，反手一削，立即把江南的连环鸳鸯腿破了，跟着又以大擒拿手法夹着小天星掌力，向江南疾攻。

厉复生眼看就要抓着江南，江南忽地一个筋斗翻了出去，厉复生怒道：“还要跑吗？”飞身追上，连劈三掌，江南也接连翻了三个筋斗，每一次都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开。这种古怪的身法是金世遗教他的，用来逃命，那是最妙不过。

只是这样的大翻筋斗，毕竟是太耗气力，厉复生如影随形，一步也下放松，不消片刻，江南已是险象环生。

江海天本来就在担心对方不肯放过他的父亲，果然所忧虑的竟成了事实，这时，他见父亲遇险，哪里还能够专心对敌？可是天魔教主缠得极紧，江海天冲击了五六次，都给天魔教主挡住。竟然冲不过去援救他的父亲。

高手比拼，哪容得稍稍分心？尤其江海天还不习惯于闭息换气，这时心神一乱，再加以猛力冲击，呼吸难免紧张，这么一来，竟是不由得他不张口呼吸，登时又吸进了两口毒气。

江南叫道：“海儿，你快跑回去催唐大侠快来！”他却不想想，江海天要是能够跑开，还不先来救他？他这么一叫，江海天更是惊慌，他跑不开，只好发声长啸，吸进的毒气就更多了。

江南接连翻了几十个筋斗，渐觉气力不支。眼看就要给厉复生捉着，忽听得姬晓风的声音叫道：“贤弟别慌，老哥哥来了！”只见姬晓风旋风的疾跑过来，紧紧跟在后面是唐经天夫妇。

姬晓风深知江海天本领高强，心神只是放在江南身上，他最先赶到，立即便上去相助江南。厉复生一掌拍出，将姬晓风震开三步，一转身，又要去抓江南。

唐经天叫道：“姬大哥退下！”嗖的一声，天山神芒电射而出！

厉复生叫道：“好家伙，这是什么东西？”拔出玉尺一挡，只听得声如断金戛玉，天山神芒虽然给他打落，他的玉尺也损了一个缺口。这是他的护身宝物，不由得大为心痛。

天山神芒乃是威力极强、无坚不摧的暗器，唐经天见这个少年居然能把他的神芒打落，也不由得大为惊异，他却不知厉复生这把玉尺，乃是乔北溟当年采用海底寒玉所炼的。

唐经天道：“ 好，你再接我一剑！ ” 声到人到，游龙剑化成了一道寒光，向厉复生拦腰削去，厉复生举尺一迎，只听得又是一阵断金戛玉之声，这回游龙剑和寒玉尺都损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唐经天想不到对方的玉尺沉重得出奇，虎口竟给震得隐隐作痛。当下精神陡长，喝道：“ 好，我倒要看看你能接得我几招？ ” 展开追风剑法，瞬息之间，发出了六六三十六招，把厉复生杀得手忙脚乱！

唐经天和姬晓风都只想到要援救江南，冰川天女却看出了江海天亦是处境不妙，当下一扬手便发出了三颗冰弹。冰川天女知道江海天的内功已得金世遗真传，料想他不至于被冰弹的寒气波及，这才放心使用的。

天魔教主运气一吹，冰弹未打到她的身上便先爆裂，形成了一圈寒光冷雾，把她和江海天都罩住了。

天魔教主在寒光冷雾笼罩之下，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犹自可以支持；江海天却如喝醉了酒一般，立脚不定，摇摇晃晃，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同时却又是牙关打战，格格有声。

天魔教主忽地一声长笑，说道：“ 多谢你助我一臂之力！ ” 一伸手抓着了江海天的后领，将他提了起来，倏地就冲出寒光冷雾。

原来江海天吸多了天魔教主的蚀骨迷香，早已是头晕目眩，骨软筋酥，正自全力运功支撑，忽被奇寒之气一袭，两下夹攻，登时晕了过去，因而天魔教主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擒住了。冰川天女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叫道：“ 快救人呀！ ” 她不再发冰弹，拔出冰魄寒光剑就追上去，天魔教主把手一扬，飞出一条五色斑斓的彩带，将冰川天女阻了一阻，随即发出啸声，金毛狻应声而至。

那条彩带名为神蛇索，是以毒蛇的口涎和药炼成的毒带，腥风扑鼻，难闻之极，横卷过来，冰川天女轻功绝顶，内功又高，立即闪开，并无受伤损。姬晓风却恰巧碰上，虽然也立即闪开，但被那股腥气一冲，却不禁哇的一声，将隔宿酒饭都呕了出来，一阵昏眩，竟然撞着了一棵大树。

唐经天正自杀得厉复生手忙脚乱，忽听得妻子的呼喊，也是大吃一惊。厉复生乘机脱身，脚踏天罗步法，一个“ 之 ” 字盘旋，走出了唐经天剑光笼罩的范围之内。跨上了金毛狻，也随着天鹰教主跑了。

冰川天女虽是轻功卓绝；但金毛狻其行如风，岂是人力所能追上？唐经天接连发出两支神芒，第一支被厉复生用玉尺反手打落，第二支则根本追不上金毛狻，在后面掉了下来。转眼之间，两只金毛狻已是跑得无踪无影。

唐经天扶起姬晓风，给他吞了一颗碧灵丹，解开毒气。不久陈天宇夫妻也骑了宝马到来，原来他们夫妻在路上截住了这两匹马，但这两匹马怕了金毛狻，直至闻不到金毛狻的气味，才敢跑来的，所以反而来迟了。

姬晓风破口大骂，冰川天女更是引咎自责，反而是江南安慰他们道：“ 祸福有定，听那天魔教主的口风，也似乎并不想伤害吾儿，只不知她是何用意罢了。咱们还是按原定计划，赶到金鹰宫去，只要会见了金大侠，定然可以把海儿救了回来。 ” 众人无计可施。当然也只好如此。

且说江海天昏迷过去，迷迷糊糊的也不知过了多久，忽觉清风拂面，花香袭人，江海天吸了凡口新鲜空气，十分舒服，徐徐的张开眼睛，只见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白云片片鸟鸣嘤嘤，眼前所见，竟是一片赏心悦目的大好风光。

江海天不禁大为奇怪，跳了起来，叫道：“ 这是什么地方？ ” 游目四顾，

远处是一片白茫茫的湖水，周围是葱笼苍郁的树木，这才知道处身之地乃是湖中的一个小岛。

江海天尚自有点晕眩，好在林中到处都是流泉，他掬取清泉，洗了把面，精神为之一爽，暗自想道：“这是什么地方，竟似世外桃源似的？我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来了。爹爹呢？姬伯伯呢？怎的全都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该不是梦吧？”

他定下心神，慢慢的想了起来，想起了昨天在路上碰见天魔教主，想起了那一场恶斗，不禁瞿然一惊，心道：“莫不是我着了天魔教主的道儿，被她擒了？但怎的连天魔教主也不见呢？”

他的记忆渐渐恢复，便越来越是惊喜，暗自想道：“决不会错了，我在失去知觉之前，确是被那天魔教主抓住，是落在敌人的手中了！他们费尽心机将我拿获，却何以又将我一个人抛在这儿？”

江海天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暂时抛开不想，便在小岛上漫无目的的乱走，想看看岛上是否另外有人。

岛上的花草树木都似经过修理的，但江海天到处乱走，却一直不见有人。树林里发现有几棵果树，树上结有鲜艳夺目的大红果子，却叫不出名字。江海天正感到有点腹饿，便向那一丛果树走去。

正自分开枝叶，忽见那一边的繁花密叶之中，有一角红墙，半隐半现，江海天大喜道：“原来是有人家的！”正想出声叫喊，忽听得一声娇叱，突然有个女子从花树丛中钻了出来。

江海天吃了一惊，只见那女子已拔出了一把宝剑，剑光闪闪，直指到江海天的面门，怒声斥道：“我不要再见你们，给我滚回去！”

江海天忙用天罗步法闪开，忽觉这少女面貌好熟，就在这时，那少女也似乎极为惊诧，“噫”了一声，突然把剑势煞住，叫道：“你是谁？”

江海天心头扑通一跳，蓦地叫道：“你不是莲妹吗？”那少女也几乎同时叫道：“你不是海天哥哥吗？”

这少女正是江海天日思夜想的谷中莲！他做梦也梦想不到竟会在这样的环境下见面！

他们二人乃是青梅竹马之交，隔别了将近十年，忽然在这孤岛相逢，都觉得大出意外，彼此对望了一眼，都乐得跳了起来。尤其是谷中莲在孤岛上寂寞多时，一旦故友重逢，简直乐得忘形，忘记了自己已长大成人。是个大姑娘了，她毫不避嫌，就似小时候与江海天玩耍的情景，拉着他的双手，就大叫大嚷起来。

江海天正有无数疑团，要向她发问，谷中莲突然面色一沉，摔开了江海天的双手，喝道：“滚开！”

江海天呆了一呆，说道：“莲妹，你怎么啦？你不高兴见我？”谷中莲道：“谁是你的莲妹？你，你——”接连几个“你”字，似乎怒得喘不过气来。

谷中莲变得如此之快，江海天简直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问道：“你不认我了？”谷中莲怒声说道：“谁认你这没出息的奴才！”

江海天叫道：“你说什么？我纵然没有出息，但却决不至于是个奴才，你怎么可以开口骂人？”

谷中莲睁大了眼睛，仔细地打量江海天一眼，见他穿着常人服饰，不禁纳罕问道：“你不是马萨儿国国王派你来的吗？”江海天道：“我连马萨儿

国的国王都没有见过，这话从哪儿说起？”

谷中莲道：“你若不是国王的鹰犬，怎知我在这个地方？”江海天道：“我本来就不知道你在这里的呀！”谷中莲道：“那你是怎么来的？没人送你来，你自己飞来的吗？”

江海天道：“我也不知怎样来的？我被天魔教主擒获，一觉醒来，就在这小岛上了。”

谷中莲半信半疑，说道：“你这话太过离奇，我可不敢相信！”

江海天道：“我几时骗过你来？要是我说谎话，老天爷罚我嘴上长个大疔疮，永远开不了口。”他小时候与谷中莲玩耍，每逢触犯了谷中莲，谷中莲就要他这样赌咒，他如今一急，不假思索，又把小时候说惯的咒语拿出来了。

谷中莲“噗嗤”一笑，满脸怒气，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说道：“不是看你自小老实，我还真不敢相信你呢！”江海天喜道：“你现在相信我了？”谷中莲点点头道：“你是怎样被天魔教主擒来的？”

江海天将昨日的遭遇说了一遍，谷中莲道：“他们为何如此好心，将你送来此地，与我会面？”江海天道：“我也不知道呀！你呢，你又怎么会在此的？这岛上还有别人吗？”

谷中莲道：“我也是给人擒来的。”原来她和师父谷之华刚踏进马萨儿国的国土，便给八个武士拦途截击，她们寡不敌众，结果谷中莲遭擒，谷之华无力救她，只能自己仗剑冲出重围。

谷中莲道：“我最初被他们送人工宫，他们、他们要我、要我……”江海天道：“他们要你嫁给王子，是么？”谷中莲诧道：“不错，你怎么知道？”

江海天道：“你先说了你的故事，我再告诉你。”谷中莲道：“我不肯依从，把那国王骂了一顿。国王动了怒，就要杀我。有个番僧和他在一起被他称为国师的却劝他道：‘这样美貌的姑娘，杀了未免可惜，但关在官里，也怕有麻烦，不如把她送到百花洲孤岛上去，外人决不知道那个地方，要想救她也不能够。等她几时回心转意再放她回来，看她一个小姑娘能支持多久？’国王听从了他的主意，就把我送到这里来了。”谷中莲说到这里，叹了口气。

江海天道：“你别发愁，咱们想法子出去。”谷中莲道：“我倒不单是为了被囚禁而发愁，……嗯，你不是外人，我告诉你一件秘密，你可知道师父为什么带我到马萨儿国来？”

江海天心里暗笑：“我早已知道了。”但却不作声，静听她说。只听得谷中莲说道：“我师父怀疑我是马萨儿国前王的女儿，因此带我到这小国来，用意就是想访杳真相的。我一到来，马萨儿的国王就派人捉我，看来师父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的了。唉，倘若我真是前王的女儿，现在的国王就是我的杀父仇人了。我无力报仇，反被仇人欺侮，焉得不恼？”

江海天道：“这国王也算胆大，他竟敢要仇人的女儿作自己的媳妇。”谷中莲道：“还不止这一点可疑，我关在这里将近一月，他曾派过不少人来套问我的口风，看我对自己的身世秘密知道了多少。似乎他们是在害怕前王有什么重要的秘密落在外面似的。”

江海天道：“你碰见了你的哥哥么？”谷中莲双盾一竖，道：“我哪来的什么哥哥？”江海天道，“我在路上碰见你的哥哥，国王要你做媳妇的事情。就是他告诉我的。他说他已经见过你了。”

谷中莲道："你是说那叶冲霄吗？他不是我的哥哥！"江海天大为惊愕，说道："你是否因为他将仇人当作义父，故此不肯认他。"谷中莲道："不是，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哥哥。"

江海天道："怎么不是？当初马萨儿国大乱，你被丘岩救走，他被叶君山救走，虽然长大了各自一个姓氏，却确实是孪生兄妹，这些事情，你师父没有告诉你吗？"

谷中莲道："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正要访查我那哥哥的下落。但我却不能胡乱认一个人作我的哥哥。"江海天道："叶冲霄的身世来历都符合了，何以你一口咬定说他不是？"

谷中莲道："他不会捏造吗？"江海天道："还有一点显而易见的是：他的相貌也和你很为相似呀。"谷中莲冷笑道，"天下相貌相似的人多得很，何足为奇？"江海天见她固执己见，甚为不解。

谷中莲道："这小岛上有一幢建筑，本是国王的夏宫，现在就只我一个人居住，寂寞极了，你来了正好，可以陪我。"当下便带引江海天往她居住的地方。

江海天道："他们没有派人看守你吗？"谷中莲道："想来当然有的，不过没有露面。有一次我想造一个木筏，没有造成，第二天早上，便给人毁了。可见这岛上还藏有别人，所以你要特别小心才好。"

谷中莲又道："这夏宫里藏有许多粮食，每隔三几天还有人给我送新鲜的蔬菜来。他们本来还派有两个宫女服侍我的，我嫌她们啰唆，也怕受她们的暗算，第二天就把她们赶走了。"

江海天道："你自己会弄饭吗？"谷中莲笑道："我还会烧菜呢，今晚我就弄两样可口的小菜给你接风。"江海天道："我不会烧菜，但我会煮饭，可以帮你的忙。"

两人说说笑笑，依稀恢复小时候的光景，谷中莲笑道："要是咱们无法脱困，你就要陪我在这里过一世了。"

江海天也笑道："这里无殊世外桃源，就是在这里过一世也很不错。"谷中莲道："但你的爹爹和我的师父却要在外面急死了。"江海天道，"是呀，所以咱们还是得想个法子脱身。"

谷中莲忽道："海天，你跟金大侠学艺多年，本领很不错了吧？"江海天道："还不成呢。怎么，咱们刚见面就要伸量我吗？"谷中莲道："不是我要伸量你。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打赢那时冲霄？"江海天道："我和他交过两次手了，他的武功确是不弱。"谷中莲好生失望，道："你输了？"江海天笑道："还好，两次我都恰好胜他。"谷中莲大喜道："好，那么咱们就有法子脱身了。"江海天道："怎么？我还是不明白。"

谷中莲道："那叶冲霄冒认我的哥哥，每隔三两天就要来劝我一次，有时是他一个人来，有时是几个人来。我气恼极了，可是我打他不过，没法阻止他上门。"

江海天道："你不高兴见他。要我给你挡驾？"谷中莲笑道："不，有你在这里，这次我正巴不得他快点来。他当然是乘船来的，我对付他的从人，你将他拿着，但他送我们出去。"

江海天拍一拍腰，叫道："可惜，可惜！"谷中莲道："可惜什么？"江海天道："我的宝剑失了，想必是给那天魔教主拿走了。"谷中莲道："脱困之后，再去找那天魔教主要回宝剑吧。"

江海天道：“ 不，没有宝剑，我就没有把握赢得那叶冲霄。 ”谷中莲道：“ 你可以埋伏暗处偷袭他。 ”江海天道：“ 这不是大丈夫行径。 ”谷中莲生气道：“ 他们用尽阴谋诡计陷害咱们，你还要讲大丈夫行径？ ”江海天道：“ 好，那就依你，好坏试它一试吧。 ”

江海天忽又叫道：“ 好在白玉甲还在身上。 ”谷中莲道：“ 咦，你干什么？ ”只见江海天将衣裳一件一件脱掉，原来他发现白玉甲还在，一阵狂喜，迫不及待的就要脱下来送给谷中莲。

待听得谷中莲那么一嚷，江海天才猛地想起来，他和谷中莲都已是长大成人，不能像小时候的毫无避忌了。他面上一红，连忙说道：“ 你背转身，我有一样好东西送你。 ”

谷中莲“ 咭咭 ”的笑得有如花枝乱颤，说道：“ 你叫我想起你的爹爹来了。 ”江海天道：“ 怎么？ ”谷中莲道：“ 你爹爹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光着屁股的。你如今倒是光着背脊，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江海大也听父亲说过这件趣事，不禁哈哈大笑。

江海天除下玉甲，将衣裳穿好，说道：“ 这是乔北溟所遗留的三宝之一，穿在身上，多锋利的刀剑也刺不进去。我师父叫我送给你的。 ”谷中莲道：“ 你自己留着吧。 ”江海天道：“ 这是你的东西。我在路上已经沾了你的光，借用这件宝甲，避过好几次灾难了。 ”谷中莲推辞不掉，只好收下，说道：“ 可惜我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 ”忽地低垂粉颈，如有所思。

江海天笑道：“ 咱们是自小一起玩的，你还和我讲什么客气？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会爬树，我还不会，掏鸟蛋啦，摘果子 啦，都是你弄了来分给我的，我叨光你的东西已不少了。 ”江海天只道她过意不去，却不知道她正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她想了又想，终于决定了还是暂时不说。

两人说说笑笑，不久就到了谷中莲的住所。江海天笑道：“ 哎，这么大的房子，你一个人住，晚上不害怕？ ”谷中莲道：“ 起初几晚，我晚上都不敢睡觉。好在他们倒没有来骚搅我，渐渐也就习惯了。 ”说话之间，江海天又发现屋中的一根柱子，刻有许多刀痕。

江海天道：“ 这是什么？ ”谷中莲道：“ 我怕忘记日子，每过一天，便在柱上刻上一道刀痕。 ”江海天道：“ 我昏迷了不知多久，正想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谷中莲数数刀痕，说道：“ 我来到岛上这天是七月十日，这柱上有二十八道刀痕，嗯，今天应该是八月十二。 ”江海天道：“ 这儿离马萨儿国的国都大约多远？ ”谷中莲道：“ 我被他们押来，先是乘车，大约走了一个时辰，后来坐船，大约半个时辰。看来不会超过五十里。 ”

江海天大为骇异，说道：“ 原来我昏迷了不过几个时辰，我是在五百里外被擒的，只不过几个时辰，他们就将我送到此地，金毛猨的脚力真是快得惊人！ ”

江海天又道：“ 今天是八月十二，金鹰宫的会期那就是大后天了。我爹爹和姬怕伯他们是一定能赶上的，只可惜咱们是凑不上热闹了。 ”谷中莲道：“ 那也说不定，倘若时冲霄这厮在这两天内到来，咱们将他拿着，就可以脱困了。 ”

日影渐渐西移，余霞散绮，湖面泛起一片金光，谷中莲有点失望，说道：“ 今天只怕没人来了。咱们先弄晚饭吃了再说。 ”江海天帮她弄饭，谷中莲果然烧了四样精美可口的小菜，吃得江海天啧啧赞赏。谷中莲笑道：“ 你的饭可烧得很不好呢，有一大半都烧煳了。 ”

两人正在说笑，谷中莲忽道：“你听，橹声咿呀，有船来了。”江海天走到窗口一望，果然正有一只小船驶来。过了一会，小船靠岸，只见只有一个人走上岸来。

谷中莲大喜道：“正是那时冲霄，他不带随从，更易对付了。你赶快躲起来，听我以咳声为号，立即出来袭击。”

江海天道：“我想再间他一间，我怀疑他真是你的哥哥，他屈身事仇，只怕另有隐情。”

谷中莲怒道：“你怎么不相信我，我说他不是他就不是，你还问什么？时机不可错过，你倘若一问，偷袭就不成了。你瞧，他就快来到了，快躲，快躲。”江海天尚在迟疑，谷中莲已不由分说地把他推到帐后。

谷中莲把碗碟匆匆忙忙地收拾起来，免得给人瞧破是有两人吃饭。刚刚收拾妥当，只听得叶冲霄已在叩门道：“莲妹，我又来看你了。”

谷中莲道：“这门是虚掩的，你就请进来吧。”叶冲霄推门进来，笑道：“怎的今天这样客气，你肯认我做哥哥了吧？”

谷中莲道：“你说你是我的哥哥，却为何老是帮着外人来欺负我？”叶冲霄道：“怎么是欺负你，我劝你嫁给太子，这也算是欺负你吗？”

谷中莲道：“你想借我求取荣华富贵，好不要脸！”叶冲霄哈哈笑道：“荣华富贵，我早就已经有了，何需费力寻求，我是马萨儿国的干殿下，官居‘执金吾’大将军，父王待我有如亲生骨肉，我的权力比太子还胜三分，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谷中莲道：“人各有志，你贪慕荣华富贵，尽管做你的干殿下好了。你是我的哥哥也罢，不是我的哥哥也罢，我决不沾你半占光。”

叶冲霄歪着眼睛笑道：“何以你不肯嫁给太子？嗯，莫非你早已有了意中人了？”谷中莲道：“你再胡说八道，我可要请你走啦！”叶冲霄忽道：“金世遗有个徒弟名叫江海天，是和你自幼相熟的吧？”

谷中莲暗自一惊，心道，“难道他已知道了江海天在我这儿？”当下说道：“是又怎样？”

叶冲霄淡淡说道：“不怎么样。这人我也是认识的。他和终南山欧阳仲和的女儿早已私订终身，他的未婚妻子已经到了这儿，正在盼望他来。”

谷中莲变了面色，说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叶冲霄 道：“没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你和江海天是青梅竹马之交，想必对他有点关心，所以告诉你这件事情罢了。”

谷中莲道：“多谢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叶冲霄道：“那么你的心意转了没有？咱们到底是兄妹，你若嫁给太子，咱们兄妹就可以聚在一起了。你一个孤身女子，浪荡江湖有什么好？”

谷中莲冷笑道：“我就是宁愿浪荡江湖，也决不愿向马萨儿国的国王低头！”叶冲霄道：“咦，这可奇怪了，你怎么似是与国王有仇恨似的？”谷中莲冷笑道：“你是国王派来向我探听秘密的吧？”叶冲霄露出迷惘的神情；说道：“什么秘密，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呀。咦，你有什么秘密？”他边说边把身子挪过来，背脊正对着江海天藏匿的方向。

谷中莲忽地一声咳嗽，江海天早已忍耐不住，倏地就跳了出来，叫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做了马萨儿国的干殿下就心满意足了吗？我告诉你，你本来应该是太子的，你是马萨儿国前王的儿子，现在的国王是你的杀父仇人，你明白了吗？”

谷中莲满以为江海天一跑出来就会向叶冲霄袭击的，所以她一发出暗号，立即便拔出暗藏的匕首向叶冲霄刺去，哪知江海天宅心忠厚，始终认定叶冲霄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生身之秘，才肯甘心事仇，他跳了出来，忍不着便要向叶冲霄说个清楚，两人未曾配合，叶冲霄的武功胜过谷中莲，一伸手便把她的匕首拍落了。

谷中莲气怒交加，大声叫道：“江海天，你怎么啦？你帮我还是帮他？”她失了匕首，仍然勇猛向前，掌拍指戳，她最吃亏的是力不如人，但这一掌一指，乃是吕四娘所传的邙山绝技，专破敌人的气功。叶冲霄也不敢小觑，当下双掌一圈，划了一道圆弧，使出了大乘般若掌力，俨如在身子的周围筑起了一道暗墙，谷中莲在五步之外，给他的掌力挡住，再也不能向前迈进半步。幸而他的大乘般若掌只是用来防守，否则谷中莲的奇经八脉，只怕也难免受伤。

叶冲霄回过头来，满脸惶惑的神情，叫道：“你这话是真是假？我、我、我当真是前王的儿子吗？”江海天道：“我干吗要骗你，你不信问你的妹妹！”叶冲霄叫道：“莲妹，你快说，你快说呀！这究竟是真是假？”

谷中莲急声叫道：“海天，海天，别上他的当，他根本不是我的哥哥！你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叶冲霄忽地双泪直流，哽咽说道：“哦，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不肯认我作哥哥，原来国王乃是咱们的杀父仇人，我是错把仇人当作恩人了！”

江海天见他如此情状，忍不住说道：“莲妹，俗语说得好：不知不罪。他毕竟是你的哥哥，既然明白过来，你就原谅了他吧！”

谷中莲瞪了江海天一眼，仍是狠狠攻击，叶冲霄却似是不愿和她再打了，给她迫得步步后退，一颗颗的泪珠不断地掉下来。

谷中莲那气恼的神色十分明显，那是气恼江海天不来帮她，可是江海天早已被叶冲霄的眼泪软化，这时他心中所想的只是如何使他们兄妹重归于好，哪里还肯去火上添油？

叶冲霄哽咽说道：“莲妹，你既然恼我，我就给你打一顿出出气吧。”果然双手下垂，毫不还击，只听得“蓬”的一声，已给谷中莲重重地打了一掌。

江海天不忍。飞步上前，说道：“你们坐下来好好说吧。”正要将他们二人拉开，叶冲霄忽地出掌如电，倏地向江海天打去。

若在平时，江海天焉能让他打中？但在此刻，他根本是做梦也想不到叶冲霄会动手打他，他们二人的功力本就相差不远，江海天虽有护体神功，也给他一掌打翻，眼前金星乱冒，几乎 晕了过去。

叶冲霄道：“你们不肯原谅我，我又不愿意给你们活活打死，对不起，我只好得罪你了。江兄，请你恕罪！恕罪！”

江海天吸了口气，默运玄功，精神稍稍恢复，心里狐疑不定，暗自想道：“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难道他当真把我的好心误作恶意，我是上前劝架，他也看不出来？”

叶冲霄忽地低声说道：“江兄，你快躲一躲，我的两个同伴来了，他们是太子的人。”

话犹未了，只听得外面已有人嚷道：“于殿下，你们兄妹二人又在打架吗？”江海天未及躲藏，那两个人已推门而进，是两个粗眉大眼的和尚。

他们蓦然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陌生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当前的一个和

尚大喝道：“你这小子哪里来的？”另一个道：“不必问了，定是奸徒，快将他绑起来，拿去给太子审问。”

谷中莲叫道：“海天，咱们今日落在坏人手上，宁死不可受辱！”双掌一分，一招“弯弓射雕”，分击两个和尚。

胖的那个和尚歪着眼睛哈哈笑道：“你和这浑小子想是有了私情吧，怕我们审问出来？这更不能容了！”

叶冲霄急得团团乱转，似乎拿不定主意，说时迟，那时快，那个瘦和尚已一掌把谷中莲推开，喝道：“贼小子，还不束手就擒，想拒捕吗？”唰的一鞭，就向江海天身上打去。

叶冲霄忽地叫道：“不是的，不是的！”那和尚诧道：“什么不是的？”他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已接连在江海天身上抽了三鞭。

这三鞭正打在江海天的伤处，江海天大怒，一嚼舌尖，使出天魔解体大法，将功力凝聚起来，蓦然跳起，呼的一掌，就向那瘦和尚击去。

那和尚的长鞭打在江海天身上，忽地“逼卜”一声，断为两段，那和尚吃了一惊，道：“这小子的武功还真不弱呢！”边说边还了一掌。

江海天也不由得心中一凛，要知他不惜消耗真气，使出这大厦解体大法，功力已和未受伤之前差不了多少，这瘦和尚居然能接得着他的掌力，显见也是一流高手，至少不在叶冲霄之下。

江海天心里想道：“怪不得叶冲霄对他们有所顾忌，迟迟疑疑的不敢喝止他们。”原来江海天看见叶冲霄着急的神情，心里对他又相信几分，以为刚才当真是一场误会。

心念未已，只听得叶冲霄果然叫道：“请两位罢手，他不是、不是、不是的……”胖的那个和尚这时己将谷中莲点了穴道，走过来正想助战，听了叶冲霄的话，怔了一怔，他的心思比那瘦的聪敏，随即作恍然大悟状道：“什么不是的？啊，你是说他和你的妹妹没有私情？”正是：

冲破樊笼原不易，桃源境里动刀兵。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神功凭借天心石　秘密深藏一纸书

叶冲霄道：“他不是咱们的敌人。”瘦的那个和尚诧道：“咦，刚才和你打架的不是他吗？”叶冲霄道：“不错，是他。”瘦和尚道：”那你怎的说他不是敌人？我倒不解了。”胖和尚也道：“那么他的来历殿下是知道的了？他是谁？”

叶冲霄道：“他是金世遗的弟子，我妹妹的师父是邙山派掌门人谷之华。他们两人的交情很好。”瘦和尚笑道：“这个我们早已知道，直白的说，谷之华是金世遗的情人。”

叶冲霄道：“谷之华当然不会知道父王对我的妹子乃是一番好意，想必是她去求金世遗营救我的妹子，因而金吐遗就派了他的徒弟来。他的目的只在救人，并非反对皇上。”

那瘦和尚道：“殿下此言差矣，令妹己然是太子妃了，这小子要来救人，还不是敌人吗？”

叶冲霄道：“两位有所不知，国师正要与全世遗结纳，父王也想得金世遗助他一臂之力。咱们若是得罪了金世遗的徒弟，那时倒真的是要迫金世遗变作咱们的敌人了。岂非违背了父王和国师的主意？”

这两个和尚正是宝象法师的弟子，他们对国王还不怎么惧怕，但叶冲霄抬出了他们的师父来压他们，他们怎敢违背师父的意志？只是他们面面相觑，似乎是正在踌躇，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

胖和尚道：“然则任由他将令妹带走吗？”叶冲霄道：“这当然不能，否则我刚才也不会与他打架了。”瘦和尚道：“既个能当他是敌人，又不能计他将人带走，这怎么办？”

叶冲霄道：“依我之见，不如由我去禀告国师，怎样处置此人，由他作主。但你们若要将他缚去，事情就会弄糟糕了。”瘦和尚迟迟疑疑说道：“回去禀告国师，这当然很好。可是这就得等到明天才能处理了，今晚就让他在这里吗？”

叶冲霄道：“你不见他已受了重伤吗？你们今晚就多派些人在岛上看守，谅他插翼也难逃走。”那两个和尚点了点头，但显然还有惶惑的神气。

叶冲霄又道：“我不想你们将他缚走，也正是因为他已受了重伤。此去京城还有六十多里，咱们没受伤的不当作一回事，他受了伤，倘若将他移动，一路换车换船，道路又很崎岖，倘若他中途死了，咱们和金世遗这个怨可就结得大了。那时非但无功可领，只怕国师还要贪怪咱们。所以依我之见，今晚只好让他在这里养伤。”

胖和尚道：“倘若出了岔子，殿下是否独自担当？”叶冲霄道：“你们不用担忧，纵然天塌下来，也不用你们担当就是！”

那两个和尚齐道：“殿下既然如此吩咐，我等遵命便是。”他们临走时还向江海天合什施礼道：“我等不知你是金大侠的弟子，多有冒犯，还望恕罪。”江海天一直没有开口说话，但他宅心忠厚，见他们赔罪，也就默默地还了一礼。

叶冲霄取出一瓶药膏，放在几上，说道：“这是上好的金创药，你自己敷伤吧。”随即解开了谷中莲的穴道，笑道：“你不肯认我作哥哥，我仍然当你是妹妹。你今晚好好想一想，明日我再来看你。”说罢便与那两个和尚一同走了。

谷中莲穴道方解，气血未舒，心中恼恨，却骂不出来。江海天过来，替她推拿，活动筋脉，谷中莲蓦地顿足骂道：“你真是忠厚得近乎糊涂，好好的计划，都给你弄坏了！”

江海天赔笑道：“咱们虽然不能脱困，但最少已乔明白了一件事情，你的哥哥虽然名利心重，却还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原来他确实是不知道自己生身的秘密。我奇怪你为什么总是不肯原谅他。”

谷中莲怒道：“我更奇怪为什么你总是不听我的话，那时冲霄不知是国王从哪里弄来的野小子，怎会是我的哥哥？你给他打得还不够吗？偏要听信他的话！”

江海天给她骂得乎足允措，一片茫然。他本来已有七八分相信那叶冲霄了，但听得谷中莲这么一骂，却又不由得想道：“倘若她只是恼恨哥哥认贼作父，就不会骂他作野小子，咦，难道时冲霄当真不是她的哥哥？”心里狐疑不定，不知谁是谁非。

他在受伤之后更施用“天魔解体大法”，真气耗损不少。谷中莲见他精神委顿，伤口还在汩汩流血，而他不顾本身的受伤，却先来照料自己，不禁又是怜惜，又是感激，虽然还是有气，但已给怜惜与感激之情抵消了。

谷中莲道：“唉，你这伤真是受得不值，待我给你包扎起来，你好好歇一歇，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些事情。”

江海天忽道：“但我所受的伤，却也似乎证明了叶冲霄对我无甚恶意。”谷中莲道：“他假流眼泪，骗得你相信他，然后乘你不备，突施猛袭。这还不算恶意，要怎样才算恶意。”

江海天道：“他眼泪是真是假？用心是好是坏，我不得而知，但他这一掌只可说是暗袭，却还不能说是猛袭。以他的大乘般若掌力，在我毫无防备之下，本来还可以把我伤得更重的。”

谷中莲道：“哦，那你居然还在感激他手下留情了。”边说边撕下了一幅衣衫，又找来了一些香灰，要来替江海天裹伤。江海天道：“且慢，这里既然有上好的金创药，为何不拿来一用。”

谷中莲道：“你怎可如此轻易信人，焉知这不是毒药？”江海天道：“倘若他要杀我，刚才已经杀了，何必使用毒药？”谷中莲道，“他保留你的性命，必定是另有恶毒心肠。”

江海天笑道：“他的用意如何，那就要看以后的事情了，不管怎样，他此刻既要保留我的性命，就决不至于用毒药害我。”谷中莲想想也有道理，姑且让他挑一点药膏敷上，果然一片清凉，痛楚大减。

谷中莲道：“他们明天就要来拿你去见那个国师了，你现在流血己止，但内伤未愈，我又无力庇护你，明天之事，如何是好？”

江海天道：“我受的这点内伤倒不妨事，以是纵然我的武功恢复，好汉也打不过人多，那宝象法帅顾忌我的师父，未必就敢要了我的性命。我倒是担忧你，担忧我被他们押走之后，你一个人就更难脱险了。”

谷中莲见他处处顾着她，心中很是感动，过了半晌，说道：“你有把握恢复武功吗？那就光治好你的内伤再说吧。哎，你这伤可不轻啊！”她撕开江海天的内衣，只见背心上有一个黑色的掌印。

江海天道：“我师父教过我运气疗伤的法子。”当下盘膝静坐，默运护体神功，内息流转了半个时辰，果然气脉畅通，精神复振。

谷中莲陪坐一旁，见他头顶上热气腾腾，那个掌印由浓而淡，由淡而完

全消失。江海天跳起来道：“ 你说得不错，大丈夫宁死不辱，咱们要死也死在一起。明天他们若是要来捉我，我就豁了性命，和他们再打一场。 ” 试试活动手脚，呼的一掌打出，把院子里的老槐树打得枝叶纷飞。

谷中莲又惊又喜，说道：“ 想不到你内功深湛，竟有如此神奇的效力。可是敌人也很厉害，只凭血气之勇，亦非上策啊！ ”

江海天道：“ 说不定明日峰回路转，便有转机。你、你哥哥刚才不是已经拦阻了那两个秃驴吗，说不定他已在暗中为咱们设法。 ”

谷中莲愠道：“ 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那叶冲霄不是我的哥哥！ ” 江海天赔笑道：“ 我一向以为他是你的哥哥，说惯了嘴，一时忘了。 ”

谷中莲道：“ 我老实告诉你吧，他是冒充我哥哥的奸徒，心术坏透了。你切不可指望他会对咱们有利，咱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想法子脱险。 ”

江海天道：“ 你怎么知道他是奸人，冒充你的哥哥呢？ ”

谷中莲沉吟片刻，低声说道：“ 你不是外人，我告诉你一件秘密。 ”

江海天道：“ 什么秘密？ ” 谷中莲道：“ 我的父亲的确是马萨儿国的前王，日间我见你的时候，我还没有尽吐真情，只是说有此怀疑，其实这怀疑已是早经证实的了。当时我还未敢完全相信你，请你原谅。 ”

江海天笑道：“ 这秘密我是早已知道的了。马萨儿国的前王被权臣篡位，走脱了一对孪生子女，这件事是我师父探听出来，告诉你的师父的。 ”

谷中莲道：“ 不，还有另外的秘密，你师父未知道的。你师父当年只是猜测我可能是那个公主而已，证实此事，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而且还揭露了一个秘密。 ”

谷中莲停了一下，深情地望了江海天一眼，决意对他毫不隐瞒，于是继续说道：“ 我父王早已知道他手下的大将有篡位之心，只因他的势力太大，无法防止。他为了保全我们两兄妹，乱事一起，就叫他的两个心腹客卿，携带我们分头逃走，这两个客卿就是中牟县的丘岩，和陈留县的叶君山了。

“ 父王也早已顾虑到我们兄妹会在此战乱之中失散，预先留下信物，每人一件，以便他年相认。另外还给我们每人留下了一张羊皮书，羊皮书上的文字有三分之二是相同的。

“ 天魔教主上邙山闹事那年，我师父发现了那张羊皮书，她和金大侠都不认得那上面的文字，想去请教陈天宇，陈天宇却又恰巧失踪了。

“ 师父为了探索我的身世之隐，将我带到马萨儿国。在踏进西域，尚未人马萨儿国之境之前，她已知道那羊皮书上的文字，是西域几个小国通行的回鹘文。她当然不敢拿来向人请教，她想出了一个法子，将羊皮书上的文字，一个一个依样写下来，向这一个人问一个字，向另一个人问第二个字，经过了几个月的功夫，终于把那上面的文字都认得齐全了，懂得了其中的意思。

“ 羊皮书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是说明事情的经过，也即是我们兄妹的身世来历了；第二部份是留下复国的计划，列明国中有哪些人是忠臣，其中又有哪几个是准备掩藏自己的身份，伪作投顺新王的。还有他历年埋藏的金银珠宝，这个秘密的所在也在羊皮书上详细写明，叫我们将来发掘出来，作为招兵买马之用。

“ 第三部份最为奇怪，却是半篇武功秘典，书上说明，我哥哥也有这样一张羊皮书，前面两部份相同，后面这部份不同，那另半篇武功秘典在我哥哥的那张羊皮书上。 ”

江海天笑道：“ 这么看来，你的父亲还是个很不寻常的国王呢！拥有金

银珠宝之外，还珍藏着武功秘典，但却为何只给你半篇？”

谷中莲道：“这篇秘典，据说是几百年前，有个武林人物逃到我国避祸，因感先祖待他恩厚，留下来的。当时得到这篇秘典的我那位祖先，还只是一个部落之主，后来练成武艺，部落也强盛起来，终于建立了马萨儿国，做了国王。可惜后来的国王，大半没有恒心练武，这篇秘典，也就尘封在内库之中了。

“我的父亲抄下副本，给我们兄妹每人半篇，那是希望我们兄妹会合之后，同练这秘典上的武功，好给他报仇的。同时这也可作为我们兄妹相认的又一件信物。

“我师父看过这半篇武功秘典，据她说与中土的武学大不相同，其中颇有一些奥妙的地方。但我们没有时间练这上面的武功，只好留待将来再说。”

谷中莲说至此，停了一下，微笑问江海天道：“现在你想必知道我何以会识破那叶冲霄是假冒的了吧？”江海天道：“他没有你父亲所留的信物，也没有这张羊皮书？”

谷中莲道：“不错，如果他真是我的哥哥，他一定会提起这两件信物的。但他却转弯抹角的来套取我的口风，我当然知道他是假冒的了。我们兄妹二人，一个是中牟县丘岩抚养，一个是陈留县的叶君山抚养，这件事情他大约是早已调查清楚的了，他就自认是叶君山所抚养的那位孤儿，又凭着相貌和我有几分相似，就想我相信他是我的哥哥，我岂会上他的当？”

江海天道：“这么说来，那叶冲霄确实是个奸诈小人了。好，明天他再来骗我，我就和他拼个死活。”

谷中莲道：“可是，你纵然胜得了叶冲霄，也绝难胜过他和那两个和尚联手。你要拼我不反对，但总得有七八分把握才成。”

江海天摇头道：“这可难了，我的武功怎能在一夜之间增长一倍？除非我再用天魔解体大法？”

谷中莲道：“那不好。我听师父说过，这天魔解体大法最为消耗真元，厉胜男当年就是因为用了此法斗赢了天山派掌门唐大侠，当天晚上，她自己就死了。我不准你再用这种邪法。”

江海天道：“那我就完全没有把握赢得敌人了。”

谷中莲凝思片刻，忽道：“海天，有一个法子，虽然也是有点冒险，但究竟要比用天魔解体大法好得多，你可愿意试一试么？”

江海天道：“咱们被困孤岛，反正是无法可想的了。我死且不惧，何怕冒险？”

谷中莲道：“好，你背转身子，闭上眼睛。”江海天笑道：“你在变戏法吗？”谷中莲道：“你不用管，我叫你睁开眼睛时，你再转过身来。”

江海天满怀纳罕，只好听她的吩咐，谷中莲解开衣裳，换了一件贴身的汗衫，收拾停当，说道：“你可以睁开眼睛了。”江海天转过身来，只见谷中莲把右掌摊开，说道：“你大约不认得这是什么东西吧？”

只见她的手掌有七颗灰白色的似是骨质的钮扣，江海天道：“你为什么把衣服上的钮扣摘下来了？我还当是什么宝贝呢！”

谷中莲笑得打跌，说道：“你真是有眼不识宝贝！”江海天奇道：“当真是宝贝？”谷中莲道：“什么宝贝都比不上它，这是武林人士梦寐以求，难得一见的天心石！”

江海天听她说得如此郑重，半信半疑，问道：“然则它有什么用处？”

谷中莲道：“ 将这天心石粉碎，和酒服下，每一颗可以增长十年功力！ ”

江海天诧道：“ 有这样神奇的效力！你怎样得来的？ ” 谷中莲道：“ 在我逃难的时候，父亲给我穿上一件棉袄，棉袄上那七粒钮扣，原来都是天心石！至于他是怎样得来的，我可不知道了 ”

谷中莲又道：“ 天心石在阳光之下，石中会泛出红晕，我师父当年发现这个奇迹，尚未知道这是武林异宝。后来向江南医隐叶逸苍请教，这才知道是天心石。据说天心石只在昆仑山的星宿海才有。一来由于昆仑绝顶，人所难上；二来由于昆仑山星宿海上，似这般形状的石子，恒河沙数，必须有识得此宝之人，一颗一颗的在阳光之下检验，方能在千万颗石子之中，找出一颗天心石来。 ”

江海天笑道：“ 这可比披沙拣金还要难了！有识得此宝的人，也未必有此恒心。 ” 谷中莲笑道：“ 若非如此难得，它还算得宝贝么？ ”

江海天喜道：“ 既有如此宝贝，你为何不依方服下，一颗可以抵得十年功力，哈，那你服下了这七颗天心石，岂非当世无敌，还怕什么叶冲霄？ ”

谷中莲笑道：“ 若然我可以服得，我还用得着你指教吗？你有所不知，这天心石功效神奇，但也含有强烈的毒性。必须内功极为深厚的人，服食之后，才可以抵挡得住毒性，若是功力稍差的人，服了非但不见其利，反见其害，甚至会七窍流血而亡。因此，内功倘若早已到了上乘境界的人，他也不会贪图此宝了。 ”

江海天道：“ 好，那就让我试一试吧。我的陈叔叔以前在冰宫中也曾在无意中服过一枚异果，当时难受得很，但过了片刻，也就没事了。我的内功虽然不敢说已到了上乘境界，但也练有护体神功，比当年的陈叔叔总胜过一筹，天心石的毒性纵然比冰宫异果厉害，料想也可无妨。 ”

谷中莲道：“ 我就是见你内功深厚，所以才想到要让你试一试的。 ” 谷中莲所住的地方本是国王的夏宫，当然藏有许多美酒，谷中莲打开了一樽陈年老酒，拔下头上的银簪试了一试，银簪没有变色，知道没有毒，就放心交给了江海天。

谷中莲道：“ 你先服一颗试试。 ” 江海天用金钢指力，捏碎了一颗天心石，冲酒服下，只觉一股热气，冲上心头，稍微有点难受，但也并不怎么。他并非贪图灵丹妙药，但他一心想助谷中莲脱险，生怕药力不够，功力增氏有限，便不能打败敌人。因此当谷中莲问他感觉如何的时候，他就故意说道：“ 有点甜味，很好吃呢，你再给我几颗。 ”

谷中莲只道他功力深湛，足以克制药性，心中大喜，又给他两颗，笑道：“ 倘若关于天心石的传说乃是真的，你就可以增长三十年的功力了。当今之世，只们除了你的帅父之外，就没有谁可以与你抗手了。我只足怕多服于你有害，你别误会我舍不得尽数给你。 ” 江海天渐渐觉得有点燠热，笑道：“ 够了，够了。这样的宝贝，我一口气吞了你的三颗之多，已经很过意不去了 ”

江海天试试活动手足，一拳向石柱打去，只听得 “ 蓬 ” 的一声，石柱给他打得凹下一块，石屑纷飞，谷中莲喜道：“ 这天心石的效力果然神奇，幸亏我没有给他们搜人。 ”

江海天这时已感到身体发滚，汗水开始淌下，谷中莲吃了一惊，问道：“ 你怎么啦？ ” 江海天怕她担心，故作神色自如，笑道：“ 没什么，稍微有点发热。 ” 他有意逗谷中莲说话，又问道：“ 你那件小棉袄是孩子穿的，他们怎么没有注意，让你保存？ ”

谷中莲道：“那件棉袄没有什么，重要的是内藏的羊皮书和那七颗钮扣，我当然不会携带小孩子穿的棉袄引人注意，我早已把那张羊皮书和七颗天心石钮扣都除了下来，钮扣钉在我的汗衣上，羊皮书藏在我的弓鞋内，这鞋子是夹层的。”

江海天笑道：“你真聪明，若果是我，就想不出这样妙法。”他笑声嘶哑，听在自己的耳朵里，也觉刺耳非常，完全不似自己平日的声音。

谷中莲叫道：“不对，你一定是生病了。”用手一摸他的额角，只觉火烧一般的烫手，热度高得惊人！

江海天犹自强笑说道：“没事，没事！”话犹未了，已是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谷中莲惊道：“你快运护体神功！”哪知不运神功还好一些，一运神功，更是全身发滚，热得难禁。原来这天心石乃是药性极热之物，且江海天所运的神功又正是纯阳之气，等于火上添油！

药力发作，两下夹攻，不消片刻，江海天已发烧得迷迷糊糊，只有喘气的份儿！他所呼出的气息，也是灼热骇人，一呼出来，与外面的冷空气接触，立即凝成一颗颗的水珠，滴在谷中莲的手上，连水珠也是热的。

谷中莲束手无策，难过之极，抱着江海天悲声说道：“早知如此，不试还好，都是我害了你！”

忽听得“轧轧”声响，对面的墙壁突然裂开，现出一道暗门，一个妖艳的女人走了出来，正是天魔教主。

天魔教主娇声笑道：“你别惊慌，我是来帮忙你的，帮忙你设法救他。”天魔教主上邙山闹事那年，谷中莲曾见过她，依稀还认得她的相貌，这一惊非同小可，叫道：“你，你不是天魔教主吗？你有这样好心？”

天魔教主笑道：“不错，难为你还记得起我。我送他与你会面，正是一片好心，谁知你把我也当作敌人，给他误服了天心石。”

谷中莲道：“你能够救他？”天魔教主道：“把你的羊皮书和天心石给我，我再设法救他！”谷中莲道：“什么？你要这两件东西？”天魔教主哈哈笑道：“不错，你的秘密我全都知道了，你也不用对我隐瞒了，这两件东西对你有损无益，快快拿来给我！”

原来将江海天送到此间，正是天魔教主安排的诡计。她已知道叶冲霄无法套取谷中莲的秘密，要她吐露秘密，除非是让她单独对着她所最相信的人。这夏宫中到处是机关和暗室，她和她的一群侍婢早已藏在里面，对江海天与谷中莲的一言一语，都听得清清楚楚。

江海天虽然迷迷糊糊，神智还未完全消失，听得天魔教主的声音，瞿然一惊，蓦地跳起来大叫道：“你这妖妇害得我好苦！”呼的一拳，就向她打去！

天魔教主被拳风一冲，几乎站不稳脚步，险些就要栽倒。她是故意等到江海天药力发作才出来的，本以为他是毫无抵抗能力的了，谁知江海天竟会突然跃起，而且还能使出劈空神拳，功力远胜从前！天魔教主暗暗叫苦，后悔未曾把金毛狻带来。谷中莲则喜出望外，连忙叫道：“海哥，再给她一拳。咦，你怎么啦？她在哪里，你没有看见吗？”

江海天犹如酒醉一般，只觉眼前一片黑影，根本就分辨不出哪个是天魔教主，哪个是谷中莲，呼呼呼呼，东南西北，乱打数拳，灭魔教主与谷中莲都慌忙躲避。

只听得“蓬”的一声，江海天一拳打中墙壁，墙壁穿开了一个大洞，砖石横飞，屋子都似乎摇动起来，谷中莲躲到另一边屋角，叫道：“海哥，海哥，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话犹未了，“咚”的一声，江海天已倒在地上。

原来他早已被药力烧得头晕目眩，但由于他是具有深厚武功的人，自有一种抗击敌人的本能，因此虽然在昏迷状态之中，一察觉有敌人来到，也会突然兴奋，但这种兴奋片刻即过，他又乱用真力，更引得热气攻心，因此这一次昏迷，竟是全然失去了知觉。

天魔教主屏了呼吸，轻轻的从江海天身边经过，脚尖一拔，江海天翻了个身，双目紧闭，已是丝毫不能动弹。天魔教主这才放心，同时又惊又喜，心里想逍：“想下到天心石的效力如此神奇，药性却又如此毒烈！”

谷中莲叫道：“海哥，海哥！”她慌得没了主意，顾不得天魔教主在旁，便要来察看江海天。天磨教主冷冷说道，“他一时还死不了，你把那两样东西给我，我再设法救他。”

谷中莲道：“你光把他救活，我再给你。”其实天魔教主哪有本事救活江海天，当下一声冷笑，说道：“你不给我，难道我就不会自己来拿？”出手如电，倏地就点向谷中莲的“愈气穴”，这个穴道倘被点中，立即全身麻软，不能动弹。

谷中莲是吕四娘的嫡系传人，身手亦自不弱，一个“盘龙绕步”，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不但避开了对方的点穴，而且居然还击了一掌。

天魔教主双掌飞舞，顷刻之间，已是变换了十六个招式，攻得谷中莲手忙脚乱，但她以玄女剑法化到掌法上来，紧守门户，一时之间，天魔教主却也未能将她击败。天魔教主不大耐烦，蓦地一口气吹去，她是含了魔鬼花秘制的迷香在口吹出去的！谷中莲的功力远不及江海天，闻了迷香，登时筋酥骨软，终于给无魔教主点了她的麻穴。

天魔教主搜她的身子，先取去了剩下的那四颗天心石，大魔教主是当今之世第一个善于使毒的人，心里想道：“待我回去再仔细参详百毒真经，研究出天心石的毒性所在，总可以找得解毒之方。哈，哈，那时我把这四颗天心石服下，天下还有谁是我的敌手？”接着天魔教主又把谷中莲按倒，脱下她的鞋子。

天魔教主拔剑出鞘，这把剑正是她夺自江海天手中的那把裁云宝剑，轻轻一划，将谷中莲这对弓鞋划开，果然在右脚那只鞋子的夹层中找到了羊皮书。

天魔教主将羊皮书打开，迅速看了一遍，随即撕下了最后两页，得意忘形，大笑了一通，自言自语道：“我把这半篇‘龙力秘藏’留下，将其余两部份送给宝象法师和叶冲霄，让宝象法师得到前王的宝藏，让叶冲霄得到那纸名单，也总可以对得住他们了！”

她藏好了羊皮书，向谷中莲望了一眼，忽又笑道：“还有一样宝贝，几乎忘了。”走过去又剥下了谷中莲的衣裳，将江海天送给她的那件白玉甲脱了下来。谷中莲练有少阳玄功，被天魔教主用重手法点了穴道，虽然不能动弹，人却尚还清醒，不禁又羞又气。天魔教主笑道：“玉体晶莹，真是我见犹怜，怪不得江海天甘心陪你同生共死了。好，我也不伤害你们，是死是活，看你们的造化吧。”

她用裁云宝剑在白玉甲上一划，只见玉甲上只是现出了一道淡淡的剑痕，裁云宝剑竟也不能将它划开。天魔教主又禁不住哈哈笑道：“乔北溟三

宝我已有其二，又得了天心石和‘龙力秘藏’，哈哈，只怕乔北溟复生，张丹枫再世，也未必是我的对手了！”

她正在心满意足，乐极忘形之际，忽觉背后微风飒然，在这暗室中藏有她的几个心腹侍女，她只道来者是其中之一，头也不回，便即说道，“大功告成，咱们可以走了。”话犹未了，突然被人一把拿着。一支冰冷的银针对着她的胸口。

天魔教主大吃一惊，叫道：“欧阳姑娘，别开玩笑！”原来这个人正是欧阳婉。欧阳婉的武功本来只是与谷中莲在伯仲之间，远不及天魔教主。却不料天魔教主一时大意，竟被欧阳婉拿着。欧阳婉曾跟阴圣姑学过使毒的功夫，她用来对着天魔教主胸口的那支银针，正是一支毒针，天魔教主是个使毒的大行家，当然认得。

欧阳婉道：“得罪教主了，我只想请问你一件事情。”天魔教主道：“何事？”欧阳婉道：“天心石之毒，何物可解？”天魔教主道：“啊，原来你也是想救这小子，我有办法，你放开我再说。”

欧阳婉道：“成，我先给你打上一支毒针，要是你的法子灵验，我自然会给你解药。哈哈，否则你也别想活命了。”天魔教主冷汗直流，叫道：“欧阳姑娘，你手段好狠！”欧阳婉冷冷说道：“班门弄斧，见笑见笑！”

天魔教主心中实是恐惧之极，却忽地格格娇笑。欧阳婉道：“你笑什么？”天魔教主道：“我笑你太傻，何必对这小子如此痴情？他早已有了意中人啦，就是跟前这位谷姑娘。你救活了他，他也决不会娶你。”欧阳婉面色苍白，沉吟不语。

天魔教主只道她心意已动，忙着又道：“欧阳姑娘，我把他这柄宝剑给你，另外再送你两颗天心石，每一颗可以令你增长十年功力。将来你武功无敌，又有宝剑，还怕找不到比江海天更好十倍的人？”

欧阳婉七窍玲玫，一听这话，就知天魔教主根本没有本领解天心石之毒，她银牙一咬，蓦地冷笑道：“这些都是我的，我何必要你给我？”指头一按，将毒针刺进了天魔教主的胸中。

谷中莲心里想道：“天魔教主唤她欧阳姑娘，想必就是叶冲霄所说的那个欧阳仲和的女儿了。叶冲霄说她与海哥情投意合，现在看来，她对海哥却是痴情一片，只不知海哥是否真的也喜欢她？哎呀，她的手段如此狠毒，可惜海哥没有亲眼看见。”

只见欧阳婉将天厦教主身上的天心石和羊皮书全都搜去，将裁云宝剑佩上，接着把白玉甲也取了。一个转身，两道冰冷的眼光直向谷中莲射来，谷中莲不由得心头一凛：“莫非她有害我之意？”

心念未已，只见欧阳婉已走了近来，冷笑说道：“好一个天仙美人，怪不得江海天给你迷了！”恶毒的眼光在谷中莲的身上转来转去，盯得谷中莲心里发毛，不知欧阳婉要怎样折磨她。

不错，欧阳婉确有除掉谷中莲之意，但不知怎的，几次意欲下手，却又心里发毛。原来她曾与江海天相处一段时间，多多少少已受了江海大的意陶，这时善恶两个念头，正在心中交战！

她一向自负美貌，现在越看越觉得谷中莲的美貌更胜过自己，心中妒意也就更浓，忍不住取出一支毒针，对准了谷中莲的脑门，只要一插进去，谷中莲马上就要玉殒香消。

但就在这一刹那间，她忽地心头一震，暗自想道：“不对，他曾屡次劝

我改邪归正，要是他知道我害了谷中莲，纵然我能够把他救活，他也决不能爱我！”毒针停了下来，转念又想：“我不告诉他他怎能知道？留下此人，总是祸害，不如还是把她除了吧？”毒针又渐渐移到了谷中莲的面前。

谷中莲早已自忖必死，但这时触到了冰冷的毒针，却也不禁为之心悸，眼光中露出了死亡的恐惧！

欧阳婉不觉又是心头一震，想道：“她和天魔教主大不相同，她是个善良的女子，我害了她，于心何忍？唉，倘若我做了这样的事情，纵然江海天永远都不知道，我也要内疚终生！”向善之念，终于占了上风，欧阳婉的目光渐转柔和。

忽见江海天在地上翻了个身，梦呓似的含糊说道：“你、你来了么？”欧阳婉又惊又喜，连忙过去，在江海天耳边低声唤道：“海天，是我来啦，你睁开眼睛看看。”

江海天并没有睁开眼睛，睡得似乎更沉了。欧阳婉一摸他的额角，热得惊骇，欧阳婉不由得泪如雨下，抱着他的身子乱摇，泪珠一颗一颗地滴在他的面上。

江海天并非熟睡，而是被药力热得昏迷，他在迷迷糊糊中隐隐感到有个人走到他的身边，忽地又有一片清凉的感觉，他挣扎着张开了眼睛，欧阳婉连忙叫道：“你认得我么？我是欧阳婉！”

江海天眼前只有一个朦胧的人影，他的视力还没有恢复，但他已听出了是欧阳婉的声音。

江海天竭力张开嘴唇，欧阳婉将耳朵贴上去听，只听得江海天断断续续他说道：“我，我不成啦！我，我只求你一件事情，求你把、把这位谷姑娘救了出去。”他说了这几句话，疲倦不堪，眼皮又阖下来了。

欧阳婉呆若木鸡，心中不由得又酸又痛，想道：“他临死也还是念念不忘要救谷中莲！”想到了这个“死”字，心痛如绞，大声叫道：“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她用手指一探江海天鼻端，发觉他还有气息。欧阳婉定了定神，自言自语道：“还有一线希望，我不能放过。要死，你也要死在我的怀中。”

欧阳婉把江海天抱了起来，缓缓的从谷中莲身边走过。她看了谷中莲一眼，又低头看看她怀中的江海天，心乱如麻：“他这样郑重的嘱托我，我听不听他的吩咐，救不救这位谷姑娘呢？”她想了一会，摇了摇头，拿起了谷中莲的衣裳，替她披上，低声说道：“谷姑娘，请原谅我不能救你。就会有人来的，一切都看你自己的造化吧。”

要知欧阳婉本是邪派出身，她不杀谷中莲，已是极尽克制的能力了，要她再把谷中莲带着同走，让谷中莲也在江海天的身边，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

不过欧阳婉也感到有点歉意，她不敢再对着谷中莲的目光，急急忙忙便走，心中一面盘算：万一江海天能够救活，自己将怎样编一套假话骗他？

欧阳婉正在想着心事，还未曾走到门口，忽听得有个人嘿嘿冷笑，说道：“好呀，欧阳婉，你在这里干什么？”这人正是叶冲霄。欧阳婉早已知道他会赶来，但却料不到他来得如此之快，不由得大吃一惊。

叶冲霄又冷笑道：“这小子怎么啦？你要带他私逃？”天魔教主忽地出声说道：“她岂止只是要这小子，谷中莲密藏的前王遗书，以及武林异宝天心石，都给她一古脑儿偷去了啦！”

原来天魔教主使毒的本领天下无双，平常也经常试服各种毒药，身体自然生出一种抗毒的本能，欧阳婉那支毒针虽然厉害无比，却也不能就要了她的性命，她刚才是假装不省人事的。

叶冲霄大怒道："欧阳婉，我待你不薄，你为何叛我？"欧阳婉道："唉，我对你一番好意，你却不知。"叶冲霄道："你卷物私逃，我已亲眼看见。你还能狡辩？"

欧阳婉道："你不知道，要不是我早来一步，宝物早已给天魔教主取了去啦。我从她手上夺来，本是要给你的，只求你让我将他带走。"

天魔教主道："叶公子，别相信她的鬼话，你若不早来一步，她才真的是逃之夭夭了呢！"

叶冲霄道："我当然不会相信她的鬼话。哼，哼，欧阳姑娘，我只问你，你倘若真是有这番心意，为何不先对我言明，却要私自偷了我父王这座夏宫的地图，瞒着我独自前来？"

欧阳婉无可答辩，忽地将江海天放下，笑道："叶公子，你别生气，我都给你就是。"天魔教主叫道："小心！"话犹未了，只见欧阳婉手臂一抬，袖中飞出了一蓬毒针。

叶冲霄早有提防，一记劈空掌打出，将那蓬毒针全都震落，说时迟，那时快，欧阳婉已拔出了裁云主剑，一招"白虹贯日"，向叶冲霄疾刺。

叶冲霄冷笑道："凭你这点本事，就想叛我？"一记"弯弓射雕"，右臂弯曲如弓，使开了擒拿手法，左手伸指如箭，径点欧阳婉的穴道。

欧阳婉道："你既不见谅，我只好与你拼啦！"连人带剑，一个风车疾转，剑光四面荡开，自身则藏在光幢之内。

欧阳婉的武功本来与叶冲霄相差很远，但她用的这把裁云宝剑，却是锋利无比，叶冲霄还当真不敢太过迫近，只好运用大乘般若掌力，将她紧紧迫着，教她腾不出手来施攻毒药毒针。

叶冲霄喝道："你还不赶快抛下宝剑，我掌力尽发，管教你七窍流血而亡！"欧阳婉道："你这样欺负我，我死也不服你！我怀中藏有烈焰弹，到了最后关头、纵然我不能取来伤你，难道我不能叫它自行爆炸么？"

叶冲霄心中一凛，笑道："你也知道我和你姐姐是何等情份，我怎能够杀你？你把剑放下来，有话好好的说，别伤了咱们两家的和气。"

要知叶冲霄最想得到的就是那张羊皮书和天心石，倘若欧阳婉将怀中的烈焰弹自行爆炸，她死不足惜，但那两件宝贝岂非同归于尽？

欧阳婉何等机灵，早已识破叶冲霄心意，宝剑舞得更急，冷冷说道："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想要那两样东西是不是？好，除非你依我一事。"叶冲霄道："请说。"

欧阳婉道："你亲自送我和江相公出去，给一条空船与我，我上了船之后，自会将你所要的东西抛上岸来。"叶冲霄道："要是你不抛上来呢？"欧阳婉道："你若信不过我，那就作罢。我舍了一条性命，你也休想得到那两样东西。"叶冲霄心意踌躇，一时难决。

欧阳婉眼光一瞥，忽见天魔教主舒展手足，手中拿的正是她的那支毒针，缓缓向江海天走去。欧阳婉不由得大吃一惊，失声叫道："你干什么？"

原来天魔教主使毒的功夫还在欧阳婉的师父阴圣姑之上，这种毒针的解药，她本来就有。但在欧阳婉未被叶冲霄的掌力困住之前，她却不敢取出来。因为她中了毒针，虽然未至昏迷，却已不能运用真力，决计不是欧阳婉的对

手，所以在叶冲霄未来之前她动也不敢一动，生怕给欧阳婉发觉她尚未昏迷。她连动都不敢动，当然更不敢鲁莽从事，拿出解药了。

待至欧阳婉已是陷于苦斗之中，无法分身之际，她这才拔出毒针，吞下解药，但因为时间未久，她的真力只恢复了一两分，还不能亲自去对付欧阳婉，故此另出奇谋，别施诡计。

欧阳婉这一吃惊，天魔教主更为得意，哈哈笑道：“ 没有什么，你送我这口毒针，我不要了，我代你转送给江海天！ ”

欧阳婉吓得魂飞魄散，大叫道 :“ 你别这样！你要什么？我，我都依你！ ”她全仗着宝剑护身，哪容得稍有分心？就在她失声惊呼，剑掌稍缓之际，说时迟，那时快，叶冲霄已是乘虚而入，闪电般地点了她胁下的麻穴。

天魔教主并非真的想害江海天，当下哈哈大笑，走过来道：“ 那两样东西都在她的身上，叶公子，你搜出来吧。 ”

叶冲霄将欧阳婉身上的东西都搜了出来，但他却不认得天心石，只好向天魔教主请教。天魔教主挨近他的身边，指指点点，叶冲霄满怀感激，说道：“ 这次全靠教主帮忙，不但探取了前王的秘密，还得到了这样的武林异宝，教主之恩，没齿不忘！ ”天魔教主忽地哈哈说道：“ 我不要你空口道谢，拿过来吧！ ”正是：

强中还有强中手，我诈你虞各逞能。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善恶易分须抉择　友仇难辨最徬徨

叶冲霄怔了一怔，瞪眼说道：“ 什么拿来？ ” 天魔教主道：“ 你别装糊涂啦，难道你还不知道我要什么？ ” 叶冲霄道：“ 哦，你是想要那天心石和羊皮书？ ” 天魔教主道：“ 不错，还有那柄宝剑和那件玉甲。 ”

叶冲霄冷笑道：“ 你胃口好大，样样都想要么？不错，这秘密虽然是你设计探出来的，但是我不来制伏欧阳婉，你早已丧命在她的毒针之下啦！ ”

天魔教主冷笑道：“ 这么说，你是要过河拆桥，打完斋就不要和尚了？ ” 叶冲霄淡淡说道：“ 话可不能这么说，江湖上讲究恩怨分明。你助我取得这两件宝物，我很感激你；但我也曾救了你的性命，你也该感谢我。你一条性命，总比得上两件宝物吧？一条性命换两件宝物，公平的说，谁都不欠谁的人情！ ” 天魔教主冷笑道：“ 好一个恩怨分明！ ”

叶冲霄双眉一竖，厉声说道，“ 你不眼气么？好吧，只要你有这本领，你尽管来取！ ” 说至此处，杀机陡起，眼中凶光暴露。

天魔教主笑道：“ 叶公子，你不给也就是了，何必动怒？ ” 叶冲霄看出她中毒之后，武功尚未复原，杀机一起，不可歇止，心里想道：“ 不如趁这机会斩草除根，免得她以后再来啰唆。 ” 但他也有几分顾忌天魔教主的使毒本领，一时之间，尚未敢鲁莽从事。

天魔教主丝毫没有动怒，反而满面堆着笑容，又柔声说道：“ 叶公子，我确实没有本领向你硬讨宝物，这一点你看对了。嗯，我如今心甘情愿向你服输，恭贺你得到稀世之珍！ ”

叶冲霄冷笑道：“ 不必你来讨好！ ” 天魔教主自顾自他说下去道：“ 你得到宝物，可喜可贺，不过，我也有点为你可惜啊！ ” 叶冲霄道：“ 可惜什么？ ”

天魔教主道：“ 可惜你虽得宝物，却无福消受！ ” 叶冲霄怒道：“ 你这妖妇胆敢咒我，我一举手就毙了你！ ” 大魔教主娇笑道：“ 你毙了我容易，但我死了之后，可也没人能够救你性命啦！叶公子，你别生气，你试运气看看，就知道我不是虚声恫吓了！ ”

叶冲霄暗暗吃惊，试一运气，只觉真气行到颈背的“ 大椎穴 ” 之时，隐隐作痛，天魔教主冷冷说道：“ 叶公子，怎么啦？可是感到不舒服了么？ ” 叶冲霄大怒道：“ 你这妖妇捣什么鬼？ ”

天魔教主笑道：“ 我劝你对我客气一些，须知道现在是你要来求我，不是我来求你！实不相瞒，我已在你身上撒了一点毒粉，你的生命大约只有一个时辰了。普天之下，只有两个人可以给你解救，一个是我，一个是阴圣姑。不过，只有一个时辰，大约你总不能将阴圣姑请来的了！ ”

叶冲霄无可奈何，只有苦笑说道：“ 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就是，请把解药拿来。 ” 天魔教主道：“ 你急什么？听我的吩咐。 ” 叶冲霄垂下双手，低声下气说道：“ 是，我听教主吩咐。 ”

天魔教主缓缓说道：“ 退后五步。 ” 叶冲霄不敢不依，忙不迭的后退，天魔教主道：“ 把我撕下的那两页羊皮书放在地上，四颗天心石也放下来。好，解下这柄宝剑，对，还有那件玉甲，都放下来！ ” 叶冲霄一一依从，说道：“ 解药可以给我了吧？ ” 天魔教主道：“ 你急什么，再退后七步！ ”

原来天魔教主是怕叶冲霄暗算她，所以要他离开得越远越好，她有意拖延时刻，想等自己恢复了五成功力，再把解药给 他。那时，她有宝剑在手，

就不怕叶冲霄报复了。

叶冲霄惴惴不安，说道 :“ 教主，我一切都依从你了，请你别作弄我了。 ”

天魔教主道：“ 你害怕什么？我说了话就算数，我拿到了东西，当然会给你解药。你要知道，我只是谋财，不想害命，绝不像你一样反脸无情。你瞧，那份羊皮书我只是撕下了两页，另外的不是都给了你么？你可以按图索骥，去找前王的宝藏，也可以将其中那张前王党羽的名单献给国王，保你一生富贵。我送你这份人情，也不小了吧？ ”

叶冲霄给她弄得啼笑皆非，但觉颈后的大椎穴似是针刺一般，痛得更厉害了，只好再哀求天魔教主道：“ 多谢你天大的人情，我一生部不会忘记。你要的东西现在都放在地上了，你快去拿呀！ ”

天魔教主吸了口气，自觉功力已恢复了五成，这才站起身来，缓缓地向那几件宝物走去。

就在她伸手可及的时候，忽听得“ 嗤 ”的一声，一道金光直射过来，天魔教主只顾着防备对面的叶冲霄，这道金光却是从侧面袭来，冷不及防，几乎给暗器钉着她的手掌。幸而天魔教主已恢复了五成功力，百忙中一个鹞子翻身，滚过一边，只听得“ 　 ”的一声，却原来是一柄金梭，那金梭两头锋利，天魔教主虽然避开，指头却己给金梭割破。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一团白影，闪电般地扑了进来，天魔教主尚未看得分明，那人已把天心石和羊皮书都抓到了手中。天魔教主急忙发出一蓬毒针，那人长袖一挥，数十口毒计，全都给他卷去。

那人正要去抓宝剑，但因为他袖卷毒针，已被天魔教主阻迟了片刻，叶冲霄看出有机可乘，猛冲过来，抢快半步，一脚把宝剑踏住。就在这时，他也看清楚了那人的面貌，不禁大吃一惊！

这人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叶冲霄之所以大吃一惊，还不单是因为此人年纪轻轻，武艺高强，而是因为这人的相貌，竟然与他甚为相似。

叶冲霄心头一凛，喝道：“ 你是谁？ ”那少年冷笑道：“ 你冒充我许多年了，还不知道我是谁么？ ”呼的一掌劈去，竟然也是大乘般若掌，而且比叶冲霄还深厚得多，叶冲霄抵挡不住，给他一掌震退！

天魔教主衣袖一挥，飞出一条五色斑斓的彩带，腥风扑鼻，显然是含有剧毒。那少年无暇拾取宝剑，纵身闪过，向天魔教主还了一记劈空掌。

这时变成了双方争夺宝剑的局面，谁人得了宝剑，就可以稳操胜券。那少年顾忌天魔教主的毒索，不敢弯腰拾剑，但他一掌紧似一掌，天魔教主与叶冲霄也不敢向前。

叶冲霄一声长啸，叫道：“ 来人啦！ ”就在此时，那少年眉间一皱，计上心间，蓦地脚尖一挑，将那柄裁云宝剑桃了起来，天魔教主挥索急卷，那少年一记劈空掌将毒索荡开，那柄宝剑给他的掌力一送，闪电般的向谷中莲飞去。

叶冲霄一时间尚未想到这少年的用意，天魔教主叫声：“ 不好！ ”忙向谷中莲扑去，可是这少年比她更快，一个“ 移形换位 ”，己拦在天魔教主与谷中莲的中间。

那柄宝剑平平稳稳地落在谷中莲脚边，少年反手一指，嗤嗤声响，竟然在一丈距离开外，以上乘的金刚指力，替谷中莲解开了穴道。

谷中莲拾起了主剑，无暇与这少年叙话，一剑就向天魔教主削去，天魔教主的毒索夭矫回旋，竟欲缠上她的手腕，谷中莲宝剑使开，光芒暴长，剑

光绕处，天魔教主的毒索只剩下了半段。

这一来，少年与谷中莲这一方登时占了上风，叶冲霄只觉眼睛发黑，气力不加，慌忙叫道：“ 教主、教主，给我解药！ ” 谷中莲宝剑挥舞，她恨极天魔教主，着着向她进迫，天魔教主纵有解救叶冲霄之心，却哪能腾出手来？

那少年喝道：“ 无耻奸徒，给我躺下！ ” 一抓抓着了叶冲霄的背心，叶冲霄也练有护体神功，危急之时，运力一挣，衣裳碎裂，少年未能将他抓牢，正要再次抓下，只听得“ 乒 ” 的一声，日间曾与江、谷二人恶斗的那两个和尚已经破门而入。胖和尚先到，一杖向那少年击下。

那少年大怒，反手一抓，抓着杖头，喝道：“ 去！ ” 这胖和尚禁不住少年的神力，应声而倒，跌了个四脚朝天。那少年随着一记劈空掌，又把瘦和尚的禅杖荡开，谷中莲宝剑一挥，将他的禅杖也削断了。

那两个和尚是宝象法师的弟子，武功委实不弱，他们见识了宝剑的厉害，步步小心，联手再与谷中莲相斗，各自凭着半段禅杖，避免与谷中莲的宝剑相碰，居然使出了判官笔的招数，寻暇抵隙，找谷中莲的穴道。谷中莲有宝剑护身，焉能给他们点中？但由于他们趋避得宜，谷中莲再要削断他们的禅杖，却也大为不易了。

那少年见谷中莲宝剑在乎，稳占上风，遂放下了心，专心对付天魔教主与叶冲霄。天魔教主只恢复了五成功力，虽然她有许多厉害的暗器，但那少年掌力雄浑，每一掌发出，都是劲风呼呼，多厉害暗器也打不进去，更何况，那少年迫得极紧，天魔教主应付不暇，哪里还能够抽空偷发暗器？

叶冲霄比天魔教主更糟，天魔教主还有五成功力，而他的功力却正在削减之中，此时连五成也不到了。

天魔教主暗觉不妙，计上心头，忽地叫道：“ 暂且留这小子一命，明日再来！ ” 那两个和尚全神与谷中莲相斗，这时听得天魔教主的叫声，把眼一看，才知道天魔教主与叶冲霄已落在下风，形势比自己这边还要危险，不由得大吃一惊。

要知这两个和尚之所以敢于恋战，乃是因为他们深知叶冲霄的武功远在他们之上，而天魔教主的使毒本领更是世上无双，只要他们收拾了那个少年，自己便可以反败为胜。哪知现在一看，天魔教主与叶冲霄竟是自身难保，哪还谈得到帮助他们。

天魔教主扬言要走，正合他们的心意。这两个和尚立即应声说道：“ 不错，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扯呼！ ” 谷中莲虽占上风，若论真实武功，却还及不上这两个和尚，当然是拦阻不住。

天魔教主与叶冲霄被那少年的掌力所困，本来无法脱身，这时得这两个和尚前来会合，形势便好转了许多，有了脱困的希望。

那少年冷笑道：“ 别人可以走，你这奸徒却不许走，还有教主，你的莲驾也请暂留！ ” 他索性放过那两个和尚，双掌飞舞，仍然注定了天魔教主与叶冲霄二人。

哪知天魔教主趁此时机，却已抽空取出一件暗器，只听得“ 波 ” 的一声，突然飞起了一团浓雾，伸手不见五指，这并不是毒药暗器，而是掩护逃走用的。但她以善于使毒驰名，那少年与谷中莲不能不加以提防，小心戒备，在一团漆黑之中，屏息呼吸，不敢鲁莽追踪。天魔教主便在黑暗中悄悄溜走。

叶冲霄更为狡猾，他本是与那胖和尚并肩御敌，浓雾一起，他立即一把抓着胖和尚的后心，胖和尚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人 ” 会施暗算，给叶冲霄一

推，身不由己的便向那少年撞去，少年在黑暗之中，只知是有敌人袭击，哪还顾得是谁，掌力一发，登时震裂了那胖和尚的秃颅。叶冲霄早已后脚接着前脚，跟着天魔教主溜走，向她讨取解药去了。

还有一个瘦和尚也是个鲁莽的脚色，浓雾一起，便张皇失措地使开禅杖乱打一通，打到谷中莲身边！谷中莲本来不一定要杀他，但却不能不防备给他乱杖打中，只好挥剑遮拦，结果那瘦和尚终于给谷中莲一剑刺死。

过了一会，浓雾消散，谷中莲疑团塞胸，正要问那少年，那少年忽地取出一件青色的小棉袄，将棉袄撕破，一张羊皮书露了出来。那少年将羊皮书打开，说道：“你认得这字迹吗？”羊皮书上的字迹和谷中莲的那份一模一样。

谷中莲对这少年的身份本来就已猜到了几分，见了这两件信物，更证实了她料想无差，不禁失声叫道：“哥哥！”两兄妹热泪盈眶，万语千言，不知从哪里说起。

那少年道：“今日咱们兄妹团圆，是一件大大的喜事，妹妹，你也不必再伤心了，那奸徒已经逃脱，咱们可得防备他再引人来，须得早早离开此地才是。”

谷中莲道：“不错。”走过去将江海天扶起，江海天尚在晕迷状态之中，触手如焚，热度似乎比刚才又高了几分，浑身衣服都已给汗水湿透。谷中莲忧心忡忡，兄妹重逢的喜悦也抵不过这个伤心，不禁又是泫然欲位。

那少年走过去一看，诧道：“这人是谁？你怎么把天心石与他服了？”谷中莲道：“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要来救我出去的。我只道让他服了天心石，可令他功力增进，哪知、哪知……”话未说完，那少年忽道：“这人的名字，可是叫做江海天么？”谷中莲大为奇怪，问道：“你怎么知道？”

那少年笑道：“说来话长，待救醒了他再说。”谷中莲大喜道：“你能救醒他？”那少年道：“有一事你尚未知，我这件棉袄上那七颗钮扣也是宝物，名为寒星石。天心石出于昆仑山星宿海之南，寒星石出于星宿海之北。天心石能增进功力，它却不能，不过它却恰恰能解天心石的热毒！父王本来是要咱们兄妹会面之后同服的，大约当日因为太过匆忙，他先写我这一份羊皮书，后写你那一份，敌人迫近宫门，就来不及在你的那份羊皮书上写下这个秘密了。”谷中莲心头喜悦，容光焕发，说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哥哥，就请你给他解了天心石的热毒吧。”那少年道：“你给他服了几颗天心石？”谷中莲道：“三颗。”

那少年道：“好，你拿一碗水来。”他在棉袄上摘下了三颗钮扣，用金刚指力捏碎，将水和匀，叫谷中莲挖开江海天的嘴巴，给他灌下。

那少年笑道：“好在江小侠不是外人，这三颗天心石让他服了，也还值得。”谷中莲听出了哥哥话中的意思，杏脸飞霞，低下头去。

那少年忽道：“这位姑娘是谁？”他指的是欧阳婉。欧阳婉给点了穴道，动弹不得，但对他们兄妹的言语却听分明，心中大恐，暗自想道：“糟糕，我刚才没有除掉谷中莲，只怕她如今却不肯放过我了。”

谷中莲望了欧阳婉一眼，却不作声，那少年道：“她给人用重手法点了穴道，时间久了，只怕要受内伤。她究竟是友是敌？”谷中莲望着欧阳婉茫然说道：“我也不知她是友是敌？”那少年道：“是谁点了她的穴道的？看来不似是你们邙山派的内家手法。”

谷中莲道：“她就是给冒充你的那个奸人点了穴道的。”那少年道，“嗯，

那么她应该是你的朋友了？”谷中莲道：“不，我并不认识她，我只知道她是欧阳仲和的女儿。”那少年吃了一惊，道：“她是终南山欧阳家的人？那就是敌人了。”

谷中莲忽道：“哥哥，你给她解了穴道吧。不必再问她是友是敌。”那少年甚是不解，但因为这是妹妹第一次求他的事情，当下也就不再多问，伸手便给欧阳婉解了穴道。

谷中莲道：“你刚才不杀我，我现在也不杀你，你走吧！”欧阳婉淡淡说道：“好，那么咱们彼此都不必领情！你小心看护他吧，他是你的了！”说到最后两句，声音有点哽咽，转身便走。

谷中莲回到江海天的身边，双眉微蹙，说道：“怎么他还没有醒呢？”在江侮天额头上一按试探他的热度。江海天忽地大叫一声，蹦地跳起一丈多高，谷中莲大吃一惊，连忙将他抱着，连声问道：“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江海天只觉一股浊气在身体内左冲右突，无处宣泄，竟似要裂腹而爆，难过非常。忍不住在谷中莲怀中挣扎，谷中莲抱持不住，江海天蹦的又跳了开去，在地上转了十几个圈圈，叫道：“闷死我啦，闷死我啦！”

那少年也是惊疑不已，心道：“不应有此现象。”过去将江海天一拉，忽觉触手如电，突然间给江海天的内劲一震，几乎跌倒！那少年恍然大悟，叫道：“我明白了！”

谷中莲道：“明白什么？”那少年道：“江兄最初练的是不是邪派内功？”谷中莲道：“不错，他小时候曾被天魔教主掳去，当时年幼无知，曾学了那魔女的内功心法。”

那少年道：“怪不得有此现象。江兄，你快导引真气，从往脉的天阙穴开始，循长强穴、铁盆穴、风府穴、大椎穴、无妄穴、归藏穴运行一周，然后再导人督脉的玉户、金池、灵枢、中柱诸穴，任督二脉一通，你的真气就可以纳入丹田，运用如意了。”这种导气归元之术，是一种极为复杂深奥的内功，江海天虽然能够做到，但倘若没有这少年的指点，错引真气进入另外的经穴，立即便会有走火人魔的危险。

江海天的武学造诣甚高，一听之下也便恍然大悟，原来他服了天心石之后，功力大进，真气不能收束；又因为他最初练的邪派内功，以霸道为主，故而更加如火上加油，令得真气充塞体内，难以宣泄。

当下江海天立即依从那少年的指点，盘膝而坐，开始运气，果然真气一进入长强穴，痛苦便减轻了许多。

但如此一来，他们也必须等待江海天真气贯通之后，才能够离开此地了，那少年估计江海天须得半个时辰，才能功行圆满，不禁忧心忡忡，暗自想道：“但求在这半个时辰之内，平安无事。过了半个时辰，多厉害的敌人那也不怕了。”

哪知心念未已，忽听得“乒”的一声巨响，大门已是给人撞开，只见一对五十岁左右的男女走了进来，大声叫道：“婉儿！婉儿！”原来这两个人正是欧阳仲和夫妇。

欧阳二娘目光一瞥，看见了江海天，心头火起，大怒骂道：“好呀，又是你这小子！我的女儿呢？”原来他们是来赴金鹰宫之会的，一到金鹰宫，便听到女儿偷了地图，私来此岛的消息，因而急急忙忙赶来，岛上歧路甚多，他们和欧阳婉各走一路，没有碰见。

谷中莲急忙说道：“你们问的是欧阳婉姑娘吧？她刚刚走了。”欧阳二

娘道：“你是谁？”谷中莲道：“我是邮山弟子谷中莲。”

欧阳二娘冷笑道：“原来你就是谷之华抚养的那个女孩子吗？听说你和这小子的交情很不错啊！”

谷中莲不明白她的用意，有点尴尬，勉强笑道：“令暖和他的交情也很不错，刚才她还想来救他呢。”谷中莲这么说，以为欧阳仲和夫妇看在女儿份上，当不致对江海天为难。

哪知不说还好，一说之后，欧阳二娘面色立变，指着谷中莲喝道：“快说，你把我的女儿怎么了？”谷中莲吓得退了两步说道：“我不是早说了吗？你的女儿已经走了。你赶快向湖边走，也许还追得上。”

欧阳二娘冷笑道：“你这鬼话骗得了谁？我女儿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吗？她见了你和这小子同在一起，不杀了你们，就肯跑开？如今你们都还活着，那就定是她遭了你们的毒手了。快说，你是把她杀了，还是把她伤了囚禁起来？”谷中莲急道：“她确实没死，也没受伤，你不相信，我也无法。”

欧阳仲和道：“她不肯说，你还和她啰唆什么？赶快把她抓起来吧，女儿死了，要她偿命，没死，就迫她交人！”欧阳二娘迟疑片刻，说道：“好，咱们豁了出去，拼着得罪国王，将这丫头抓起来再说。这小子也一并抓了！”

原来欧阳二娘之所以迟迟未敢动手，乃是因为谷中莲的特殊身份。谷中莲是马萨儿国国王的仇人，但又是国王要千方百计，使尽威胁利诱手段，要从她的身上套取秘密的人。在秘密没有时露之前，国王一定要保全她的性命，欧阳仲和夫妇来赴金鹰宫之宴，也就是国王的客人，所以在对谷中莲动手之前，不能不慎重考虑。

考虑之后，到底是女儿要紧，两大妻同一心思：“先把谷中莲和这小子抓起来再说。”于是一个奔向谷中莲，一个奔向江海大。

那少年但求能拖得一刻便是一刻，但这时对方已经动手，他只得先发制人，欧阳仲和身形一起，只觉一股劲风迎面扑来，那少年已拦在江海天前面，喝道：“你要抓谁？”大乘般若掌力猛若雷霆，迅即发出。

欧阳仲和早已看出这少年功力深湛，但却还想不到他的掌力竟然还超出了他的估计，只听得“蓬”的一声，双掌相交，欧阳仲和竟给他的掌力震得倒退数步，五脏六腑都好似翻转过来。

欧阳仲和又惊又怒，但他究竟有数十年功力，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大魔头，真气一凝，立即又再扑上，大喝一声，掌指兼施，使出了霹雳掌和雷神指的绝技！

那少年一掌拍出，只觉一股热气，直刺掌心，少年掌势一压，欧阳仲和的指锋一戳中他的掌心，左掌迅即接上，和他又硬对了一掌，这一回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欧阳仲和踉踉跄跄的又退了三步，那少年掌心被雷神指戳中之处，则有如被烧红的火铁烙过一般。

双方各具戒心，瞬息间又过了七八招，那少年不敢冉让欧阳仲和的指头戳上，欧阳仲和也不敢硬接他的掌力。不过，彼此绕身游斗，少年的掌力较为雄浑，却是稍占上风。

另一边，欧阳二娘也已和谷中莲交上了手，谷中莲仗着宝剑，使开了轻灵翔动的玄女剑法，也挡住了欧阳二娘。

欧阳二娘赞道，“好一把宝剑！”心中存了夺剑之意，蓦地欺身直进，长袖一展，径向剑锋拂来。

这一拂手法快到了极点，内中藏有阴柔的卸力功夫，只听得“嗤”的一

声轻响，欧阳二娘的衣袖被削去了一小片，但谷中莲的宝剑也被她引过一边。欧阳二娘立即从袖中出掌，三指一伸，来扣谷中莲的腕脉。

哪知谷中莲剑上的力道虽被卸去一半，余势未衰，就在这瞬息之间，她宝剑一竖，剑锋正对着欧阳二娘的手掌，虽然未能够立即发招还击，但倘若欧阳二娘仍然恃强夺剑，那就等于将手指送上去给她削了。欧阳二娘无可奈何，只得撤掌变招，心里暗道：“想不到这丫头的功力和宝剑的锋利尚在我估计之上。”

原来欧阳家“流云袖”卸力的功夫乃是武林一绝，手法奇妙快捷，而且衣袖又是柔软不受力之物，倘非这把裁云宝剑有吹毛立断之能，剑锋一被它裹住，宝剑定然脱手。

欧阳二娘一次不成，又来二次三次，只见她双袖越舞越急，“嗤嗤”之声，不绝于耳，一小片一小片的衣袖不断的被宝剑削了下来，有如彩蝶纷飞，谷中莲渐渐觉得应付艰难，每一剑刺出，不是向东歪斜，就是向西歪斜；不由得暗暗吃惊，只恐未能将欧阳二娘的双袖削光，宝剑就会给她夺去。

那少年蓦地一声大喝，突然转身发掌，径向欧阳二娘打去。欧阳二娘的功力不及大夫，给他的掌力一震，立足不稳。身向前倾。谷中莲乘机一剑刺出，在她的肩上划开了一道伤口，还幸她闪避得宜，要不然琵琶骨也险些被这一剑刺穿。

欧阳仲和大惊，慌忙抢过来相助妻子。但那少年也已与谷中莲会合，变成了双方联手混战的局面。那少年道：“妹妹．你看准了，谁有破绽，就给他一剑！”

那少年使出大乘股若掌力。正面与欧阳仲和夫妇相抗，将敌人对谷中莲的攻击，都接了下来。谷中莲则在一旁乘暇抵隙。运剑如风，专找敌人的破绽猛攻。如此一来，谷中莲宝剑的威力大大增强，欧阳仲和夫妇既要躲避宝剑的攻击，自然不能全力对付这个少年。不过一会，谷中莲兄妹大占上风，将欧阳仲和夫妇迫得步步后退。

欧阳仲和是个武学大行家，他业已看出江海天正在导气归元，而且正到了紧要的关头，他却不知江海天是服了天心石而药性发作，只道是自己的女儿由妒生恨，令江海天中了毒。心里想道：“眼见这姓江的小子无能为力，却没法上去动他。”同时心内又不禁暗暗吃惊。

你道欧阳仲和何以暗暗心惊？原来他在恶战之中仍是一直注意着江海天。初时见江海天面如金纸，“天庭”且是一片灰暗的颜色，他踏进这间屋子到现在不过是一炷香的时刻，而此刻江海天的面色已是红润异常，在武学行家的眼中看得出他是神光内蕴，真气充盈！

欧阳仲和不禁心头一凛，暗自想道：“奇怪，这小子的内功怎的如此深厚？看来他不需多久就可以导气归元，行动如常了。”欧附仲和此际已落在下风，倘若江海天武功一旦恢复，他们两夫妻定是必败无疑。欧阳仲和想至此处，猛地大喝一声，掌指兼施，疾攻几招，身形立即后退。原来他早已抱定“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的心意，表面佯攻，实则是掩护撤退。欧阳二娘与他心意相通，两夫妻且战且退，一步步退到了门边。

谷中莲兄妹恨不得他们走得越快越好，哪知欧阳仲和走到门边，却忽然停下了脚步。就在这时，只听得有人哈哈笑道：“真是凑巧，亲家翁，亲家母，原来你们都已来了！”欧阳仲和道：“文亲家，你来得正好，江海天这小子正在这儿！”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文廷壁！文廷壁一来，欧阳仲和夫妻

马上改了主意，又再攻入门来。

文廷壁向那少年扫了一眼，笑道：“ 你武功很不错呀，怪不得叶冲霄败在你的手下，你的师父是谁？ ”那少年道：“ 我师父的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你不问也罢。你要给叶冲霄报仇，尽管上来！ ”

文廷壁哈哈笑道：“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的武功虽然不错，但要想在我面前逞能，最少还得再练十年！念在你这身功夫得来不易，天心石拿出来吧！ ”话至此处，忽地一掌拍出，但却不是向这少年攻击，而是打在石柱之上，只见石柱上一个掌印，凹入几分。

原来文廷壁在途中适遇灭魔教主，他是奉了天魔教主之命来取天心石的。他不认得天心石，又怕自己硬来，这少年可能会将天心石毁了，故此有意炫耀大手印裂石神功，想迫这少年自动交出。

欧阳仲和吃了一惊，叫道：“ 什么？这小子竟藏有武林异宝天心石吗？ ”文廷壁道：“ 亲家，天心石是本教教主要的，宝剑和玉甲可以分给你们。 ”

那少年道：“ 你要天心石么？嗯，莲妹，刚才你把它埋藏在哪儿？ ”谷中莲七窍玲珑，当然知道这是她哥哥缓兵之计，便即说道：“ 待我想想，嗯，我记起来了，是埋在东面第三座院子，左首第二座假山从西边数过来的第七块太湖石下面。 ”话犹未了，猛听得欧阳仲和叫道：“ 亲家你上当啦！ ”文廷壁满面通红，立即喝道：“ 住口！ ”

要知文廷壁的武学造诣更在欧阳仲和之上，只因他刚才站在门边，一心想巧取豪夺那武林异宝天心石，对里面没有怎么留意。如今他得到欧阳仲和提醒，踏进屋内，一眼就看出了江海天的气色大不寻常，竟似练成了一种极厉害内功的征兆，同时他也看出了江海天现在还未能够动弹，但很快就可以功行圆满。

文廷壁老奸巨猾，当他一发现了江海天的这种情况，谷中莲兄妹的缓兵之计如何还瞒得过他？他心念电转，暗自想道：“ 须得赶快收拾了江海天，天心石尚不妨迟一步再取。 ”当下一声大喝，双掌齐挥，便向江海大冲去。

在这紧要关头，那少年焉能容他过去？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他的大乘般若掌力亦已发出，两股猛烈之极的掌力一撞，发出，了郁雷般的声响！文廷壁晃了一晃，那少年的胸口却如中巨锤。登时气血翻涌，险些跌倒！

说时迟，那时快，文廷壁又抢上数步，第二掌第三掌接续而来，一掌猛过一掌，那少年竭尽全力，连接三掌，饶他练有护体神功，亦是支持不住，接到了第四掌，只觉眼前金星飞舞，全身骨节都似要松散开来，只好闪过一旁，眼睁睁地看文廷壁冲了过去。

谷中莲孤掌难鸣，更敌不过欧阳仲和夫妇的联手夹攻，战到分际，欧阳二娘双袖齐飞，宛如双龙出海，倏地就卷住了她的剑锋，欧阳仲和劈手夺下她的宝剑，交给妻子，随即用重手法点了谷中莲的穴道。夫妇二人也一同向江海天奔去。

文廷壁先到，一掌向江海天背心击下，只听得“ 蓬 ”的一声，江海天动也不动，文廷壁的手掌却恍如触电，突然感到一股巨力反撞回来，不由得心头一震，竟似着了定身法似的呆住了！

欧阳仲和接着来到，他尚未知文廷壁吃了大亏，大喝一声，也跟着一掌劈下！他手段更狠，这一掌径劈江海天的顶心。江海天仍然动也不动，直到对方的掌锋已经触及头颅，他的头颅才突然向后一挺，欧阳仲和的霹雳掌本是极刚猛的掌力，就是一块石头着了他的一掌也会碎裂。哪知江海天的头颅

竟似比钢铁还硬，只听得“哎哟”一声，欧阳仲和的手掌齐腕翘起，掌心朝天，竟然放不下来。

欧阳二娘最后来到，这时她业已看出丈夫是吃了大亏，但她自恃有宝剑在乎，心想：“纵然你练成了绝顶神功。到底是血肉之躯，难道还能挡得住我的宝剑？”毫不踌躇，一招“白虹贯日”，便向江海天后心的“天枢穴”刺去！正是：

神功练就真无故，哪怕邪魔气焰光。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练得神功除大敌　喜闻义士护孤儿

就在这一瞬间，江海天只觉一股清凉的内息从长强、天阙、华盖、玉堂，中庭、鸠尾、关元、地藏各处穴道一路顺行下来，霎忽之间，任督二脉已是全部打通，真气纳入了丹田，全身舒畅。

原来他因为服食了天心石之后，真气突然充塞体内，若以本身原有的功力收中，依照那少年的指点，最少也还得半个时辰，却不料正当紧要的关头，文廷璧与欧阳仲和各自打了他一掌，他真气充塞体内，这两掌非但对他毫无伤害，反而令他真气加快收束，等于助了他一臂之力，不到半个时辰，便即功行圆满。

欧阳二娘那一剑刺出的时候，也正是江海天功行圆满的时候，只见他衣袂飘飘，好像里面充满了气体，衣裳鼓起，欧阳二娘一剑刺下，忽地感到一股无形的劲力阻住剑尖，心头正自一颤，忽听得“卜”的一声，俨如一个大气囊爆裂，欧阳二娘受不了那股无形罡气的冲击，跌了个四脚朝天，宝剑也脱手落地。

江海天一跃而起，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还你一掌！”这一掌朝着文廷璧打去，文廷璧早已练成“三象归元”的邪派神 功，这时刚刚消除了刚才所受的反震之力，想试试江海天的功力究竟增长到何种程度，遂硬着头皮，再与他对了一掌。

双掌碰击，声如雷鸣，震耳欲聋，文廷壁“三象归元”的神功，竟敌不过江海天这一掌之力。文廷壁大叫一声，整个身子给抛了起来，去势如箭，直飞出门外。

江海天道：“欧阳老伯，小侄也还你一掌。”欧阳仲和大惊，连忙叫道：“我女儿之事，我从此不再追究了，这一掌你也不必还啦！”扶起了欧阳二娘，两夫妻急急忙忙逃走。那柄裁云宝剑当然是不敢再要了。

江海天哈哈大笑，解了谷中莲的穴道，随即以一掌贴着那少年的后心，那少年刚才与文廷壁对了四掌，元气颇受损伤，此时仍是委顿不堪，江海天贴着他的后心，内力源源输送进去，不过片刻，那少年已恢复原状，说了一声“谢谢”。

江海天道：“今日全靠兄台舍命相助，你才是我要多谢的救命恩人。”谷中莲笑道：“你们两人都不必客气了，咱们赶快离开此地，有话慢说。”

话犹未了，只听得外面人声脚步声纷至沓来，原来国王在这小岛上本来埋伏有许多武士，是防备谷中莲逃走的，平时未奉命令，却不许踏进屋内。叶冲霄逃出去时，这才颁下命令，要这些武士入屋拿人。

江海天笑道：“来得好，我正想活动活动手脚！”不待他们进来，先迎了出去。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好在还有两天就是中秋，月光明亮，江海天打开大门，大摇大摆的出来，只见影绰绰的约有十多个人，散在屋外。

那些人发一声喊，围拢上来，有人叫道：“是个小贼。”有个手持金斧的武士似是头领，大声说道：“殿下有命，除了那个女的不许伤她性命之外，还有两个男的，格杀无妨。”

说时迟，那时快，当前一个武士，挥动一根铁棍，照头就打下来，江海天振臂一格，只听得一声裂人心魄的惨叫，那武士已是四脚朝天，口中狂喷鲜血，那根铁棍尚自牢牢地抓在他的手中，可是却已弯成了半月形了。

江海天也想不到自己的内力竟是如此之强，不禁呆了一呆，颇为后悔，心里想道：“ 早知如此，应该只用三成功力。 ”

那些人大吃一惊，刀枪剑就纷纷戳下，江海天双掌一抬，只以三成威力使出了劈空掌的功夫，“ 乒乓 ” 两声，最前面的那两个武士已是给他的劈空掌力抛了起来，刚好将后面的两个武士撞倒，四个人都变成了滚地葫芦。

江海天不愿多所杀戮，信手夺了一根长鞭，一招 “ 八方风雨 ”，长鞭挥了一个圆圈，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刀枪剑戟，满空飞舞，少说也有七八件兵器，被他一鞭就卷脱了手。那班武士几曾见过这等厉害的功夫，不由得斗志全消，登时四散。

那使金斧的武士大怒，唤道：“ 好小子，我与你拼啦！ ” 江海天长鞭一挥，卷着了斧柄，喝声 “ 倒 ”！那武士兀立如山，竟未应声而倒，江海天心道：“ 这人本领不弱。 ” 正待再加三成功力，忽见那武士一对眼珠突了出来，头上青筋暴露，片刻之间，嘴角、鼻孔、耳朵都流出血来，江海天吃了一惊，连忙松手，只见那武士头颅慢慢下垂，金斧 “　 啷 ” 坠地，竟是死了。

原来这武士乃御前侍卫统领的身份，这柄金斧乃是国王所赐，他生性倔强，不肯让江海天夺走他的金斧，故此拼命支撑，他的武功虽然高出济辈，却怎挡得住江海天内力的冲击，终于心脏爆裂，七窍流血而亡。

江海天敬他是个好汉，将金斧拾起，放在他的脚旁，心中颇有歉意。那少年与谷中莲走了出来，谷中莲道 :“ 咦，你大获全胜，怎的反而皱了眉头？ ” 江海天道：“ 我内力突增，尚未能运用自如，误杀二人，实是不安。 ” 谷中莲道：“ 双方交手，伤亡难免，你不杀他们，他们就杀你了。别再发呆啦，走吧。 ” 江海天默默无言跟着她走。

谷中莲当前引路，走到湖边，那少年拨开芦苇，芦苇中藏着一只小船。

这只小船正好容纳得下他们三个人，扦中莲坐在中间，那少年与江海天各坐一边划桨，他们腕力强劲，又都熟悉水性，比最老练、最强壮的水手还高明得多，轻舟如箭，不消一会，就把那小岛远远抛在后面。

江海天松了口气，向那少年重新施礼，问道 :“ 还未请教兄台高姓大名。” 那少年道，“ 我有两个姓名，一个是汉名，我义父叶君山给我起的。…… ” 江海天又惊又喜，叫道：“ 你义父是叶君山，啊，那么，你，你是—— ”

谷中莲道：“ 不错，他正是我的哥哥。 ” 那少年说道：“ 我义父给我起的汉名叫叶冲霄，这名字已有奸徒冒用，我今后是不想再用它了。还有一个是我的本名。妹妹，咱们的名字是父王同时起的，你可知道了么！ ”

谷中莲道：“ 羊皮书上写有我的名字，但我不懂得念，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我怕泄漏身份，一向不敢问人。 ”

那少年道：“ 咱们的姓氏叫做 ‘ 唐努 ’，父王将 ‘ 珠穆朗玛 ’ 四字拆开作咱们的名字，我的姓名是唐努珠穆，你是唐努朗玛。珠穆朗玛的意思是‘ 至高无上 ’，世界最高峰便叫做 ‘ 珠穆朗玛 ’ 峰，这本是藏语，父王借用来作咱们的名字。 ”

谷中莲道：“ 你将来是要做国王的，我却不想做公主了。我师父对我恩深义重，以后我对人还是用我原来的名字——谷中莲，咱们兄妹之间才用家族的本名，你看可好？ ”

唐努珠穆看了她和江海天一眼，笑道：“ 其实我也不想做国王，不过家国之仇却是必须报的。 ” 谷中莲插口道：“ 这个当然，我不用本名，并非是忘了父母大仇。 ” 唐努珠穆道：“ 我知道。我即算将来做了国王。也不会强

迫你留在这山国里做公主的。你 这一生总是要和汉人在一起，用汉人的名字，自是方便得多。”他话中有话，谷中莲听出了他的意思，不禁面红过耳。

江海天道：“恭喜你们兄妹团圆。”那少年微微一笑，说道：“还有一桩可喜的事情，咱们师兄弟今日初次相逢。”江海天怔了一怔，叫道：”你说什么？”那少年笑道：“咱们虽是同年生的但你人门在前，我理该尊你一声师兄，还望你以后多多教诲。”

江海天大喜如狂，说道：”原来咱们是同一个师父？师父他老人家现在哪儿？”谷中莲此刻才知道哥哥的师门来历，忙不迭的也问：“我的师父见到了金大侠么？我被囚的消息是不是她告诉你们的？”

唐努珠穆道：“正是谷女侠与我们的师父会面之后，我才奉了师父之命，到这里来的。他们都已经到了京城，准清参加后日的金鹰宫之会了。”

谷中莲道：“你已经见过我的帅父，我的遭遇，你是知道的了？”唐努珠穆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把我的遭遇，讲给你听。”

原来就在丘岩向翼仲牟托孤，翼仲牟将谷中莲携上邙山的那年，唐努珠穆的义父叶君山也遭逢了不幸。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突然有一群蒙面汉子破门而入，杀死了叶君山，劫去了唐努珠穆。

唐努珠穆说道：“后来我才知道，这班凶徒乃是奸王派出来的。他派出两批人，一批来暗杀时君山，一批来暗杀丘岩，目的就是要将咱们兄妹捉拿回去。也许因为我是可以继承王位的男孩，奸王对我更为重视，派去暗杀我义父的人，武功个个精强，我义父当场就给他们打死了。丘岩则没有当场身死，而且还保护了你，不令凶徒得逞，将你携走，但他也受了很重的内伤，所以才有后来向翼帮主托孤之事。”

谷中莲垂泪道：“这两位老人家对咱们兄妹的大恩大德，是没法子报答的了。就是为了他们两位老人家的无辜送命，咱们也该替他们报仇。”

唐努珠穆道：“为咱们无辜送命的共有三位老人家。”谷中莲道：“还有一位是谁？”唐努珠穆道：“是隐居在喜马拉雅山的方老前辈，方今明。”江海天问道，“是不是四十年前号称神拳无敌的那位方大侠？”唐努珠穆道：“不错，就是他了。”谷中莲诧道：“你也是和我们一般年纪，怎么知道此人？”

江海天道：“我听师父说过，这位方老前辈是和天山掌门唐晓澜同一辈份的人，和我的师父也是忘年之交。我这次出来寻访师父，本来就拟好了计划，先上天山去拜见唐晓澜，倘若没有师父的消息，就再上喜马拉雅山向方老前辈打听。现在师父已经来到此地，我也可以少走许多路了。”

唐努珠穆叹息道：“你料得不错，咱们的师父果然是到了喜马拉雅山探访方老前辈，可惜他来的那天，也正是方老前辈弥留的时候。”

谷中莲问道：“这位方老前辈既是一位隐侠，伺以又会与咱们兄妹之事发生干连？”

唐努珠穆道：“说起来这位方老前辈的高风厚义，就更值得人敬佩了。父王生前最喜结交武学高明之士，丘岩和叶君山就是他从中原聘来的客卿，临到危难之时，满朝文武逃避一空，靠了这两位客卿之力，才保全了咱们兄妹。

“方老前辈不是父王的客卿，但他的大名，父王早就仰慕了的，因此也曾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千辛万苦地找到了他隐居之处，请他出山。”

唐努珠穆继续说道：“方老前辈对那使者说他避世已久，不愿再履尘俗，

礼物也没有收下，那使者只好失望而归。”

谷中莲道：“他既没有应父王之聘，然则后来又怎会卷入漩涡？”

唐努珠穆道：“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我的遭遇，说下去你就知道了。”

“我被那些凶徒劫走，一路西行，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有一天到了一座高山脚下，这座山很特别，双峰挟峙，山腰有个部份好像是被巨斧劈开似的，可以通过行人，有条河流从这山脚流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名叫‘铁门关’，穿过‘铁门关，就踏入本国的国境了。

“那些凶徒走了好几天沙漠，都是疲累不堪，如今已到国门，附近又有水草，便在河边歇下来，放马喝水。他们大约是因心情愉快，便兴高采烈的谈论起来，所说的当然是怎样向奸王报告领赏的事情啦。

“他们正在说得高兴，忽地有个老人从山腰裂开的那道窄门走出来，说道：‘把这孩子给我留下！’那些凶徒大怒，问他是什么人，他说：‘你别管我是什么人，你们的谈话我都已听见了，你们的主人已经害死了这孩子的父母，这孩子我是不能让你们再害他了！’

“凶徒当然不会依从，当下一拥而上，与那老人展开了一场恶战。那老人赤手空拳，把十二个带着兵器的凶徒一个不留，全部打死。我看得心惊胆战，哇的哭了出来。

“那老人将我抱起，说道：‘好孩子，别害怕，这些都是坏人。打死了他们，就没有人害你了。’我当时年纪很小，但也知道那些人乃是坏人，就收了眼泪，并向那老人道谢，那老人说我乖巧，更是喜欢。

“从此那老人就带着我走，一路之上，对我照料得无微不至，我问：‘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那老人道：‘因为我要报答你的爹爹。’我问他道：‘原来你认得我的爹爹，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那老人道：‘不是你姓叶的那位爹爹，你另有一位爹爹。’这可把我弄糊涂了，我睁大了眼睛望他。

“那老人道：‘姓叶的是你的义父，你生身的爹爹是个国王，他早已被坏人害死了。我也未曾见过你的爹爹，但他对我很好。所以我要报答他。我个晚就带你去祭你爹爹的坟，’这一晚他果然带我到一座坟前，叫我磕头。我虽然不懂事，但我相信这老人的说话，我知道躺在坟墓中的是我的爹爹，我就大哭了一场“那老人却没有哭，他带了一个葫芦的酒，把酒都洒在坟前。洒完了酒，忽地仰天大笑一声。

“只听得他朗声说道：‘士为知己者死，我虽然没有接受你的聘礼，但你当年派遣使者，跋涉万水千山来顾我的草庐，这份情意，我是水世不忘，如今我可以报答你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扶助他恢复王位。’

“这老人你们想必可以猜到，他就是方老前辈方今明了。说来也真是奇遇，他已有二十年未下过山，这次是去探访他的女婿龙灵矫，在回程上顺路到马萨儿国，想打听打听前王是怎样被害的，想不到恰巧就撞上这批凶徒，而那批凶徒又以为附近无人，肆无忌惮的谈论，让他听到了全部的秘密。”

谷中莲道：“哥哥，你的运气真好。刚才我听到你被那些凶徒劫持西行的时候，我真为你担心。”

唐努珠穆叹口气道：“我的运气好，方老前辈的运气可不好了。我把灾星带了给他。想必是奸王发现了他所派出的那一批人死在铁门关，他接连派出了儿批人来搜索我们，方老前辈在路上遭遇了三次袭击，前两次他都大获

全胜，把那些追兵打得跑的跑、死的死、伤的伤。第三次可不幸了，他打死了敌人，自己却也受了伤。

“这次来的只有两个天竺和尚，后来知道就是那奸王的‘国师’——宝象法师最得力的两个弟子，这两个和尚用青竹枝，善点对方奇经八脉的隐穴，方老前辈稍不小心，给他们点中了‘带脉’的一处隐穴，方老前辈一怒之下，大施刚勇，用神拳击毙了他们。

“方老前辈功力深湛，可是‘隐穴”被点，也给他带来了疾病，他一路强自支持，又受到不少风霜之苦，待回到他隐居之处，病况更为恶化，终于得了个半身不遂之症。但他为了照料我，自己做了一辆独轮车，每隔几天还要出去猎兽、拾柴草，做饭给我吃，他不能走动，只等待野兽经过，就用劈空掌力将野兽击毙，他除了猎兽之外，每天还传授我的武功。这样过了三四年，我已有八九岁了，才渐渐能够给他分劳。

“到我十一岁那年，方老前辈病人膏肓，完全不能动弹，有一日我正在床前服侍他，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不是别人，正是我后来的师父。方老前辈见了他，欢喜得很，把我的来历告诉了他，托他照料我，金大侠说，‘我正是为了打听他的消息来访问你的。没说的，要是你不嫌弃我教得不好，你把这徒弟让给我吧。’方老前辈马上叫我向金大侠磕头，他亲眼看我行了拜师之礼，哈哈哈又大笑了三声，说：‘如今我是真的可以放心了。’他就在笑声中咽了气。”

谷中莲不禁神色黯然，欷歔嗟叹道：“这位方老前辈真是有古义士之风，令人感动。哥哥，这里的事情完了之后，你带我去祭扫他老人家的坟墓。”

江海天想起一事，问道：“方老前辈的女婿是龙灵矫吧？”唐努珠穆道：“不错。他那次就是去探望女儿女婿的。”江海天道：“那几年龙灵矫夫妇有没有回去探望过他？”唐努珠穆道：“没有。他老人家死了这许多年，女儿女婿也没有来祭过坟，可能还不知道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你问起他们可有什么事情？”

江海天道：“我听得唐经天伯们说，他在中印交界的大吉岭，曾碰见过龙灵矫夫妇，那时龙氏夫妇刚从印度的那烂陀寺归来，在那烂陀寺曾拜谒过宝象的师父龙叶上人，龙叶上人托他们查访宝象的劣迹。可惜他们在行前没有去探望过方老前辈，以致对宝象之事毫无所知。”

唐努珠穆道：“我听师父说过龙灵矫是个武学奇才，功夫只怕还在他岳父之上。他若知道岳父之死，是由于受了宝象法师弟子所伤，一定不肯放过那厮。”江海天道：“金鹰宫之会在江湖上已闹得沸沸扬扬，龙灵矫夫妇很可能闻风而来，他们又是受了龙叶上人之托，要为龙叶上人清理门户的。哈，他们倘若赴会，那可更有好戏看了。”

一说起金鹰宫之会，大家都兴奋起来，谷中莲抬头一望，东方天际已微露曙光，笑道：“现在已是八月十四清晨，明天的金鹰宫之会，正好赶得上。”

唐努珠穆把他抢回的那四颗天心石掏出，笑道：“妹妹，我正好和你每人分食两颗，明日之会，高手如云，咱们服了天心石，才可以有恃无恐呢。”

谷中莲道：“我的内功根基太薄，怎能服天心石？”唐努珠穆笑道：“无妨，我有解天心石之毒的寒星石，而且我还可以担保，在我们三人之中，只有你服食了天心石，可以毫无痛苦。”

谷中莲诧道：“哥哥，你不是说笑吧？海哥那样深厚的内功，服了之后，还要发烧得死去活来呢，后来服了解药，也还要经过半个时辰的煎熬。我怎

么可以毫无痛苦。”

唐努珠穆正色说道：“不是说笑。你有所不知，江兄是因为他最早练的是邪派内功，故而受苦最大。我的内功入门是跟方老前辈练的，方老前辈功力深厚，但却还不是最纯正的上乘内功，后来我才跟师父练正邪合一的内功。三人之中，只有你是自始至终都练习正宗内功。故而我可以担保，服食了天心石，只有你可以毫无痛苦。”

谷中莲喜道：“好，这一个月来我受尽了闷气，待我功力大增之后，我定要痛痛快快于几桩吐气扬眉的事情。你们猜，我第一件想做的是什么？”

她望了江海天一眼，江海天还没有猜，她已禁不住自己先说出来道：“我要先揍那叶冲宵一顿。这厮太可恶了，竟敢冒充我的哥哥，还一本正经的端起哥哥的身份，劝我这样，劝我那样，说的都是我最讨厌的说话。偏偏还有人真的相信他是我的哥哥？你说气不气人？”

江海天苦笑道：“他和你哥哥的相貌也真长得相像，说不定我今后碰见了他，也还会误认呢。”

唐努珠穆笑道：“我这次随师父回国，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想看看这个冒充我的人呢。真不知奸王是从哪里找来这个人的，和我这么相似？”谷中莲道：“哥哥，听你的口气，你早已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冒充你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唐努珠穆道：“这可得又从师父身上说起了。”江海天正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师父的消息，说道：“对，你刚才正说到帅父将你收入门下，话题就给我打断了。你接续说下去吧”

唐努珠穆按下去说道：“方老前辈去世之后，帅父和我就在他那间屋子住下来，白天教我武功，晚上教我念书，如是者过了五年，我十六岁了，武艺虽没练成，但亦已可以手搏猛兽，箭射兀鹰。师父就和我说：‘你的家国大仇，应该由你自己去报。但要报仇，就必须知己知彼，我给你到马萨儿国去探听一趟，看看你的敌人的虚实动静。’我本来想跟帅父同去的，但师父不许。他说：‘以你现在的功夫，我可以放心留你一个人在这儿，但我还不放心让你回国。反正我这次只是去探听敌人的动静，最多两个月就回来。’

“师父果然不到两个月就回来了，他给我带来了许多消息，我知道奸王野心勃勃，聘请了许多武士，想统一西域，进窥华夏。但这许多消息之中，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奸王收了一个‘干殿下’，面貌竟然与我甚为相似。

“我师父曾三次进过王宫，暗中窥探那冒称‘时冲霄’的小子，那小子虽有几分本领，和咱们的师父可差得太远，当然不会知道。有一次他在御花园练武，师父暗中偷看，也颇感诧异，谷中莲插口道：“为什么，他这点功夫，难道还会放在金大侠的心上？”唐努珠穆道：“师父不是诧异他的功夫了得，而是诧异他的功夫家数。你可知道那小子最厉害是哪样功夫吗？”

谷中莲道：“我师父只教我本门的纯正功夫，其他旁门杂派，我就一概不懂。”江海天道：“是不是大乘般若掌？”唐努珠穆道：“不错，这小子最厉害的功夫，正是大乘般若掌！”

他歇了一歇，接续说道：“江师兄，你当然知道的了，这大乘般若掌乃是乔北溟秘笈中的功夫，威力仅逊于修罗阴煞功的一种邪派掌力。乔北溟秘笈自厉胜男死后就落到咱们师父手中，咱们师父早已将它毁了。据师父所知，天魔教主姐妹，曾获得秘笈中的一鳞半爪，但大乘般若掌是秘笈中最深奥的功夫之一，天魔教主决计不会。所以师父他老人家那晚暗中偷看，见这小子

练的竟是这门功夫，心中自是不免有点诧异。”

谷中莲插口道：“金大侠为何不将他当场拿下，问个水落石出？”唐努珠穆笑道：“这就有失师父的身份了，他的武功已被武林公认是举世无双，这是何等身份，岂能落个以大压小之名？还有一层，师父也不愿泄漏行藏，惊动敌人。”

唐努珠穆续道：“师父因为大乘般若掌专伤奇经八脉，太过歹毒，本来是不想教给我的，但回来之后，却改了主意，用一年功夫，要我专练大乘般若掌，务必要胜过冒充我的那小子。”谷中莲笑道：“妙得很，这正是以毒攻毒，以邪制邪！”

唐努珠穆道：“我练成之后，已是今年春初。不久，宝象法师要在中秋开金鹰宫之会，广邀天下英雄的消息亦已传来，师父认为时机已至，就带我回国了。我们是十天之前已到了，一直隐藏着踪迹，不让敌人知道。我按照羊皮书上的名单，曾拜访过几位父王认为最可靠的忠臣。你被囚禁在这岛上，就是一个假意效忠奸王的内侍卫大臣给我探听的。”

说到这里，天已亮了，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烟波浩渺，远远望去，就似从湖中跃出一般，染得湖水如金，耀眼生颗。谷中莲笑道：“还有一日，明日就是会期了。”

唐努珠穆将小舟划到一座临湖的山峰脚下，谷中莲道：“怎么？在这里上岸吗？这可是个峭壁呀。”唐努珠穆笑道：“峭壁上别有洞天，你随我来。”将小舟藏好，三人施展上乘轻功，攀缘而上。

只见山上野花杂开，流泉处处，谷中莲道：“果然好风景。”

唐努珠穆笑道：“不只风景好呢，你瞧这里。”他推开了两块大石，露出一个洞口，说道：“这是父王宝窟之一，埋在洞内，咱们现在还不需用，且不理它。但这个地方，却正好供咱们作练功的静室之用，决不会给人骚扰。”

谷中莲道：“不错，等会咱们服食了天心石，是需要一间静室练功。”走入洞窟，只见里面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角落堆有冻鸡、腊肉、面条等食品，还有几瓶酒和一口铁锅。唐努珠穆道：“我在羊皮书上知道这个所在，前几天我和师父就住在这儿。”

江海天道：“师父还会不会回到这儿？”唐努珠穆道：“这两天各地都陆续有人前来赴会，其中不少是师父相识的，所以帅父前天就搬出去了，他和武当掌门雷震子、青城名宿萧青峰，还有莲妹的师父邙山掌门谷女侠等一班人，住在崆峒派一个长老的家里，布置明日赴会之事，大约是不会回到这儿了。他曾嘱咐我，叫我救出莲妹之后，明日径自赴会。”

唐努珠穆打开了一瓶酒，接着说道：“师父这两年来很喜欢喝酒，这是他自酿的青棵酒，酒性很烈。我是不喝酒的，但服食天心石，却需用酒冲服，药力才能迅速运行，也只好破例喝一点了。”

当下他取出那四颗天心石，与谷中莲分而服之，两人盘膝坐地上，不过片刻，只见唐努珠穆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谷中莲则如喝了过量的酒一般，醉颜酡红，但头顶却没有白气。

两人再吞服了解天心石热毒的寒星石，又过了大约一炷香的时刻，唐努珠穆头顶的白气还未完全消散，谷中莲已是一跃而起，狂喜叫道：“我已气纳丹田，八脉畅通，只觉浑身是劲，无处发泄！”抓着江海天的手乱摇，江海天未曾防备，给她一抓，脚步踉跄，险险跌倒，但随即江海天的护体神功生出反应，也就站稳了。

江海天笑道：“ 不错，你的功力已是比从前最少增了两倍有多，”原来谷中莲因为练的是最纯正的内功，所以得益也最大。

江海天伸出一掌贴着唐努珠穆的背心，助他导气归元，过了一会，唐努珠穆头顶上的白气渐渐消散，遍体清凉，大功亦己告成。他站了起来，揩干了汗水，笑道：“ 江帅兄，咱们玩个游戏。 ”谷中莲笑道：“ 哥哥，原来你也犹有童心，咱们玩个什么游戏？ ”唐努珠穆道：“ 你门随我来。 ”

三人走出洞窟，唐努珠穆拣了一棵粗可合抱的松树，以掌作刀，在树身上划了一圈，喝声“ 倒！ ”轻轻一推，这棵松树果然应声倒下。谷中莲道：”待我试试能不能办到。 ”依样画葫芦，也推倒了一棵松树，笑道：“ 哥哥，你是要玩拔树的比赛吗？ ”唐努珠穆道：“ 不是拔树，咱们来玩拔河的游伐。试测一下本身武力，顺便散功。 ”

谷中莲道：“ 用这棵树来玩拔河游戏？ ”唐努珠穆道：“ 不错，拔河本来是用绳子的，现在找不到绳子，就用这棵树来代替绳子。 ”江海天点点头道：“ 这倒不是游戏，莲妹，你现在不是感到浑身是劲么？正宜借此散功。 ”

原来他们服食了天心石之后，真力突飞猛进，虽说业已导气归元，但身体在一时之间，也还未能完全适应，唐努珠穆知道自己与江海天可以无妨，却怕对妹妹有害，故而提议用游戏来“ 散功 ”。

唐努珠穆道：“ 帅兄，我与你先玩。妹妹，等下你再来仰强扶弱。 ”他与江海天各在一头，将那棵树抬了起来，各自运力将对方拉过自己这边。过了一会，江海天使出了七成力气，猛的一拉，唐努珠穆“ 登、登、登 ”的往前移动了三步，笑道：“ 妹妹，你来帮我。 ”

两兄妹合力一拉，江海天渐渐感到支持不住，用足了十成力道，相持了一炷香的时刻，结果还是身不由己的向前移动了几步。原来他原有的功力大约是与唐努珠穆半斤八两，但他服了三颗天心石，唐努珠穆兄妹则是服了两颗，故而较量起来，江海天自是要胜过唐努珠穆，但却又不及他们兄妹联乎之力。

江海天笑道：“ 我输啦。好了，咱们也可以歇息了。 ”双方改向前推，将掌力送出，只听得“ 轰 ”的一声，宛如雷鸣，那棵树干裂成了十几段，木屑散了一地。

谷中莲搓搓手，喜极而道：“ 想不到我的力气突然大了这么多了，哈，我在想—— ”江海天笑道：“ 想打那时冲霄一顿？ ”这说话本来是谷中莲说过的，所以江海天才这么说的。哪知谷中莲却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 ”江海天诧道：“ 你不恨他了？ ”

行中莲正色说道：“ 不是不恨他。我是在想这厮虽然可恨，但咱们最大的伙人究竟是那个奸王。 ”转过头对唐努珠穆说道：“ 哥哥，金鹰宫之会是明日举行，今晚没有事，咱们先去取那奸王的狗命！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咱们的本领已经大胜从前，我是一刻也不能再等待了。 ”

唐努珠穆报仇心切，绝不在他妹妹之下，但他比较谨慎，想了一会方始说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明日便是会期，宝象法师和他的一千党羽必定是在金鹰官中布置一切，皇官内的防范就要较疏了。这正是一个机会，咱们也不必马上就要那奸王性命，将他活捉更佳，明日便带他到金鹰宫赴会，他所聘来的那些高手，势必要树倒猢狲散了，对，这样做虽然冒险，却可以免去一场干戈，却也值得！ ”

谷中莲喜道：“ 那么哥哥是赞同今晚去了？ ”唐努珠穆笑道：“ 去是可

以去的，但你可得花点时间做做准备功夫。”谷中莲道：“什么准备功夫？”

唐努珠穆道：“这座皇宫是倚山修建的，层楼耸翠，大大小小的建筑物何止数十百间，咱们要进宫去搜索奸王，最少得对周围的地形和皇宫的构造知道清楚。”谷中莲道：“这可难了，急切之间，怎能知道？”

唐努珠穆笑道：“幸而我早已有了准备，皇宫所在的地形和构造早已在我脑子之中。”谷中莲诧道：“你怎么这佯清楚？”

唐努珠穆道：“我虽然没有去过，但师父却是去过几次的了，他对宫中一切，了如指掌，曾画出图形，详详细细地对我解说，可惜我因为图形已深印我脑海之中，所以没有带出来。不过，我可以照样画出，丝毫无误。”

谷中莲大喜道：“好，那你就画出来给我看吧。”

唐努珠穆以指代笔，使出金刚指力，便在地上将皇宫的图形画出来，谷中莲聪明绝顶，凝神默记，不消多久，图形亦己是深印脑中，再过一会，江海天也可以丝毫无误的照画出来了。笑道：“我今晚随你们去，你们报仇，我给你们掩护。”谷中莲笑道：“好得很，有你这位保镖，莫说奸王的王宫，就是虎穴龙潭咱们也尽可以闯得过去。”

唐努珠穆正色说道：“妹妹，对敌应该胆大，但也要心细，虽然宝象法师今晚多半会留在他自己的金鹰宫，但王宫中的好手也还不少，不可太过轻敌。”谷中莲道：“我知道，到了其时，我听你指挥便是。”

唐努珠穆抬头一看，日头已经过午，笑道：”咱们回去弄点东西吃吧。昨晚闹了一晚，大家都未曾睡过，也应该歇歇了。”

饱餐之后，各人各自打坐休息，都养足了精神，已是黄昏时分，唐努珠穆道：“可以去了，皇宫建在孟积加比山上，就在这座山的北边，翻过山去，从上面走下来，不过三十多里山路。”

三人都是一身上乘的轻功，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孟积加比山的主峰，从上面望下来，只见金碧辉煌的屋宇重重叠叠，唐努珠穆行前引路，越过几重岗峦，从一座巉岩爬下来，皇宫周围五里之内，虽有许多站岗的武士，却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人从峻峭的山上下来，何况唐努珠穆等人又都是身轻似燕，无声无息，他们哪能发现？

唐努珠穆带头，飞过一重围墙，围墙内正是御花园。唐努珠穆忽然停下脚步，摸出了三枝碧绿色的短箭。

谷中莲问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唐努珠穆小声说道：“这是蛇焰箭，射上空中，会发出一溜蓝色的火焰和刺耳的啸声。妹妹，我和你分头去搜索奸王，江师兄，你藏在园中这座小蓬莱山上接应我们。在这座山上，可以望见王宫各处。咱们之中，倘若有谁遇到强敌围攻，难以应付的话，就立即发出蛇焰箭报警。”

唐努珠穆将蛇焰箭分给每人一枝，随后问道：“妹妹，这宫中的地形和结构，你都记熟了吗？”谷中莲笑道：“我一闭上眼睛，整幅王宫图形就会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不用担心，绝错不了。”

唐努珠穆道：“好，我从东面搜索，你从西面搜索，你那条路线，特别要注意延庆宫、西乐苑、清华阁、逍遥殿这几处地方。不论是否擒获奸王，一打五更，就回到小蓬莱山集合。”谷中莲道：“我知道了。”当下三人分头行事。

先说谷中莲这一路，西乐苑最近，她于是先到西乐苑侦查。御花园中有个不大不小的人工湖，西乐苑是湖边的一幢建筑，谷中莲一到湖边，便听得

苑中传出笙鼓之声，原来这是宫中教练歌舞的地方，国王经常会到这儿寻乐的。

谷中莲最擅长轻功，服食了天心石之后，真气运用自如，轻功更加超妙，当下轻轻一跃，跃上琉璃瓦面，当真有如一叶飘坠，毫无声息。她从屋顶上望下去，只见一队宫女，正在翩翩起舞，忽如蝴蝶穿花，忽如飞燕掠水，队形瞬息百变，端的是赏心悦目，好看煞人。

谷中莲心道：“ 这奸王倒会享乐。 ” 只听得一个似是教头模样的人说道：“ 好，还未十分纯熟，你们再练一遍，皇上说好今晚来的。 ” 谷中莲心头大喜，“ 真想不到这么容易，活该那奸王丧在我的手上。 ”

那群宫女莺声呖呖的纷纷答应，正要再练，忽见宫门开处，有个少年走了进来，正是那时冲霄。

那教头模佯的入连忙过来敬礼，说道 :“ 殿下先来了，皇上起驾了没有？ ” 叶冲霄道：“ 皇上今晚有事，不会来了。你们辛苦了，可以歇息去吧。 ” 有个容貌很美的宫女，似是和叶冲霄颇为熟稔，拉着他的袖子道 :“ 皇上不来，殿下来了也是一样。我们练给你看吧。 ” 叶冲霄道：“ 你不要缠我．我也有事。 ”

那宫女噘起小嘴儿嗔道 :“ 谁缠你了？这小蛮舞还是你指定要我们练的，好呀，我们练热了，你倒摆起架子来了。不着便罢，谁希罕你看？ ”

这宫女和叶冲霄是打悄骂俏惯了的，满以为叶冲霄会向她赔罪，最少也看她一场歌舞，谁知叶冲霄却似有满怀心事，神色不欢，甩开了袖子，勉强笑道：“ 好姐姐，我真的有事。明天晚上，我早点来看你。 ” 那宫女赌气说道：“ 好，你是贵人事忙，我不敢留你。去吧，去吧。 ” 叶冲霄茶也不喝一杯就走了，端的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谷中莲好生失望，猛地想道：“ 这小子是奸王派他来的，他一定知道奸王在什么地方。 ” 本想立刻跃下去将叶冲霄抓住，但随即想道：“ 我的武功虽然增强了两倍，相信可以胜得过这奸贼 了。但要在十招八招之内，将他生擒，却也未心能够。一闹起来，这可就要打草惊蛇了。 ” 于是改变了主意，心想自己的轻功现在已是远在叶冲霄之上，不如暗暗跟踪，从他的身上，追出奸王的下落。

哪知她只是踌躇片刻，待到追出西乐苑外，已是不见了叶冲霄的踪迹。附近没有房屋，以叶冲霄的轻功，决不能在片刻之间，就在她眼皮底下消失，想来是另有秘道。谷中莲颇为懊恼，悔恨自己犹疑不决，错失良讥。只好依照哥哥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向前搜索。

走了一会，忽见两个宫女，打着灯笼走来，谷中莲闪到一块屏风般的假山石后，只听得一个宫女说道：“ 你杀过人没有？ ” 谷中莲颇觉奇怪，竖起了耳朵，第二个宫女说道：“ 我连一只鸡 也没杀过，我的心可跳得慌了。 ” 先头那宫女道：“ 我也是呢，早知有今晚之事，我也不练什么武功了。我实在不想杀人，但皇 上的命令。却又怎能违背？ ” 她的同伴道 :“ 好在皇上只是要她自杀。 ”

先头那宫女道：“ 可是她倘若不肯自杀，就得咱们动手了。 ” 第二个宫女道：“ 唉，我但愿她一口气就服了毒药，这样最快：要不然拿起刀来一抹脖子也干净利落，千万不要上吊，我最怕看吊死鬼的模样。 ” 先头那宫女道：“ 但倘若要我动手，我就宁愿看吊死鬼了。 ”

第二个宫女叹了口气，说道：“ 真是倒楣，被派上这样的差事。喂，你

可知道那女人是谁？”这正是谷中莲心中的疑问，只听得先头那宫女说道，“我也是一点也不知道。听说关在冷宫之中已有十多年了，关在冷宫之中，大约总是失宠的妃子之类吧？”

她的同伴道：“既然关了十多年，那是决不能触怒皇上的了。即算皇上不喜欢她，关了她十多年，也应该什么气都消了。为什么皇上却又突然下令将她处死？”

先头那宫女道：“我怎么知道？是真德皇额娘将皇上的命令转交给我的。她只是说，要我和你去迫这个女人自尽，这件事情千万不可泄漏，否则你我性命不保。你想想她这样凶，我还敢多问半句吗？”她的同伴道：“这位皇额娘也是奇怪，她……”这两个宫女越行越远，说到这里，声音已是细不可辨。

谷中莲心道：“听他们所说，看来她们也是不知道奸王所在的了。要不要救那可怜的女人呢？”本来她今晚的目的中是要刺杀国王，倘若不能在宫女身上，追查出国王所在，就不该管这闲事，以免打草惊蛇；但这件事关系一个人的性命，不知道也还罢了，如今已然知道，撒手不管，又似乎于心不忍。

谷中莲正想从假山石后跃出，忽见有个黑衣人的背影正在山石之前，似乎听到一点声息，突然回过头来，问道：“谁在这儿？”谷中莲骈指一点，那人吞胸吸腹，平空挪后半尺，谷中莲心中一凛，知道是个劲敌，正要变招擒拿，忽听得那人喉头咕咕作响，“卜通”一声，已是倒在地上。

谷中莲怔了一怔，只是还不明白这人何以会忽然倒下，后来心中一动，试把手指向石上一戳，只见石屑纷飞，火星迸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功力大进之后，已是练成了无形罡气，连她自己也未知道。无形罡气练成，倘能运用自如，可以在数丈之外，点人穴道，谷中莲现在还未到这境界，但刚才她的手指亦已触及那人的衣裳，虽没沾着皮肉，但罡气直透指尖，也就等于重手法点穴了。

谷中莲大喜，心中想道：“此人武功甚高，想来不是一般卫士，难得他送上门来，且待我审他一审。”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将他拖到假山石后，一掌贴着他的后心，然后解开了他的穴道，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我问一句你答一句，倘敢叫嚷，一掌取你的狗命，你明白了么？”那人情知谷中莲武功胜他十倍，惊惶之极，点了点头。

谷中莲道：“国王在哪儿？”那人摇了摇头，表示不知。谷中莲道：“好呀，你敢对我隐瞒，我都知道了。”掌心微微吐劲，那人腹如刀绞，慌忙说道：“不敢相瞒，我虽然接了国王的命令，但却实在不知皇上在哪儿，命令是内侍卫长转交给我的。”

谷中莲其实一点也不知道这人的事情，姑且吓他一吓，一吓就吓出他的实话，倒是个意外收获。谷中莲立即问道：“皇上给了你什么命令，快说出来。”那人道：“皇上要我去取一个人的首级。”正是：

禁苑中宵窥隐秘，骇人闻听取人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调怅冷宫窥隐秘　凄凉禁苑话前因

谷中莲“哼”了一声道：“如此残暴无道，又要杀人！他要你杀什么人？快说！”那人嗫嗫嚅嚅说道：“不是要我杀人，只是要我取同一个人的首级。”谷中莲心中一动，问道：“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关在冷宫中的那个女人？他已经派出两个宫女去迫她自尽了，想是还不放心，所以再加派你吧？要是那个女 子不肯自杀，那就是劳烦你的贵手了，是吗？”

那人睁大了眼睛，诧异之极，说道：“你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也不必瞒你，正是这样。皇上怕那两个宫女心软，不敢杀人，所以要我也去。”谷中莲道：“那女人究竟是什么人？”那人道：“这个我可就委实不知道了。”

谷中莲疑云大起，心中想道：“奸王接连派出了两拨人要取那女人的性命，想来那女人的来历定不寻常，或者可以从她的 身上探听出一些消息。”当下问道：“冷宫在哪儿？”

那人道：“在红莲小筑之西，就是原来水月庵的地方，从这里再向西走……”正想详细说明路线，谷中莲已切断他的话道：“我知道啦，好，你在这里躺一会儿，过了两个时辰，穴道自解。”

皇宫的图形已深印她的脑中，只是她不知道冷宫就是水月庵而已，那人已然说出了水月庵这个地方，谷中莲当然是不必他再详加解说了。当下一伸手就点了那人的昏睡穴。

谷中莲施展出“八步赶蝉”的功夫，不消一会，正好在水月庵前，追上了那两个宫女，水月庵前是一丛竹林！谷中莲以上乘轻功，飞身而起，从竹梢上面踏过，那两个宫女一点也没发觉，谷中莲比她们先进了冷宫。

从屋顶上望下，只见在一个小院落里，有两个武土相对而立，一看就知道是奉命在这里把守的。这冷宫有好几间房子，但其他的房子都没人把守，谷中莲虽然缺乏经验，亦可以想得这间房子定是关着重要人犯，十九就是国王所要杀的那个女人。

谷中莲悄无声息的绕到了那间房子的后面，用了一个倒卷珠帘的姿势，双足勾着帘角，身躯倒挂，用口水轻轻弄损了点窗纸，探头内望。

忽听得屋内的女人幽幽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珠穆、朗玛，珠穆、朗玛，唉，我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我日盼夜盼，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谷中莲心头大震，“难道这个女人竟是我的亲娘？”定了定神，睁大了眼睛看仔细，只见那女人约莫四十多岁年纪，想是因为氏处冷宫，不见阳光，脸色非常苍白，但从她那憔悴枯槁的颜容，还隐约可以看得出自己的影子。

谷中莲从那女人的身上隐约看到自己的影子，那女人则从梳妆台上的明镜中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影子。她照了一下镜子，拔下了两条白发，又长长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我都不认得我自己了，那两个孩子更不会认得我了。唉，但愿真神保佑，这两个孩子，无灾无难，长大成人！”

她苍白的面上出现一丝笑容，数数手指，又自言自语地道：“他们今年应该是十八岁了，已经是成年人啦。”谷中莲听到这里，心头更为震动，这女人所说的两个孩子，同是十八岁年龄，名字又正好一个叫做“珠穆”，一个叫做“朗玛”，那还不是我们兄妹是谁？

屋外面谷中莲热泪盈眶，屋子里那女人也是泪如雨下，只听得她咽泪含悲，又在自言自语道：“珠穆、朗玛这两个孩子当牢有人带走，我还有一线

指望，章峰这孩子更可怜，不知他是死是活。唉，只怕多半是死了！”

谷中莲正自心想：“章峰又是谁人？难道我还有一个兄弟？”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个宫女已经走了进来。她们把国王的命令给把守的那两个武士看了，那两个武士点点头道：“不错，这屋子里是关有这样的一个女人。”随即取出锁匙，打开了外面的铁锁，放这两个宫女进去。

那女人拭了拭眼泪，问道：“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我关在这里十五年了，从没有人来看过我！”那两个宫女双双跪下，说道：“皇上叫我们送三件东西来给娘娘。”她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的来历，但见这女人虽在缧绁之中，却自有一种高贵的气度，不敢轻慢，因而将她唤作“娘娘”。

那女人淡淡说道：“我不是你们的娘娘。那贼子给我什么东西？你给我原物奉还，说我什么也不要他的，别假仁假义啦！”

这两个宫女大为惊恐，她们初时以为这女人大约是个失宠的妃子，但这声“贼子”一叫她们立即知道猜想错了，一个失宠的妃子，无论怎样心怀怨愤，也是决计不敢将国王斥作“贼予”的，看来这个女人的来历只怕比她们所料想的更不寻常。

跪在前面的那个宫女道：“启禀娘娘，这三样东西是不能退回去的。皇上有令，娘娘一定要选一样。”

那女人道：“不能退回的，什么东两？”那宫女抖抖索索地拿出三样东西，只见是一条绳子，一把刀子，还有一个纸包。那宫女道：“那纸包里是毒药，绳子、刀子、毒药，这三祥东西，请娘娘随便选择一样！”

这即是说要那女人在服毒、上吊、自刎这三样死法中选择一种，那女人呆了一呆，冷笑说道：“我早已料到会有今天，他容我多活了十五年，我已经觉得奇怪了！只是他为什么早不要我死，迟不要我死，却偏偏要拣选今天来要我死，你们可知道其中缘故么？”那两个宫女道：“我们只是奉旨而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女人来回的踱步，自言自语道：“想必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变化，对他不利的事情，他才想起要杀我灭口，我死不打紧，只是我儿女还未回来，我死不瞑目！”那两个宫女禀道：“皇上等着复命，请娘娘原谅。”

那女人道：“好，你给我倒一杯茶。把那包毒药放进去。”两个宫女一个倒茶，一个放毒，她们见那女人愿意自尽，如释重负，两人都吁了口气。

那女人擎着毒杯，切齿骂道：“好个狠心的贼子，你杀了我的丈夫，夺了王位，害得我母子分离，还不心满意足，还要害我！我死为厉鬼，誓报此仇！”

毒杯已沾到她的唇边，忽听得“呛啷”一声，谷中莲穿窗而入，拔下头上的玉簪，飞掷过去，将毒杯打得粉碎，大声叫道：“娘，你不能死，你女儿回来了！”她听了那女人临死之言，更确切知道是她的母亲无疑了。

那两个宫女大惊，慌慌张张的忙跳进来，谷中莲道：“看在你们的心肠还不太坏，饶你们不死，躺一会儿吧，”随手指了两指，那两个宫女刚刚跳起，腿弯一麻，登时又双双倒在地上。

就在这时，那两个在外面把守的武士也冲了进来，惊怒交加，大声喝道：“哪里来的大胆女贼，你不想活啦。”谷中莲道：“娘，你要他们活还是要他们死？”

那女人犹如身在梦中，不敢相信这是真事，呆呆的看着谷中莲，一时之间，说不出话。谷中莲道：“好，我先点了他们的穴道，再请母亲处置。”

那两个武士的本领比宫女当然要强得多，谷中莲在一丈开外的距离，用隔空点穴的功夫点他的穴道，他们只是感到一阵酸麻，却未跌倒，一个持刀，一个拿剑，踉踉跄跄地奔跑过来，大骂道：“妖女，你使什么妖法。吃我一刀，吃我一剑！”

那女人蓦地大叫道：“你们要杀杀我，别害我的女儿！”说时迟，那时迟，那两个武士已冲到跟前，谷中莲笑道：“娘，不用害怕！”这时距离已近，她又加了几成功力，指了两指，那两个武士哪还禁得起？登时也都倒了！

那女人见谷中莲本领如此高强，不禁又惊义喜，又不敢相信。谷中莲点了那两个武士的晕睡穴，忍不着就张开双臂，奔向她的母亲，大声叫道：“娘，女儿回来啦！”

那女人定了定神，思思疑疑地问道：“你当真是我的朗玛？”

谷中莲掏出了羊皮书，说道：“娘，你看这个。”那女人这才相信谷中莲就是她的女儿，两母女紧紧相抱，泪下如雨。

过了好一会子，那女人才收了眼泪，轻轻抚摸谷中莲的头发，说道：“我日盼夜盼，总算把你盼来了。孩子，从今之后，我是不肯再让你离开我了。”

谷中莲道：”娘，你放心，我片刻也不会离开你，绝不允许奸人害你。”她本来是要去刺杀国王的，但如今母女相逢，保护母亲比什么都重要，谷中莲只好把报仇之事暂搁下来，陪伴母亲，她心中激动之极，万语千言，不知从哪儿说起。

那女人道：“这几个人是死了吗？”谷中莲道：“不是，他们都是给女儿点了穴道，暂时失掉知觉的。”那女人道：“我看着害怕。”

谷中莲道：“对，咱们母女相聚，不能容许这些坏人也在这儿，虽然他们已是失了知觉，什么都听不见。”于是将那两个武士和那两个宫女都拖出去，回来问道：“这冷宫里还有什么坏人吗？”那女人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里只是关禁我一个人，除了看守我的武士之外，大约不会再有其他人了。”

谷中莲将那三样东西：刀子、绳子、纸包的毒药全抛出去打开窗户，让一股新鲜的空气透进来，说道，“娘，从今之后，你再也不用害怕啦！”那女人满是泪痕的脸上绽出了笑容，这是十五年来她第一次展开笑脸。

那女人道：“你还有一个孪生兄弟，他——”谷中莲道：“好教母亲欢喜，哥哥也回来啦！”那女人连忙问道：“他在哪儿，为什么不和你同来？”谷中莲道：“哥哥是和我一同来的，我们要刺杀奸王为你报仇，哥哥和我分头搜查那奸王的所在。”

那女人吃了一惊道：“你们要刺杀奸王？”谷中莲道：“娘，你不用惊慌，哥哥的本事比我更大。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帮忙，这位朋友的本事更了不起，宫中这些武士，一千个一万个也打不过他！”

那女人见过女儿的本事，满怀欢喜，说道：“你们都练成了本领，这就好啦。咱们已经受十五年的苦难，也应该是报仇的时候了。唉，就不知章峰这孩子是不是还在人间？”

谷中莲道：“谁是章峰？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位兄弟？”那女人道：“不错，章峰就是你们的哥哥。他的命只怕比你们更苦。”

谷中莲道：“妈，这位大哥是怎样失落？是不是大乱那年，也有人保护他逃走了呢？为什么父王在羊皮书中没有提及？”那女人道：“你这位大哥在一出生的那一天，就给坏人抢去了。皇上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谷中莲大力奇怪，说道：“爹爹是一国之王，为何不能庇护他的儿子？”

那女人道：“你爹爹是国王，但我却不是皇后。玛儿，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是住在什么地方吗？”

谷中莲道：“我记得我小时候是住在帐幕里，很大很大的帐幕，里面有许多房子，帐幕外有很大的草地。我很奇怪——”那女人道：“你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国王的女儿？”

谷中莲道：“还未到半年，我是到了马萨儿国，才看得懂那些文字的。”那女人道：“你明白了身世之后，是不是很觉奇怪为什么你小时候不住在王宫却住在帐幕？”谷中莲道：“是呀，还有许多奇怪的地方，父王从来没有来看过我，妈，你也只是来看过我一次。”

那女人不禁又掉下泪珠，说道：“孩子，难为你还记得，那时你只有三岁，我是冒险来看你的。后来有人告诉你，说你的亲娘已经死了是不是？”

谷中莲道：“不错，这是后来带我逃难的那位丘爷爷告诉我的。这位丘爷爷对我非常好，我相信他的话。我最初在这屋子外面，听到你叫我的名字，我还不敢相信你就是我的母亲，后来越听越清楚了，我才敢进来认你。妈，这位丘爷爷对我非常好，却又为何要哄骗我呢？”

那女人道：“玛儿，你的身世你只是明白了一半，怪不得你心中满是疑团。这些伤心的事儿我本不愿再提，但今晚咱们母女重逢，我是不能不对你说了。”

谷中莲掏出手帕，替她母亲揩了眼泪，只听得她母亲用沉重的语调，缓缓说道：“我不是皇后，我是你父亲一个没有名份的妃子。皇后是个很有权势的大臣女儿，性情非常妒忌，不许皇上和任何妃嫔宫女亲近，可惜她肚皮不争气，没生过一男半女，皇上年过半百，尚无接续大统的嗣君，皇上为此烦恼，有一班忠心的臣子也很担忧。

“其中有个老臣替国王想了一个办法，他把他的女儿偷偷送进宫来，叫国王用重金贿赂左右，不让皇后知道。他是要他的女儿替国王生下嗣君。这是非常危险的办法，倘然泄漏风声，皇后说不定就要把他的女儿杀了，甚至还要罪及她的家人。那老臣为了尽忠，他女儿为了尽孝，也自心甘情愿，不顾危险，从父之命，入宫侍奉国王，那个女儿就是我！”

谷中莲道：“妈，真是委屈你了！”那女人道：“我倒不觉得怎么委屈，你爹爹颇能关心百姓疾苦，算得是个好皇帝，他也颇想有些作为，把这小小山国治理得更好，他与邻邦修睦，在国内兴办学堂，还请了好些汉人来当教习。可惜他受制于权臣悍将，皇族后党也多是不赞助他的。他名义是个皇上，其实却是寂寞可怜、孤立无援的人。虽有几个心腹老臣，在朝廷却没什么势力。我起初本是顺从父意，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的。日子一长，我发现你爹爹是真心实意的爱上了我，我也渐渐欢喜他啦。”

那女人幽幽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可惜好景不长，一年之后，我怀了孕，生下了你的大哥，你爹爹预先给他取名章峰，这是咱们国中第一座高峰——章立贡峰的简称，你爹爹希望这孩子将来似章立贡峰的顶天立地。你爹爹渴望孩子，如今我给他生了一个男孩，这本来是个大喜之事，可是想不到就在我得了你大哥的那一天，也不知是谁泄漏了消息，皇后知道了，马上赶来，她带了一班悍仆，把我的孩子抢走，不理我还在褥中，就将我逐出宫外！这还是因为你外祖是三朝老臣，她有所顾忌，要不然只怕当场就把我杀死了。”

谷中莲愤然道：“ 好恶毒的皇后！她把大哥抢去，以后就没消息了么？ ” 那女人道：“ 我以为她是要自己抚养孩子，后来才知道不是。她真是天下罕见的妒妇，她只怕孩子不是她亲生的，将来难保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那时就会对她不利。她竟不惜斩断国王的血嗣，意图加害我的儿子！ ”

谷中莲颤声道：“ 她把大哥杀了？ ” 那女人道：“ 谁知道呢？我听到几个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我的孩子已被抛下御河，有的说是被抛到山上去喂狼，但也有个不同的说法，说是奉命害我孩子那人，心中不忍，偷偷将那孩子送了个好心人家。也不知道这些说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

说至此处，谷中莲的母亲又不禁哭了一场，哭过之后，继续说道：“ 皇后大发雌威的时候，你爹爹还在外面与朝臣商议国事，可怜你大哥出世，还未曾见过父亲一面！待他闻讯赶回后宫，一切都已迟了，他的孩子和他心爱的人都不见了。

“ 从此他就和皇后翻了脸，他顾忌国丈的势力，不敢废立皇后，但从此终他一生，他没有和皇后说过一句话。

“ 他惦记我，也痛心失了孩子，他不顾皇后的嫉妒，私 自出宫与我幽会，这样到了第二年，才又生下了你们兄妹。可是他虽然说不害怕皇后，但却不能不顾忌她再加害我们。 ”

谷中莲道：“ 哦，我明白了，父王怕那恶毒的皇后加害我们，所以不敢接我们兄妹到宫里头住。 ”

那女人道：“ 不但如此，连我也不能和你们同住了。他给你们兄妹在章立贡山的山谷搭了一座大帐幕，照顾你们的那个老人名叫庞都，是皇上的忠仆，他手下又有几个执役的仆人，每一个月偷偷给皇上送一次信，报告你们兄妹的生活情形。幸亏庞都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这秘密保持了三年，没有给皇后发现。

“ 这时国王手下的大将盖温羽翼已成，图谋篡位之心日切，他知道国王夫妻反目，又与后党勾结起来，宫里宫外，都有他们的耳目，国王一举一动，都得小心。他当然不敢离官来探望你们。奸党除了注意国王之外，另一个目标就是我，因此我也不敢轻易到你们那里去。三年中我只去过一次，那次还是乘着盖温不在京都，半夜里我戴着面纱，冒险去看你们一次的。

“ 那次过后，不到三个月，叛党就举事了，盖温的兵把王宫包围起来，你外祖父带领家丁冲进王宫想保护国王突围，我也豁了性命，跟你外祖父冲进宫里。我与你的爹爹就在烽火之中相会，可怜那也是最后一次的相会了。 ”

谷中莲的母亲说至此处，不禁又是珠泪滚滚而下，哽咽说道：“ 想不到皇后早已与盖温有了奸情，在这紧急的关头，她竟然打开宫门，迎接盖温进来。你爹爹的寝宫也被包围了，幸亏他还有一班心腹武士给他抵挡，他是在刀光剑影之中写好那两份羊皮书的，他叫两个本事最好的武士给你们送去，那两个武士就是丘岩和叶君山了。

“ 你爹爹的那班武士虽然忠勇，可惜人数太少，他们激战了一日一夜，全部战死；你的外祖父和家丁也全部战死，你爹爹不甘受辱，自刎而亡。我来不及追随他，就给皇后的人捉住了。

“ 皇后本来要杀我的，但盖温不许，他要在我身上追查出你们的下落，我宁死不说，他只好将我关入冷宫，叫人严密监视，叫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 到了这时，我反而存了一线希望，不想自尽了。我知道他一天不杀我，

就是他没有捉到你们，我每日祷告真神，请真神保佑你们，我日盼夜盼，盼望你们回来报仇，这一盼就盼了十五年，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谷中莲替母亲拭干眼泪，说道：“娘，这十五年来你受尽了苦难，好在现在已苦尽甘来，你不用再伤心了，你一定可以亲眼见到你的儿女你给报仇！”那女人破涕为笑，但随即又叹了口谷中莲道：“娘，我不许你再伤心了，你为什么又叹气啦！”那女人道：“我见了你，高兴得很，唉，只是你的哥哥——”谷中莲道：“哥哥不久也会见到你的，娘，那时候你更高兴啦！”那女人道：“不错，我三个儿女，已经得回两个，也应该心足了。”

谷中莲这才知道母亲刚才所想念的是另一个哥哥。她听说那个哥哥的命运比她更惨，心里也很难过，当下勉强装出笑容，安慰她的母亲道：“这世上本来就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拿目前的事来说吧，咱们母女相逢，又有谁料得到呢？说不定大哥哥色和我们的遭遇一样，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久咱们就会一家团聚。”那女人凄然说道：“但愿如此，但天下间的奇事哪有这么凑巧，都出在我的身上？”

那女人将梳妆台上的明镜挪到面前，揽着谷中莲一同照镜，谷中莲笑道：“娘，你看我似不似你？”那女人笑道：“你是我身上分出来的骨肉，哪有不相似的呢？其实我刚才不用看那份羊皮书，也应该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了。”忽地问道：“你的珠穆哥哥似不似你？”谷中莲笑道：“我和他是一母孪生，当然是更相似了。”

那女人道：“章峰比你们大两岁，要是他还活着，今年该是二十岁了。他生下来骨骼就比你们粗大，身材应该比你们高一些，大约相貌也不会差得太远。

谷中莲蓦地心头一凛，不自觉的就重复她母亲最后的那句话，喃喃自语道：“相貌不会差得太远。”那女人怔了一怔，问道：“玛儿，是否你曾经见过另一个相貌与你相似之人？”

谷中莲连忙说道：“没有，没有。”心里暗想：“娘说得对，天下哪有这许多巧事都出在我的家中。他怎会是我的哥哥？我也不要这样的哥哥。唉，但倘若他真的是我的哥哥，那又怎办？母亲知道了他的行径，那岂不是要气死了？”

原来谷中莲此际，正在想着一个相貌与她“差得不会太远”的人，这个人就是叶冲霄。她虽然替自己放出无数理由，来“断定”叶冲霄不会是她的哥哥，但心中却是不由自己的感到一股寒意。

按下谷中莲母女之事暂且不提，再说唐努珠穆这路。唐努珠穆向东搜索，他是个细心的人，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他暗中侦察了十座宫殿，仍未发现仇人，已过了一个更次，心中正自焦躁，忽地在一座彩凤楼下，听得楼上两个女人说话，一个说道：“这么说，他们两兄妹都来了啦？”另一个道：“我不知那男的是否她的哥哥，但相貌是十分相似！”

说话的声音本来很细，但唐努珠穆幼习武功，耳目聪敏，服了天心石之后，更是具有超人的本领。那两个女人虽是在楼上低声说话，他在楼下却也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听出其中一个声音，竟是似曾相识。

唐努珠穆不由得心中一动，暗自想道：“这不是在说我么？”立即施展轻功，跃上琉璃瓦面，寻到有灯火的所在，绕到后窗，偷偷张望。只见里面两个女人，一老一少，老的那个约有四十多岁，身披狐裘，珠光宝气似个贵妇，年纪轻轻的那个，却是昨晚和唐努珠穆交过手的那个天魔教主。

只见那贵妇模样的女人神色甚是不安，蓦地用力一拍桌子，狠声说道：“我早劝皇上把那丫头杀了，他不肯听，好啦，现在却给她逃出来啦。”

天魔教主道：“皇额娘不必担忧，这两兄妹的武功虽然不弱，咱们还有好几个人可以胜得过他们，谅他们也不敢到宫中危害娘娘。”

唐努珠穆不禁大为诧异，原来按照马萨儿国的封号，“皇额娘”比皇后更为尊贵，得这封号的多是年高德尊，或者对国家有功劳的，皇帝长一辈的亲属。但这女人不过四十多岁，而篡位的那个奸王，却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唐努珠穆心想：“哪来的这个妖里妖气的皇额娘？听她的口气，这妖妇似乎怕我们向她寻仇，我却根本不知道有她这样的一个女人。”

那“皇额娘”又问道：“当时干殿下在场吗？”天魔教主道：“我和他都在场的。另外还有宝象法师的两个弟子。”那“皇额娘”哼了一声，冷笑说道：“他不是自夸除了师父之外，他的武功天下无敌吗，为什么打不过那个野种？”

唐努珠穆当然听得明白，这“皇额娘”说的“干殿下”指的是叶冲霄；“野种”就是指他——唐努珠穆了。唐努珠穆不禁心中大怒，想道：“岂有此理？我与你有何冤仇，竟敢辱及我的父王母后。”忍不住气，几乎就想马上闯进去将她杀掉，但随即想道：“我且暂忍一时，听听她再说什么？”

天魔教主说道：“于殿下是太过夸口了一点，不过他的武功也确实不错，和谷中莲的那个哥哥至少是功力悉敌，只因谷中莲手中持有宝剑，而我又不幸先受了伤，帮不上他甚么忙，说来真是惭愧。”

那“皇额娘”忽地双眉倒竖，说道：“你说实话，是不是干殿下有意放走那两个野种的？你别多心，我决不会怀疑你。”

天魔教主笑道：“娘娘，你也忒多疑心，皇上对于殿下有如骨肉，他怎会背叛皇上和娘娘。”

那“皇额娘”叹了口气，说道：“并不是我瞎疑了，唉，这，这……”她似是想吐说什么机密，话到口边，却又忍住，半晌说道：“这几天我老是觉得干殿下神色不对，唉，昨晚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干殿下拿了一把血刀，凶霸霸的要来杀我。”

天魔教主笑道：“妖梦无凭，岂可相信。”那“皇额娘”道：“这几日我老是心惊胆战，果然今天便听到了坏消息，那两个野种果然是学成了武功，要回来报仇了。”

天魔教主笑道：“娘娘要是害怕，我来陪伴娘娘。就只怕皇上下依。”那“皇额娘”恨恨说道：“你别提这个负心人啦！我真后悔，我放着好好的皇后不做，却去帮他篡位。先帝虽然对我不好，对我总还是客客气气的，他呀，哼，给了我一个尊号，就再也不理我了。我名义上是皇额娘，实际比关在冷宫里的那个狐狸精也好不了多少。”

唐努珠穆听到这里，不觉大惊，心里想道：“这女人自称是先帝的皇后，难道是我的母亲？她怎能这样狠毒，竟然帮助外人，谋杀亲夫，篡夺皇位？”原来他一向以为自己的母亲便是皇后，却不知生母另有其人。随即想道：“不对，天下决没有把亲生儿女骂作‘野种’的母亲，这里面定然还有内情。”只听得那“皇额娘”又叹了口气，说道：“卡兰妮，你的母亲在生之时与我情同姐妹，我也一向把你当侄女看待，今天只有依靠你了。”天魔教主道：“娘娘，你有什么事情要我效劳，尽说无妨。”

那“皇额娘”道：“说实在的，我虽然害怕那两个野种报仇，但他们要

想进宫行刺，毕竟也不容易。我最担心的倒是心腹之患。”

天魔教主怔了一怔，但又似猜到了几分的神色，问道：“什么心腹之患，娘娘可以说给我听吗？”

那“皇额娘”双眼盯着天魔教主，忽地问道：“卡兰妮，你的武功比干殿下如何？”天魔教主道：“当然是干殿下比我高明。”那“皇额娘”道：“你别客气，要说实在的话。”大魔教主道：“说实在的，单凭武功，我打败他实在不易，他要胜我，大约也难。不过我还有别的本领可以克制他。”

那“皇额娘”道：“对啦，听说厉胜男早已把百毒真经归还你家了，你的使毒本领一定是很了不起了。”天魔教主微笑道：“要看是对付什么样的人，倘若内功已练到超凡人圣，百毒不侵，那我也无法对付。如果是武功与我差不多的，像干殿下这样的人，那倒容易。”

那“皇额娘”大喜道：“卡兰妮，你是个聪明人，你一定知道我的意思了。我的心腹大患就是干殿下！”

天魔教主心头一动，故意装出吃惊的样子，“噫”了一声，说道：“真想不到干殿下与娘娘竟是势不两立。娘娘的意思是——”那“皇额娘”道：“卡兰妮，你务必要帮我这个忙，把这个心腹之患除掉！”天魔教主道：“娘娘何以如此恨他？”那“皇额娘”道：“有些事情你还未明白，待你将他除掉，我自会告诉你的。”

天魔教主半晌不语，看样子似是正在心中盘算。那“皇额娘”焦急非常，忙着又道：“卡兰妮，你自小的性子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天魔教主笑道：“我这几年在中原开宗立教，还得了一个天魔教主的‘美名’呢！”那“皇额娘”道：“是啊，你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难道干这点小事也会害怕么？”

天魔教主微笑道：“这可不是小事啊，干殿下极得皇上宠爱，现在又正是官居‘执金吾’大将军之职。”那“皇额娘”道：“卡兰妮，你不用担心，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皇上宠爱干殿下那是假的。”天魔教主道：“皇上亲口告诉你吗？”

那“皇额娘”讷讷说道：“我，我看得出他的心意，卡兰妮，你——”天魔教主缓缓说道：“我还得想一想。”那“皇额娘”道：“卡兰妮，你帮我这个忙，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处，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天魔教主这才说道：“娘娘，你有所不知，干殿下是宝象法师的弟子，宝象法师的武功当世无人可及，我若杀了他的弟子，皇上纵然不加追究，那宝象法师只怕要为他报仇，他门下弟子之多，我即使远走高飞，也难免一生受他们纠缠。”

那“皇额娘”颓然坐下，说道：“如此说来，我竟是不能动他了？”天魔教主说道：“除非我得到一样东西。”那“皇额娘”忙道：“什么东西，快说。”

天魔教主道：“看在娘娘待我的情份，娘娘，你倘若给我找到那卷‘龙力秘藏’，我练了秘藏上的功夫，也许还未能对付宝象法师，但最少可以应付他门下弟子的纠缠，那我就可以安心给娘娘办事了。”

唐努珠穆听到这里，禁不住又是一惊，原来他那羊皮书上所载的武功就正是“龙力秘藏”。

只听得那“皇额娘”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卡兰妮，你不相信我么？就在盖温篡位之后，我曾经到宝库找过，那卷‘龙力秘藏’早已不翼而飞，

想是给先帝烧掉了。他手抄的两份副本，在那两个野种身上。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

唐努珠穆这才恍然大悟，心想：“原来如此，妹妹十几年来想不通的事情，现在可是真相大白了。”

十一年前，谷中莲六岁的时候，天魔教主姐妹相继上邙山闹事，起初是她的姐姐缪夫人冒认谷中莲是她的私生女儿，随后就是天魔教主要来强抢，当时大家都想不通其中缘故，一直到了昨日，唐努珠穆兄妹也还是弄不明白：何以天魔教主一来。就知道了羊皮书的秘密？现在唐努珠穆方始明白，原来是这个“皇额娘”泄漏的，而这个“皇额娘”竟然是他父亲以前的正宫皇后！听她们的谈话，她们乃是世代交情。无怪这“皇额娘”把天魔教主引为心腹。

唐努珠穆听了她们这一番密室私话，不由得心头火起，暗自想道：“这妖妇真是无耻之尤，狠毒己极！我真想不到有这样的嫡母。”但他毕竟是个比较冷静的人，随即想道：“这妖妇手无缚鸡之力，我先杀了奸王，再来处置她也还不迟，免得打草惊蛇。且听听她们再说什么。”

只见那“皇额娘”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了两转，接续说道：“你想要那‘龙力秘藏，我是无法应命了，不过，我还另藏有一条主库的锁匙，皇上却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敢私开宝库了，但你却可以进去。宝库里还有几件稀世之珍，未必及不上那‘龙力秘藏’。我曾听先帝说过，据说其中有一两样东西，对学武的人很有用处。可惜对于武学，我是一窍不通，当时没有仔细问他，但他都那么当作主贝的夸说，想必是好东西。”

天魔教主怦然心动，想道：“天心石的神奇效力我是曾经目击的了，莫非宝库里还有？或者有其他宝物比得上天心石的？”

那皇额娘道：“卡兰妮，我把宝库的锁匙给你，换干殿下的一条性命如何？”天魔教主道：“好，娘娘既然定要将他除去，我就冒险给娘娘了结这个心事吧。”那“皇额娘”道：“你把他左边那只耳朵割下来，我认得这只耳朵，我见了耳朵，马上就把宝库的锁匙给你。”

天魔教主心里暗骂：“这老虔婆连我也相信不过。我也不怕你赖帐，反正我杀了叶冲霄也要远走高飞的，索性把宝库里的珍宝一卷而空，哈，这交易倒真是不错！”于是说道：“那么请娘娘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来。”那“皇额娘”眉开眼笑，说道：“好侄女，部拜托你啦，祝你马到成功！”

唐努珠穆急忙藏到暗处，只见天魔教主从窗口跃出，一溜烟地走了。唐努珠穆揭开。一片瓦，心想：“我暂且不杀这妖妇，但也要叫她吃吃苦头。”使出隔空点穴的本领，那皇额娘听得声响，方才抬头一望，已给唐努珠穆点了穴道。

唐努珠穆用的是他师祖毒龙尊者的独门点穴手法，点了那“皇额娘”脊椎骨第七块节骨下面的“章门穴”，此穴一点，受者周身骨节，都似给利计穿刺，痛苦不堪，但却不能动弹，想叫也叫不出来，只能哑忍。唐努珠穆出了口气，立即离开，月色朦胧之下，只见一条黑影己在西北的花树丛中出没，离开这座彩楼很远了。

唐努珠穆心道：“这魔女的身法倒也很快，就单凭武功，叶冲霄也未必是她的对手。”忽地好奇之心大起，“那妖妇为什么非要把叶冲霄杀掉不可？这里面莫非有什么难以告人的秘密？”叶冲霄冒充他的身份，他对叶冲霄的恶感本来很深，但也深切感到那“皇额娘”想要谋害叶冲霄之后，不如怎的，对他的恶感竟是减轻了一些，没有以前的强烈了。当下，心里想道：”我正

苦于无处觅那奸王，不如就先找到了那时冲霄再说，他是奸王的干儿子，或许会知道奸王的所在。我先不声张，看那魔女怎样害他，可能还会探听到一些秘密。”

唐努珠穆一面思量，一面加快脚步，追踪夭魔教主，他服了天心石之后，轻功已比天魔教主胜过许多，不消片刻，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了。唐努珠穆怕她发现，反而不敢太过接近，一直保持着十丈左右的距离。

只见天魔教主的身形进了一座宫殿，唐努珠穆跟着也越过围墙，忽觉有一股淡淡的香气，气味十分古怪，倘非嗅觉特别灵敏，决计嗅不出来。唐努珠穆深知天魔教主善于使毒，怕着了她的道儿，连忙取出一片雪莲，含在口内，有备无患。

宫殿里死气沉沉，简直觉察不出什么声息，唐努珠穆有点奇怪，随即恍然大悟，“是了，一定是这魔女在用迷香，使得守夜的人昏迷过去了。”

这座宫殿的墙角有棵大树，唐努珠穆躲在树上，居高临下，只见天魔教主的身形钻进钻出，东张西望，但却并没有进入任何一间房间，似乎还未发现叶冲霄。过了一会，夭魔教主在一个窗口下面停下了脚步。那棵大树正对着这个窗口，天魔教主从通花窗格中望进去，唐努珠穆也从窗口上方的空隙望进去，两人不约而同的都是好生失望，房间里鬼影也没一个。大魔教主喃喃自语道：“奇怪，这是他的卧房，这么晚了，他怎的还不回来睡觉？”正是：

何事皇娘杀殿下，此中情节费疑猜。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弟兄相见不相识　恩怨纠缠尚未明

天魔教主在窗外徘徊了好一会儿，兀是未见动静，正想离开，忽听得房间内“ 轧轧 ”声响，天魔教主大为奇怪，急忙贴近窗子，凝神张望，只见房间内靠着墙壁的那张大床，自行移动，向外挪开了几寸，就在这时，床底下钻出一个人来，正是那叶冲霄。原来这床底下有一条秘密地道，这张床是有板壁的，板壁贴墙，恰恰堵着地道的出口，所以有人从地道出来的时候，必须把大床向外推开少许。

叶冲霄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似是甚为疲倦，自言自语道：“ 咦，我只喝了两杯酒，怎的就似乎有点醉意了。 ”他走了几步，在书桌上拿起一面镜子，天魔教主暗暗留神，只见他的脚步果然是有点跄踉，脸上也似涂了一层胭脂，一片晕红。天魔教主心中暗喜：“ 他喝醉了酒，我更容易下手了。 ”

叶冲霄拿起镜子照了一照，忽地又自言自语：“ 奇怪！我真的很像谷中莲的哥哥。怪不得父王要我冒充他。可是父王也从未见过那个小子，他怎么会知道我长大之后，相貌一定似他，自小就要我顶替他的名字，叫我在江湖走动，就冒认是叶冲霄的身份呢？ ”

唐努珠穆在外面偷听，也禁不住心头一震，暗自想道：“ 这厮问得有理，不错，我小时候曾被奸王的爪牙擒获，但是那班家伙，都被方老前辈击毙了。再退一步说，纵使其中有一两个侥幸未死，将我的相貌告诉奸王，他找一个与我相似的孩子抚养，可是长大之后，也不能如此相似呀？听他的口气，那奸王要他自小就顶替我的名字，竟是早有预谋的了！ ”

叶冲霄的醉意似乎越来越浓，忽地叫道：“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 啷 ”声响，将那面镜子掷得片片碎裂，掩面叫道：“ 我明白了，父王收养我，封我做干殿下，给我高官厚禄，原来就是因为我的相貌似那小子，他早想到有今日之事，要用我去骗取那丫头的秘密，好除去他的心腹之患。 ”

叶冲霄一向自负，以为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本领得到国王的宠爱的，如今有了几分酒意，突然想到许多疑点，内里可能另有原因，不禁大力懊丧，颓然卧倒，又喃喃自语道：“ 可是我今日已是一败涂地，那丫头已被她的哥哥救出去了。父王抚我十多年，倘若他的目的只是要用我来哄骗谷中莲的话，那么，我现在对他已是毫无用处了！ ”

天魔教主心道：“ 皇额娘早就对我说过，国王并不是真的喜欢他，我还不敢相信。哈，现在他也这么说，看来皇额娘的话，倒并不是骗我的了。 ”

天魔教主知道了这个秘密，更无顾忌，正想下手，忽听得有脚步声向这边走来，天魔教主闪到假山石后，只见来的是个女子，就是昨晚用毒针将她几乎刺死的那个欧阳婉。

欧阳婉推开房门，冷冷说道：“ 干殿下，你现在还生我的气么？ ”叶冲霄跳下床来，说道：“ 姓江那小子早已跑了，你可以放心啦，你还来见我做什么？ ”

欧阳婉道：“ 我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脱险，才愿意将你当作朋友看待，前来看你。哼，要是你将他们害了，我还会放过你吗？ ”

叶冲霄道：“ 多谢，难得你还将我当作朋友。那么，我劝你还是早日回家吧，你在宫中是不宜再住下去了。 ”欧阳婉道：“ 为什么？是你请我来的，现在又要撵我走啦？ ”

叶冲霄道：“ 我现在是干殿下，以后还是不是干殿下，那就不知道了。

你得罪了天魔教主，她是皇额娘的心腹，又善于使毒，父王也得忌惮她几分，只怕我没有能力庇护你了。”

欧阳婉道：“咦，你居然还会替我着想，良心还并未太坏啊。那么，我也为你设想，你既然知道了自己可能失势，为什么不离开这儿？”

叶冲霄苦笑道：“你叫我去哪儿？何况父王抚养了我十几年，我本来是个穷苦人家的孤儿，平白得了一场偌大的富贵，即使父王不再宠爱我，我还是要报答他的深恩的。怎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他呢？”

欧阳婉冷笑道：“哦，原来你还要报答你父王的恩义？”叶冲霄怒道：“怎么，你当我是个坏到不可收拾的凉薄小人么？不错，我是坏人，但还不至于像你想象的这么坏。”

欧阳婉道：”好，这话缓提。你说你不是凉薄小人，那么，我且问你，你还记得我的姐姐么？”

叶冲霄道：“我很难过，我辜负了她的好意。”欧阳婉“哼”了一声，道：“你只会假慈悲，我姐姐给你害死啦！”忽地取出一缕青丝，说道：“这是我姐姐临终时割下来的，可怜她还没有忘记你这个负心汉子，临终交托我妈，要我将她这缕青丝送给你。”

叶冲霄吃了一惊，叫道：“令姐死啦！几时死的？你在宫中怎么知道？”欧阳婉道：“我爹娘都来了，你还不知道吗？他恨透了你，本来不准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你的。但我却要来看一看你到底还有没有点人心。”

原来欧阳婉的姐姐欧阳清被迫嫁给文道庄之后，郁郁寡欢，终于病死。文道庄则仍在终南山欧阳家养伤，他的妻子病死，他的叔父文廷壁也还未知道。

叶冲霄当年以王子的身份，浪迹江湖，春风得意，年少风流，与欧阳清之恋；实是以游戏态度待之，谈不上有甚深情。但此刻他正是失意的时候，易生伤感，骤然听到欧阳清为他而死的消息，也不禁悲从中来，手握青丝，热泪涔涔，追恩往日，悔恨重重，悄然叹道：“想不到我叶冲霄还有这样一位红颜知己！清妹！清妹，都是我害了你了！”

欧阳婉在一旁冷冷看他。看他哭了一场之后，这才忽他说道：“看在你这副眼泪的份上我救你一命！”

叶冲霄大吃一惊，叫道：“你说。什么？”欧阳婉冷冷说道：“你的父王要取你的性命，你知不知道？”叶冲霄吓得跳了起来，叫道：“你胡说！”话犹未了，只觉浑身乏力，双腿酸麻，他这一跳竟然收束不住，踉踉跄跄的向前冲出几步。

欧阳婉将他一把拉着，说道：“你还不相信么？你试想想，你只喝了两杯酒，怎的连气力都消失了？”叶冲霄越发吃惊，连忙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喝了两杯酒？”

欧阳婉道：“我爹爹已经来到宫中，文廷壁带他去谒见国王，国王问了他们昨日和谷中莲兄妹动手的情形，文廷壁说是你有意将那两兄妹放走的，国王大怒，就交给文廷壁一个命令，要他将你除掉。”叶冲霄大怒道：“岂有此理，文廷壁这厮公报私仇，他以前吃我打了一掌，现在挟嫌报复，我非向父王分辨不可！”

欧阳婉叹道：“你聪明一世，怎的糊涂一时？若非文廷壁知道国王有心除你，他怎敢进谗？老实告诉你吧，你喝的那两杯毒酒，还是在文廷壁到来之前！”

叶冲霄圆睁双眼，吓得呆了，只听得欧阳婉接下去说道：“国王忌惮你的武功了得，不敢当场将你杀害，这药酒是慢慢发作的，喝的时候，决不会发觉。国王本想待你酒力发作之后，叫武上来取你的首极。恰好文廷壁和我爹爹到来，国王为了万无一失，就叫文廷壁来代替武士干这件事。我爹爹对你含恨，也自愿助文廷壁一臂之力，他们算好毒酒效力发作的时辰，约好了今晚三更过后，来到此地，只怕就要到了！我是偷听爹爹和娘的谈话知道这件事的。”

叶冲霄试运内力，一口气竟是提不上来，不由得面如土色，叠声叫道：“欧阳姑娘救我，欧阳姑娘救我！”

欧阳婉道：“不是为了救你，我来这里做什么？”时冲霄道：“这里有条地道，你扶我从地道走吧。”欧阳婉皱眉道：“地道怎么能走？”叶冲霄怔了一怔，随即省悟，说道：“我真是糊涂了，然则怎么走呢？我已经不能窜高纵低了。”要知地道对外面人来说是个秘密，但对于国王来说，却是毫无秘密可言，说不定地道的另一边出口，早已有伏兵埋藏的了。

欧阳婉道：“来吧，我背你出去。”叶冲霄有点尴尬，也有点惭愧，想不到自己竟落到这般地步，要仰仗一个武功远不如他的女子救命，再想想十载繁华，浑如一梦，从今之后，不知何处安身，不禁百感丛生，泪珠儿在眼眶打转。

欧阳婉道，“别婆婆妈妈了，来吧。”叶冲霄正要过去，忽听得欧阳婉失声叫道：“不好，有人来了！”

话犹未了，天魔教主已是一掌击碎窗户，窜入房中，冷笑说道：“干殿下，现在要走已经迟了！”原来天魔教主刚才之所以不即动手，乃是她根本没把欧阳婉放在眼内，存心要偷听她说些什么，待听到了国王也要杀叶冲霄的秘密之后，心中大喜，再无顾忌，这才进来。

叶冲霄吃惊道：“怎么是你？你要什么，尽可商量！”天魔教主笑道：“你给我什么，总比不上皇额娘给我的内库锁匙吧？”叶冲霄叫道：“怎么，皇额娘也要杀我？我可没有得罪过她呀！”天魔教主道：“你有没有得罪她，我可不管！”

叶冲霄道：“喂，我把大乘般若掌法的秘本给你如何？”天魔教主道：“好，我也不一定要取你的性命，但你得把左耳割下来给我，怎么，你没气力自己动手了，是吗？我来帮你动手。欧阳姑娘，借你的利剑上用。”

欧阳婉刚拔剑出鞘天魔教主已到了她的身前，欧阳婉更不答话，“唰”的一剑就刺出去，天魔教主冷冷说道：“前日你用毒针刺我，我还未曾与你算帐呢！”衣袖一挥，已卷着了剑柄。忽听得“嗤嗤”声响，一丛毒针飞射出来，原来剑柄中空，装有机关的。

天魔教主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只见那一丛毒针在天魔教主胸前结成一团，却没有一口毒针刺破她的衣裳。原来天魔教主前日吃了一次亏之后，早已有了防备，她胸口暗藏一块摄铁石，磁力极强，毒针隔着衣裳，已被吸住了。天魔教主哈哈一笑，早已夺了欧阳婉的佩剑，信手又点了她的穴道。

天魔教主手持利剑，一步一步向叶冲霄走近，娇声笑道：“干殿下，你愿意舍弃一只耳朵还是一颗头颅？若想保全首级，那就快把大乘般若掌法的秘本拿来吧。我轻轻削掉你的耳朵，包你不痛；”那副神气，活像猫捉着了老鼠，在未吃老鼠之前，要尽情戏弄个够。

叶冲霄本想以秘本换取性命，但听得天魔教主还是要割他的耳朵，不由得怒气填胸。要知他骄做惯了，岂甘受辱？当下恨恨说道：“ 你要杀便杀，何必多言！ ”天魔教主笑道：“ 好，瞧不出你倒还有点骨头。好吧，我就只削下你一只耳朵，大乘般若掌的秘本我自己会搜。 ”

叶冲霄狠狠的一咬牙，一头就向她的剑尖撞去，夭魔教主轻轻一闪，叶冲霄撞了个空，已给她扭着了手臂。

夭魔教主笑道：“ 你是打算宁死不辱是吗？那又何必如此！你年纪轻轻，死了不大可惜吗？好，我索性再卖你一个交情，只割掉你一片耳尖。 ”剑尖一晃，倏地就向叶冲霄的耳朵切下。

忽听得“ 叮 ”的一声，原来是唐努珠穆折下一段树枝，约手指般长短，当作短箭射人，将天魔教主的长剑弹开了。

天魔教主大吃一惊，转身一望，唐努珠穆已进入房中，冷冷说道：“ 把剑扔下，给我滚开，我不许你害人。 ”

天魔教主忽地纵声笑道：“ 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倒奇了！他冒充你的身份，几次三番，要害你们兄妹，怎么你反而给他当起保镖来了。 ”

唐努珠穆道：“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话犹未了，天魔教主把手一扬，一股紫气，从她袖中射出，她正是想逗唐努珠穆说话，冷不防的就用毒烟暗袭。

岂知唐努珠穆的功力已是今非昔比，而且口中又含着天山雪莲，天魔教主这股毒烟虽然厉害，却是无奈他何。唐努珠穆大怒，立即使出隔空点穴的功夫，一指向她点去。

天魔教主的武功本来与唐努珠穆在伯仲之间，见他伸指摇点、犹未在意，仍然挥袖拍出，哪知唐努珠穆服食了天心石之后，平添了二十年功力，已比原来的功力强了一倍有多，指力激荡，嗤嗤有声，天魔教主胁下一麻，险险跌倒。手臂也登时酸软乏力，拍不下去。

天魔教主心头大震，心道：“ 哎呀，怎的在一夜之间，他的武功竟精进如斯？莫非也是服食了天心石？ ”

唐努珠穆这一指点她不倒：也有点诧异，原来这是他功力骤长。罡气虽然练成，一时间尚未能运用自如的缘故。天魔教主何等溜滑，趁他一怔之际，立即又飞出了毒雾金针烈焰弹。

唐努珠穆运掌如风，双掌齐出，使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招数，左掌轻轻一拍，解开了欧阳婉的穴道，右掌却以最刚猛的大乘般若掌力，对准毒雾金针烈焰弹飞来的方向拍去。只听得“ 轰隆 ”一声，瓦片纷落如雨。

原来是那颗烈焰弹被他的刚猛掌力向上推送，竟把屋顶炸穿了一个大洞。也幸亏他应付得宜，令这颗烈焰弹在屋顶上空爆炸，倘若在屋内爆炸的话，他本人虽可无妨，叶冲霄功力已失，却不免要受到毒雾的侵害了。

但是毒雾虽然在屋顶上空被风吹散，那燃烧着的弹片却有几片落了下来，恰好落在那张床上，床帐被褥着火即燃，登时发出了融融的火光。

天魔教主见唐努珠穆如此厉害，正在惊惶，忽听得两声长啸，火光中窜进了两个人来，正是文廷壁与欧阳仲和。天魔教主喜出望外，连忙喊道：“ 文副教主，你来得正好，快把这小子拿下。 ”

文廷壁一见不是江海天，早已放下了心，哈哈笑道：“ 教主，你也来了？你放心，这小子是我手下败将，决跑不了。 ”天魔教主叫道：“ 文副教主，不可轻敌，全力施为！ ”话犹未了，狂飘骤起，只听得“ 蓬 ”的一声巨响，

他们两人已对了一掌！

前日在那岛上，文廷壁曾与唐努珠穆交过一次手，那时唐努珠穆尚未服食天心石，自然不是文廷壁的对手，仅仅能应付三掌，第四掌便应付不来，文廷壁哪里将他放在心上，但因大魔教主郑重吩咐，他也用了八九分功力。

双掌一碰，唐努珠穆的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文廷壁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厉害，连忙全力施为，好不容易才招架得住。原来文廷壁已练成了“三象归元”的超卓神功，当年他与金世遗较量，也还可以硬接金世遗数掌，唐努珠穆虽然平添了二十年功力，但比起师父，究竟还是不如，所以文廷壁全力施为，还可勉强招架，但这时双方真力已经接触，谁都不能撤掌，文廷壁只觉对方的内力源源而来，似乎无穷无尽，不由得暗暗叫苦！

天魔教主见文廷壁尚可勉强支撑，却是大为欣慰，趁此时机，便向叶冲霄扑去，欧阳婉抢快一步，抬起天魔教主刚才被、唐努珠穆弹落的那口利剑，挡在叶冲霄身前，唰唰唰，连环三剑，剑剑都是刺向天魔教主的要害穴道！

天魔教主的本领当然比欧阳婉高出许多，刚才交手不过三招，她就把欧阳婉的佩剑抢去，但此时情势已是大大不同，欧阳婉这连环三剑竟把天魔教主迫得有点手忙脚乱。

这里面有三个原因，一来是天魔教主刚刚被唐努珠穆用隔空点穴的神功点了一指，虽然未能封闪她的穴道，但亦已令她气脉不舒，手脚当然不及原来的灵活；二来是欧阳仲和已经来到，天魔教主多少要给他一点情面，因而也就多了一层顾忌，不敢施展辣手；三来欧阳婉那连环三剑，乃是豁了性命，拼着两败俱伤的剑法，确实也凌厉非常。

欧阳仲和喝道：“婉儿，快住手，别胡闹！他不是什么干殿下啦，是国王的命令要我们来杀他的，你还护着他干嘛？”他一面斥责女儿，一面便走上前去。叶冲霄知道他的厉害，心中大恐，横掌护胸，拼命想把内力提上来，可是腹中却似空荡荡的，哪里还能将真气凝聚。

欧阳仲和却也有几分顾忌他的大乘般若掌，不知那毒酒效力如何，一时间倒也不敢太过鲁莽，就在他运足内劲，正要准备发掌之际，欧阳婉忽地叫道：“爹爹，请你看在死了的姐姐份上，不要害叶公子。”她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眼中泪光莹然，声音凄苦之极，欧阳仲和心里一酸，半晌说道：“你不提你姐姐也还罢了，你姐姐就是他害死的，你怎能还帮这无义之人！”

欧阳婉道：“可是姐姐临终的时候说过什么话来，爹爹，你那时是在姐姐身边的，我只是听得妈妈的转述，已觉心酸，爹爹，难道你就不能顾全父女之情，成全姐姐的心愿？”欧阳仲和沉吟不语，欧阳婉又道：“爹爹，倘若你亲手杀了姐姐心爱的人，姐姐在泉下岂能瞑目？”话说至此，纵然欧阳仲和何等忍心，也不由得老泪盈眶，当下转过了身说道，“好，我就依你一次，我不亲手杀他，别人杀他，我可不管！”欧阳婉知道父亲心意已决，难再请求，唯有拼命抵挡天魔教主的攻击。

天魔教主笑道：“欧阳前辈放心，我不会伤了令媛，请你去相助文先生吧！”欧阳婉的武功远远不如天魔教主，如今欧阳仲和已经言明不再插手，任由旁人杀那叶冲霄，天魔教主去了一层顾虑，同时，在这时间之内，她亦己调匀气息，功力又恢复了几分，欧阳婉使尽了吃奶的气力，抵挡了十余招，剑法已是凌乱无章，被天魔教主的掌力罩住！

叶冲霄想不到欧阳婉竟会如此舍命护他，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又是悔恨，不由得也掉下泪来，说道：“欧阳姑娘，我死有余辜，你不必再顾

念我了，你自己走吧。”欧阳婉已不能分神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那边厢文廷壁与唐努珠穆对掌，双方拼斗内力，正自到了吃紧的关头。欧阳仲和大喝一声，霹雳掌与雷神指同时攻出。

欧阳仲和正自一掌拍出，忽听得“蓬”的一声，文廷壁已是跄跄踉踉的倒退数步。原来他与唐努珠穆比拼内力，正是到了最吃紧的时候，唐努珠穆的内力源源而来，他眼看支持不住，心中暗暗叫苦。欧阳仲和来得恰是时候，唐努珠穆要分出一掌去应付欧阳仲和，文廷壁这才得以脱身。可是，他由于受了对方强劲的内力所震，虽得脱身，一时之间，却还未能收得住势，只见他身似陀螺拧转，在地上接连打了几十个圈圈。

唐努珠穆左掌轻轻一挥，只用了三成功力，欧阳仲和的霹雳掌力，已给他全部封住，反震回来。欧阳仲和的霹雳掌乃是纯阳掌力，一反震回来，登时全身发滚，欧阳仲和大吃一惊，这时他的雷神指刚刚戳出，要想收回，已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唐努珠穆出手如电，也是以指对指，欧阳仲和一指戳中他的小臂，只觉软绵绵的柔若无骨，竟是无从着力。唐努珠穆指力后发，双指一弹，却弹中了他的掌心，欧阳仲和只觉一股炙热之气；从掌心直“钻”进来，登时掌心红肿，犹如受过炮烙之刑！

唐努珠穆淡淡说道，“看在你还有一念之慈，也看在你女儿的份上，掌力指力全部奉回，我不另加还敬了！”

这时房中火势已旺，不但床帐被褥早已烧着，屋梁板壁也都着了火，烟雾迷漫，木头烧裂得“迫迫卜卜”的声音也都听得见了。在这些声响之中，忽又听得“　”的一声，却原来是天魔教主击落了欧阳婉的长剑。

天魔教主向着叶冲霄扑去，忽觉劲风飒然，一般巨力已自身后推来，天魔教主哪敢接招，急急忙忙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闪开，只见一条黑影，早已越过她的前头，抱起叶冲霄，就从屋顶上穿开的那个大洞窜了出去。将叶冲霄救出险境的这人，当然是唐努珠穆了。

叶冲霄惴惴不安，只怕落在仇人手中，所受的折磨更大。心中正自胡思乱想，唐努珠穆已挟着他越过了十几重瓦面，到了一座假山背后，将他轻轻地放下来。

叶冲霄嘶声说道：“我冒了你的身份，用了你的名字，我一知人事，就注定是要和你作对的了，如今落在你的手中，我也不想活了，只求你给我一个爽快，别再折磨！”

唐努珠穆说道：“冤有头，债有主，我折磨你作什么？虽然你为虎作伥、论理我不该救你，但念在你似已有了悔意，我如今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奸王藏在什么处所，你快说出来！”叶冲霄踌躇不语，唐努珠穆冷笑道：“你的‘父王’处心积虑的要将你除掉，你如今还要认贼作父吗？”

叶冲霄道：“不是我不肯说，只怕他现在已不在宫中了。”唐努珠穆道：“去了什么地方？”叶冲霄道：“今晚他本来是准备到西乐苑去看歌舞的，后来他叫我去通知西乐苑的承奉官，临时撤消了这个节目。据他说，因为明天就是金鹰宫盛会之期，他想在会前与宝象法师一晤，恐怕会在金鹰宫过夜。金鹰宫中高手如云，我的师父宝象法师更是神功无敌，我是不想你去冒这个险。”

唐努珠穆一想现在已是四更，即使自己敌得过那宝象法师，赶到金鹰宫最少亦已是天明时分，何况自己对金鹰宫的结构、地形又毫不熟悉，只好让那奸王多活一天了。

假山旁边正有一个荷塘，这晚又正是中秋前夕，月亮又大又圆，两人在荷塘旁边坐下，唐努珠穆低首沉思，荷塘如镜，两人的影子清澈可见，忽有一阵风吹过，水月交溶，人影散乱，唐努珠穆如有所触，抬起头来，再仔细打量了叶冲霄一眼，心里想道：“奇怪，这人的相貌果然是与我相似得很。无怪那奸王指使他冒充我，可是奸王却又怎会知我的相貌与他相似的呢？”

唐努珠穆好奇心起，取出一片天山雪莲，说道：“‘这天山雪莲能解百毒，或者可以有助于你，你含在口中吧。待你精神恢复，我还想问你几句话。”

叶冲霄含了天山雪莲，只觉一缕清香，直透肺腑，过了片刻，血脉已是渐渐通畅，内力虽还未能恢复，精神已是好了许多。叶冲霄慨叹道：“真想不到国王一向宠爱我，今晚却要杀我。你是我的敌人，反而救了我。”

唐努珠穆道：“你是怎么进宫来的？”叶冲霄道：“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国王有一次和皇额娘去打猎，发现我在草地上嬉戏，不知怎的，国王一见我就很喜欢，就要那皇额娘将我抱了回来，认为义子。”其实叶冲霄自己也不知，这是国王安排好了的，那次打猎，有意经过他的门前，并非临时发现的，内中情由，以后再表。

唐努珠穆更是疑惑，说道：“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奸王为什么要你自小就冒充我？”叶冲霄道：“他最初给我取这个汉名，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长大了，他才告诉我，说有这么一对孪生兄妹，是他一个仇人的儿女，哥哥已不知下落，妹妹还在人间，他说那个仇人本来是他的朋友，后来为了那人与他争权，才不得不将那人杀了的。他又说他为了此事，很是后悔，意欲将那仇人的女儿找回来。故此要我冒充她的哥哥，他日找到了那个妹妹之时，可以由我去见，动以兄妹之情。他对你少时的经历，调查得清清楚楚，都告诉我了。就是不告诉我你究竟是谁人的儿子，以及何以会有那一番经历。”正是：

假作真来真作假，孤儿身世未能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骨肉团圆悲化喜　爱情交集梦如烟

唐努珠穆笑道：“ 你冒充我，却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这可真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 ”叶冲霄道：“ 国王说你父亲当年与他争权夺利，因而被他杀掉，我以为你们是忠于前王的大臣后裔，直到前天，我看了那份羊皮书，虽然只看了一页，就给你夺回，但我已经明白了，原来你才是真正的殿下！ ”

此际，他已然明白了唐努珠穆的身份，又感激唐努珠穆的救命之恩，就要向他行君臣之礼，唐努珠穆止住他道：“ 休要如此。我回来并不是为了贪图王位、只是为了报仇，你若能助我报仇，我便感激不尽。 ”

唐努珠穆疑团未释，又再问道：“ 那皇额娘是什么人？ ”叶冲霄道：“ 你还不知道吗？她就是前王的王后，你的母亲。 ”说至此处，眼中忽然露出惧意，唐努珠穆道：“ 不，她绝不是我的母亲，你不用害怕，她要杀你，我是不会让她得逞的。老实告诉你吧，我正是因为听得她与那天魔教主在密室私议，说要谋害你，我才跟踪天魔教主，来此救你的。 ”

叶冲霄道：“ 如此说来，天魔教主的话都是真的了？ ”唐努珠穆道：“ 一点不假。我正想问你，那皇额娘何以如此恨你，定要将你除掉？ ”叶冲霄一派惶惑的神情，沉思半晌，说道：“ 我也莫名其妙。自小那皇额娘对我就似乎很讨厌，但我却又是她抱回来的。国王还要我以事母亲之礼侍奉她呢。我怕了她的凶恶，一直不敢亲近她。 ”唐努珠穆道：“ 好，我现在与你去见她，查个水落石出。 ”

叶冲霄似乎有点为难的神气，就在此时，忽听唰一声刺耳的破空之声，半空中突然现出一团蓝色的火焰。唐努珠穆道：“ 不好，我的妹妹遇险了，我得先给她解围去。你，你也随我来吧。 ”叶冲霄不敢不依，这时他已恢复了五六成功力，自己可以跑得动了。

两人施展轻功，向蛇焰箭升起的方向奔去，不消片刻，那金铁交鸣之声，已是愈来愈近。叶冲霄道：“ 咦 ”这是冷宫！ ”唐努珠穆也有点奇怪，妹妹怎么跑到冷宫来了？按说冷宫是王宫中最无关重要之地，却又怎的偏偏在这里遭逢强敌包围。

唐努珠穆加快脚步，先闯进了冷宫，只见宫殿里人影绰绰，围攻谷中莲的武士不下二三十人，当前的是个披着大红袈沙的胡僧，使着一根碗口大的禅杖，最为凶猛，谷中莲遮在一个妇人的身前，使开宝剑，似乎是全力保护那个妇人，原来国王并未离开王宫，他说要到金鹰宫去，那是故意骗叶冲霄的。……

国王等了一个更次，不见那两个奉命到冷宫杀人的宫女回来复命，情知有变，急忙续派武士前来察看，谷中莲要保护母亲，冲了两次，冲不出去，只好发出蛇焰箭求援。

唐努珠穆双臂一伸，抓着两个武士的后心，直掼出去，那红衣番僧大喝一声，一招，‘ 翻江倒海 ”，碗口般粗大的禅仗已是拦腰扫来，唐努珠穆听那劲风呼呼，知道是个强敌，大乘般若掌力一掌拍出，将那禅杖按住。双指一戳，便使出了隔空点穴的功夫。

只听得“ 嗤嗤 ”声响，那番僧“ 登登登 ”的连退三步，满面通红，眼如铜铃，眼中似乎就要喷出火来，僧袍也被唐努珠穆的指力戳穿了几个小孔，可是却并没有倒下。

唐努珠穆正要再发一掌，只听得“　 唧唧 ”的金铁交鸣之

声，两条铁索夭矫如龙，倏地合成了一道圆圈，将唐努珠穆的身形罩住，唐努珠穆霍的一个“凤点头”，左手一招“镜花水月”，使出卸劲还击的阴柔掌力，将那铁索引开，右掌则仍以刚猛的大乘般若掌力，硬劈那另外一条铁索，两条铁索同时荡开，可是只是一瞬之间，又立即合成了圆圈，威力竟似未曾少减。

唐努珠穆心中一凛，想不到宫中还有这样的好手，说时迟，那时快，那红衣番僧禅杖一挺，竟用又长又粗的禅杖，使出了剑术中“金针度劫”的精巧剑招，径刺唐努珠穆的小腹。这三个人若然单打独斗，决计不是唐努珠穆的对手，但三人联手而攻，唐努珠穆却也感到有点应付不暇。

谷中莲压力一松，宝剑立即化成了一道银虹，突围而出，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好几柄刀剑已经给她削断，那番僧迫得转过禅杖，抵挡她的剑招。番僧这根镔铁禅杖沉重异常，虽然也给宝剑削了好几处缺口，但一时之间，却是削它不断，那女人忽地“噫”了一声！

谷中莲叫道：“妈，你放心，哥哥来了，定能保你平安！”唐努珠穆吃了一惊，叫道：“妹妹，你说什么？她是谁？”谷中莲道；“咱们的母亲还活着，哥哥，打退了敌人再说！”唐努珠穆又惊又喜，心神一分，险险给铁索扫中。

那女人又“噫”了一声，心里说道，“这是梦吗？这许多意想不到的奇事，都在今晚发生！却为何朗玛只叫一个哥哥？后面这个人又是谁呢？”

叶冲霄这时亦已赶到，那番僧并未知这个国王要除他之事，大喜叫道：“于殿下，你来得正好，快来助我一臂之力！”那女人听了这一声“干殿下”，心头登时似压了一块大石，“原来不是我的儿子！嗯，我已经得回两个儿女，也不该太过奢望了。”

唐努珠穆正在心想：“且看他帮谁？”只见叶冲霄一脸惶急的神情，大声叫道：“大师兄，大事不好啦！金世遗与四大门派的弟子在金鹰宫闹翻了天啦！师父有命，叫你速速回去！”原来这个红衣番僧乃是宝象法师的大弟子，在王宫担当祭师之职的。

这番僧信以为真，呼的一杖向唐努珠穆击下，以攻击掩护撤退，唐努珠穆有意显露神功，一掌向禅杖中间所去，只听得“　”的一声巨响，那禅杖的两头竟然弯曲下来，那番僧不由自己的打了一个盘旋，禅杖两端各触及一个武士，登时把那两个武士打死，而那番僧借禅杖触及别人身体的力度，整个身子也飞腾起来，他给唐努珠穆这一击吓破了胆，纵使不是本寺告急，他也不敢恋战了。当下人在半空，一个筋斗，已从众武士的头上越过，急急忙忙，落荒而逃。他手下的几个小弟子，也跟着跑了。唐努珠穆见他接连受了自己两次掌力，居然还能够纵跃如飞，也好生骇异。心里想道：”弟子尚且如此。师父可想而知。只怕我虽然服食了天心石，也未必是那宝象法师的对手。”

叶冲霄又叫道：“鲁兀、鲁赤，王上有命，叫你们回去护驾，恐防贼党深入内廷。这两个小贼由他去吧。”鲁兀、鲁赤就是那两个使铁索的人，是御林军的正副教头，马萨儿国数一数二的勇士。

这两人对叶冲霄的活，却是半信半疑，不肯立即撤退。鲁兀说道：“我奉了皇上之命，务必要把在冷宫闹事的贼子活擒，皇上岂会立即改变主意，又调我回去？”鲁赤说道：“干殿下，不如你回去护驾吧！”这两人口中说话，铁索仍是盘旋飞舞，毫不放松。

这两人仍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心意相通，自小练这铁索合击之技，配合得妙到毫巅，所以以唐努珠穆的神功，急切之间，也还未能将他们两人迫退。

叶冲霄道："好，那么就快快将这两个小贼擒了，好赶回去。我来帮你。"从人丛中穿进。他是"干殿下"的身份，众武士自是不疑有他。哪知叶冲霄一到鲁兀身旁，悄无声的忽地一掌拍出，这一掌看来虽是轻轻拍出，实已用上了刚猛的大乘般若掌力。只可惜他功力未曾完全恢复，只及原来的一半。

鲁兀的铁索攻远不攻近，忽然间受了一掌，痛得他大吼一声，立即一个时捶向后撞去。叶冲霄识得他的厉害，早有防备，在他一掌拍出之时，另一手抓起了一个武士作为盾牌。鲁兀一个时捶将那武士的心口撞破，叶冲霄却早已避开了。

唐努珠穆的武功本来在鲁兀兄弟之上，只因他们铁索合击之技太过神妙，一时之间，无法破它，这时鲁兀受了一掌，这大乘般若掌力又是专伤奇经八脉的，饶他铜皮铁骨，也不禁一个踉跄。

鲁赤铁索横扫过来，他哥哥由于脚步踉跄，却配合不上，两条铁索，相差三寸，未能合成圆圈，唐努珠穆迅即一掌从缝隙中穿出，抓着了鲁兀的索头，反手一撩，将两条铁索结在一起。

这两条铁索的力道相反，大小相等，只听得砰砰两声，两兄弟各自给对方的力道摔翻，谷中莲正要一剑刺去，唐努珠穆道："这两人都算得是好汉子，不可伤了他们性命！"抓着铁索的中间，一个旋风急舞，鲁氏兄弟一人吊在一头，腾云驾雾一般，给唐努珠穆连人带索，抛过了冷宫的高墙。

红衣番僧和鲁氏兄弟乃是宫中本领最强的三大高手，众武士见这三大高手都已给对方打败，如何还敢恋战，发一声喊，片刻之间，走得干干净净。

谷中莲见叶冲霄出手相助，十分诧异，唐努珠穆笑道："他现在已经不是干殿下了，咱们也不必再记前嫌了。"

叶冲霄满面羞惭，过来道歉，谷中莲笑道："你冒充我的哥哥，把我的真哥哥引来了，于我也未尝没有好处，我不怪你。"她说到"冒充"二字，忽地想起母亲刚才所说的故事，心中一动，把眼望去，只见母亲一派迷惘的神色，分不出是喜是忧，原来她的母亲正自心想："既是冒充，那就不是真的了。但是谁人叫他冒充的呢？"

唐努珠穆无暇叙述与叶冲霄化敌为友的经过，先上来见过母亲。谷中莲叽叽呱呱的替母亲说出前因后果，但因事情太过曲折复杂，她也只能先说出他们兄妹的身世，以前未曾知道的这一部份。至于他们还有一个生死未卜的大哥，却还来不及言说。

唐努珠穆道："妈，我刚才已见着那个凶恶的皇额娘了，原来她就是害苦了咱们一家的那个皇后，怪不得她对我们兄妹恨之切骨，一提起我们就污言秽语的骂个不休。"

唐努珠穆又道："这毒妇已给我点了穴，妈，等会儿我和你去看她，你高兴怎样处置她就怎样处置她。"他的母亲泪痕满面，但却笑得甚为欢畅，说道："我如今已得回子女，这毒妇却是孤单一人，什么荣华富贵，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如今来说，我已经比她强得多了。就由得她偷活世间，忍受那凄凉的岁月吧，我也不想报仇了。"

叶冲霄冷落一旁，见他们母子欢聚，想起自己一出生就是孤儿，连父母也没见过，不由得黯然神伤。忽见唐努珠穆的母亲向他招手，说道："叶公子，请你过来。"

原来唐努珠穆正在和他母亲说到他在那“皇额娘”窗下偷听到的秘密，他母亲越听越是疑心，因此便请叶冲霄过来问个究竟。

叶冲霄尊了一声“伯母”，见过礼后，只见唐努珠穆的母亲定了眼睛看他，神情甚是奇异，半晌问道：“听说你是盖温的义子，在宫中是干殿下的身份？”叶冲霄含羞带愧，说道：“从前是的，现在不是了。”那女人道：“为什么现在又不是了？”

唐努珠穆代他回答道：“妈，他的‘父王’要将他杀掉，他怎能还认杀他之人为父？”那女人道：“哦，盖温也要杀他，什么缘故？”唐努珠穆道：“大约是盖温认为他未尽全力，捉拿我们兄妹吧？”那女人道：“盖温要你自小就冒充我的儿子，你不觉得奇怪吗？”叶冲霄道：“我正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他何以有先知之术，知道我长成之后，相貌会与殿下相同。”那女人又问道：“皇额娘为何又要杀你？”叶冲霄道：“我也是莫名其妙，我只知道她是自小就讨厌我的。”

那女人忽地泪下两行，拉着叶冲霄的手叫道：“章峰，你脚板底是不是有一颗红痣？”这一句话恍如晴天霹雳，把叶冲霄吓得呆了，他张大了眼睛，讷讷说道：“你、你怎么知道？”

原来“章峰”正是他的小名，这个小名只有自幼抚养他的那个老人叫他，入宫之后，早已废弃，宫中也无人知道他有这个名字。至于他脚板底有颗红痣，那更是无人知道的了。

那女人一把将叶冲霄揽住，尖声叫道：“那么这是真的了，天啊！”唐努珠穆惊道：“妈，你怎么啦？”那女人道：“多谢上天！你们兄弟、兄妹快来重新见过，他是你的大哥！”唐努珠穆道：“怎么，我还有一位大哥？”谷中莲道：“穆哥，这位大哥的故事你还没有听过，他的遭遇之惨，并不在咱们之下。妈，你再说一遍吧。”

叶冲霄心情激动，听得那女人将他身世之秘一一揭露，不由得热泪盈眶，重新拜倒，叫了一声“妈妈”！

原来那恶毒的王后，当年派人将这个初生的婴儿抢去，却也还有点顾忌国王追究，不敢立即杀他，将他交给一个亲信的人养在宫外。国王却以为这婴儿已死，一怒之下，与王后断绝往来。但国王一向懦弱，畏惧后党势力，却也不敢追究。

没有多久，便发生了盖温的叛乱，盖温篡夺了王位之后，探得隐情，有意利用叶冲霄作为工具，叫他冒充谷中莲的孪生哥哥，在江湖上行走，意图在他的身上，诱骗谷中莲前来上当。

前因后果都已清楚之后，谷中莲叹道：“这奸王的奸计，当真毒辣！要是我没有父王的羊皮书，即算在马萨儿国没有碰上，我听得江湖上有这么一个自称‘时冲霄，的人，我也一定会去找他的了。”

叶冲霄道：“那时我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更不知你当真就是我的胞妹，我只知道效忠奸王，一定会诱你供出秘密，然后将你毒害，那我可真是禽兽不如，百死莫赎了！唉，人心险恶，一至于斯，真是难以想象！”他们的母亲笑道：“这件事情，我可得多谢盖温呢。要不是他设下如此这般的毒计，今日焉能弄假成真？”

叶冲霄越想越恨，羞惭愧悔，涕泪交流，俯伏于地，说道：“妈，孩儿认贼做父，真不配做你的儿子；妹妹，我对不起你，我也惭愧作为你的哥哥。”他的母亲将他拉起，说道：“孩儿，不是你的过错，要恨只能恨那奸王，你

们兄妹重新见过，咱们一家今日团圆，这些难堪的往事，以后不必再提啦。”谷中莲笑道：“我以前口口声声骂你是奸徒，骂你冒充我的哥哥，想不到竟是真的。我也要向你赔罪。”一笑将叶冲霄拉起，叶冲霄仍是感到羞愧难容。

忽听得钟楼已报五更，谷中莲似是突然想起一事，叫道：“咦，奇怪！”她母亲问道：“何事奇怪？”唐努珠穆这时亦已猛地省起，说道：“对啦，江师兄为何还不见来？”要知他们三人约好，以蛇焰箭作为警号，一见哪一方升起蛇焰箭，其他二人就立即赶来，如今距离谷中莲发出蛇焰箭的时间已将近半个时辰，江海天却仍是未见踪迹！谷中莲焉得不满怀忧虑？

谷中莲道：“莫非他那里也出事了？却何为不见蛇焰箭？”唐努珠穆安慰妹妹道：“江师兄的本领，只怕当今之世，除了师父之外，已无人能胜得过他了，纵然出事，料亦无妨！”他们的母亲道：“这位江师兄又是何人？”

唐努珠穆笑道：“他是我同门师兄，又是妹妹青梅竹马之交的好友。他的本事可大呢，比我们兄妹都强，人品又好，你见了他，也一定会欢喜他的。”他的母亲一听，已猜到了几分，笑道：“只要玛儿欢喜的人，妈当然也一样欢喜。”

谷中莲面上一红，说道：“海哥的本事虽好，但咱们也要找着了他，才得放心。”

唐努珠穆笑道：“这个当然，现在天快亮了，金鹰宫之会就要开场，倘若师兄不在场，岂非要减少许多热闹？”他们进宫之时，约好了由唐努珠穆与谷中莲分头搜索，江海天则在御花园中的小蓬莱山上守候，准备策应，不论结果如何，都得回到小蓬莱山聚集。于是谷中莲遂背起母亲，唐努珠穆与叶冲霄两人在前开路，一行人等，向御花园而去。宫中武士经过了这一场大战，都吓破了胆，哪敢阻拦？

且说江海天在小蓬莱山上守候，这是宫中最高的处所，在山顶可以望见各处，但见月影西移，三更已过，四下里仍是静悄悄的，也不见有蛇焰箭升起，江海天不知谷中莲兄妹在宫中有奇遇，心中想道：”虽然约好的最后时刻乃是五更，但若是事情顺利的话，这时也该有点动静了。”不禁有点惴惴不安。

将近四更时分，忽见东边角落，有个地方起火，但却不见蛇焰箭升起。原来这个时候，正是唐努珠穆在叶冲霄的屋子里遭遇天魔教主的时候，天赝教主的毒雾金针烈焰弹引起一场小火，而唐努珠穆随即也就把叶冲霄救出去了，所以根本用不着发射蛇焰箭请江海天帮忙。

江海天不见蛇焰箭升起，自是不便离开，只好耐心守候。又过了一会，忽见有几条人影向这边走来，月光皎洁，距离虽远，江海天居高临下，却看得分明，这一行四众，正是文廷壁、天魔教主、欧阳仲和以及他的女儿欧阳婉。

江海天见欧阳婉也在其中，心头不禁“扑通”一跳。他前日服食天心石之后，药力发作，昏迷的那一段期间，欧阳婉曾经到来看他，而且不惜与天魔教主做对舍命维护他，这些事情，事后谷中莲都对他说了。江海天那一缕情丝，虽然仍是飘飘荡荡，不知要系在谁人身上，他也不会因了此事，而决定爱欧阳婉，但无论如何，欧阳婉的这番好处，他已是永铭心版，决不能忘。

这一行人越来越近，江海天的心跳也越来越剧，他想起欧阳婉往日对他的一片深情，再想起这一次对他的维护，几乎忍不着想出来见她一面。但他的性格虽然接受了金世遗的一些影响，却究竟不如金世遗的易于冲动，终于

还是忍住了。

　　这一行囚众的语声已渐渐可闻，似乎正在争吵。忽听得文廷壁大声说道：“欧阳亲家，你得拿个主意！婉姑娘接连两次胳膊向外弯，前日坏了咱们的大事，今日又袒护那叶冲霄，以致让他兔脱，你叫我如何向皇上交代？”

　　欧阳仲和道：“这野丫头年纪轻，不懂事，我带她回去，自会好好的管教她。文亲家，请你看在亲戚份上，遮瞒一二，在国王面前，不提此事，也就是了。”文廷壁冷笑道，“不提此事？欧阳亲家，你父女俩可以一走了之，我文某人可还得在这几露面，明日在金鹰宫会上，倘若有人问起：姓文的，听说金世遗也不是你的对手，怎么却连叶冲霄这样的后生小子也拾掇不来？你叫我这面子往哪里搁？”

　　天魔教主也冷冷说道：“欧阳先生，令媛那口毒针，侥幸未曾要了我的性命，这笔帐我可以不必再算；但我答应了皇额娘的事情，今晚却给令媛弄坏，解铃还需系铃入，只怕还得着落在令媛身上了。”欧阳婉怒道：“放屁，你两人本领不济，给谷中莲的哥哥将叶冲霄救走，关我何事？”

　　欧阳仲和大惊失色，喝道，“野丫头，你再胡说，我就一掌毙了你。教主，亲家，我向两位赔罪，请你们两位大人大量，别与小孩子一般见识。”

　　天魔教主阴沉沉他说道：“令媛说我本领不济，那也不错。不过，当时那小子已给文教主绊住，要不是令媛从中阻挠，我早已把那时冲霄手到擒来啦！”欧阳仲和忙说道：“这当然是她的错，教主，你别生气，我这儿给你赔罪啦！”

　　天魔教主侧身避过，冷冷说道：“不敢当，不敢当，欧阳先生，你也是一位武学宗师，咱们尽可以推开窗子说亮话。我要拿叶冲霄这小子并不困难，但要对付谷中莲兄妹却确实是本领不济，令媛的话并没说错。所以，我自知本领不济，这就可得要借重令媛！”

　　天魔教主缓缓道来，喜怒不形于色，欧阳仲和听了，可是大吃一惊，说道：“教主，恕我不懂你的意思，她一个小丫头又济得甚事，怎说要借重于她？”

　　天魔教主道：“叶冲霄与谷中莲兄妹如今已是一路，令媛于叶冲霄有恩，又曾维护江海天，谷中莲对她想必也是感激的了。嘿嘿，我只要把令媛留下，自必能把他们引来，我一人打他们不过，难道宫中这么多人，也对付不了他们这几个小辈？”

　　文廷壁也正是这样的心思，他估计他与天魔教主联手，大约可以对付得了谷中莲兄妹，再加上厉复生、鲁氏兄弟等人，即算江海天也来相助对方，那也不足为惧。因此，当务之急，只是如何将对方引来。

　　天魔教主说了这话，欧阳仲和未曾开口，文廷壁便哈哈笑道：“不错，这正是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欧阳亲家，你要回去，尽可自便，婉姑娘可得留下来！”欧阳仲和变了面色，说道：“文亲家，你待把她怎地？”文廷壁冷冷说道：“也不怎地，我们把她交给国王处置，当然，假戏真做，少不得也要令婉姑娘受点折磨！”

　　欧阳仲和勃然变色，愤然说道：“文先生，我那大丫头死了，你就不再顾念亲家的情份了么？”天魔教主忽地冷冷说道：“欧阳先生，你那位大小姐可是为了叶冲霄害相思病死的啊！”

　　欧阳仲和气得双眼发白，颤声叫道：“你、你、你，你们太欺侮人啦！”欧阳婉道：“爹，姐姐给他们文家的人害死了，这亲家不认也罢！咱们终南

山欧阳家曾怕过谁来？”

文廷壁哈哈一笑：“婉姑娘，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咱们亲戚情份已断，可休怪我无礼了！”倏地出掌，向欧阳婉背心便抓！

欧阳婉只知道自己父亲的霹雳掌与雷神指天下无双，却不知道文廷壁更加厉害，所以她还生怕父亲抓不破脸皮，不肯和文廷壁作对。欧阳仲和当然知道文廷壁的本领，却是叫苦不迭。

但欧阳仲和究竟也是一大魔头，虽然明知不敌，却也不甘受辱，当下一掌拍出，大声喝道：“婉儿快走！”

欧阳婉正在飞奔，忽觉一股大力抓来，竟是不由自己的倒退三步，文廷壁离她最少有一丈开外，但这虚空一抓，欧阳婉已是无可抵御。就在这时，只听得“蓬”的一声，欧阳仲和与文廷壁双掌相交，只觉气血翻涌，五脏六腑都似乎变了位置，欧阳仲和正要再发雷神指，文廷壁已是一指先戳过来，哈哈笑道：“欧阳亲家，得罪了！”

欧阳婉得她父亲挡了文廷壁的一掌，那股凌空抓来的力道业已移开，手脚活动，又向前奔，天魔教主笑道：“婉姑娘，我再领教你毒针的厉害。”笑声未毕，倏地便到了欧阳婉跟前。

这一切经过都看在江海天眼中，他心中转了好几次念头，猛地想道：“昨日你命悬敌手，她不顾一切的来救你；如今她也是命悬敌手，你岂可置之不理？”想至此处，心念立决，大喝一声：“住手！”凌空一个筋斗，便从山顶上直跳下来。

这一下当真是飞将军从天而降，欧阳婉大喜如狂，叫道：“海哥！”这个“哥”字方才出口，已给天魔教主一把扣住手腕。

江海天俨如巨鹰，凌空扑下，说时迟，那时快，天魔教主已把欧阳婉举了起来，遮着自己的头顶，往上一挡，冷冷说道：“好，你抓吧！”

小蓬莱山虽不很高，也有二三十丈，从这样的高处跃下，劲道自是大得惊人，这一抓若然抓着欧阳婉的身体，只怕当场就要抓得她身体破裂。

江海天虽是武功高强，但要在半空中煞住这急坠之势，却也不能，他正是向天魔教主扑来，眼看就要碰上！

就在这千钧一发，危机瞬息之间，江海天双足忽地交叉踢出，左脚在右脚脚背一踏，借着这股力道，身子拔高少许，再落下来。如此一来，急坠之势，登时大减，本来要碰着欧阳婉的，经过这么一个转折、减速，落到地上的时候，也就离开她一丈有多了。

文廷壁一见有机可乘，趁着江海天立脚未稳，立即一掌击来，江海天反手一拍，只觉对方的掌力似有如无，本身却被自己的掌力带动，滑出两步。心中方自警觉，文廷壁猛地一声大喝，掌力一发无遗！

原来文廷壁老奸巨滑，深知江海天服食了天心石之后，功力大增，难以硬拼，只能智取。他早已练成“三象归元”的邪派绝顶神功，自付若然只守不攻，用以防身，绝不至于给江海天一掌击倒，因而在出掌之时，一方面用了个“卸”字诀，将对方的刚猛之劲卸去少许，一方面缩小防御的范围，拉长双方的距离，用意就在诱发江海天的全部掌力之后，猝然反击，这正是兵法上“避其朝锐，击其暮归”的道理。

他能够把掌力使得虚虚实实，似有如无，武学的造诣，确实算得是高明之极，倘若对方的功力比他高出不是大多，这时定将是强弩之未，不能伤他，而只有为他所伤了。哪知江海天的内功本来已有相当基础，即使在未服天心

石之前，他已与文廷壁相差不远。再加上三颗天心石所平添的三十年功力，内力蓄积之厚，实远远超出文廷壁意料之外。

文廷壁只道对方之势已衰，猝然反击，哪知这正是江海天将计就计，先诱发他的掌力。双方勾心斗角，不过一瞬，陡然间文廷壁只觉对方的掌力排山倒海而来，而且竟似无穷无尽，前面一道劲力未逝，后面一道劲力又加上来，重重叠叠，沛然莫之能御。文廷壁大吃一惊，连忙撤掌后跃，只觉双眼发黑，“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此时江海天若要取他性命，易如反掌，但他急于救欧阳婉，却无暇去对付文廷壁了。这时天魔教主抓着欧阳婉作为盾牌，又已奔出十数丈地，欧阳仲和在后面紧追，始终没有追上。

江海天扬声叫道：“教主我念在昔日香人之情，请你把欧阳姑娘放下，两罢甘休。否则可休怪我不客气了！”天魔教主笑道：“海天，你已有了谷中莲，还苦苦追欧阳姑娘作甚？”江海天大怒，身形一起，登时如箭离弦，直射出去。

文廷壁忽地叫道：“欧阳亲家，你也该有个决断了！”江海天与欧阳仲和本是朝着同一方向追赶天魔教主的，江海天后发先至，这时正好越过欧阳仲和的前头，离天魔教主已不过数丈之地，欧阳仲和一声不响，忽地猛力一戳，一指戳中江海大背脊椎骨正中的“章门穴”！

原来欧阳仲和刚才与文廷壁对了一掌一指，那一掌打得他气血翻涌，但未受内伤，也还罢了，那一指却是点了他督脉的隐穴，这隐穴深藏体内，被对方的内力透过，当场没有发作，日后却有性命之忧，文廷壁用的又是独门手法，除他本人之外，别人决难解救。

欧阳仲和也是武学行家，当然知道厉害，不过他想先把女儿救下，然后再向文廷壁求情。哪知文廷壁已先出言威胁，欧阳仲和固然是爱女情深，但对自己的性命却更加爱惜，一想倘若不助文廷壁对付外敌，女儿未必得救回来，自己性命也将不保，匆促之间，哪容得他从长考虑，心念一转，便立即出指伤人。

江海天虽然知道欧阳仲和是个魔头，但他现在是为了救欧阳仲和的女儿，可说是与他同仇敌忾，做梦也想不到欧阳仲和竟会对他暗算，因此一点也没有防备。

这章门穴是三焦经脉交会之点，人身死穴之一，江海天虽有护体神功，但事先没有防备，未曾运气抵御，中了这一指，也不禁痛彻心肺，伤了一点元气。这还是由于他已服食了天心石的原故，否则不死也得重伤。当下又惊又怒，反手就是一掌。

欧阳仲和点中了江海天的章门穴，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便能出掌还击，一惊之下，来不及跃开，己给江海天的掌力罩住。

江海天反手发掌，随即转过头来，眼光一瞥，见了欧阳仲和惊惶的神情，心中不禁一软，想道：“我要救欧阳婉，怎好伤了她的父亲？”他的掌力早已到了随心所欲，收发自如的境界，心念电转，就在掌力将发未发之间，猛的收了回来，饶了欧阳仲和一命。

如此一来，他与天魔教主的距离又拉远了。只好再发力追赶，绕过了小蓬莱山，堪堪又要追上，忽听得刺耳的吼声，两头金光闪闪的怪兽风驰电掣而来，正是那两只金毛狻，随着来的是个长发披肩的少年，江海天认得是天魔教的另一副教主厉复生。

江海天识得这两只金毛猣的来历，心中想道：“ 它们是我师父的朋友，我可不便伤了它们。 ”

那两只金毛猣来得快极，一只跳起来抓他的头盖，另一只就张开口咬他的喉咙，江海天深知这两只金毛猣铜皮铁骨，倘若自己不使出内家真力，决难将它们击退，可是由于他的内力乃是服食了天心石之后突然增长的，只怕还未能使得恰到好处，“ 轻了等于给它们抓痒；重了又怕它们禁受不起。它们虽然厉害，究竟是畜类，不比武学深湛之士懂得运功抵御，内力一透过它们坚韧的皮肤，必将震裂它们的心脏！ ”

江海天既不愿伤害它们，只好使用天罗步法闪开。但这两只金毛猣矫捷之极，江海天的天罗步法虽然神妙无比，也险险给它们抓中。

说时迟，那时快，厉复生手挥玉尺，也已跑到眼前，江海天眉头一皱，陡然间一个筋斗翻开，那两只金毛猣跟踪扑到，江海夭忽地大喝一声，一掌拍出，将假山石打碎一块，碎石似流弹般四面激射，这些碎石虽然不能伤害金毛猣，却也打得它们感到疼痛。这两只金毛猣颇具灵性，识得厉害，连忙避开。

厉复生玉尺一挥，趁江海天立足未稳，疾即点到，江海天伸指一弹，只听得“ 铮 ”的一声，厉复生的玉尺给他弹开，但江海天的虎口亦自发热，不禁心中一凛：“ 我已使出弹指神通的功夫，竟未能将他的玉尺打落，难道他的功夫还在文廷壁之上？ ”

其实厉复生的功夫与文廷壁实是不分上下，各有擅长，倘论到内功之深厚，文廷壁还胜他一筹。但文廷壁给江海天的掌力震得口喷鲜血，而厉复生却可应付自如，这其中有两个缘故。

一来是由于江海夭刚刚受了欧阳仲和的暗算，元气稍稍受伤，二来是厉复生占了兵器的便宜，他的那柄玉尺乃是一件玉物，乔北溟当年采取海底寒玉打成的，长度不过一尺二寸，却有百多斤重，江海天的内力被这柄玉尺接下一半，还有一半传到厉复生的身体，他当然可以应付自如了。

江海天曾听得义伯姬晓风说过，说这厉复生多半是厉胜男的家人，厉胜男是金世遗的妻子，江海天看在师父的份上，也不愿伤他。他接连弹了三指，都未能将厉复生的玉尺弹落。但他的内力一重重的加上去，厉复生也自感到手臂酸麻。

厉复生对天魔教主最是忠心，明知不敌，也死缠不退。他一声呼啸，那两只金毛猣又扑上来。江海天力敌一人二兽，心中又存有顾忌，弄得十分狼狈，幸而文廷壁也受了伤，一时间未能恢复，不敢上前相助，否则江海天更难应付。江海天竭力周旋了十来招，天魔教主愈跑愈远，背影都几乎看不见了。

江海天大为着急，正在此时，那两只金毛猣又已扑来，江海天忽地双腿半弯，往下一蹲，那两只金毛梭何等矫捷，一左一右，长爪早已抓着他的肩头。厉复生大喜，手挥玉尺，正要点他穴道，猛听得江海天大喝一声，蓦地长身而起，一手抓着一只金毛猣，高高举过头顶，一个旋风急舞，将两只金毛猣抛上了半空。

原来江海天既不想伤害金毛猣的性命，但又要摆脱它们，因此只好冒险受它们的一抓，算准它们扑来的部位，运起护体神功，金毛猣的指爪赛如利刃，但也只不过抓破他一层油皮，江海天趁势施展擒拿手法，反而抓着了金毛猣的后颈，制住它们的要害。金毛猣虽然凶猛无比，被他一提起来，也是

不能作恶的了。

江海天服食了天心石之后，气力之大，天下无匹，端的有霸王扛鼎之能，这两只金毛狻总共有三百来斤，他提在手中，也不过是舞弄猫儿一般，用力一抛，竟把那两只金毛狻抛到山上。他这一抛，用的只是超乎常人的气力，而并非用内家的重手法，料想那两只金毛狻铜皮铁骨，碰着石山，也最多不过是摔晕过去，绝不会死亡。

厉复生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江海天一招“二龙抢珠”，伸出中食二指，挖他的眼珠，厉复生惊惶未定，本能的用玉尺往上一撩，江海天喝一声“着”！双指一棚，搭着了他的玉尺，左掌一穿，已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厉复生登时全身麻软，动弹不得。原来江海天挖他眼睛的那一招不过是个虚招，这一 拍才是乔北溟秘笈中的制胜绝招。厉复生倘若不是惊惶失措，也许还不至于给他一拍即中。如今给他拍中了肩井穴，那就最少要在一个时辰之后，方能走动了。

江海天接连三场激战，击伤了文廷壁，吓退了欧阳仲和，摔晕了两只金毛狻最后又拍中了厉复生的穴道，令他不能动弹。至此，江海天已无后顾之忧，但天魔教主亦已走得无踪无影。

江海天大叫道：“欧阳姑娘，你在哪儿？”远远的听得欧阳婉尖叫了一声，随即便似给人扼着了喉咙一般，声音戛然而止，想是被天魔教主点了穴道。但只这一声，江海天已能辨别她的方向，当下施展绝顶轻功，立即向声音的来处追赶！

天魔教主抱着一个欧阳婉，当然跑不过江海天，追了一会，两人的距离又渐渐拉近。江海天心道：“幸亏她没有躲起来，只是在这园子里乱跑，倘若她随便在个假山洞里藏起来，我倒不易寻找了。”殊不知天魔教主狡狯之极，江海天想得到的她岂有想不到之理？她这正是诱敌之计！正是：

纵有通天彻地能，难当覆雨翻云手。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神鹰展翅惊强敌　玉女施针表素心

前面是一片繁花盛开的树林，那些奇花异草，大半是江海天从未见过的，香气馥郁，灿如云霞，但江海天急于救人，却也无心欣赏。

天魔教主回头笑道：“海天，我劝你还是不要追来的好。”江海天道：“你把欧阳姑娘放下，我不为难你。”天魔教主道：“好，拿去吧！”忽地把手一扬，一股毒烟激射而出，江海天早有提防，立即闭了呼吸，一记劈空掌打出，将毒烟扫荡得干干净净。

天魔教主道：“你别以为可以对付毒烟，便胜得了我。我还有许多厉害的法宝未曾使用，我再劝你一次，还是不要追来的好！”

江海天怒道：“你有何伎俩，尽数使出来吧！”天魔教主笑道：“当真不怕，那就追来吧！”笑声中早已抱着欧阳婉钻入了树林。

江海天技高胆大，紧追不舍，忽觉微风飒然，腥臭扑鼻，一条五色斑烂的长蛇突然向他窜来，江海天一手抓去，却原来不是真的蛇，而是一条形似长蛇的色彩带，江海天运劲一夺，只听得“咚”的一声，一个女人从树上跌下，把眼一望，依稀认得这女人就是从前假冒过谷中莲母亲的那个“缪夫人”。

这条五色斑烂的彩带蕴有奇毒，幸亏江海天早有准备，真气凝聚掌心，任何剧毒都侵不进他的肌肤，他摔开了毒带，冷笑道：“你还埋伏有什么人？”

天魔教主叫道：“好，你们都下来吧！”江海天一掌护身，伸手就抓天魔教主，冷笑道：“你弄什么玄虚？不把欧阳姑娘放下，你纵然埋伏了千军万马，我也要将你抓住！”天魔教主那一声叫后，树林里仍是静悄悄的不见任何人影，江海天更以为她是虚声恫吓。

眼看就要抓着天魔教主，天魔教主忽地又叫道：“江海天你小心了！”她身形掠过，衣袖急挥，只见花朵纷纷落下，花粉沾了江海天满身，江海天护着眼睛，只觉手足头颈，突然间都麻痒痒的好不难受，同时一股浓烈的香气也钻进了他的鼻孔。

原来在江海天周围的几棵花树，都是天魔教主所栽种的奇种毒花，不但花香可以将人迷倒，花粉沾上皮肤，皮肤也会溃烂，江海天虽有护体神功，但究竟不能将真气遍布全身，一般强弱。身上某些抗抵力不足之处，沾上了花粉，毒气便蔓延开来。幸亏江海天的功力已大胜从前，虽然中了点毒，却也还不至于晕到。

江海天闭了呼吸，纵身一跃，再度抓去，但因他受了毒花突袭之阻，与天魔教主的距离又拉长了一段，这一抓却没有抓中。

江海天身形一落，正要再跃起抓她，脚尖点着的那块石头忽地一沉，地上裂开了一个大洞，江海天脚尖一点，借着那一点的反弹之力，身形平地拔起。天魔教主挥袖一拍，喝道：“下去吧！”

江海天一把扯住天魔教主的衣袖，天魔教主手臂一缩，只听得声如裂帛，衣袖断了一幅，江海天失了凭借，又落下来，天魔教主那一拂之力，加上江海天自己那一抓之力，下坠之势极速，地下已裂开一个大洞，江海天跌入洞中，再要用双足交踏之法跃起，已是力不从心了。

江海天吸了口气，半空中一个筋斗翻转过来，将急速下坠之势消减了一半，脚尖往前轻轻一点，撑着石壁，再翻了一个筋斗，平平稳稳地落下来。忽听得“咕咚”一声，似乎就在他的身旁，也正有人跌下，而且跌得比他更重。

江海天一手抓去，却抓着一把利针，刺得他五指鲜血淋漓！江海天正要聚拢目光，黑暗中那人已是逃之夭夭，只听得滚动的声音。

洞穴里黑黝黝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从刚才所听到的呼吸声息，却可以知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那当然是天魔教主和欧阳婉了。原来江海天那一拉用上了粘黏之劲，天魔教主的衣袖虽然断了，江海天那股内力还是传到了她的身上，把她和欧阳婉一并拉了下来。

江海天定了定神，聚拢目光，渐渐在黑暗中已可看出模糊的影子，江海天摸索着向前走去，那影子也在移动，江海天道：“欧阳姑娘呢？”那影子笑道：“欧阳姑娘没死，你放心。但你要见她，也怕很难了。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这几句话一说，那影子便倏然不见了。

江海天听了天魔教主说话的声音，知道她也受了伤，更是忧心，心想：“她已然受了伤，欧阳婉只怕伤得更重。”看来这石洞里藏有机关，天魔教主和欧阳婉不知藏在哪个暗室。江海天道：“我身上有小还丹，你把欧阳姑娘扶出来，我不计较前仇，给你治伤。”

天魔教主说道：“多谢了。小还丹你留着自己用吧。你跌得不重，中的毒可不轻啊！只怕小还丹也未必救得了你。我早已劝你不要追的，你可怪不得我！”听声音距离不远，人影却看不见。江海天的手碰着石壁，忽觉手指僵硬，转动不灵，身上的麻痒也越来越厉害了。江海天暗暗吃惊：“天魔教主果然不是虚声恫吓，我中的毒确实不轻。”只好盘膝坐下，默运玄功，将真气运到麻痒之处，驱毒疗伤。

谷中莲背着母亲，和两位哥哥回到小蓬莱山的时候，江海天早已落进陷阱，文廷壁和欧阳仲和等人也早已躲起来了。谷中莲兄妹登上山头，四方了望，园子里静悄悄的，哪里有江海天的影子？谷中莲大为着急，高声叫道：“海天，海天，你在哪儿？”她服食了天心石，功力两倍于前，中气充沛，将声音远远送出，估量在数里之内，都可以听到她的声音。

唐努珠穆笑道：“你要把敌人引来吗？”谷中莲道：“怕什么，找不见海哥，咱们索性再杀进宫去！”唐努珠穆道：“江师兄会天遁传音，声音比你送得更远，要是他还在宫中，早就该有回声了。”

谷中莲道：“你是说他已经走了？可是他和咱们是约好了在此地相聚的呀！”唐努珠穆道：“也许他临时有事，急需料理，因此离开，那也难料。”谷中莲道：“他一心一意要助咱们报仇，还能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紧要的？嗯，我倒是担心他出了意外了。哥哥，咱们要不要分头再搜索他？”

这时己是东方大白，朝阳初出的时分，从山顶望下去，但见一片金碧，那是宫殿的琉璃瓦面发出的色光，在好几座宫殿的墙头，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有武士探出头来张望，想是被谷中莲的声音惊动，惊弓之鸟，却不敢出来。

唐努珠穆皱眉说道：“要搜遍这些宫殿，少说也得半天工夫。江师兄未必还在宫中，在宫中也未必便找得着他。何况他武功比咱们都强，也未必便遇上意外。”谷中莲道：“你一连几个未必，难道咱们就不理他了么？”

唐努珠穆道：“谁说不理他，但依你之见，入宫搜索，却不是个好办法。何况……”他说到这里，望了谷中莲一眼，谷中莲猛然惊醒，想道：“不错，我背着母亲，行动不便，要是误伤了母亲，那就更糟了。”

叶冲霄忽道：“二弟之言有理，找不着江小侠那就连金鹰宫之会也要错过了。不如你们先出去，把母亲安顿了立即赶去赴会。”谷中莲道：“你呢？叶冲霄道：“我留下来，我比你们更熟悉宫里的情形，可以设法打听。好在

我的武功已经恢复，好王要杀我之事，宫中知道的人也不多。”

谷中莲想想，也只好如此！当下说道：“那么，大哥，你小心了！”这是她第一次面对着叶冲霄叫他做“大哥”，叶冲霄不觉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说道：“你们保护母亲，也要小心了！” 他不愿意让弟妹看见他的眼泪，头也下回的便跑了。

再说江海天在黑暗中默运玄功，过了一会，真气抵达四肢，麻痒之感渐渐减轻，手指也渐渐有了感觉。……

天魔教主和欧阳婉似乎尚未离开，寂静中江海大可以隐约听觉她们的呼息，从她们重浊的呼息听来，显然也是伤得不轻。江海天心里想道：“只要我能赶在天魔教主之前恢复武功，我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欧阳姑娘救出险境；但倘若她比我先行恢复，只怕我就要丧命在她手中了。”

就在此时，谷中莲的声音传了进来：“海天，海天，你在哪几？”江海天大喜，连忙应道：“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你快来吧！”声音吐了出来，他自己也不禁大心一惊，简直像是个病人的呻吟，软弱而又沙哑，倘若不是出自他口，他自己也听不清这声音说的什么。原来他不断的将毒气呼出，喉咙受毒气所熏，声音已然暗哑了。他连大声叫都叫不出来，当然更不能运用“天遁传音”了。

江海天正在吃惊；忽听得有人大声吆喝，人声脚步声纷至沓来。原来这是宫中的一条秘密地道，地道的另一头通向宫外，在那一头出口，有四个武士把守。江海天的声音虽然传不到谷中莲耳中，却把这四个武士惊动了。

江海天吸了口气，全神默运玄功，将生死置之度外，过了片刻，只觉火光耀眼，那四个武士举着火折，已经寻到了江海夭的藏身之所。

那四个武士也是吃惊非小，不敢贸然走近，一个问道：“你是什么人？怎样进来的？”另一个道：“看这小子的眼饰，决不是宫里头的人。”江海天下理不睬，连眼睛也不睁开。

那为首的武士喝道：“喂，你是哑的吗？”另一个道：“这小子装哑，定然是刺客。”又一个道：“不管他是否刺客，先把他拿下。”

这四个武士见江海天动也不动，放大了胆子，打了个手势，同时发动，一拥而上！江海天仍然盘膝而坐，头也不抬，蓦地一手抓出，抓着了一个武士的手腕，向前一推，“砰”的一声，前面这人碰着了后面的伙伴。两人跌跌撞撞的奔出几步。江海天心头一凉，暗自想道：”我居然连这两个武士也推不倒，看来功力尚未恢复一成！”

说时迟，那时快，另外那两个武士都已亮出兵器，一柄流星锤，一口单刀，向江海天同时砸、斫，江海天将少许的真力运到指头尖，在锤头一弹，那柄流曇锤登时改了方向，打过一边，“　”的一声，恰好把那柄单刀打落。

江海天一跃而起，正要抓着一个武士，忽听得嗤嗤声响，那两个武士突然倒下，火折抛落，亦已熄灭。江海天叫道：“不妙！”连忙解下腰带，听风辨器，向前一挥，只听得“叮”的一声，似是碰落了一根梅花针之类的暗器。

先前给江海天推开的那两个武士，一个刚刚转过身来，忽地大叫一声，也倒下了，另一个脚步踉跄，立足不稳，头向前冲，眼看就要碰着石壁，江海天飞身赶到，一把抓着他的后心，顺手点了他脊椎正中的“天枢穴”。

有一把火折尚未熄灭，江海夭拿了起来，四下察看，天魔教主早已不知去向，回头一看，三个武士已经七窍流血而亡，只有给他抓着的那个武士，

因为江海天及时点了他的天枢穴，这天枢穴是气血通向心赃的门户，封了此穴，可以暂时阻止毒气向心脏蔓延，因此得以保全性命，但亦已是奄奄一息了。

江海天毛骨悚然，心道：“ 好狠的手段。 ”这地道里没有别人，不问可知，当然是天魔教主所下的辣下了。江海天最初莫名其妙，想了一想，方始恍然大悟：“ 她是要杀这些人灭口，免得泄漏了地道的机关，给我逃出去。 ”

江海天定了定神，再凝神细听，天魔教主与欧阳婉的呼息也听不到了，看来这地道之中，不只一间暗室，天魔教主偷发毒针之后，已藏匿到更隐密的地方。

原来江海天提防天魔教主，天魔教主也在提防江海天，她不只是怕江海天逃出去，更害怕的是给江海天识破了地道的机关，找着了她藏身的暗室。她深知江海天功力深湛，中的毒虽然很重，却未必就能要了他的性命。正因为她不知道江海天的伤势如何，因此一直躲在暗室之中窥伺，不敢贸然发难。

后来那四个武士闯了进来，向江海天展开攻击，天魔教主见江海天只是一招，就把两个武士摔开，更是吃惊，心想：“ 与其给他抓着活口，不如我先把这些人杀掉。 ”因此趁着江海天对付这些武士的时候，便愉发毒针，顺手向江海天也射了一枚。

其实，这时天魔教主倘若出来与江海天光明正大的交战，江海天的功力在中毒之后只剩下一二成，决然不是她的对手。但天魔教主跌下地道，伤得也很不轻，不过，比江海天却要稍好一些。她对江海天又极忌惮，哪敢出来？

好在江海天还抓着一个活的，便问他道：“ 这地道里是否有秘密的暗室，你给我开动机关。 ”那武士是个土人，懂得的汉语不多，江海天声音暗哑，说得又不清楚，那武士只道他是要想出去，点了点头，便往前带路；江海天一路留心，只见两边石壁都是光滑平亮，一点也看不出有暗门的痕迹。那武士越走脚步越是蹒跚，面上的黑气也越来越重，江海天用手掌贴着他的背心，又耗掉了一点真气，给他支持，这武士才不至倒，走了一会；忽地发现亮光，原来已走到了洞口。

江海天呆了一呆，说道：“ 怎么，你是怕了天魔教主，不敢带我去搜寻她么？ ”那武士根本就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只见他双手一摊，首垂胸臆，终于支持不住，倒下去了。

江海天耗了一些气力，精神又觉疲倦，心里想道：“ 倘者再有几个武士迫来，那我是决计不能再打了。而且即使是找着了天麾教主，此时我也未必准能赢她。 ”“ 既然有了出路，不如就先逃了出去，待我功力恢复几分，与谷中莲会合之后，再想办法。 ”

江海天服了一颗小还丹，运气护着心房，走出地道。好在外面是块荒地，四望无人，这时已是清晨时分了。江海夭郁郁不乐，心想：“ 欧阳婉救不出来，金鹰宫之会，看来也要错过了。 ”

哪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走得一程，忽又听得那两只金毛狻的吼声，回头一望，只见一人二兽，风驰电掣而来，江侮夭吃了一惊：“ 咦，天魔教主怎能这么快就治好伤了？ ”再定睛一看；原来不是天魔教主而是她的姐姐缪夫人。缪夫人武功虽然不如妹妹，但她丝毫未曾受伤，那是更难对付的了。

说时迟，那时快，金毛狻已经扑了到来。江海天瞪起眼睛，作势一抓，那两只金毛狻吃过他的大亏，在他身前一丈之地停下，竟下敢贸然扑上。

缪夫人笑道：“ 乖儿子，你别虚张声势啦，我知道你受毒不轻，你还妄

不要性命？倘若活命，就乖乖跟我回去吧。我有解药。”

江海天不声不响，待她走近，忽地抓起一把石子，倏地就用“天女散花”的手法打出，缪夫人想不到他居然还能打出暗器，而且打得极准，缪夫人的三处穴道，给打个正着。

缪夫人只觉一阵酸麻，却没有倒下。原来江海天打得虽准，无奈气力不佳，力道未能透过她的穴道，当然不会见效。

这一打也就泄了底，缪夫人心中大喜，知道江海天已是无能为力，更无顾忌，解下束腰的绸带，就向他卷来。

江海天索性盘膝坐在地上，他护体神功还有几分，当下使出全世遗秘传的最上乘的卸力消劲功大，绸带触着他的身体，就飘过一边，缪夫人试了几次，都未能卷上，似乎他的身体比绸带更软，毫不受力。

江海天冷冷说道：“不错，我现在功力只剩一成，但你倘若敢走到我的跟前，我与你同归于尽，大约还不是难事。你可知道乔北溟秘笈中有天魔解体大法么？”

缪夫人姐妹以厉胜男的继承人自居，创立的邪教就叫做“天魔教”，她当然知道“天魔解体大法”的厉害，当年厉胜男就是用此邪法，打败了天下第一高手——天山派掌门唐晓澜的。不过他们虽创立了“天魔教”，对这“天魔解体大法”，却是只闻其名，丝毫不会，缪夫人见江海天武功如此神奇，中毒之后，自己的绸带还依然卷不上他的身体，对他的话焉敢不信，心里想道：“莫要把他迫得急了，他当真使出这个毒法来与我同归于尽。”

其实江海天虽然练过乔北溟秘疫上的武功，但这个天魔解体大法他却未能运用自如，尤其在只剩下一成功力的时候，这个最耗损真气的邪法，更是不能运用。

缪夫人怎知其中奥秘，被江海天一吓，果然不敢走近，这样一来，她对江海天的攻击更没有效力了。

缪夫人大怒，向金毛狻斥道：“你这两个畜牲，害怕什么？还不上去将这小子抓来！”金毛狻颇具灵性，被缪夫人斥责，不敢不从，而且此时江海天是盘膝坐在地上，金毛狻的怯意也减了几分，于是张牙舞爪，蓦地齐声吼叫，一前一后，便向江海天扑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听得呼呼风响，沙飞石走，空中传来“嘎嘎”的刺耳怪声，说也奇怪，那两只金毛狻听到这个声音，登时有如遇上克星，夹着尾巴便跑。

缪夫人抬头一看，天空突然飞来了一片黑云，转眼间已到头顶，却原来是一只硕大无朋的兀鹰，翅膀张开，足有两丈多长，原来正是华山医隐华天风所养的那只神鹰。

这两只金毛狻曾吃过这个神鹰的大亏，在华山上被神鹰抓起来摔个半死。此时遇上克星，焉敢作对，有一只金毛狻走得稍慢，被神鹰一抓就抓去了它一大片皮肉。

缪夫人又惊又怒，一把毒针向上射去，忽听得叮叮声响，鹰背上飞出一团银光，将毒针全部打落，原来还有一个少女，骑在鹰上。

那头神鹰双翅一扑，就抓下来，缪夫人绸带一扬，卷着了神鹰的利爪，绸带登时撕裂，但那头神鹰一扑不中，亦已飞过了她的头顶。缪夫人被神鹰扇起的狂风吹得倒退几步，吓出一身冷汗。

幸而那少女已看见江海天，“咦”了一声，叫道：“海哥，你怎么啦？”

她顾不得驾鹰去追缪夫人，连忙飞向江海天的身旁，徐徐降下，缪夫人侥幸脱险，当然是没命的奔逃了。

江海天死里逃生，惊喜交集，叫道：“ 碧妹，是你呀！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也来了？ ” 他站起身来，想向那少女走去，只觉头晕目眩，气力全无，双脚已是不听使唤。

这少女正是华山医隐华天风的女儿华云碧，她精通医术，一眼就看出了江海天中了剧毒，大吃一惊，连忙说道：“ 别要走动，快坐下来，我给你看看。 ” 她把了把脉，好生惊异：“ 他中的毒毒性甚烈，但他的脉息却并不紊乱，只是稍比常人微弱而已。想不到分手之后，只是这几个月的工夫，他的内功竟然精进如斯，中了如此剧毒，毒气竟不能侵进他的内脏。 ”

江海天道：“ 我中的毒可有什么药可以解救么？ ” 华云碧放下了心上的石头，笑道：“ 恭喜，恭喜！ ” 江海天道：“ 恭喜什么？这毒不碍事么？ ” 华云碧道：“ 不，你中的毒非常厉害，但你的内功已比从前胜过不止一倍，这毒虽然厉害，也无奈你何了。不过，只靠运功疗伤，那还得几天工夫。 ”

江海天大为失望，说道：“ 今日就是金鹰宫的会期，我毒伤未愈。那是不能参加的了。 ” 华云碧笑道：“ 你不用担心，我也是赶来参加金鹰宫之会的，以你现在的功力，我无需解药，最多两个时辰，担保可以给你治好。咱们可以一同前往。 ”

江海天道：“ 原来你也是来参加金鹰宫之会的，那么你爹爹还在云家吗？他老人家的身体可完全康复了？ ” 华云碧道：“ 已好了八九成了，他本来也想来的，是我不放心他跋涉长途，所以替他来的。这些话慢慢再说吧，我先替你拔毒疗伤。 ”

当下华云碧取出一口金针，刺破了江海夭的中指，又刺了他几处穴道，帮助他气血流通，江海天再运功一迫，将毒血都从中指的针孔挤了出来，血液自深黑渐渐变为紫红，不过片刻，毒血放尽，舒服了许多。

华云碧道：“ 你还有碧灵丹吗？ ” 江海天道：“ 还有两颗。 ” 华云碧道：“ 你服一颗碧灵丹，余毒就可以更快清除了。然后你自己运功打通经脉，大约一个时辰，你的功力就可以恢复如初。 ”

江海天道，“ 这里靠近王宫，须得找一处僻静所在。 ” 说话之间，已隐隐听得马蹄驰骋的声音。华云碧道：“ 不错，这些兵马虽然不惧，但到底是避开为宜。有这头神鹰相助，要避开他们也是容易得很。 ” 于是将江海天拉上鹰背，随手又在地上捡了几块石头，待得那些兵马赶来，神鹰早已飞上空中，华云碧童心未退，将石头从上空扔下来，那些兵士，几曾见过这样的大鹰，见二人骑鹰飞腾，已是吓得目瞪口呆，华云碧再把石头扔下未，那些兵士发一声喊，连忙逃跑。

神鹰驮着他们二人，飞得很是平稳，不过这头神鹰虽然大得异乎寻常，鹰背毕竟不是怎么宽广，两人靠在一起，耳鬓厮磨，看着白云朵朵在脚底飞过，当真似是梦境一般，江海天禁不住神忍飘荡，想起厂自己的两次奇逢，在荒岛上巧遇谷中莲，而这一次和华云碧的奇逢，又更出乎他意料之外。

片刻之后，他们已在高山顶上降落，再也不用担心有人骚扰了。华云碧道：“ 我给你找点食物回来，你自行运功疗伤吧。 ” 江海天盘膝静坐，导气归元，果然不过一个时辰，经脉打通，气血已运行尤阻，功力恢复如初。华云碧打了一只小黄羊回来，也已经烤熟了。另外她还采摘了许多野果和盛了一皮袋清冽的山泉回来。

江海天笑道：“ 真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他肚子正饿，吃得津津有味，华云碧趁这时候告诉他别后的情形。

原来华天风在云家养病，他中的是毒手天尊蒲卢虎的毒掌，因为他的药囊被欧阳婉的姐姐欧阳清盗去，在云家虽然也可以配药，但毕竟不如自己家藏的对症良药，因此华云碧特地赶回华山，将药带来，那头神鹰华天风本是留在家中守护他的药圃的，华云碧为了赶路，也就把它骑来了。

华云碧道：“ 我爹爹本来是接了金鹰宫的请帖的，他一来不愿失信于人，二来他也惦挂着你，所以他的病一好，便嚷着要走，我和云伯伯好不容易才把他劝阻了。 ”说到这里，禁不住面上一红，因为在她的话语中不言而喻，她代父前来，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也是为着惦挂江海天了。

江海大想起华家父女的恩情，十分感激，但不知怎的，他碰到了华云碧的目光，却又觉得有点儿惶恐不安，何以会有这样的心情，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华云碧道：“ 我的都已说了，你的呢？别后有些什么遭遇？ ”江海天笑道：“ 我的遭遇可多了，三日三夜也说不完。 ”华云碧道：“ 好，我就只挑几样紧要的事情问你，欧阳婉这妖女后来还有纠缠你吗？哦，还有一样我忘记告诉你，云家兄妹所受的大乘般若掌之伤，也早已好了，只是病后身体虚弱，一时还未能完全恢复。他们切齿痛恨两个仇人，一个是打伤他们的恶贼叶冲霄，另一个就是叶冲霄合伙同谋的妖女欧阳婉！嘻嘻，我可不敢告诉他们，你和这妖女还很有交情呢。 ”

江海天不得不说道：“ 碧妹，这欧阳婉不是坏人，你爹爹的药囊的确不是她偷的。她和她的家人并不一样！ ”

华云碧很不高兴，面色一沉，说道：“ 你怎么知道？你一定是见过她了！ ”江海天道：“ 不错，我刚才还见过她。 ”于是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并提及欧阳婉在荒岛上曾救过他的事情。

华云碧听了，对欧阳婉的“ 恨意 ”减了几分，但“ 妒意 ”却更加浓了，冷冷说道：“ 如此说来，这位欧阳姑娘对你可真说得是情深义重哪！ ”江海天诚恳说道：“ 说到恩情，义父和你对我的恩精更深更重，只怕我再世为人也难报答。 ”

华云碧心里舒服了许多，脸上又泛起一片红晕，但她可没有想到，江海天所说的“ 恩精 ”和她所想的都并非完全一样。华云碧嫣然一笑，说道：“ 谁要你报答啊？ ”接着又问道：“ 你不是说要找寻你的师父、父亲和一位谷姑娘么？都见着了没有？ ”江海天道：“ 除了师父都见过了。 ”华云碧道：“ 你爹爹好吗？谷姑娘好吗？ ”她虽然先问候江海天的父亲，但语气之间，显然最关心的还是谷中莲。

江海天道：“ 都很好。哎，他们的事情也多着呢，慢慢我和你说。 ”华云碧笑道：“ 我倒不急，有一个人却很惦挂那位谷姑娘。 ”江海天怔了一怔，华云碧笑道：“ 云琼不是托你问候这位“ 谷姑娘么？他对谷姑娘私下恋慕，他妹妹都和我说了。 ”

江海天心中似给人投下一块石子，刚刚平静的心湖又荡起了波纹，云琼送行的一幕，蓦地又重现出来：云琼那　腆的神态，托他向谷中莲“ 致意 ”的一片情怀。江海天不禁一惊：“ 云琼托我的事情我怎么忘了？ ”

原来他和谷中莲相处了这许多日子，竟然一直未曾将云琼对她的爱意向她透露。他心里自问自责：“ 我怎么会忘了这件事情？ ”“ 我不是存心瞒着

她的，当时在那岛上，我们全副精神都用来对付敌人，一些无关的事情自是不会放在心上了。”“可是云琼却认为很重要啊，他曾再三叮嘱过你的。”江海天这时心乱如麻，不止是因为自愧，而且是因为发现了自己心底的秘密，“我怎么会忘记的？啊，我是不愿意让莲妹知道，还有一个人恋慕着她？不错。我不是存心瞒着她的，但在我心之深处，不是确实隐藏着这份心情吗，要不然相处了这么多日子，我怎会一点儿也想不起云琼的嘱托？”

江海天认识了四个女子，这四个女子都对他或多或少的有一份情谊，他也从未曾好好想过自己究竟爱的是谁？直到如今，他才发现自己心底的秘密，他对谷中莲的情意似乎与对待别的女子有所不同！他忽地感到内疚于心，云壁相识未深，也还罢了，华云碧和欧阳婉对他却都是有深情厚谊的，怎能将她们从心版上抹开？

忽听得几杵钟声，在风中隐隐传来，江海天抬头一望，日头已经过午，他本来是神思恍惚，脑筋昏乱的，也似突然间被这几杵钟声惊醒了。

江海天跳了起来，说道：“这是金鹰宫的钟声，大会已经开始了。”华云碧道：“金鹰宫在哪儿？”江海天道：“就在那边山上。”两山对峙，金鹰宫的尖顶隐约可见；但若是步行前往，最少还要行几十里路，华云碧笑道：“不用担心，请这头神鹰再送咱们一程便是。”江海天想起即将可以和父亲见面，心急如焚，恨不得那神鹰展翅即到。

江南却不知儿子已经脱险，这时他和唐经天等人，正在向金鹰宫走去，一路上姬晓风不断安慰他，说是金世遗已经和他说好，一定来参加此会，只要见着了金世遗，他一定有办法可想。江南只好把心事放过一边，一心一意随姬晓风赴会。

陈天宇笑道：“姬大哥，你可以偷偷进去，我们可还得你帮忙想法呢。”原来他们一行六人，唐经天、陈天宇两对夫妇，再加上江南和姬晓风，六人之中，只有唐经天夫妇是有请帖的。姬晓风笑道：“此事不费吹灰之力，你看我的手段吧。”

这时正是会前的一刻，赶来赴会的人们汇成了一股人流。涌进金鹰宫的大门。姬晓风在人丛中施展空空妙手，果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四张请帖偷到手中，分给陈天宇等人，很容易的就混进去了。

会场是在金鹰宫的大殿，宽广之极，中间留出一片空地，四边安排了一千张座位，但也差不多坐满了。姬晓风装作寻找座位，在会场打了一转，四下留心，却不见金世遗。他趁着拥挤，倒乘机偷了不少东西。

宝象法师在钟声中缓缓出场，合什当胸，四方施礼，说道：“多谢各位赏面，远道而来，招待不同，还望恕过。中华上国，武学昌明，贫僧素所钦仰，此次盛会，用意就在以武会友，彼此观摩。武功出众的前十名，愿意留下者国工当以国士之礼相待，不愿留者国王也有宝物赏赐。国王也知各位高贤志不在此，只是聊表心意而已。”他用汉语说了一遍，接着用印度最流行的方言说了一遍。

然后又有通译将他的话翻译成波斯和尼泊尔两国的语言，原来参加这次金鹰宫之会的有中、印、尼泊尔和波斯四国的武林人物，另外还有几个阿刺伯武士，只因他们人数太少，宝象法师事先已对他们说个清楚，此刻就没有特别力他们而设的通译了。

一个印度和尚首先出场，说道：“素闻中华武术，首推少林，但少林武术，又源出敝国，东西分枝，迄今已逾千载，各有增益，理所必然，小僧意

欲向中华少林寺的师兄们请教，印证下，看看同源分流之后，彼此之间，有何异同？”他说得很客气，但语气之间，隐隐将少林一派贬为印度武术的旁枝，显然是自占身份，自高身价。

率领少林门徒来赴会的是大悲禅师，此人乃“十八罗汉”之首，甚有涵养，走出场来，合什说道：“小寺蒙达摩祖师恩泽，寺僧多少懂点武功，但年深代远，祖师的真传，至今已是仅存一二，而这十之一二，又与中华本上的武术融合，只怕使出来的已是面目全非了，今日幸遇本门正宗，还望大师指教。”这番话甚为得体，既表示了不敢忘本，也表示了少林武术并非单纯由印度而来。

江南看这两个和尚都是一派正经的样子，在那里彼此客气，觉得有点滑稽，“多嘴”的脾气忽然发作，在人丛中嚷道：“管他什么正宗歪宗，打得赢就是好的。”旁边的人都笑起来，说道：“不错。还是请两位大和尚快些见个高下吧，别比赛念经了。”

那印度和尚懂得汉语，也懂得中国武林的规矩，为了自占身份，当下说道：“彼此同源，无须客气，便请师兄赐招。”大悲禅师合什当胸，说道：“如此贫僧献拙了。”正是达摩拳中的起手式“明心礼佛”。双手合什，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以静制动，可守可攻，全看对方的来势如何，再加变化。所以这一招虽是大悲禅师先出，其实仍然是让那印度和尚先行动手。

那印度和尚当然识得此招，心道：“我且攻你个措手不及，看你如何以静制动？”当下左掌虚晃，右拳倏地便从掌底穿过，大悲禅师双掌未分，仍以合什之势向前一击，势如破竹，从那印度和尚的拳掌之间直“剖”下去，那印度和尚吃了一惊，心道：“咦，这一招明心礼佛的招数，却原来是这样使的。”突然左臂一弯，忽地一拐，向大悲禅师左胁击到。在座的许多中原高手，眼看他已被大悲禅师的拳势罩住，全受克住，却不料他突然便能反攻，好生诧异。

原来达摩祖师虽然是印度人，但他的武功晚年方始大成，所以他的真传是在中国而非印度。不论招数或内功造诣，少林寺的高僧都比印度达摩早年所授的那一派传人高明得多，这印度和尚一见大悲禅师的出手，便知在招数上难以抵敌，因而在达摩拳中揉合了印度独有的瑜伽功夫。

瑜伽功夫练到深时，肌肉筋骨可随意扭曲弯形，这印度和尚是此道高手，使的仍然是达摩拳法，但手臂突然长出几寸，一个拐弯，便从大悲禅师意想不到的方位打来。

大悲禅师的僧袍忽地鼓起，便似扬起了一面风帆，只听得蓬的一声，如击败革，那和尚的拳头已被僧袍裹住，满面通红，用力一拔，这才拔得出来，身子已是不由自己地转了一圈。座中不乏武学高手，均是暗暗佩服，心里想道：“沾衣十八跌的功夫使得如此神妙，当真是罕见罕闻，不愧少林寺十八罗汉之首。”但那印度和尚也没有跌倒，显然内功造诣亦非泛泛。

那印度和尚身形未稳，大悲禅师此时若是趁势攻击，立即便可将他击倒，但大悲禅师却依然合什当胸，说道：“请师兄再赐高招。”那印度和尚又惊又怒，猛地一掌劈出，说道：“你接接我这金刚掌力！”

这座大殿可以容纳一千多人，当然是极为宽广，但印度和尚这一掌劈出，连站在最后一排的都感到劲风扑面而来，威势之猛，可以想见。

大悲禅师轻飘飘的一掌拍出，无声无息，看似毫不用力，但那印度和尚已是倏然色变，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

原来金刚掌力虽然是最刚猛的掌力，但练到最高境界，却可以刚柔兼济。一方面用阳刚之劲攻击敌人，一方面又可以用阴柔之力将对方攻来的内功裹住，令他不能发挥。这金刚掌本是达摩所传，但在印度的这一支，却只懂得要发挥金刚掌中至猛至刚的威力；而在中国的这一支，却融合了中国武学中“刚柔兼济”的道理，将这金刚掌力练到了超过达摩祖师当年的境界，柔中有刚，刚中有柔，能攻能守，如此境界，这印度和尚根本就梦想不到。

大悲禅师催动掌力，俨如暗流汹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重重的掌力叠加上去：那印度和尚攻出去的内力却如泥牛入海，溶解在对方的阴柔掌力之中。

这印度和尚至此怒气尽消，又是吃惊，又是佩服，心里想道：“他使的明明是金刚掌力，但与我所学的却又大不相同，确是高出许多。”他用尽全力，兀是抵御不住，眼看就要给大悲禅师的掌力推倒，大悲禅师忽地双掌收回，又再合什当胸，说道：“咱们同源分流，各有擅长，彼此异同，大略已知，可以不必再比了吧？”

那印度和尚和释重负，还怎敢道半个“不”字？可是他虽然如释重负，身上所受的震荡一时间还未能平静下来，仍是不由自己地转了几圈。正是。

绿叶红花是一家，真传毕竟是中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